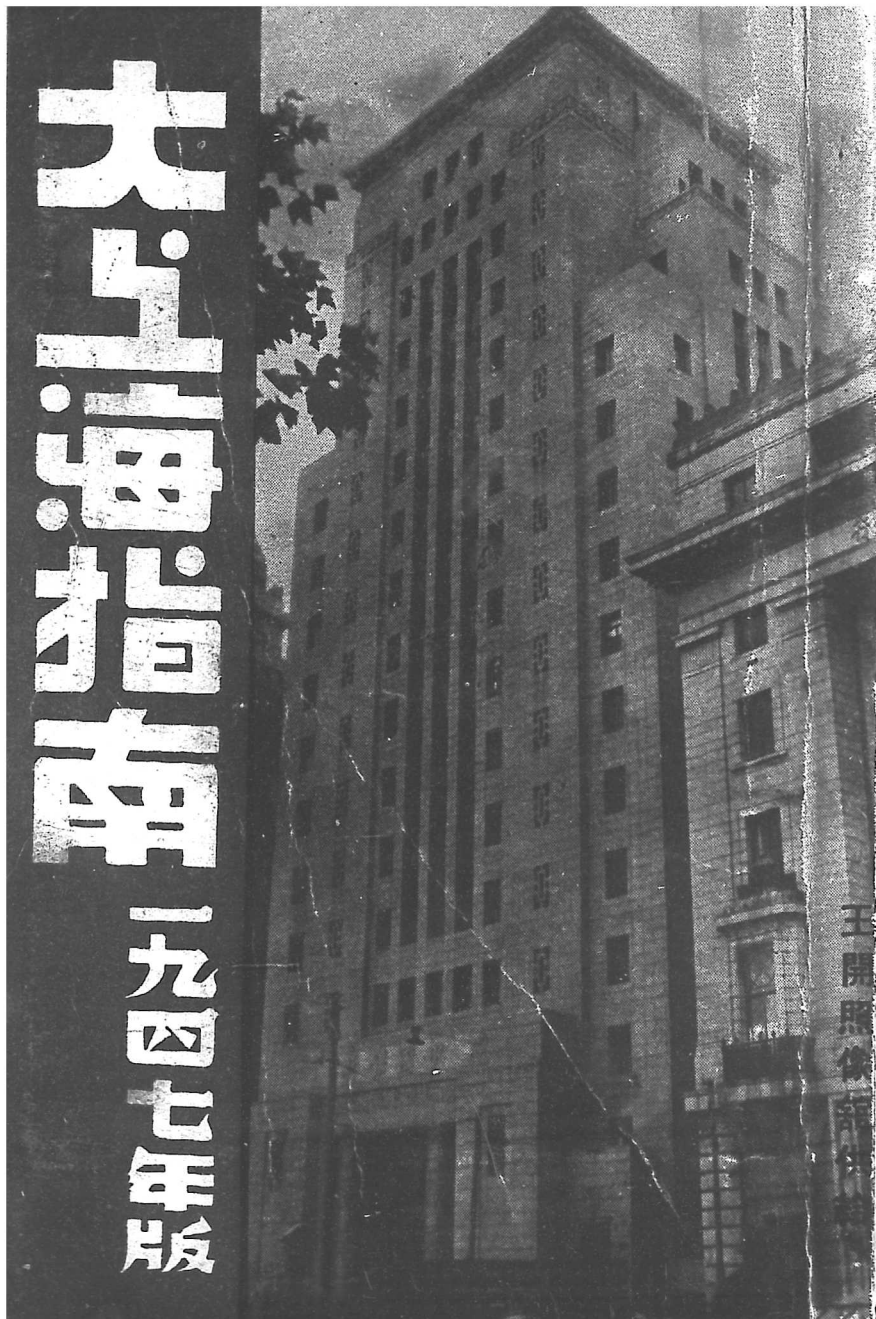


大上海指南

一九四七年版

王開照像





運 航



力 水



洪 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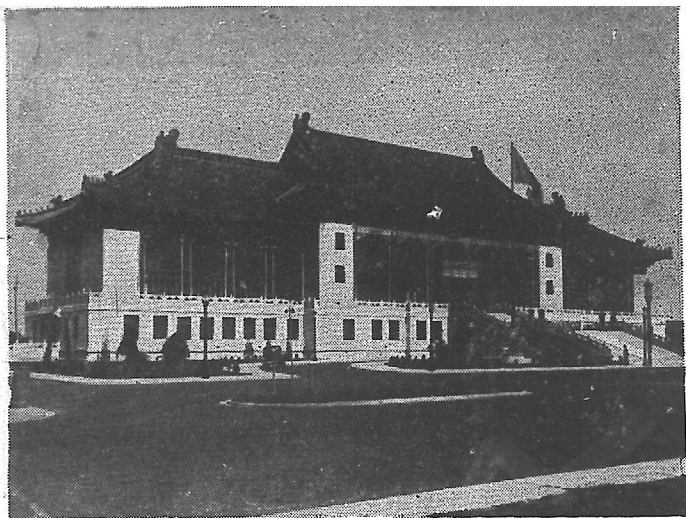


溉 灌



水 給





上海市政府原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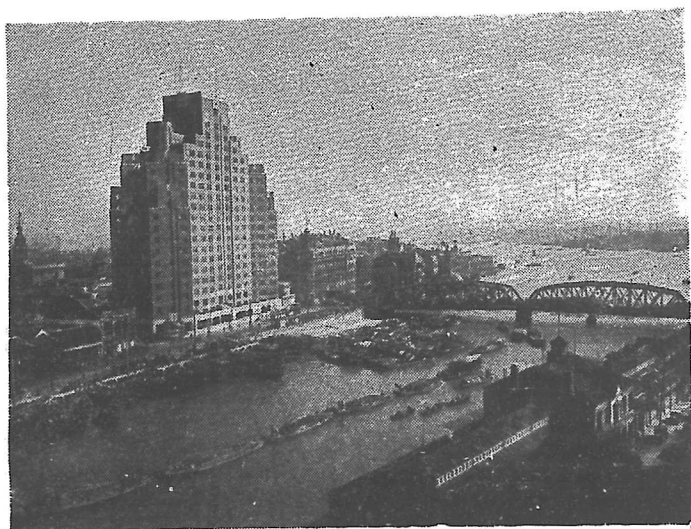
上海外白渡橋及黃浦公園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出版

中國水利工程學會影印



上海國際飯店



上海百老匯大樓

河渠紀聞序

康茂園先生負經給一世之才懷飢溺由己之志生平宦迹所至爲民興除利病往往身雜畚耨之間備歷艱苦而境內受其福者或以經閱百千年之久而不渝也其讀書博考遇有言治水之事皆取而紀載上自禹績下及當代大爲河海細及溝渠支分而統貫之共爲一書曰河渠紀聞夫太史公作河渠書止於漢武之時而已而茲則舉武帝以後天下治水之理亂悉備焉孟子曰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夫

河渠紀聞序

三

無事非東手坐觀及苟且因循任其成敗於天之爲也精思博訪以求之苦身勞力以營之建作方術或有改更故迹而使水土各得其性之所安使斯民利無弗與害無弗去斯乃真行所無事矣太史公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夫水苟不能使之爲利則必使之爲害矣然則讀茂園先生是書者仍以太史公之意求之可也矧既讀終其編因書爲序

嘉慶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桐城姚鼐撰

河渠紀聞卷之一

合河康基田茂園纂述

男 綸鈞 校字

舜典帝曰咨禹汝平水土

按治水以土爲用禹貢首列敷土土者水之大防
交濟爲功高下必準於法法無他惟其平而已鄒
困書曰水至平也惟土有高下水從下而犯焉不
能赴於海耳禹較下而穿高所以奏平成之績也
水之流土之疏相須爲用而後平行水之心法也
無務崇防而不得其平所以堙洪水也天下之勢

河渠紀聞卷之一

一

西北高而東南下移高就下順水之性而不鑿啟
壺口疏九河平之大者史記以沿江之沿作均師
古曰均平也又曰度江淮使平又曰楚州平河之
法古人平水用於天下而淮揚尤爲切要統而言
之淮揚之地西高而東下分而言之揚之地高於
江淮海濱之地高於河湖平江之法以此爲準普
治者分入江入海之道尋之使平也宋史用水工
準法以水測上視地高下而定則焉地下而隄之
高者亦下必準於平今古形勢不同而治法無異

皆所以爲師承文命者也河大治曰平平之義始
見於此敷治之圭臬具於是矣

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
又東至於孟津

按大河入中國歷龍門下底柱及孟津行二千餘
里平成後歷世不易傳實言龍門而上積石而下
地高水不爲患禹功所不加故不言漢時楊焉有
錫廣底柱之讓雖指力闢其非河流爲高山所束
剽悍湍激覆溺舟船山川形勢使然未易以人力

河渠紀聞卷之一

二

爭使事不可已禹必爲之底柱以上重山巽帶深
險河出其中流至三門水有收束不致暴擁而下
利於修防至謂隋唐以來底柱閘流之害倍於曩
時延至孟津河身亦淺水至不能容上流不泄害
鍾於下流欲使洛汭以東無水患必先施功於底
柱孟津其說不然孟津自杜預建浮梁後更三百
餘年不聞爲水所毀唐宋河溢廢壞中潭城屹立
中流年道水大冲失非必盡由底柱閘流孟津河
沒也今河南岸搜刷已寬河流湍悍至孟津勢變

橫舟而渡不聞洛汭以東溢決歸咎孟津至底柱
閼流事不常有乾隆辛丑山水暴發浸山麓山陝
沿河居民房屋材木橫衝壅積而下蔽塞三門蓄
水不流適口衝通水乃大下故有青龍岡之役然
亦異常之災非人所能防也南北河防止疏築一
者疏以通水築以束水豫東孟津一帶不入歲修
羣至榮澤山脈綿亘不斷地高土堅河不能決而
南無假疏築故祀修防自孟津以下洛汭入河始
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洛水至於大陸

河渠紀聞 卷之一

三

按大河出三門至孟津行於平地漸有奔放之勢
然自孟津以下廣武以東歷無河患山脈連結河
不能決也羣至河陰西二十里秦漢以來之石門
渠在焉迤下榮澤以南伊洛溼潤合為一川北入
於河言洛汭者河之南洛之北兩間為汭在洛水
內也其北岸則溫縣濟水入焉又東逕沁水榮陽
之北其北岸為武陟沁水出焉南入於河禹貢不
言沁者通於河也禹自覃懷致功遂逾大行而北
逕原武延津胙城之北其北岸則獲嘉新鄉汲縣

導河自汲至潞縣西南古宿胥口其東北臨河之
山曰大伾南岸則滑縣河至此道折而北河之一
大折也蘇代所云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是也
由宿胥西行轉北流入內黃安陽臨漳清濁漳會
於交漳口東流歷城安至肥鄉曲周橫流入河河
北流而漳東注河從而漳橫故曰橫漳漳水即濁
漳大河北過之水歷廣宗至鉅鹿之大陸澤即孫
炎所云廣河澤也由鉅鹿經清河阜城交河至青
縣合衛河北流至天津西沽合桑乾諸水東行八

河渠紀聞 卷之一

四

海世謂之老漳河參考古今輿圖河間獻縣以南
平原德州以北皆九河所經大河自鉅鹿東北行
其西北岸則新河東鹿深州獻縣青縣大城文安
寶坻其東南岸則南宮冀州衡水武邑武強阜城
交河滄州靜海天津禹河故道合漳同行千有六
百餘年而後變者也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
按齊乘言河自大陸趨海建瓴下注勢大土平自
播為九禹因而疏之以殺橫流當機扼要莫著於

此諸家不察原本沾沾於九河故地往復聚訟古九河自昔有徒駭太史馬頰覆謁胡筮簡潔鈞盤鬲津之名然必求實指其地則穿鑿附會支離愈謬之說厥人聽聞黃河挾沙而行汎時石木六泥滔趨南淤在北趨北淤在南至改流後漫爲平陸不辨陵谷高下雖熟於河防者猶迷故跡況以數千百年行水之地此填彼刷數經更易或以漲水衝出之土溝指名古河如樂陵之鈞盤德平商河界內之馬頰荒野無稽卽漢以來所傳許商三河

河渠紀聞 卷之一

五

亦不必深信惟原其成敗得失之由以爲前事後師之道蘇頌洪水九載弗能成績歷時已久積水更大一河不能洩久潦之水一時不能疏萬里之流濁水淫洞無涯多疏去路以待其來譬如人病有淺深醫亦增減禹夷大難而疏九河濟急之方亦窮變通久之用也平成後之安流費東水攻沙而使之深替墊時之暴漲必分流殺益以洩其怒而其妙用尤有不可以言傳者聖人作事通於神明其繁運潛移隱爲天下後世開利濟之良法非

人思議所能及也蘇頌濱之言曰黃水之性急則通流緩則凝滯既無東西皆急之勢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知言者也河不並行別可以九禹必疏之爲九歷之千有餘年而不敗者何也間若釋地云河流入海之處湮愈速河愈通九河下卽逆河海潮道入名雖爲河實卽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藉水力刷沙敵海若未及於海而流分力弱無以刷沙此以河之及海未及海爲言猶未深得其理九河之地雖不能明指其所而德州以北河

河渠紀聞 卷之一

六

間以南皆九河經行之處今雖藝爲平土而地勢河形高下曲折故跡隱然可尋每見大水之年德州至青滄一帶汪洋瀾漫水路直達天津漚流就下卽九河故道明徵于欽謂青滄二州間有古河隄崇駁重與夫大連穀大河沙河無隄土傷河之屬未必非禹河道跡下流游殺連絡不絕開通一線清水隨流而下禹第疏之以導其流非特開爲九荒度土功也大陸以下地平土疏愈趨愈下盡入沮如鴻荒初起河槽未深湖沙一日兩至非清

水助黃朝沙不足以敵海而九河皆沮洳之區清水所匯禹導使同入大河以刷沙而敵海此以水治水不特濟變之善策百世後清黃交濟之法已具於此聖不可知之謂神也如以及海不及海為甚見小而不適於事淮南水利考云海水潮洑日二至出入各二時海水邊湖水不得流者日有八時黃沙易停物理本如是而清水助黃刷沙益以漳清諸大河之貫輪道河之地視九河又特窪下以一迎八踴躍翻騰而入其下必有深潭如宋時

河渠紀聞

卷之一

七

北流趨海之勢甚迅獨流口深八九丈其明驗也清黃匯出有力則潮汐不能踰而西內沙不停外沙不入董鼎引朱子格言謂開渠通海洩河之溢秋冬則測春夏則洩斯於禹所疏者測其概而清水通行日久固無測時禹河所以千載無患也禹貢既修太原至於岳陽

按禹修太原導汾水也汾水經帝都揆黃為患而亟治之也汾源出管涔流至太原折而西經清源交城文水及祁縣西南歷平遙汾州南經孝義介

休臨石霍州之西歷汾西趙城洪洞至平陽襄所都也山府城西及襄陵太平之東南經曲沃折而西歷絳州稷山河津南至榮河北入於大河洪水方割時塞汾為患震及帝都治河必先治汾教修太原於冀州下尊京師也平陽蒲坂安邑皆出太原之南平陽瀕河汾水自北來黃水壅遏不得出積而愈高縣為之防所謂取息壤以墮洪水也韓墨全書太谷縣東南有長隄土人呼為縣隄堯命縣治水築之以障順寧人謂縣治水始於冀州作

河渠紀聞

卷之一

八

三仞之城茅瑞徵亦言岳陽為堯都縣極意崇防頗有遺蹟可循陳氏樸謂修縣之功曰修記曰禹能修縣之功善繼事也因縣功而善用之順水之性使無汎溢乃所以為防也寰宇記龍門山北有河口略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縣所鑿今名錯開河縣以平陽帝都為重為防以止水而不使水有去路又不治下流以殺河勢河溢而汾亦壅積用弗成禹鑿龍門先疏下流河流下泄修縣舊績自可奏功並縣績亦不朽不可盡以縣墮洪水而概

之惟繇用以防川禹因以導水成敗所由分也

禹貢九河既道

按大河自平原以北分爲九道多其委使河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此禹治河之大指也蘇文忠言河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入於渤海漢書儒林傳司空掾王橫言往者天常達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宋世諸儒主此說謂滄州以北之渤海與北平接壤相去五百餘里禹貢九河當在其地程大昌謂道河

河渠紀聞

卷之一

九

仰渤海水所漸也碣石負海當逆河之衝逆河至碣石同入於海酈道元亦謂營州城居海濱半淪於海橫言信而有徵然謂九河淪於滄海以北之渤海固不其然開百詩云海旁出爲渤不獨天津之海名渤海碣石之海亦名渤海太史公天官書云中國山川東北流其雜首出隴蜀尾沒於渤海班固增其文曰尾沒渤海碣石其義益明若以碣石之渤海爲律大陸去海岸已數百里又東至海中始教九河則大陸與九河相去千里據禹貢之

文九河連接大陸不應相去千里之遙至謂當時

海溢數百里不開青兗等縣有漂沒之處其說殊

不可信胡嗣明王文忠說則九河之次自以不離

乎大陸以下者爲近是也爾雅孔疏九河之次從

北而南徒駭最北太史馬頰覆釜胡蘇備潔鉤盤

恬津以次而南徒駭爲大河經流漢志謂成平之

滹沱河民曰徒駭河唐志清池縣西五十里有徒

駭河西隄交河故成平滄州故清池卽浮陽是以

北流之漳入河之滹沱爲徒駭也水經敘平恩以

河渠紀聞

卷之一

十

北皆禹河故道禹河既徙而南漳河猶循故道北流故于欽以漳爲古徒駭漳水自鉅鹿歷南宮新河冀州東鹿深州衡水武邑武強阜城獻縣交河青縣靜海大城寶坻至天津鎮注於渤海仰古徒駭故道徒駭爲大河之經流合於漳也古九河並出章武高城柳縣之東合爲逆河今靜海鹽山至天津皆其地周定王時河徙自東光南皮浮陽絕八枝而北合徒駭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八枝之長短次向均無庸以意度強爲之說則鑿矣

郡國書云禹至今地名更而山川不易讀禹貢者但據不易之山川求之可也禹貢九河在究入海在冀文互備也漢王橫求九河於冀而不得遂以爲皆淪於海夫淪海者必瀕海九河不瀕海何以淪焉使皆淪則河從淪入海而中原無水患矣猶有患則橫之言不然矣今據九河之道言之其三在濟南曰高津者漢志曰禹縣自商河經禹城平原由德平東入於海鈞鑿者漢鑿縣也與獻縣鄰山德州入海馬頰者與東光縣鄰自濟陽合商河

河渠紀聞 卷之一

十一

入海此三河合一支非黃河之所分也其六在河間曰太史者在南皮縣北簡絮在南皮縣南徒駭在德州廢青池縣胡蘇在景州東光縣覆金在慶雲縣此五河亦各一支與黃河爲六同入於海據此則九河在濟南河間淪海之說爲不經然謂九河在究禹貢有明文惟黃水經行之地瀾勢更移水緩沙停淤如平陸雖現行河道一經河徙漫淤朝暮異變至不能復識其處况歷數千年陵谷更易難確定其所指之地存而不論可也

禹貢沿於江海達於淮泗

按邱文莊謂禹時已有海運蓋本沿於江海之支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而入淮禹時江淮未通至吳始開邗溝隋入廣之江淮舟楫始通顧炎武推究其說謂禹時不必浮海而後入淮也常鎮淮揚金陵皆有邗溝與江淮原自相通但由射陽湖屈曲多險吳城邗溝取其直耳三國時以無運而塞隋因平陳而廣之五代時以無運而堙周以平吳而濬之元以兵阻而廢洪武永樂間以清運而復之由後規前則春秋時以無運而塞吳因取齊而開之非開創於吳也以水道觀之六合儀真瓜州白塔河皆可達淮禹時設海運不過出狼山收料角不半日卽入邗江何必犯海濤收淮口而後入淮泗耶此據理立論其時射陽與邗溝水通俱由在江海之交由狼山取道入射陽至爲近捷原不必犯海濤衝波逆上禹貢沿於江海統舉之耳非竟沿海至淮口始收入淮也又或問決汝漢排淮泗注之江今何以會黃注之海答曰淮泗未嘗

河渠紀聞 卷之一

十一

不注之江也注江之路有三今由高郵邵伯白馬
草子湖從瓜儀屬一也由盱眙天長六合一也由
邵伯入芒稻河入江一也三路皆通江之旁支水
漲則流水涸則滯不能引以爲用禹時貢道沿江
海遠淮自吳開邦溝東北通射陽湖至末口入淮
水經淮陰有邢江東北通射陽西北至末口宋廢
蟠渡北神堰至末口通鑑注云北神堰在楚州城
北五里吳夫差於此立堰者蓋淮水底低溝水底
高恐其泄也舟行過堰後入淮管永和申江都水

河渠紀聞卷之一

三

斷乃於江都西南之歐陽埭引江至廣陵城北出
白馬湖合中瀆入淮其時猶立堰於末口也自隋
始大開南北漕道之通起於此莫之翰引孟子排
淮泗注江一語謂孟子去禹未遠當有實據以駁
貽縣東聖人山下禹王河爲禹導淮入江故道前
輩亦有言之者而實非正理淮本由東北注於海
必使由東南注於江非禹所爲也其時淮獨流入
海亦不必分洩其勢水大盛而旁注曲通因其自
然行所無事之道也宗滂於江海之文論自定矣

禹貢嶺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漕過九江至于
東陵東迤北會于漕東爲中江入于海

按域中以江淮河濟爲四瀆天下之水北莫大於
河南莫大於江漢漢入於江以江統之地理今釋
云江水出四川松潘衛源有三支正支自溟架嶺
南流仰峽之別名也東西二支合正支南經茂州
威州汶川縣至灌縣離堆岐爲數十股滂沱南下
左抱成都西環重慶衆流會於新津南南行逕眉
州嘉定至敘州府東南合金沙江折而東北流至

河渠紀聞卷之一

五

重慶之嘉陵江清江自北來入之東北經夔州巫
山縣入湖廣界東流至夔陵州東南流至枝江縣
又東流至荊州府折而南流至石首縣又東流至
監利縣又南流至岳州府折而東北流至武昌府
與漢江合又東流至黃州府又東南流入江西界
至湖口縣與南江合卽贛江也又東北流入江南
界經江寧府至揚州府通州入海江淮河濟皆言
導者決而委之於海也呂氏春秋禹之決江水也
民聚瓦礫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禹所以爲萬世功

也江自岷山盤亘六千里漚流建瓴而下漢自北入彭蠡自南入三江並持東趨於海江勢漸更趨北南岸則洲渚重複北岸則駭波淺濤之所激瀝瀨江州縣間有風潮漫溢之患而南來貢賦皆沿江會於揚州瓜洲爲飛輓之通津當北流之險瀾花園港時有衝刷長江一帶洲渚限隔惟斜溝龍潭二處船隻由此出入黃天蕩爲賊淵藪而龍潭斜溝則津要地也故設鎮備兵於瓜鎮增江防一廳以守江河漕並治備防周密矣

河渠紀聞 卷之一

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

按自全元以前淮水獨流入海淮爲四瀆之一瀆者獨也至黃河南來清黃交會始合黃歸海淮水源出南陽之桐柏山水經云出胎簪山者桐柏之支峯也明河渠志淮水經桐柏其流始大至固始入潁州境東合汝潁諸水經壽州北肥水入焉至懷遠城東渦水入焉東經鳳陽臨淮濠水入焉又經五河縣南而納漕沱濬濼諸水勢盛流疾經泗州城南稍東則沛水入焉過龜山麓谷折而北會

洪澤阜陵沉墩萬家諸湖出海口會於泗沂顧寧人云禹貢導淮會於泗沂泗沂會處卽清口也水經淮水至於廣陵淮浦縣人於海淮浦卽今之清江浦宋河渠志凡泄水處直曰溼橫曰浦也淮瀆七十二山河之水激蕩於荆塗鯀鑿山通道下濠梁五河至雙溝曲轉三岡及泗州東會泗沂合流入海泗水出陪尾山其源有四洑米釣突等泉出山麓石竇內合流至滋陽與沂水合沂水出泰山郡沂水縣經沂州郟城三百餘里至邳州入淮者

河渠紀聞 卷之一

沂之別支也其出曲阜縣尼山西流三十五里至滋陽入泗合泗會淮之沂也沂泗會淮則必在清口以爲綱維也世以鯀澗洪水一語遂謂鯀專務築隄以鯀隄多在門封而未及鯀之導河賴寧人博綜古今言禹導淮鯀先鑿山通道是鯀亦未嘗不疏禹非盡不用其法也疏淮流使暢行東出會沂泗奔流入海清口爲之門戶其時淮猶獨入於海也

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榮東出于陶丘北

東至于潁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按孔傳泉源爲沈流出爲濟沈卽濟也濟水有二源重源所發曰濟源水甚微而亦曰濟者許敬宗云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而獨能赴海者溢爲祭獨出之象也伏流地中至定陶之陶止湧出地上自此更不伏流出陶北北上馳波跳沫東北瀝於潁澤潁之爲澤也濟貫其中包注以成湖澤自潁澤東北流絕鉅野澤而北至安民亭南者禹之舊迹也汶水自萊蕪歷泰安肥城寧陽至東平入濟

河渠紀聞 卷之一

七

濟水自東平會汶歷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界中皆禹貢濟水入海之所經也濟水自東平以下唐人謂之清河戰國策燕王謂蘇代曰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清則濟也至宋有南北清河之名南渡後北清河有大小之分自劉豫導濼東行始齊乘以大清河爲古濟水小清河爲豫所創黃子鴻非之謂考諸書濟水最南濼水在中河水最北今小清河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

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大清所經惟自歷城

以上至東阿爲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濼水所行濟自歷城決入濟陽非唐清河入海之故道也濟陽之流日盛則章北之流日微故劉豫壞濼水使東以谷之其所行者實濟水故道蓋自唐宋以來大河嘗行濼川合北清河入海流益深廣其後大清河兼行河濼藉以暢流歸壚小清仍行濟水故道惟特濼水爲源壘東有阻則濼水仍自華不注東北入大清河

河渠紀聞 卷之一

六

故屢後屢塞也濟瀆之水自周以來凡數變初爲濟及導萊爲川則萊與濟合鴻溝既開萊瀆爲河所亂及萊澤又塞所行者惟河水汴渠不通則鉅野以北所行惟潁汶戴村已築則東阿以下所行惟山泉清澤之水不得俱歸於濟也濟瀆入海之道自唐以來亦數變初經高苑縣北又東北至博昌入海其後不由博昌改道從蒲臺東北與河澤爲一同入於海宋南渡後劉豫導濼水東行入濟水故道爲小清河仍經高苑縣北至樂安縣入海

及金皇統中改由縣南長沙溝至博興合時水由馬車濱入海考水經所敘濱同而水異水異故李宏憲云河南無濟水濱同故黃文叔云禹迹賴此猶存胡融明以爲言各有當斯確論也不必爲徵同考異之聚訟矣

禹貢浮于濟澤達于河究之貢道也浮于汶達于濟青之貢道因於究也浮於淮泗達於河徐貢自淮入泗入濟入澤以達河也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揚貢沿江入海自海入淮泗因於徐也浮于江沱潛漢逾于

河渠紀聞卷之一

九

洛至於南河荆貢自江沱入潛漢陸行逾洛至於南河也浮於洛達於河豫貢之自西而入者也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亂于河梁貢自西漢湖流浮潛逾河通襄斜入涓亂河也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涓涓雍貢東北出積石至西河西南會於涓涓不言河者因於梁也

按此九州之貢道沿江海達淮濟通涓洛而入於河也堯都冀州三面距河入都貢賦重用力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禹告成功序貢道皆至於河達

河爲至重帝都也時淮不通江自江順流入海自淮入泗自泗入海以達河又浮洛會渭入河由河達平陽堯時國用簡賦取足於王畿不專事漕三門底柱之險不爲民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因之自是以後都徙而貢道不改轉漕通運悉遵禹遺意大康仍禹舊都羿距於河遷陽夏在河之南后相遷帝止在河之北少康復國宅華爲有夏之居洛河南北通貢桀敗鳴條出太行涉河南南湯踰河歸亳都西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依

河渠紀聞卷之一

十

河定都亂乙遷耿再徙邢蓋庚遷殷武丁自河徂亳復有自亳遷於鄴南之殷墟者俱沿于河也周宅鎬營洛長河如帶中天下大和會春秋時吳於邢江築城穿溝臨江受水北至射陽入湖射陽以南之水引江以通湖射陽以北諸路由湖達淮齊晉鄭宋諸國分疆築防各擅其利漢都關中始漕山東粟沿於河晉輸江淮之漕宋和中穿樊築德津湖以湖道多風穿渠入北口舟行自廣陵出自馬湖逕山陽城西之射陽城由淮入泗達於河至

隋大業元年開邢溝自山陽至揚子江淮始入於江又開通濟渠引蒺洛之水達於河又自板渚引河水達於汴又自大梁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由山陽達於江江淮河汴之水相屬爲一又開永濟渠因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杭皆以河爲貫輸唐都關中復開江淮運道浚汴口之渠導河水達於淮通江淮之漕又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於蔡通陳潁之漕又浚汴水入五丈渠迤青濟梁山濼通齊魯之漕垂拱中開泗

河渠紀聞卷之一

三

州漕水新河通海沂密諸州分流悉會於河隄陝西陸運置倉河口洛口自江淮漕者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自太原浮渭以實關中其後劉晏決漕事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積太倉棧轉粟百萬餘石宋都汴梁居天中益開唐制浚大河曰汴河曰惠民曰廣濟黃河居其中河汴轉漕爲多江湖之漕輸真楚泗州轉般倉汴州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轉

運較漢唐爲易汴與淮近也元都燕京始由海運患風濤關會通河水淺不任重載河海兼運明仍元都修復隋唐舊跡以河爲用艱於挽運復浚元之會通河退汶水南北分流濟運

本朝大開中河浚御河接疏會通河爲運道避黃河之險自瓜儀二江口入運河出河口渡黃入會通河出臨清北接衛河至直沽潮潞河達於京東倉集漕運之大成輸輓北上禹貢尊京師之遺也大禹謨帝曰來禹澤水儆子成允成功惟汝賢

河渠紀聞卷之一

三

按司馬溫公言堯舜之洪水而謂儆子蓋畏天儆懼引爲己責唐虞之治所由基也古文渾奧儆宇何等悚切其時堯都平陽太原汾水所出自管涔而下流入帝都西瀕都城不數百武晉地多山人民於川谷平衍處唐居平陽川原稍開左右環山汾水出山陘中西入於河黃河北來泛濫瀰漫水涌不洩高於汾流黃水湧進汾水內壅不得外出伏秋汎水大至黃汾並漲浩浩滔天直及鞏轂之下安得不險至懷山襄陵及孟子下者爲巢上者

河渠紀聞 卷之一

差

為營窟皆言山陝情形若豫充徐揚平曠無異橫
 流漫衍有浩浩之勢無懷襄之形木在山懷曰懷
 懷山山在懷也水與陵齊曰襄襄陵平其陵也黃
 河東入中國自北而南直至潼關千八百餘里皆
 東兩山間下流漫塞所至沒入川谷民無所安息
 水壅及山惟山有木不得不巢木為棲山陝土皆
 直立可營窟非如大河以南橫生之土不可作室
 北地謂之窟房所在多有西北山多疊峙地形愈
 上愈隆高出中原不啻萬仞黃流隨山倒傾唐人
 詩黃河遠上白雲間又云黃河之水天上來是也
 水直下如簷瀟論水多寡遠不及江之寬深而江
 水外有湖海為之蕩漾頂托常見平流黃水出萬
 山間衝激湍怒無寬容蕩漾之處中有龍門山間
 隔水不得下呂不韋謂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
 孟門之上朱子言禹未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洩
 一派西滾入關陝一派東滾往河東倒流橫浸水
 塞而逆行曰降故謂之洛水河自塞外人中國壺
 口為南出之孔道河之口也水注其中如壺壺口

河渠紀聞 卷之一

差

一版山谷壑過之水天下奔流到海河平而汾亦
 平冀安先及帝都擇微子之懼事未有急於此者
 昔帝都昏墊而從事青兗下流緩不濟急故禹貢
 首書既載當時形勢使然急先務也未可執治河
 之大勢而論古矣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決九川
 距四海濟水施功之次第盡於數言水性就下治水
 先從下泄順水性所宜自下而上準地形高下從
 下向高雍地高於諸州而兗最下又當黃河轉曲
 之處平曠無山水易散漫故既載壺口先治兗以
 通去路自兗而青而徐而豫而雍以次順下壺口
 一啟沛然莫禦諸州之水悉由東北入海決九川
 以距海水之大者有所歸復濟水以距川自歐
 之遂自遂之溝自溝之洫自洫之澗自澗之川水
 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同歸於海
 行水樞要具於此孔穎達言河勢自西而東雍高
 於豫豫高於青徐雍濼之水從青徐入海梁高於

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入海竟在濟東南冀
竟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本有自然之節度禹
因而順布之施功之次序順地之宜也

史記河渠書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
平地數爲敗乃灑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澤
水至於大陸班孟堅溝洫志亦主其說

按大河至大伾逆轉而北爲一大折全河安危之
轉關也滑縣之地西則高於東南則高於北大伾
時河東岸黎陽之東山也其下爲遮害亭西岸上

河渠紀閘卷之一

一

陽三山卽西山也其下爲宿胥口禹治河至此厥
二渠引河北載之高地避卑就高以東其勢惟禹
貢不載二渠史漢亦未實指其地林氏謂禹無其
事以水性就下無載之高地之理是補之張燧並
申其說而班固實指河隨西山北去之路在鄴東
賈讓策河言淇水口金隄高一丈其東地稍下隄
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大伾東地谷卑宿胥口
地較高故謂載之高地非高於河之上流漢王橫
亦言使河緣西山足乘高地如讓所云大河來源

高雖升高而不失就下之性橫心知其故而明言
之視讓尤爲切近漢時去古未遠班馬二渠之說

決非無因韋昭云禹灑二渠一則漯川一則貝丘
王莽時逢空李垂導河書言東爲漯川者乃今泉
源赤河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胡牖明折衷

諸說禹貢雖指云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
爲大河一東流爲漯川是也漯水至千乘入海周
末河徙東行漯川仍紀漯別行不入千乘北合大
河漯川爲大河之支流分流而不奪流禹所灑引

河渠紀閘卷之一

二

河之故渠也

更記鯀治水九年無功舉鯀子禹使續鯀之業禹遂
與益后稷奉帝命與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
大川

按儒者治行吃緊在去一矜字治水尤然蓋惟不
矜而後能虛受羣策羣力皆爲我用鯀惟自矜其
才用才於無用之地而才皆不爲用鮮不敗矣然
當洪水方割下民其咨之時鯀至九載無功而後
廢之方僉之舉鯀也方命圯族如神之智已先知

之選之又久而試可者何也蓋是時鯀習於水諸臣未有習水如鯀者故試其可以治水而姑使之也帝之嗾岳之異途往而命之以欽元首之明股肱之良水土之平已貽於此用人治事之大權盡於欽哉一言而鯀不能用也違棄帝命功既有緒自任益專拂戾衆議訖潰於成勞天下之民力墮高堙庫及至黃決爲患滋深至禹治之因水之性相地之宜注海注江行所無事而功成矣蓋鯀與水爭地者也禹以地讓水者也事本相反而禹卒

河渠紀聞卷之一

毛

能修鯀之功力泛濫時多爲隄防以埋之水性逆故患不息至水由地中行而鯀所爲隄防以障水者皆可用之以輔水轉敗爲成而所以成敗之原不獨於此也鯀績之敗以方命禹功之成以不矜新書云禹誦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別河而導九岐鑿江而導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鯀務崇防而不郵厲民自恃其才不能以虛受祀族之吁有自來矣禹惟不自滿假我孜孜勤

勞其始乘四載隨山刊木相度大勢知水患所由起爰暨谷稷於山澤導河濟決江淮濬岐滄治溝洫至入得平土播泰艱食三聖協心用襄厥成八十年而奏績帝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濬哲之帝能知之而能用之此明德之所以遠而功施後世績禹之績者師禹之不矜伐毋徒恃其才矣

河渠紀聞卷之一

天

書經傳說云漯水本出高唐至千乘入海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武陽以北之河皆被漯名漢志疏解漯水源流固自瞭然今禹城縣卽漢之高唐縣西有漯河俗名土河出高苑北朝城南有漯河陵廣十餘里遺跡可考其一支卽大河之經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東北逕鄆至斥章界合漳是謂北過泮水而餘波則循故道入漯漯川受水不多雖平地不爲害自由千乘歸海韋昭所云一出貝邱西南王莽時遂空者是爲北漬卽周定王時所徙西漢猶行之至莽時遂空非漚相以北之大

河也程大昌謂禹貢古河分出者凡二在南爲濟少北爲漯二水皆分枝於河而禹所灑之渠不入於濟禹河成於洪水橫流之後分流漯川以殺其勢事理之常諸說以禹貢無明文疑議紛起謂以漢世新決之河附名於禹注中翰宗維指謂禹跡不致終晦王橫班固之力爲多信有指據良不誣也

行水金鑑著論云禹河徒自宿胥口東行漯川本非故瀆班氏附會之二渠於禹貢無見

河渠紀聞 卷之一 无

按史漢所載禹灑二渠傳澤洪宗張澁說援經定斷疑其無據此知行水之道而不知禹行水之所以神也禹河自宿胥西行千有六百餘年而後徙於周定王五年徙河卽自宿胥口東行漯川經流東出淪於窪下不可收拾敗於平地也嗣後秦決白馬之口王橫使緣西山足引河乘高地卽由宿胥口西行也至文源聚野武決瓠子大河改從頓丘東南流皆入於徙河唐宋以來滑滑之間歲無寧日所謂行平地數爲敗也聖人作事通於神明

當數千年前若知河之必敗於宿胥迤東而大爲之防引之高地至大陸以下入沮洳之鄉勢如懸流奔馬順其就下之性而歷久不易此正行所無事神而明之也知後之所以敗則知前之所以成今統舉禹河所經及歷代徙流核以今之地理其由宿胥口東北逕內黃湯陰安陽臨漳成安肥鄉曲周平鄉廣宗至鉅鹿歷大陸澤經南宮信都阜城交河成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入海者禹河緣西山載之高地之故道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卽自

河渠紀聞 卷之一 辛

宿胥口東入漯川行於平地至長壽津與漯別行歷元城堂邑清平高唐平原東光南皮至合口合漳始入禹河至靜海天津入海河之初徙也是爲北潰卽武帝塞宣房正流全歸北潰西漢所行之道王莽時空之者非禹跡也其自塞宣防後決於館陶經信城南宮信都入渤海者屯氏河也其由清平歷重澤入海者屯氏北潰也由堂邑博平原原爲屯氏南潰經樂陵至海豐入海者馬河也河自決壺鳴嶺口而屯氏絕別由廣宗廣川會

請河入大河者張甲左瀆右瀆也各河津渠交絡
 水碎瓦裂王景治水所以不復浚王莽河而改從
 東道由長壽津行深川至東武陽與深別由朝城
 堂邑東昌博平莊平至高唐與深合復由德平南
 河樂陵武定蒲臺利津入海東漢所改之河自北
 而東也至唐歷五代迄宋初黃河所行之道初由
 頓丘至陽穀東阿平陰蒲臺利津入渤海景福二
 年改流入馬頰河於清豐西南首受大河歷朝城
 莘縣堂邑清平高唐至安德縣南合篤馬河又東

決為二股河東流至魏思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
 又東至德滄入海其後屢經決溢北流勢盛東流
 乃絕時方回流使東而河益潰於平地澶滑之間
 河流紛出交裂至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散隄灌
 封邱而東注梁山濬分為南北清河北入宋京東
 故道歷齊河濟陽齊東蒲臺濱州利津入海南入
 南旺湖歷嘉祥濟寧入泗經沛縣銅山邳州宿遷
 桃源入淮而汶泲之流絕南派漸盛北派漸微河
 乃自東益決而西元至元中徙出陽武縣南奪潁
 入淮而新鄭之流絕秦定初改從汴渠至徐城東
 北合泗入淮至明天順復自武陟東入原武而獲
 嘉之流絕今所行河是也河大徙於明昌陽武之
 決北清河流猶未絕至元會通河成而流始微劉
 大夏塞張秋築大行隄而流遂絕始以清口一線
 受萬里長河之水推原所由皆緣徒流至潑川東
 行不復西河故道散漫四出始則由北而東漸轉
 東南以次南下而禹跡蕩然矣禹河自宿胥口戴
 之高地地勢自高而來非高於下流也一入大陸

則成建傾之勢而又有漳清諸河之貫輸益以河
湖蕩潑之清水刷沙海口沙不能壅所以歷久不
敝後世漸移而東自東越下及南微論新衝之海
口不能暢出來源無清水下注隨行無大川合流
刷沙汎時奔騰四出霜後水落潮進推沙而入焉
能持久故禹河初徒猶循章武故道入海延於數
世宣房徒流而歸海之道未改至王莽時始空米
汲汲回河挽河使東河自北流入乾寧軍接續百
有餘年王景引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

河渠紀聞 卷之一

五

得禹遺意所以能久禹河爲萬世功宿胥東西分
行前後異軌一彼一此成敗之分瞭如指掌執方
隅之見未可輕議古人況聖人作用實出非常治
水法有定而變無窮通變而後可行水也

長河志籍考緜築隄南至魏郡北過平昌今大名滄
縣廣平清河順德廣宗及德平西南皆有緜隄禹修
緜功決河深川至陂九澤而後會同功施於三代

按河渠書言洪水時河從大伾山南東出或決而
北或決而南如後世決河之說汎溢於兗豫青徐

揚之域路史云緜隄自黎陽界入堯命緜治水築
之以障李垂言曹公所開運渠東北有古隄緜所
作也今安陽內黃間皆有之通名千里隄以防東
出之患禹引河北載高地乘流既急必破障以順
其就下之性疏瀹而復陂之以陂障爲排決修緜
之功所必有事也東坡言禹治水決大河而放之
海方其功未成時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
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
成功非先事大爲之防順其條理粹引洪流就下

河渠紀聞 卷之一

五

鮮有不潰冒衝突者禹能修緜之功原無事盡墮
息壤未嘗不因而損益之也程子言河北見緜隄
無禹隄緜堙洪水無功禹則導之而已此論其常
也禹非無事於隄而先疏以順水性所謂導之也
緜惟不能順水之性專事隄防以致敗禹疏之而
後防之始於疏而成於防轉敗爲功斯爲幹蠱若
動引弗成之績謂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
之文九澤既陂之謂何陂卽防也顧寧人謂伊耆
氏始爲蜡有曰防者後世隄限之始防固堯之法

也使非堯法則試可之命不終日而覆矣寧俟九
年故堯之防緜之障禹之陵所以成疏之功者益
夔稷契詩聖人論之審矣又云緜於冀州作三仞
之城今雲中之境緜隄景曩防脊以西之水也或
謂禹之疏多在河間緜之障多在開封河間去海
近疏以通其去路開封去海遠防以東歸下流中
土之障河必用隄猶淮南之必用高加堰西長隄
以禦河淮也孔子曰大防止水之所由來也以舊
防爲無用而去之者必有水敗孟子曰禹抑洪水
抑莪也止也防猶孔子法也故昔人謂禹有疏有
防緜防而不疏漢平當買讓策河不疏不防漢武
防而不疏宋人防自防疏自疏惟漢王景塲流法
築隄千里鑿山阜破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
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迴注無有滲漏疏
防俱得是以東漢及唐無大水災陳平江宗法王
景兼漢陳登晉謝安唐李吉甫宋柳廷俊諸人之
法疏築並用以繼禹功後來治河推潘新二公首
深會放濬會海之義師故障之法而爲隄師以海

河渠紀聞 卷之一

五

爲壑之法東水攻沙而不令旁洩無有易其說者
論古不得其間猶物而不化始平當以治水無隄
防賈讓謂隄防起於戰國使由其言行之截止水
之防水汎濫於濟兗青冀之間而不止智又出緜
下矣
地理志漯水出武陽縣過東郡平原至霑化之久山
入海

河渠紀聞 卷之一

五

按禹貢浮於濟漯通貢賦洩潦水孟子述禹功序
濟漯於疏九河之下濟漯不隨九河歸海分殺橫
流獨出向壺者也源出東武陽今朝城地山朝城
歷東昌及濟陽至霑化入海亦古千乘地卽桑欽
漯沃津鄆道元小漳河也漯南爲濟東流浮汶達
於濟迨後河決入漯唐宋時河行漯川漯亂於河
故道錯出河濟間黃子鴻云九河以南濟水最南
漯水在中河水最北自王景引河入千乘霑化故
港淤斷惟大清河爲巨川漯濟幾合爲一閱百詩
言自漢至隋唐惟知濟水杜佑始有清河之名宋
南渡後始有大小清河之名今大清河由濟陽齊

東青城諸縣皆古渚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兼行河渚二川至利津入海風俗記渚水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今渚水不能獨流自章邱以東會小清河入海夏秋水水暴漲小清河窄不能容往往衝突於章邱齊東新城博與高苑之間反以爲書明時築濠郛琪過汶水南台沂泗北合漳衛涓流殆絕而東阿膠井歷下濼源濟水所伏大旱不涸大清河東流活活雖非榮澤陶丘之舊亦他水之所不得而亂也

河渠紀聞 卷之一

三

大小清河會汶濼在濟青二郡之間者卽濟之委流禹貢所謂東北入於海者也湯湖禹功濟爲四潰之一與河並列原非他水所得混汶去而濟如故渚湖而濟獨行劉豫所堰之濼卽濟分水竅北出之汶不得沿其說也至渚之故港淤斷而濟并合渚而同歸矣

司馬相如追溯禹功爲辭云昔者鴻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成之乃堙洪源決江疏河灑沈瀆前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享當

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儼辭厭無朕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來茲

按班史稱相如雖多虛辭濫設與詩之諷諫無異藉蜀父老爲辭以風天子引夏后堙洪源起義旣不於倫難免牽強附會之譏然漢時去古未遠傳聞近似禹決川距海平水土當斯之勤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儼無朕猶莊子言胼無朕脰無毛也積勞于外水行陸行泥行山行之舟車輶櫟無不備風寒暑濕霧雨雪霜瘴癘之無不親非無險

河渠紀聞 卷之一

三

阻撓貽幸以焦心殫力轉敗爲功克底於成河防當吃緊之時安危利害轉於須臾非身臨其地心眼俱到曷保無虞當事者安居廣廈畏寒避燭黃水漫槽上灘平槽半槽提坐屢易其故多出上原身歷其間阻於明灘淺水至崖而返殊不思前聖歷辛嘗苦出險濟屯之成績俱從艱難中來不可以安坐治事也

帝王世紀堯命禹爲司空經絳沿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偃

枯步不相過人曰禹步

按禹爲萬世功後世震其功之隆尊之爲神而不
知其勞身涉勤澤行路宿冒霜露被風濕至於敵
肢體而不恤非人所能爲也吳越春秋云禹傷其
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涉淮居外十三年開樂
不樂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道不驕功未及成愁
然沉思未有重墜而不惜陰者也帝謂禹克勤於
國克儉於家勤儉治家國之本尤爲行水要者勤
則有功儉則功歸實用雖有什伯庸衆之才卒未

河渠紀聞 卷之一 堯

開舍此而能白樹立者禹身執藁蚤以爲民先沐
浴霖雨櫛疾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開伊闕修彭蠡
之防平治水土公天下而不私其家績用克成有
自來矣蓋當四海溟滓民皆上北陵赴樹木而以
一人身任其勞燒不暇煑濡不給托奠萬姓之安
而已無與猶是道也崇防非儉方命非勤成敗得
夫之由莫非自致論古得間當於下實中求之也
通鑑夏王桀五十有一歲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於
河

按漢書傳說曰水北方藏萬物者也順事陰氣奉

天時得潤下之性河者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后
桀尸位五十餘年當夏之末造陰逆陽伏不出伊
洛告竭水不潤下之象者矣然乃穿鑿山陵通水
引河又當冬令水涸之候洩天氣發地藏有爲之
言者拒不納天子之都必求舟楫之所可知便轉
輸通朝貢因其自然固不鑿也禹踐天子位於禘
修太原汾水入河得轉輸之利夏都安邑甸服之
地跨河南北太康爲羿所距不得濟河反舊都城

河渠紀聞 卷之一 舜

於甸服東南之陽夏以傳仲康居河之南少康復
禹舊績洽河通貢如故不聞有鑿山穿陵以濟河
者夏自孔甲後王政日衰諸侯朝貢不以時至桀
暴益甚舉事戾於天發令逆其時禹涪川距海桀
鑿山通河戾於先王西夏東商之應固其宜哉商
書湯伐桀升自陶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孔傳謂桀
都安邑鳴條在安邑西陶在河曲之南從陶向北
渡河東向安邑史記吳起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
大華安邑西多山阜鑿山穿陵通於河違常道矣

河渠紀聞卷之二

史記契佐禹治水有功居亳沿於河

按考商頌長發之章云洛汭維商長發其祥洪水

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書傳謂契佐禹治

水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迷禹敷下土契佐成之

有大功也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境而並

治之契亦曾有事故原其始如此

史記殷本紀湯既紂夏命遠亳作湯詰曰古禹久勞

於外有功乎民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

河渠紀聞卷之二

已修萬民乃有居

按禹修四瀆河為宗沿江達淮沿淮達濟至於河

江淮河濟會於一自北而南交相灌注水有所歸

人得平土貢道不闕絕湯數遷不越大河之南通

貢安民故云有居河自黎陽行內黃安陽出臨漳

之東沿河立治中國川原以百數皆會於河聚阿

帝都殷湯至受六百餘祀河不徙流方貢通於天

下禹之明德於斯為盛故湯既受命而思禹功也

史記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遷西亳避

河患也

按商書盤庚古我先生將多於前功適於山即西

亳也契始居此湯往而從之東成皋南轅轅西降

谷以亳依山故曰適於山也山高水下而無河圯

之患湯所以不就鳴條而歸亳復自亳遷於此也

湯始為諸侯居亳與葛為隣在商北南即位定都

商北曰南亳後從先王居復遷西亳書稱三亳蒙

城之亳曰北亳湯所盟也袁赫之亳曰南亳湯所

都也偃師之亳曰西亳湯所遷也漢志偃師有尸

河渠紀聞卷之二

鄉湯所都商北近河地平土疏遷居以避河患西

亳依山下臨大河利轉輸故復都此太甲自桐歸

亳嗣有河決之變後王不能安其居仍復讓遷轉

移於河之南北而依河為用也

綱鑑仲丁六祀遷都於囂河亶甲元祀徙都於相祖

乙元祀圯於相徙都於耿九祀圯於耿徙都於邢

按世言大河自隨刊後千七百年無水患者此大

概言之也商自湯至武乙數遷其國都大抵瀕河

作都河圯而後遷也太甲歸亳後有河決之變仲

析不得已而闕存可知也

商書盤庚遷於殷下篇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按是時耿爲河水圯壞沈溺墊隘民無有定止盤庚涉河以民遷民不適有居安上重遷而忘沉溺之爲害也史記言祖乙遷那祭傳以尙書有於今五那今不承於古之文謂盤庚之前當有五遷合那爲五盤庚時殷都那在河內復圯於河涉河作都西亳適於高山之亳是借湯遷百亳戒於

丁復遷葛葛亦患河河直甲徙都相元和志相州內黃縣東南有故殷城河直甲居相築相州治安陽其時禹河出內黃安陽之間臨黃築城至祖乙圯焉徙都於耿耿在河北逼近山川亦患河復遷於那商自沃丁以後河患蕩覆轉徙不常曰葛曰相曰耿曰那皆際河之境濱河土豐物饒人所共趨知利而不知患往往輕徙仲丁河直甲祖乙遷都各有作以君名篇雖皆佚亡而紀遷國之由迭創制之艱難莫不以遷都爲重而其時之震蕩離

河也殷民爲河所圯至蕩析離居不能安處而屢圯屢遷卒不能遠其害者貢道沿於河鉅橋漕粟民有轉輸之利久亦相與安之顧祖禹謂盤庚諸辭嚴切而其時臣民方且戀戀厥居不以從遷爲樂則無大患可知也金履祥曰盤庚謂亳殷之地高爽依山消斯民沉溺重墜之疾而絕後世騁奢譎侈之風其用意固深遠矣

八於河自河徂亳

按孔穎達云盤庚後王或有從河南遷於鄴南之殷盛者武丁卽位殷都仍在河北尋復徂亳蓋亦圯而後遷焉至武乙復去亳往河北卽紂都朝歌濟西汲北有古朝歌城不殷墟貨殖傳曰殷人都河內河經殷墟之東故曰河內禹河在濟西汲東鄴東大河經行之跡也治平略云殷時河數圯至五遷都以避患不聞有所隄築猶近循禹跡之故當時河患止於濱河漫溢非如後世之漂潰田廬千里一壑也及水落後河猶仍歸正清尙可安土

然考商時遷決均在大陸以上爲九河上薛河上
潰則下必淤下流停淤水無去路然後轉橫潰
震蕩不已此商都屢遷九河受淤之所由特經流
未改故潰未移耳然履席堅冰河之東徒已兆於
此時班固言惟河爲尠商竭周移蓋亦知發難之
有自來矣

尚書洪範箕子乃言曰緜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按漢志云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順天而得
河渠紀開 卷之二 五

其理也緜陞洪水逆理而天不順也水性就下絛
反塞之木失其性水陞而五行皆汨禹順水之注
地平天成得陰陽相協之妙使物各止於其所養
倫所以敘也在天惟五行五氣運行於三才萬物
之間質具於地氣行於天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
曰木火土金水陳大猷言百物之生其始皆爲水
其終皆爲土相生之義也天一生水水陞而木不
致火不炎土不化金不故故禹治水告成功首列
其事曰敷土水平土得草木茂禽獸伏豷穀品金

相因而至也道於人事而有五事五紀八政三德
之用稽疑庶徵福極之應陽失而填陰原必塞陰
盛而陽虛水必溢職河防者審人事之通塞驗天
心之順逆察當體之休咎綱繆於未事之前敬慎
於當事之時警惕於既事之後而水自順治水性
順則人心順而天心亦順矣真德秀曰堯憂洪水
使緜治之緜不能因性順導乃隄而塞之水既失
性火木金土從而汨亂五行天之道汨而亂之逆
天甚矣禹嗣緜隨山濬川行所無事而水忠平天

乃以神靈負數與之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
其理次爲九疇胡氏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皇極
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已禹因而順
之無陽失陰盛之愆所以各得其性也其數連比
對待縱橫錯綜左右回環而樞紐幹運於中是亦
自然之序林氏以爲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易曰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洛書乃天下之至理禹
自有可得之道何疑焉

史記河渠書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又安功施於

三代自是之後崇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
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漢溝洫志因其說
按此河通淮泗之始史志未紀何年敘蔡陽引河
於疏川破澤功施三代之後自是以下前後界畫
分明嶺蕩出河起自後世而非禹跡顯然矣後人
未釋文義膠於淮泗入河必通於汴蔡註有淮泗
達河灘水通泗之文說文以浮於淮泗達於河鴻
溝爲貢道所經而實不然禹時泗入於淮淮不通
江故南來之貢出江達海由海入淮及泗大野既

河渠紀聞 卷之二

諸甬夏既澤濟與汶會而由泗入汶以達於河不
必定出鴻溝也鴻溝一啓而河爲漏卮矣神聖作
法豈顧出此其謂黃蕩山河禹殺滌滌而鑿之者
皆後人之託名也善乎蘇明允之言曰周衰水官
失職諸侯各擅其利崇陽下引河爲鴻溝枝津交
絡達於宋鄭陳蔡曹衛之郊由泗入淮者曰汧曰
睢分枝入淮合汝潁入淮者曰沙別由蕢成人淮
者曰遇又分流北入黎陽東會濟汶河水之入鴻
溝者多南北分引大河經流遲貯不能衝刷泥沙

至定王五年河堤南徙宿胥之塞鴻溝貫致之千
六百年不敵之功至春秋一變黃河穿渠之害甚
於曲防戰國時重防自利齊趙魏潁河爲境趙魏
依山齊地卑下齊作隄去河二十五里趙魏亦作
隄去河二十五里隄去大河數十里水尚有所游
盪而又得專守封界河無大決迨後民貪淤田之
利稍築室宅更起隄防自衛隄去河遠者數里近
不過數百步壅遏愈甚而河益壞其後秦穿鄭國
之渠汲田數萬鄭當時卽用以引渭關中及朔方

河渠紀聞 卷之二

西河並皆岐山通道分津開支鴻溝旣爲漏卮上
源更復分流正河日就堙塞蓋引河渭山川之水
多在春夏乾燥水少之時黃水挾沙而行緩則淤
墊春末夏初水旣無力而又分之行遲貯淤日久
漸增水暴至不能容乃隄防之隄加而河愈高何
異築垣居水也引河爲利卒使河噎不能洩患無
已時是以善治河者嚴功利之戒惟守東水刷沙
之法非甚暴漲不輕議分洩誠有林於濁流之不
可引矣

周初禹河未改詩周頌般之章曰允猶翁河言効順也

按三王祭川先河後海武王受命時巡核柔百神先及於河道河以周四岳允猶翁河集傳謂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翁而不爲暴也周頌皆出周公之手國語以時邁爲周文公之頌莫不虛矣周室鎬營洛皆依於河承商屢遷之後禹河經流未改禹洛噴清距川故周公致太平之書詳於溝洫而畧於河遂人稱人匠人皆有專掌春令爲溝洫之

河渠紀聞 卷之二

利民者遂溝洫滄川以次單達繼禹績也古之長民者不防川資澤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庫以鍾其美故氣不凝滯亦不散越昔共工堙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伯禹疏川導滯鍾水豐物既堙洪塞原漚沉滄災東跼之海使川澤之分不汨於洪流猶必盡力溝洫通田間水道噴澗皆入於海周公則之以爲田制是以禹安諸夏施於三代公際平成通於九野其時大河安流順軌不待言矣

淮南子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敗人馬不相見王麾陽侯而前已而波息遂渡

按大河自出龍門下砥柱懸崖墜壑之勢奔湧而來孟津當西流之衝波濤洶湧故有河陽三城守險於此視黎陽白馬之津尤爲衝要武王伐商渡孟津而大風起陽侯之波逆流而擊古人謂忠信涉波濤矧大聖人出震繼離生靈托命之身未有不麾之而前者也昔西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

河渠紀聞 卷之二

舟中之人失色無主禹乃慨然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視龍猶螟蛉顏色不變徵獨神聖不戚於此卽尋常捍災禦患知厲風節之人臨危不顧其身如王尊守東郡水已及隄尊獨立隄上水卒不侵蘇文忠詩云吏民走盡餘王尊蓋實錄也惟自遺其身而身存不愛其生而生固河工當安危決於頃刻之時司事畏避不前兵夫相視走匿往往誤事觀古賢聖臨難不苟當力任艱鉅而無疎捍擇矣

周禮冬官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淫之

按周禮秋官雍氏掌溝澗滄池之禁春令爲溝澗之利民者利民之道在經野凡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澗千夫有澮萬夫有川遂從溝橫澗從澮橫以達於川皆所以通水於田也稻人掌稼下地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澮澮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澮水故有瀦以蓄水澮以澮水而止水必以防者水非防則散漫無收束而不入於遂

河渠紀聞 卷之二

土

溝澗滄治溝防必先深之以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凡以傳功齊力爲民利也善溝者因水勢而後有建瓴吸川之形水行就下洶刷泥沙所謂水激之也善防者因地勢而後無湫下厝水之患奔破潑水使其膠結所謂水淫之也治水有大小之不同而爲用則一治溝澗之水引水入田有以蓄之必有以止之治河湖之水必先瀦之而後可以激之周禮致太平之書大指在盡力溝澗通於行水亦得要領盡其精微河運之機宜具於斯矣

尚書洛誥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澤水東澗水西惟洛食

按周公營洛邑中天下定四海承天命朝貢道里適均久安長治卜年卜世於斯而蘇氏謂營洛處殷民重遷以河朔爲近便故先卜林之奇亦以河朔黎水近於紂都民懷土重遷先卜以悅之召祖謙通其說謂周公求天地之中而商民心在近地下先黎後洛爲先人後已之心黎不吉而龜從洛以明公心卽天心說固近是而聖人經緯天

河渠紀聞 卷之二

土

下之大用或有不正於是者聖人行事循乎天理人情無事委曲瞻顧周書度苞篇云武王問太公吾將因有夏之居粵瞻伊洛毋遠天室營洛之意其來已久若意在洛而卜黎未必舍洛而從黎也大河自出潼關東行千有餘里而至黎仍由宿胥口西轉北上黎居河北正當黃河轉曲處爲一大折依山帶河白馬黎陽津南北通衢貢道適中形勢關大故先卜都於此未可知也然以公之材藝度地居民原闢高下之宜固應瞭然在目河朔在

宿胥之北宿胥迤西引河高地則卜居之必在高
地可知也其東地下如窪塘灘形西高東下寧不
慮漲水大至時黃流東傾蕩析厥居而遷就於其
間卜不吉則止若逆知後世河之必決於是避而
去之營洛居天下之中營下都居殷民以定命則
其神明於水土之宜而轉移化裁以利用者未易
爲後人窺測矣

周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涇渭洛竭岐山崩

按洪範水曰潤下氣通於土水土演而爲民用陽
河渠紀聞卷之二 五

矣而在陰下水泉之源絕而川塞土無所演而山
崩此其徵也因語云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天
地之氣不失其序亂之而過其序陽伏而不能出
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震三川皆震陽失其所
而震陰也昔伊洛竭而夏細河竭而殷衰今周德
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
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何以爲國天之所棄不過
其紀不出十年數之紀也幽王承中興後不修文
武成康之道法使天下宗周而乃廢嫡易嗣滌流

王庭驪山召變傷天地之和而亂其序也周之幽
厲猶漢之桓靈逆天亂紀新壞國宗元氣永興光
和間河屢溢而未竭而幽尤酷於厲故天垂象著
明一歲數見不一紀而身滅周乃東遷天人之際
微矣天官書曰地動拆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坎水
澆澤竭涘息耗者司之班志言水北方終蕪萬物
者也王者望秩山川懷柔百神無不宗事此所以
順事陰氣和神人也水不得其性陰氣內涌上陽
施而不下通下陰施而不上達則有土崩川竭之

河渠紀聞卷之二

十四

異而況河爲天泉也哉

周定王五年己未當魯宣公之七年河徙大河自平
成後至此凡歷一千六百七十餘歲

按禹功至千有六百餘年而一變河之一大變變
之始也周語載河徙不詳所自張嬖云河徙自宿
胥口世宗其說從流自宿胥東行漯川逕滑臺黎
陽至長壽津與漯別行東逕戚城歷元城貝丘平
原至成平合漳復歸禹河故道經浮陽參戶至章
武入海禹河初徙所行之道也胡融明謂徙流至

河渠紀聞 卷之二

五

東尤南皮浮陽絕八枝而北合徒駭是九河湮廢而後徙也宿胥之徙始於鴻溝之啓成於九河之堙青綠云九河至春秋時猶存齊桓公塞八流以廣土田於是九河為一鄭康成據以為言禹後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斷絕經流獨行天時人事至此而勢有必窮非獨桓之咎也史記趙世家肅侯十八年齊魏伐趙趙決河水灌之惠文王十八年王再之東陽決河水伐魏卽賈讓所云齊作隄遏水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以防之曲防為患使河旁洩促迫而不得順其性下流之壅淤可知而況鴻溝一洩支津交絡於宋鄭曹衛陳蔡之郊水之入大河者有幾水緩則沙停而淤在下去路必塞雜指言宿胥塞後清河隨洪水至黎陽入河魏武堰淇口因宿胥故蹟而加其功使東北流為白溝清河之名自春秋前已有之亦足以分河弱流不獨鴻溝曲防之為宿胥患也朱子言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河徙於上流下流之水不殺也九河刷沙敵海水萬世無弊之法然必以時

河渠紀聞 卷之二

六

疏治少有淤積而淘汰之始能東水攻沙暢流行遠自商迄周歷年既久安利而忘其所由九河任其升沉水至挾沙而入水退沙停不加疏浚日引月長所在填淤及冬春水涸之時攻沙無力海潮乘之內灌壅遏益遠至滄源而發大難之端河不得復由其道不然聖人為萬世功豈易改更哉河渠考周時河徙冷磜王伯厚引程氏言不言所在蔡傳宗其說以滎陽漕渠水經所云泝水東過磜谿者當之按周譜定王五年河徙鄴道元水經注程大昌禹貢論皆云徙而不言所在或以磜谿在滎陽漕渠在東北入海河之東徙可知亦未明言所在惟張燧言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雜指宗其說云河徙自宿胥口不由大伾山西於其南挾漯東流至長壽津與漯別行大河既東徙至長壽津斬於河岸築石迫阨之以防泛溢黎陽以東百餘里間激河再西三東不得休息此賈讓所欲決之放河使

北也大河自長壽津東北行其東岸爲開州之威城西岸爲內黃縣之繁陽故城繁陽卽春秋之澶淵也自此又東北行其東岸爲清豐西岸爲南樂清豐卽元光決河之頓邱也大河又東北行出元城大名冠縣館陶之東又自館陶東北行東岸爲堂邑西岸爲清河清平博平清平有貝邱故城卽河水北曲三折郭昌更穿直渠不令北曲王莽時已空之貝流也禹河在鄆東魏西至是出大名之東東昌之西矣又自此折而北其東岸爲平原爲

河渠紀聞 卷之二

七

吳橋西岸爲德州爲景州又自此而北東岸爲東光南皮西岸爲阜城大河自東光挾清河之水北出東岸爲滄州西岸爲交河其間有合口復與漳水合歸禹河東北至天津小直沽口入海河雖徒行漯川至成平復合漳水章武入海之道未改周木至西漢皆行此道曰北流越六百七十餘歲達王莽始建國三年始空行之永久海口暢出如故此可知禹功矣

周定王時楚令尹孫叔敖作芍陂溉田萬頃

按淮南子孫叔敖決期思之水灌芍婁之田期思作而荆之土田贍期思卽芍陂也陂在壽州安豐城南亦曰安豐塘以水巡芍渚積而爲湖故謂之芍陂周迴二百二十里與陽泉陂大業並並作首受淖水西自六安龍穴山東至濠州積石東南自龍池山皆注於陂引淖水爲子午溝開六門吐納川流後更開三十六門作減水牐四水漲則開門以疏之水消則閉門以蓄之蓄洩以時支流分注可溉田萬頃史記循吏傳稱敖爲楚相施教道

河渠紀聞 卷之二

六

民上下相和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芍陂卽善政宜民之一端然以利貽安豐之民而民得以利其利者惟牐堰爲樞機昔人謂陂塘溝渠天所生之利也隄堰牐塘人所治之利也田地高低不齊用水緩急各異愚民盜決河防或宜啓而閉宜閉而啓牐塘不嚴而利亡矣漢唐以後屢勤修治時有廢缺如前時新倉口決引水之河卽淤民不獲利者三十餘年前人制作美意後人不能遵守非法不良所以行法者無人而利固有不盡也

管子度地篇言備害以水為始請置水官令習水者為吏大夫治川溝繕隄防

按尚書中候云齊桓公過八流以自廣其時管仲任政惟水事為重決水潦通溝漬修障障安水菴春秋不書河決禹故道猶存豈以塞流自利觀度地治水一則可知已其畧云善為國者先除五害五害水為大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曰壅水木別於他木入於大水及海者曰支水山之溝一有水一無水者曰谷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曰澗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阨之可也而不治常有危殆矣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澗石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瓶之只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而後推前地下則平行地高則控杜曲則誘殺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涵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則水妄行妄行則傷人請除害以水為始置水官令習水者為

河渠紀聞 卷之二

九

河渠紀聞 卷之二

十

吏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川溝常繕治者常以春三月天地乾燥水利列之時利作土功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共下小其上或埤增之以固其地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治水之大畧也其言水性高下平行控峙移塞情形因而扼之極盡精微其取水上行法尤精妙方盛阜云嘗見吳越山溪間行水者以巨竹承泉斜而下注數節之後自相推激盤山踰嶺逆而上行即此法也高其上者盤曲通水或用竹木而領項多水處則用瓦器取其多容也斜置通水之器每尺有十分之三減於斜勢也里滿四十九可走者過此亦難扼而行之也近水未有自高注下之地故必迂而遠之乃得就地勢之可行者所云因其利而往之也凡以利民田而劑水妄行者如此河工棧宜不出於此至引水上行引水役水之法開後來便官之門巧奪天工又通其理於治人曰治人如治潦水疏其去路俾有歸宿之地事無不治矣

周靈王二十有二年冬十月敕洛關

按顧祖禹方輿紀要云周靈王時穀洛關毀王宮在王城西自此澗水更名穀水周時澗水在王城西入洛故洛語云澗水東澗水西澗水亦會於洛漢明帝作千金塢於故河南城東堰穀洛之水會於澗經洛陽城北穀洛之關蓋洛合澗澗之暴流以衝王宮也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敕洛關將毀王宮王欲塞之太子晉曰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較不防川不實澤夫山土之聚也穀物之

河渠紀聞卷之二

三

歸也川氣之壽也澤水之鍾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庫以鍾其美故聚不地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耐用無天昏札瘥之憂無飢寒匱乏之患故能上下相固以待不虞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將防關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也惟微懼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焉用飾宮以徵亂此卽古人遇變修省徵明其德之意固不必

壅水自衛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渝水固不可壅壅之而關益甚晉其知言哉

史記吳王闔廬伐楚開堰瀆運糧東通太湖西入長江

按左傳楚子西子朝伐吳及桐汭杜注宜城廣德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入丹陽湖山五堰入太湖五堰者林堰分水苦李河堰合余堰為五皆通於太湖周應合建康志考證余堰卽吳所開以運糧者南唐楊行密據宜州孫備圍之五月不解行密

河渠紀聞卷之二

三

將臺濠作魯陽五堰拖艇舸饋糧故軍得不困卒破孫備魯陽卽余家等堰也自東瑯成而中江不復自陽羨入海蓋蘇常承此下流常病漂沒築壩室堰液鐵以固石故曰銀淋慮後人復開此道蘇常患水而固其防也由是宜欵諸水悉由蕪湖出達於大江濱湖之地皆陸為圩田中江亦漸狹陸東坡奏議云溧陽縣之西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宜欵金陵九陽江之泉水直趨太平州蕪湖較之商人販賣鮮水東入二浙以五堰為阻因裕官中廢

去五堰既廢則宜欽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暴漲皆入宜興之荆溪山由荆溪而入震澤語在元祐六年是時中江尚通其後東塘既成中江遂不復東太湖所受惟荆溪天目諸山水水患大減於宋元時觀吳江長橋遙南水洞類塞滯礙彌望皆成青膜其在宋元稍塞蘆葦水即因澄今無此患西南諸水不入故也至周應合以中江經溧陽爲兩貢三江之一引前漢地志桑欽水經皆云中江逕溧陽至陽羨入震澤下海其自毗陵東北入海者

河渠紀聞卷之二

壹

爲北江從吳縣東南入海者爲南江然顧寧人引吳荃原三江之說以吳仲初吳都賦註未長文吳郡續圖程及水道奔趨之跡驗之太湖之水自東南分流由湖州諸港匯於鴛脰湖溢於龐山湖陳湖白規江澗山湖趨於三泖歸於黃浦出海者曰東江自龐山過大姚經崑山石浦安亭由青浦達滬濱東湧入海者曰吳淞江自胥口鮎魚口出東北分流繞郡城至婁門東行水勢洪駛無少紆曲經至和塘直下入太湖之劉家港出海者曰婁江

三江承震澤下流禹疏下流以達於海始得底定故曰入也建康志三江之說存而不論可也周敬王二十五年吳行人伍員鑿河自長渚接界涇而東盡納蕪高彭巷處士匯濱諸水後人名其河曰胥浦

河渠紀聞卷之二

貳

水勢潤者曰大湖爲中湖自湖橋而上蔡統百餘里卽長湖也一名谷湖爲下湖上承太湖凡嘉湖以東太湖以南諸水多匯入焉下流合黃浦入海與志松江白湖至海凡五匯四十二灣安亭白鶴盤龍河沙顧浦爲五匯江潮與湖水會合之地古云九里爲一灣一灣低一尺蓋三百六十里而入於海長湖貫其中分流由胥浦歸江大湖東出爲斜塘水波流湍悍東匯於橫潦涇與胥浦水合流卽黃浦之上流所由以歸海者橫潦涇納蕪高彭

巷處士涇濱之水同歸一源爲澗山之尾間北來
渚港之水統於胥浦故洩水歸海必有事於此太
史公謂子胥隱忍就功名而觀其興修水利備戰
守便民裕國爲計久長蓋非苟於事者吳地記越
伐吳軍於三江口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
立廟固有國士之目矣

周敬王三十五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按此自江入淮之始也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闢
溝通水江始有入淮之道吳越春秋吳將北伐齊
河渠紀聞卷之二

新中國掘江通淮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穿
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卽山陽縣北之北
神堰夫差所築今自黃揚至淮安入淮之道也江
北淮南地高於水江淮二水之間掘一橫溝兩端
築隄壅水在溝中舟自南來由江口隄拽舟上溝
行溝旣盡拽舟下淮江未嘗通於淮是後漢吳王
渙開邗溝自揚州茱萸灣通海陵倉及如皋礮溪
渙以諸侯專煮海爲利鑿河通道運海鹽而已鹽
艘往來溝中亦足濟運非有南北通津之志通淮

入江也蓋淮南之地南高於北淮最下懼溝水洩
入於淮築其兩端亦如設開啓閉舟至則開舟過
則閉北神堰後曰北閘此其後也至隋平陳後皇
甫浚山陽濱始自揚子達六合由山陽濱入淮前
此江淮實未通流矣不得以排淮泗注江一語而
有異說也

左傳哀公十三年會黃池

按此自淮入汴之道也吳以不矜於歲起師北征
闕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
河渠紀聞卷之二

公於黃池今封邱荆隆工之東曰古黃池卽其地
禹河南徒後陵谷變遷池臨大河築隄防河隄後
有水一泓周遭里許深不可測嘉慶癸亥河決衝
家樓卽出其左地在古徐兗之間故曰出於商魯
沿淮沂泗及濟通於汴也國語云夫差使告勞
於周曰余沿江湖淮閩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閭胡
昭明謂其沿江沂淮仍用禹貢揚州之貢道邗溝
之開水未深廣止通糧道吳人所乘餘皇戈船不
能由此濱左傳公會吳伐齊徐承帥舟師將自海

入齊沿江泛海不出邗溝黃池之役越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亦必沂江而不由山陽濱也隋開皇中山陽濱既開猶不勝戰艦則邗江至末口之道吳師必不出此射陽南北之水皆以湖爲歸而不能直達於淮不可謂之通淮也

周貞定王六年晉河絕於危

按水經注河水東北逕卷之冠亭北今懷慶府原武古之卷縣冠亭在其地晉出公時河絕於冠陰盛陽伏之象也是時晉國之政皆決於瑤晉侯不能制而道亡陽在陰下變極而兆先見沴氣應之瑤之驕橫決晉水灌晉陽謂水可以亡人國水之爲患大矣汾水可灌安邑絳水可灌平陽人皆寒心卒以水力敗瑤軍而殲之陰正其罪天道好還瑤之所以亡人國者乃其所以自亡也水沴之異變通於上下綱目書晉河水赤三日卽於是時不數年龍門河水赤亦如之水沴而近火變之甚者

蓋轉趙魏三分晉地晉君獨有絳曲沃反朝於三家下賊上異變如此豈獨一瑤哉

河渠紀聞

卷之二

毛

周威烈王十三年戊辰晉河岸傾壅龍門至於底柱西河東圯也

按穀梁傳成公五年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胡氏以爲梁山韓國之鎮韓之旻以入於晉也春秋書大水者屢矣而不及於河河順軌而東北入海故一國之史不及於境外梁山以志異而紀之至是傾河岸壅龍門至底柱變出非常非一國之事也有夏納命其象先見於伊洛鞏近伊洛築所居也封都朝歌河水所經黃流告竭陽失而在陰下也

河渠紀聞

卷之二

天

順事陰氣水得其性而氣和土演而生物以爲民用夫水之性而不涸下土無所演而水泉竭岸必傾矣周起於雍河壅龍門至底柱雍州之氣不通於中州而河洛穀平堰葦蕪之氣塞西周孤危之象著西河所以東圯也其後東河轉而東南河患益大黃河之氣上應天漢質在於地氣行於天春秋說題辭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日度也水自西來金所生也故三王祭川必先之戰國時河水濱岸崩壅蓋亦無幾秦漢以後河始爲世大

忠賈讓言戰國雍防自刊利其填淤肥美民耕爲田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水至溼沒則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威郭排水澤而居之龍門山多上少不如趙魏之瀕河而壤龍門至底柱水積而愈高有在山之勢患不獨在沿河居民春秋後河患見於史傳者始此志變也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

按括地志橫渠首接漳水西門豹所鑿之渠也豹

河渠紀聞卷之二

无

堰漳水以溉民田使瘠者成腴利溥而澤長鑿十二渠分引支流田皆得溉遠近同沾所謂行而宜之與民宜之也然史稱豹當治渠時民以煩苦不欲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則今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後長吏以十二渠絕馳道欲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慮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及後世前時議者以

西門豹至鄴人不敢欺引魏文帝三不欺之論謂豹以威化御俗然至民享其利功施於後世不能忘亦非獨以威化也後史起爲鄴令亦引漳水貫鄴左思所謂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者利適相同惟有豹與起之力而後得有渠之用後世各私世業人異其心力不能齊而堰隤不守矣漳水溢入衝蕩無時膏腴變爲沙積豈古人立法之不善哉行法無人而咎法無是理也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於甫田又引而東

河渠紀聞卷之二

辛

按世傳禹塞滎澤通渠於甫田其後河絕旃然入爲滎水又謂禹鑿鴻溝通河於汴皆臆說也水經謂河至滎陽潰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爲沙蔡水是也其出爲陰溝至浚儀其下爲溝別爲汲汲至蒙別爲獲餘波迤於淮陽東歷彭城入於泗引河之說皆起於後世禹未嘗鑿而塞之也河渠書云自禹後滎陽引河爲鴻溝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是引河在禹後非禹通之也梁惠成王入河於甫田又引而東卽由是道矣自漢

末河入於汴灌注究豫承平中導汴自蔡陽河別由東北至于乘而河復於是汴渠出新渠之南所謂絕河而受蔡自此始蓋河出東北汴歸東南分道並行而不相值也隋開皇中周漢之舊導河入汴大業初合河索於通濟渠別由東南入於淮而故道竭汴於穀爲白溝於宋爲長沙於單爲石梁於徐爲坂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卽引而東者也入河於莆田引河不自梁始梁特疏而入之耳蓋自河徙磔磔以後禹跡漸移至入莆田而東大河渠紀開

卷之二

三

非文命之舊矣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決河水水出長垣之外

按水經注河水舊於白馬縣決通濇濟黃溝駝國策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慮頓丘漢王橫謂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徙完平處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是明言決水之地近西山在白馬宿胥間也楚師決河當在此凡盜決必於

大溜頂冲坐灣處乘勢引入力大易決河至黎陽一大曲正當曲注初轉之灣逆折瀆流有壅潰之勢一決則吸川建瓴出大梁之北入鴻溝壅萊川黃濟陽近濃慮頓丘近衛皆大梁地由白馬宿胥下注正當其衝所引皆大河之經流經流既去餘流填淤非特爲患一時而爲千萬世禹河之罪人不獨一王責也漢興以後東都數十年之橫潰胙胎於此至決大不可復補日引月長而患流於後世矣

卷之二

三

秦孝文王元年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南江溉田萬頃按成都南江郫江流江也史記蜀守冰鑿離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燕汶百姓享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蓋用溉田時之渠以萬億計川志云冰行都至蒲山見水爲民患作石人三石岸五鎮江流後作離堆以障沫水穿石犀於江南命之曰犀牛里壘江水作堰由前壩入郫江檢其左其正流遂東郫江之右也因山頽水坐致材木以概諸郡功首用錢又自

澗堰上分穿羊厚江灌江西於玉女房下作三尺人於白沙郵立水中水渴不至足盛不沒肩蜀人早則藉以爲澆雨則下過其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謂澗堰爲郝安堰分流澆灌三郡廣開稻田堰旁設護岸籠石附岸水不凝土而築可堅久於是蜀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又通梓通汶並江臨邛與棠溪分水白木江會武陽天社山下爲合江時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蜀山鴈湖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冰使河渠紀聞

卷之二

垂

水利民太史公詳敘文翁作禮殿立石經招下學子弟入學爲學官弟子人皆欽其德教而畧於治水一節紀冰穿江溉田利民之事而終以未足悉數豈所重不在是而詳畧互異與然瞻蜀之岷山而大其功自有不可沒者矣

史記秦本紀始皇帝二十三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

按此卽智伯決水灌晉陽作備之禍始也水之害不一莫大於決水決水之禍烈莫酷於決黃河之隄以灌城戰國策蘇代云秦告魏曰決梁日魏無大梁水經注濟水自陽武縣故城南又南逕封丘縣南又東逕大梁城北古職方之梁川本濟水所出後世引河爲鴻溝由城北出者爲梁溝秦使王賁攻魏竟用代說決南涯引河溝灌大梁壞其城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遂滅魏秦方平海內而橫開河隙綱目書秦引河溝重河隙闕於秦也昔智伯引汾水灌晉陽水不浸者三版城完如故

河渠紀聞

卷之二

澁

及軍退水洩而城圯水盛城倚水頂托水洩則城無所倚而圯矣物理本如是水固足以亡人國也而秦用以波魏開後世寸金徒朱家素之禍始引鴻溝入淮泗使河為涸危廢後世南清河北清河之前導前此大河溢溢河魚大上平地至此復引河溝直與河為難矣史記言賁攻魏引河溝河溝即陰溝也會子固集稱陰溝分河於滎澤下至汝儀西北復分為二其後或曰鴻溝或曰潢蕩或曰汝儀渠或曰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

秦作鄭國渠

扶自魏史起引漳水灌鄴其後通渠溝言水利者後先相望韓人懼秦之出關也思以事罷後無全東伐迺使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以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瓠口即池陽谷口洛水即涇沮水也工作而覺其謀惡鄭國欲殺之鄭國曰始臣為開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數世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溉注填閼之水溉易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名其渠曰鄭國渠在雲陽縣地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水經注沮水東注鄭渠並東南入渭涇渭合流入渠杜佑謂自秦迄漢鄭渠向溉田四萬民用饒其後秦李冰造大壩壅江水作石犀五穿渠於南江指渠口為雲門澆泥池為陸渚分散膏液如離畢之滂沱名其所穿之石犀渠曰犀牛里又不獨鄭國之渠矣

秦始皇三十二年使將軍蒙恬北擊匈奴飛輓天下

芻粟轉輸北河

按此由海道輸北河也秦運糧攻匈奴飛輓天下芻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邦達於北河是海運秦時已有之矣史記秦西北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城河上爲塞又渡河取高附陶山北俄略取河南地西北苦寒不產五穀軍行乏芻粟飛輓授及天下海道險遠更兼陸運率三十鍾致一石管子云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家有飢

河渠紀聞

卷之二

五

色言路遠而難致也凡遠地輸將賦一錢而費數十錢所得甚少所苦甚多而秦不卹民方以求不耕不臣之地所謂利一而害百也至轉輸於負海之邦聲與海運後世由其道害民病國其可爲常法哉

河渠紀聞卷之三

漢高皇帝五年清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始以輓輸為清運之法

按秦清運出海道輸朔方致負海之粟資以行師漢興轉清山東循河而西悉由內地挽運歲漕不過數十萬石張良始以漕輓為國都之利言關中阻三面而守河清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而其時什五稅一湯沐奉養悉資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人不領於天下之輕

河渠紀聞卷之三

曹故歲入數十萬石而已足自漢初以來資淮南為奉地不專藉山東賈誼稱天子都長安以淮南東道為奉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為都輸將繇使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秦輸將越海上而來數萬人負擔饋糧苦累無底至高祖始變其法而漢自武帝後官多役衆清轉山東粟猶不足給故當時議開清渠資其利益邱文莊言國用贏縮在

用費之奢儉不在清運多少也

漢興三十有九年至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是時河經延津城北十七里古酸棗也於是大興卒塞之決塞後河永安澗者三十六年

按是時河水已入鴻溝漢湧出河經流仍北去轉清河上築甬道屬之時無大患至是河決酸棗澗水出酸棗首受河者也桑欽水經云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過原邱為澗水澗水受河於酸棗時引以通流故有酸棗之決決水漫東郡建瓴直下一

河渠紀聞卷之三

鴻千里黎陽白馬間彌原滿野所謂行平地數為敗者卽其處矣漢時有都水長丞主陂塘灌漑保守河隄愚民罔知大體水官不慮久長智計者爭言利以誣其上而不顧所安平時資水為用至大汎水漲引滿成患迨既決復塞受災已重勞費不貲然於其初起而急治之濡未全掣決河尙未衝成經流不奪設法廣集夫料相機收束早爭一日之功抵異時十倍之力酸棗雖失於事前事後補救塞不待時迅致底績人力之克齊也抑其時承

平日久河槽淘刷寬深決水雖去正河猶有餘溜
暴流不得展其勢故得一舉成功與

漢武帝建元元年河水溢於平原

按自殷葉塞後安流二十餘年至是復溢於平原
史書河溢而不言塞者溢而未決也是時歲大饑
人相食顏師古謂河溢之處指青田苗也水溢害
稼災與決同而不復塞者大河常承平日久水由
地中行過非常異溢出槽漫漶及水落而仍歸於
槽隨時修治以主塞之自定故河平久而水急洶
河道紀開卷之三
三

沙以水治水也已決復塞而東水攻沙以人治水
也以人治者不如以水治之安而可久至決久不
塞水不得復歸於槽數十年安流之河一旦廢壞
爲可惜也
武帝元光三年春河徙頓邱東南流歷時觀至東武
陽壽深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其夏自長壽津溢
而東決孤子注鉅野通於淮泗汎郡十六使汲黯鄭
當時與人徒塞之發卒十萬救決河視塞輒復壞費
不可億計泛溢二十四年

按此大河南徙黃水入淮之始河之一大變也河
初徙徙頓邱改流復溢而東南注鉅野通淮泗是

時河已南去北流流微深亦湖頓邱決口挂淤壅
土填實不以塞決計故史常載氾子塞決始末而
不及頓邱之塞徙河入千乘自北漸轉而東併徙
周秦已來之道變起於引河入渠氾子通河而決
亦猶酸棗之決以濮水也氾子河出東郡濮陽歷
爲濮水氾卽濮也武帝時通流如故不復戒酸棗
覆轍以至失機其始因勢導流爲苟且計繼乃竭

河渠紀開卷之三

四

數十萬人之力暴露原野不能與水爭衡倉卒難
以應變輒譖爲天事未易以人力制悖亦甚矣是
特丞相田蚡已食鄒鄒居河北利河南徙陰沮止
之望氣用數者亦以爲言以武帝之明而不能獨
也於是久不復塞而時方北擊匈奴取河南地封
狼居胥可農經用告竭又穿渠引渭通漕救田肥
關中地引汾溉皮氏汾陰引河溉汾陰蒲坂穿洛
溉重泉引洛水至高顏通褒斜道越底柱引山東
漕入河下涓轉漢中之殺致褒斜村木竹箭之饒

功利中於人心而不知黃水之爲患鄭當時塞河無功而穿渠番係莊熊張湯之徒並承意阿諛是以不復事河非獨田蚡一言達得阻止望氣用數者亦陰有使之蔽其明者矣及至底柱敗清河東渠拔井渠無餽褒斜之道水湍石不可漕煩費無效而河壞二十餘年比歲不登民皆流亡梁楚之間多故於是始怵然恐懼親臨決河悼功不成作瓠歌至燒薪條薪不屬頽林竹槎石菑極於無可奈何乃詔知於封禪悔亦晚矣太史公曰甚哉水

河渠紀聞 卷之三

五

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宜房悲瓠子之詩讀其詩想見其時事信可悲也急功市利之心重而忘其害有大於此者矣治之不效而畏惜之坐受其害而忘其後有大不利者矣意所偏注習有時昏瓠子不塞之謂也橫涼二十餘載地不得寧人無所得食北濱流日微潞川水潤南清河迤北溝渠海刷寬深駁駁有南遷之勢竟豫梁楚間蕭然燼矣程子言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無河患五運常道固然然酸棗一決卽塞安瀾三十餘年之久瓠

子程年不閉橫流二十餘歲之多此人事之乖違非天行之序愆也班固謂文潁棗野武作瓠歌易歲則治之棗野固難與瓠歌比類共道矣自三代以來中國河患未有甚於此時者

漢武帝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

按瓠子之役鄭當時董其事與人徒塞之已塞復決費瑗不可億計司農告置於是更進穿渠之策引渭便漕上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水穿渠起長

河渠紀聞 卷之三

六

安甯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渠下民田萬餘頃亦資灌溉便漕省卒益肥關中地得數倍多於是發卒數萬人治之三歲而通稍得便蓋是時海內虛耗歲漕六百萬石不給於用河東守番系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而煩費宜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漕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盡河壘棄地民菱牧其中今溉田之度可得數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

上以爲然發鄆縣丁卒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子越人以越人習於水田也山鄉沙土疏澗不能蓄水成田汾流出山之水洞澗陡急所在衝刷東坳西浸移變不常善治不能爲功食貨志先是河決灌渠楚地穉河之邵陸塞河極境決費不可數計番系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溉田而不知其不得用也竇當辟爲漕漕同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華陰北至朔方作者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以鉅萬

河渠紀聞卷之三

計亦猶是矣迨後昭帝治事減舊薄賦免漕三百萬石天下宴然互虛多寡所由來不在彼而在此也

漢武帝元鼎六年內史兒寬奏穿六輔渠平繇行水以盡地利

按史記河渠書宣房後言水利者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之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關中穿六輔渠猶是也川氣之導澤水之鍾疏導以通川澤之水入於畎遂澮

洩氣不沉滯而民用饒所爲盡力也自秦開鄭國渠注填闕之水溉焉貞之田闕中爲沃野後有作者猶用此法內史兒寬請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渠在鄭國上流南岸開六渠以輔灌漑今雲陽三原兩縣界中之渠渠人名曰六渠亦曰輔渠如河渠書所云關內輔渠靈輶是也武帝大興水利以左右內史川原甚廣細民未知其利兒寬仰承風旨爲通溝瀆著陂澤以備旱乾帝謂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也定用

河渠紀聞卷之三

水之次立法令以廣溉田蓋使地無遺利人無遺力因以爲利如此然其時瓠子猶未塞也六輔渠一隅之利也瓠子決河南北五郡十郡之害也治小而遺大智近而忘遠好大喜功而不恤民艱瓠子之歌曰不封禪兮安知外豈真不知哉

武帝元封二年封禪還自臨決河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下淇同之竹以爲槌沈嵩陽之石以爲基沈白馬玉璧齋心罪已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冀決河悼功不成作瓠子之歌於是卒

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瓠子塞後漢水始不通

河

按史記河渠書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不登梁楚地尤甚東郡燒草柴薪少不得不下竹沈石與水一決也大河遙決經時高岸深谷顛倒異變水跡難以分明愈久而愈不可束異時全黃南徙開發於此以武帝之雄畧使專事河防不難復故乃因循廢時坐使沃野化為鯨波至比歲不登民飢爲患始起而塞之而二十年中河之顛倒

河渠紀聞

卷之三

九

橫決溢四山曹漢以南竟成大壑遂至奪泗而南矣嘗考大任迤北地勢廣行大陸適下又鎮水之區乘建瓠之勢注沮洳之鄉就下行疾焉能以涓涓涓流引瀕南趨至歷時既久新衝海刷深闊潦水大至河之經流隨之其勢然也再河由此而壞壞至不可卒復漢武實胎其禍不能爲之辭矣瓠子之歌云吾山平分鉅野溢蓄桑浮兮淮泗滿涓天水勢不減堯時西京雜記云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白決中逆上入河涓涓沫波凡數十里

豈亦有數存其間耶

史記河渠書武帝塞瓠子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按宣房功成導河行二渠正流全歸北濱餘波仍入漯川此復歸當時未決以前故道實非復禹跡也禹河由宿胥北行由內黃安陽之間武帝所導之河東行漯川卽定王時徙河至成平以下始入禹河其時以北濱爲禹河而不知非西山故道也胡船明禹貢錐指謂武帝雄才大畧足以有爲若移其征伐四夷神仙土木之費以復禹河故道當

河渠紀聞

卷之三

十

亦無難而竟不及此疎於討論執北濱爲禹河使禹跡不復爲可惜所言近理抑由當時事勢之未易卽復也河決於元光三年初徙頓上復決漢陽去元封二年塞決時已越二十餘歲始以田蚡言久不事塞河初改流奪漯入千乘復溢而東決於濮陽注鉅野通淮泗南北分流至二十餘年南下之河日洶日深北入之水漸分漸微宿胥西山之故大河淤厚路修無論疎浚費鉅而二十餘年新衝之河掣浦難返埽渠不能立況自定王五年至

此已閱五百餘歲故大河至成平千有餘里帝方
發黃金不就因用虛耗而欲狎舉歷久未舉之工
誠知其難也北流流行數百餘年新淤易浚引決
河歸入故瀆餘流由澤川東行此因利乘便補償
救弊之不得不出於此者言之非艱行之惟艱未
可憚讓古人也是時河決日久梁楚之地數引穰
河之郡隄塞河輒決費不可勝計至是正流歸北
瀆餘波入澤川頓丘不勞而塞梁楚復寧然自千
季之道皆河於是向東之勢矣

河渠紀聞 卷之三

十一

太始二年秋穿白渠

按宣房既塞希進用事之人爭言水利白渠者趙
中大夫白公奏穿之渠也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
漆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數千頃民以為饒而
此言穿渭渠矣用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漕
山東粟徑易既渠下民田萬餘頃利同白渠然利
在田而河則病矣雖指云穿渠引水非古也自溝
漁之制廢灌溉之事興渠分大河之水行遙貯於
河身日高水暴至不能容漢人知此者鮮是時運

河經渠水淘刷日久河底低深水不能入渠白公
於上流較高之處別開渠口自上而下接引灌注
功成人樂其利而為之歌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
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舌或雲決渠為兩澗水一
石其泥數斗且澆且糞長我不委衣食京師億萬
之口白渠之歌起後有作者皆遵用其法惟有移
高渠口以濟一時者矣

漢宣帝地節元年奏奪廣陵王射陂封田于貧民

按郡國書云射陂即射陽湖田可耕麥草可糶奪

河渠紀聞 卷之三

十二

山陽之利以子貧民射陂之水利固大也射陂一
名博支河長三百里與鹽城實應分界淮安東西
諸水皆匯於湖中復灌輸於淮以入海而湖沙溢
入淺澗過牛蒡華入湖即沙淤之田也凡山陽之
水西流者由阜陵湖入淮湖水盛則由青湖高良
二湖循三汊河入洪澤白馬諸湖中間管家湖運
河由菊花溝十字亭溝及故城等河入射陽湖射
陽湖自南而北折而東又折而西屈曲回旋凡瀆
河馬邏港太倉浦等四十水四面奔趨皆會於射

陽湖由故晉口至喻口廟灣口入於海者常也水極大亦由石礎以出口者不常也鹽城之東其水由海浦伍佑新興東入於海不與內水通西南之水若小海大縱馬鞍魚鱉得勝諸湖官鹽蘆溝界汶諸河及東西塘河新舊運河與新揚侍其水西入射陽湖至縣東北石礎口入於海石礎口北距廟灣口廟灣口地高石礎諸水不能至石礎口地高射陽湖水小亦不能至其間阿門塘橋新河廟洋麻港諸渠開通亦可暢其流石礎界河者鹽

城與化分界之河也與化之水其半由鹽城界約於石礎其半由高郵入鹽城若高鹽之水道不通則與化漫射陽之利害在寶應者與山陽同射陽在射水之陽肢即磬也山陽肢射陽則可灌可漚射陽在上流不可改堰壞肢亦無益惟肢於山陽有大利而無害然射陽所以疏淮安東南之水者通塞關係甚鉅湖沙日至黃水敷漫葑田益廣水道日塞今淮安通射陽之大港惟溇湖二河溇河距城五十里洞河上通駝河下迄於海魚鹽之利

柴米出入胥由於此廟灣石礎諸口今向通流惟自劉均溝以上百有餘里至菊花溝半就淤淺通菊花溝諸水以利民生為今日之急務菊花溝明海運出洋大港即今之湖河也

漢書溝洫志宣房塞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因其自然不復隄塞屯氏河與大河並行大河在東屯氏河在西屯氏河又自信成縣分支為張甲河東北流至蓇縣入漳大河又自靈縣分支為鳴犢河東北流至蓇縣入屯氏河四河並行凡七十二年

按屯氏河分流北出今館陶西之衛河即古屯氏河故道也孝武塞狐子引河入北潰分行漯川因頓邱之衝隨流轉徙大河南北分流日久下源與於反壤新開之河冲刷不能深廣水無所容未幾果決館陶自沙邱堰南泄為屯氏河館陶東北濱河諸郡時有漫溢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漸有乾下之勢矣屯氏行七十餘年地勢居高分殺水勢道里便宜清河以下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去

建飯直趨又得大河並行鳴嶺漚流故久而不書
惟屯氏河北有三曲河一曲則一衝衝則成險下
流之水反軒後而停滯宜帝地節中郭昌於曲處
穿渠徑直東郡不令北曲當時咸以爲利越數歲
河更從第二曲間南合曲勢斜直貝邱水復不利
時復議穿渠東行不果治河逢海取直使其流行
迅疾刷沙有力沙不中停河底日深始能行之久
遠若修治不豫全河之力聚於曲灣曲久生變滿
淤乘之爲難塞而必潰屯氏河所以不能有終也

河渠紀聞卷之三

五

漢元帝建昭中南陽太守召信臣創建鉅盧陂於穰
南築堰開六門又開渠於唐州歲增良田數萬頃
按南陽唐鄧之間漢置陂堰東西散布惟鉅盧陂
召堰爲最大渠堰障水溉田引用消河之水其源
自當縣雙鷄嶺東南流經南陽新野會梅溪澗灌
澗水留山黃渠渠鴨澗澗才等河與澗水合南至
襄陽入漢江其水有四堰曰上石谷馬陵澗澗
沙堰引溉民田又蔡昆水三堰上堰在葉縣西南
中堰在縣東下堰在縣東北其在唐縣者曰召堰

鉅盧陂曰玉池澤皆障水泉廣漚溉得水田三萬
頃又開六門陂於鄧斷澗水立堰西石碣引澗穰
與新野涅陽五千餘頃歲增良田四萬餘頃以利
農民史稱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
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
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澗起水門提閘凡數
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
蓄積有餘又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
防分爭居民利之名其渠堰皆曰召越六十餘歲

河渠紀聞卷之三

六

杜詩送南陽太守建武七年詩至官仿召臣遺跡
修復其業治陂池廣拓田土分疆刊石使有定分
激用澗消諸水以浸原田召渠乘高馮水類關中
鄭渠撥用夫役深滂東西中三渠增廣良田廣種
稻禾民深得其利時以詩方召信臣爲之語曰前
有召父後有杜母亦可謂人人之深矣周官稻人
掌稼下地首言治水蓄澗舍澗之法皆用溝澗三
代時溝澗皆水利也漢賈讓謂多穿溝澗以益民
田唐宋以後代修召杜之業爲利甚溥熙寧中陳

世參請於唐州石橋南北岸累石爲虹橋駕淮水入東西召渠灌注九子等十五陂使二百里間水利均溼然其後日漸堙沒原溉田數萬頃者或溉不及萬畝及數千或在近地濬引河淤水涸灌田千百畝而已築堰疏渠引灌民田之大局至今日已爲迂論其故何哉地有遺利民無餘力沙石衝蕩日久遺跡止存一二費鉅利微有積重難返之勢人各治已棄此疆彼界隔礙難行惟有隨時隨地設法調劑因民所利與民宜之則實惠在民矣

河渠紀聞 卷之三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蓋縣之鳴嶺口而屯氏河絕決河東北出爲屯氏別河至平原南分爲二北出陽信故城東注於海南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謂爲馬河至陽信故城東北入海
按清河郡靈縣鳴嶺口即今高唐州地決河東出之道也河自沙邱輟汜爲屯氏不復決而南橫流向東上流數決南來之路已塞北上之流復不暢不得不支分東出迨屯氏河絕鳴嶺口復決而東一川受數河之水歲增隄防終不能洩屯氏絕流

未久易後所居地得高勢自高趨下水道峻利當浮沙新淤之時浸歷久深通之河功不勞而惠可弭計不出此而坐視就渾之支渠納百川匯流之大水難矣崔楷言兩川分流東北數郡尙得支存及下通鳴嶺水大渠狹衆流壅塞爲患於是黃水祇行於館陶東出高唐平原濟北棗嶺一道三十年內滿流迴注浩浩洋洋泛溢不止而時不爲思患預防之道方宴然計及度支踵軻子之故轍其謂之何大名志府治東有屯氏故河卽建始中所

河渠紀聞 卷之三

決之河亦名屯氏別河皆分出於館陶而在元帝時經魏郡清河入渤海者屯氏河也成帝時泛充祿入平原千乘者屯氏別河也
漢成帝建始四年大雨十餘日河復決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充祿入平原千乘灌郡四縣三十二命大司農調均錢穀存給所灌之郡發河南以東清船五百艘徙民避水
按治河必究其源圖治於廢壞之餘尤當權其輕重緩急扼要施治然後可以達事之變通事之窮

河渠紀聞 卷之三

九

許商能治尚書而不能治河以古例今不達於事也初清河郡尉馮遵言郡承河下流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濶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寒凍鳴犢日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堤防終不能洩霖雨旬日必盈溢發鳴犢口所在處下雖合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經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

常常時皆是其言潞河之民寒心於北決五郡南決十郡之病咸引領望治而時以博士許商善算能度功用道行視覆稱屯氏河盈溢所為方用度不足可勿浚遂止不治至是河果決於館陶壞東郡金隄泛溢南北此不究其原崇虛語而疎於防患也方館陶初決時水及東郡金隄未沒三尺百姓惶懼奔走郡守王尊慮居隄上當水衝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惟其誠也許商無實心任事之誠引經飾辭坐失事機而不恤良可

河渠紀聞 卷之三

十

傷已是時漳水之東大河之西三百里間枝津交錯莽如亂絲自魏州北建信郡清河皆在徒河東畔河流東侵兗城出齊界聊城之西趙武靈王謂吾國東有河與齊共之賈讓謂齊與趙魏以河為界者皆縱橫錯出於亂流中原有定向鳴犢新街之渠勢不能久安長青津以北故道既空水無所出譬諸投吳未可歸蜀無路河事欲壞至此禹迹蕩然即欲尋西山之路循北出之瀆亦有積重難返之勢殆百京之末運使然與

成帝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河決三十六日隄成吹元河平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敗壞半建始時

按治河患在於審勢先推患所由致之故而重圖之患在上而所以治患者在下則勢在下也當疏其流以順其性延世職河隄就決治決以竹絡長四丈大九圍盛小石聯舟夾載而下之逾月功成而未悉全河之大勢屯氏之絕上瀆下淤塞其歸海之路而水止不行也鳴犢口一支流耳其不能

河渠紀聞 卷之三

三

受全河之水理勢所必然為河計者宜先後下流以通去路然後從而舉之始可以計久長延世罔識大體塞決而不知決之所由來通水而不審水之於何去就隄治阻遏決治決懼費之不勝水而負之以石知水之能激石而開之以絡館陶數決之地其下必瀉流為潭其上必反壞成陸非可以隄壩挽之使回更非可僥倖於水湖程功而忘汎時之千里一壑也不計及此而株守斷岸日駢亂流俟潦盡時苟且成事天子嘉其能謂長於計策

功費約省用力日寡初不知其不能踵而覆敗隨之也及河復決平原議者皆以河經數決水勢各異宜博議利害專任一人非法而時狙於功利任用不改延世再往築治塞決如故費更不費後河溢不止受害半建始時賈讓言治土防其川猶止兒啼塞其口啼止而壑可立待其言難於陂澤障川之理未足然以語延世不能順水之性而獨崇防無異止啼塞口不斃者幾何矣

鴻嘉四年河溢渤海清河信都灤縣三十一敗官民

河渠紀聞 卷之三

三

鹽舍四萬餘所水患數倍於前決平原時議閉隄引入篤馬河不果遂止不塞河自元光以來迄承平之世東都橫流不息為患八十餘年

按天下有同事而異用者緩則論其常急則論其變拯溺天下之至急者也溺至東郡平原清河等郡之數決急之尤者也知其急而治之患崇虛語無實行崇虛無實之弊有二闕慮本不深遠而好為高論襲古人已往陳跡遺當前至計其失則欺或有亟慮施行之事明知當然眾其屬之而遷延坐廢其失則慢慢而濟之以欺河所以卒不能平也渤海信都之溢丞相御史白遺許商行視孫禁議決平原金隄開通大河令人篤馬河行五百里卽至海地近溝深水道峻利潤出美田積所開傷民戶田廬省吏卒治隄救水茂三萬人困利乘便權濟一時而商援引九河故說謂徒駭胡蘇高津在成平東光遠北篤馬出九河南失禹跡且謂地勢平夷早則淤絕水則敗沒以飾其辭非真欲索九河故跡而穿之惟思殺其疏築徐觀水勢於所

急者親之此以欺而濟其授也於是公卿皆承前
意旨陳事谷永言橫溢天災姑修政以應之李尋
解光亦言陰氣方盛水不潤下天道有困侯稍成
川順天心國之遂止不塞遺患八十餘年至永平
十三年而後已厥後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微能
治河者而言人人殊闕並言河決率於平原東郡
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
水盛則放溢水少任其蕩漾宜空其地勿爲官亭
民舍此知蓄而不知洩也韓攸言應尋九河故迹

河渠紀聞卷之三

五

下也
後和二年鉅鹿太守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爲騎
都尉領河隄奏請博求能浚川疏河者
按漢武置左右使都領都水官屬河防之重寄也
平當領河隄洪流四出力不能任其事疏言九河
故道今皆實滅河從汲郡以東迄北多溢洪水迹
難以分明考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浚川無隄防壅
塞之文請令舉吏民能者治其事其意專主於疏
謂隄防爲非計所言近是而未明其用實議三策

河渠紀聞卷之三

五

面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此沿襲舊
聞而無真識王橫言禹行河從西山下東北去今
所行非禹所穿宜復禹迹使緣西山足乘高地東
北入海通無水災意美而艱於行當時言治河者
以百數皆侈陳闊論往復辨證卒未有能起而行
者蓋猶循戰國餘習祇求謀勝人取快一時而
不爲國家計久長雖指以許商稱明經術而其方
畧乃在節費援九河之迹以止其事守當不達變
通經者不如是此大河所以漸推漸東而徒流日

世皆偉其論而不用其法河自漢武舍西山故道
決頓邱暴衝行於平地數敗之場雖自滄州交河
而北猶合漳清二瀆存四百里之禹迹而由長壽
津北趨絕濕而行生地東平迤西本皆汗澤河至
此停頓迴旋東光南皮以下之慢流沉沙過於前
是以溢入平原也溢不已而至再卽徑由安德道
折而東歸于海則自平原以下皆其淤漫之所矣
河既由平原東去則自平原以北皆空虛無用之
地矣關並言空其地以讓之水者已不啻空之矣

新時長壽分津之故瀆已空清河匯流之下行不疾河欲北出而不能欲南來而不得滌潤於平原千乘而衝入海之路斯天之所以開平治使王景引河而東也如平當言不事隄防則王景築隄自榮陽至千乘千里之遙宜皆埋水河何以不侵汴而安流也十里束水之門隄以東之非防何以豹水此所謂不明其用也禹貢青州不言河今大河已入青州之域橫截濟南北境而歸海則所云徒民居穿水門尋九河故道皆迂曲難行此所以終

河渠紀聞卷之三

差

日言河百無一得而決溢不已河志云刑政修而河伯效順者上也簡賢任能而用得其當者次也宋子嘉平當之奏大書以美之宋則寶之詔禹導河至海隨山浚川未開力制滌流廣營高岸箕子答武王之訪言鯀埋洪水此皆言其常理非謂河之必可以澆而決之也當洪流方長之時隨澆而隨塞矣經流不到之地前決而後淤矣徐節孝言決長河浩然之勢積斗筲之土以爲捍禦無異捍土而塞尾閘以杯水救車薪之火此亦就地勢迫

隘爲言非謂河可無防東水攻沙其理不易漢之未運刑政不修水官不得其人故至水不潤下岷山崩壅江水竭沱塵於漢興初起之地固難與言河矣

袁帝建平元年求能浚川葺河者待詔賈讓奏上治河上中下三策

按是時東郡患水讓應詔進三策大略以徙冀州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爲上策多穿清渠於冀州地使民得溉田分殺水怒爲

河渠紀聞卷之三

美

中策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爲下策邱文莊謂古今治河無出此策者非閱歷之言也劉文莊潘宮保斬文襄論之詳矣三公皆治河能臣身親其事心能知口能言備舉諸說而折衷之文莊之言曰讓上策放河使北入海妨遠不可行中策謂據堅地作石隄開水門備旱潦中州大名之境無復堅地河流與水門不相值或并水門衝決淤漫所概之地再歲而高西方地高水安可往隄防束水勢不能廢尋丈之水非此卽泛溢無歸引朱

任伯雨寬立隄防約網水勢之說以爲得要所言
皆切實近理潘官保之言曰禹貢九澤既敗敗即
隄也隄以防溢正所以導之使循軌入海也如讓
止兒啼塞口之說河以海爲口障勞決而使歸海
正所以宣其口也若兒口旁漬食飲不下聲氣旁
洩何有於口讓上策言徙冀州之民常水衝者民
可徙也讓運固儲數百萬石將安適乎中策據堅
地作石門水旱開閉不可行與文莊所論畧同而
亦引任伯雨寬立隄防爲言符官保築遙隄之意

河渠紀聞 卷之三

七

靳文襄之言曰讓三策中有宜古而未必宜今宜
北而未必宜南者前世土滿人稀民易徙後世當
水衝者往往逼都大邑無地可徙滑滑西薄大山
地堅多石故能據堅地作石隄今自開歸至海口
多浮沙礫土安得三百里堅石黃河萬里之源豈
因冀州一旱仰淺河南土最鬆安能通渠引澗至
築隄防河古今通用潘官保終身所守惟築隄東
水束水刷沙二語若讓以爲下策則前不當言據
堅地作石隄矣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則其築

河渠紀聞 卷之三

天

隄束水與潘官保無異讓之言亦有不能行於讓
之時者況行之於千百年以後之河道無是理也
至以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所見
與文莊官保畧同惟文襄謂讓三策專爲西漢之
世察陽東郡白馬間敎受河患而言未嘗全爲治
河立議斯爲創論特識平心論事之言謹言冀州
之民當衝卽滑滑之民沿隄築室非統言冀州全
境之民也繕完故隄增卑培薄爲下策者卽滑滑
曲防退水百里之間再西三東之隄非專謂隄防
爲下策也河一折卽一衝百里之間河凡五衝患
安得不烈讓欲徙當衝之民廢曲防之隄別爲徑
直之石隄三百里束河以入海束必用隄隄必
以石而至三百里之遙則其倚隄以治亦至矣故
徙民於西漢之時在滑滑當衝之地爲上策徙民
於千里之冀州是爲無策增隄於三東再西察陽
百里之內爲下策增隄於束水導河之地爲要策
論古人必論其世考其時詳其地得失自見毋泥
所言辭而剛之斯言誠足以發待詔未發之蘊得

其心所獨注之處非文襄不能見及此也至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三公皆指爲機要潘新二公尤以遂隄爲得策及今試之亦有不得其用而未能如法者徐州以下至清江皆限於地隄防不能展寬其有遙隄之處往往不得其用灌入卽開以內塘過寬易吸大溜隄不能禦卽寬其隄防而溜勢坐瀉必及於隄不能東歸中流若舍臨黃大隄而冀倖於遠莫能致之遙隄鮮不誤事然其法自不可廢重門大障自古重之矣

河渠紀聞 卷之三

元

賈讓中策云從洪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股引冀州諸渠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爲富國安民之道

按黃文叔言漢水通河而酸棗決瓠子通河而瓠子決其始起於一線而後至不可制所言實有指揀非虛語也穿渠引黃知腴田而不恤大體自古爲患矣大河乘高勢奔湧而來力大勢猛頃刻異變不容間隙蟻孔之漏漸刷寬深引灌入內其害不測讓以開水門資蓄洩爲中策而獨不可行於

黃河沿河土疏易潰水門鞏固卽壘石爲門而上流之勢既洩則下流之行必緩水緩沙停日久淤高河墮不下橫溢四山卽以潘新二公於黃河大隄築屈壩涵洞如桃源北岸之徐昇三義等壩南岸之涵洞當時亦出於萬不得已保固全河於激急之際今皆承封不啓懼其難守知非常法也黃河上流寧夏有漢唐二渠引黃灌漑設閘啓閉以資節蓄然皆鑿山爲閘天然鎖鑰水不能冲非如東郡之平沙無制也況水能託地地亦受淤日久

河渠紀聞 卷之三

字

淤高水又安歸加以西山地勢西高東下所云潦則開西方高門分流恐水難洩之高地也引水立水門以貯蓄洩利民用古法誠有之惟宜於清水亦必有治人而法始可行孫叔敖於壽春芍陂作五門後更開三十六門召信臣於瓠縣鉅鹿陂作六石門馬臻於山陽鏡湖築塘壩爲二門南北隄置陰溝利由人興也西門豹魏襄王引漳灌鄴田當時以爲利至今漳水挾沙而入沃腴變爲沙田無治人而法不可行況以濁河之石水六泥可輕

言引哉

漢書王莽傳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及平原濟南千乘而北潰達空距周定王五年六百七十二歲河之又一變也河初決時莽恐為元城塚墓害及決東去元城無水患遂不塞

按世言黃河五大徙東漢之河起自始建國三年為河之一大變而其實不始於莽也河自鳴犢決後屯氏四河俱絕支津交絡縱橫於清河魏博之間水泛溢入平原千乘濟南東向之勢已成河不

河渠紀聞

卷之三

三

復決而南東郡左右皆成巨壑建始鴻嘉之世再入平原千乘雖兩經築塞而水道猶存下流衝刷成渠形勢過太一遇漲發不得不仍出館陶循決河所行之道河隄使者王延世治決而不治東水歸海之河河隄都尉許商治尚書而不治為害數倍於前之決河反欲俟成川出土然後順天心圖之使為魚之民不得平土而居綏和中河南頽川水發傷人塚田廬道使循行舉籍獨租賦處業板贖而未聞有為民捍大災禦大患者魏郡之決泛

清河以東四郡因知河患之必出於此也遷延數

歲不復修築輾轉相尋於覆車前此水橫梁楚田紛利河決而南河北邑食之鄙無水而不塞莽亦利水東去不為元城塚墓害而不塞專利病困先後如出一轍微能治河者卒未考驗舉事徒托空言恐人耳目使數郡之地冰碎瓦裂流毒八十餘

年河勢至此亦罕有之厄運矣

漢書溝洫志王莽時長安人張戎習漑灌事言水性就下行疾則刮除成空而河深河水重濁恒言一石

河渠紀聞

卷之三

三

六斗泥今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漲田使河渠是貯水暴至則溢決數隄塞之高於平地猶築垣居水應順從水性無復引灌流行通利自無水患於按利民莫大於水因民之利溝洫是也因地之利水江湖之水是也湖水平緩可引黃水暴衝掩泥沙同下急則通流刷沙緩則行遲貯於鴻溝分水河為漏卮自周秦以來已受其患至漢時河已徙而東出矣不復禹迹而募鄭國之渠穿渠引灌盛於關西注填淤之水泄斥鹵之田關西之渠盛而河

則已分矣河一分於朱陽之鴻溝再分於鄭國之
諸渠其不運貯填淤者幾何矣淤填而河噎不下
決不止矣語云利不十不與河水淤田利一而害
十淤田所獲之利視決河所損孰多孰少河壅塞
地民萎牧其中引渠淤爲田田數殘河徒渠不利
田者不能償種久之荒廢利於何有而害及數世
言利之臣知不及此誠大體者能知之張戎之言
庶幾近是

河道紀聞 卷之三

垂

卷之三



河渠紀聞卷之四

後漢世祖建武十八年議復汝南鴻御大陂鴻御大陂濶千頃

按鴻御陂在汝寧府東十里淮北諸水溢為大陂
疏引陂水溉田民用富饒史稱成帝時關東數水
陂溢為害翟方進為相議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
隄防費而無水憂奏罷之後歲旱民失其利漢書
翟方進傳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成帝時
水溢為害方進與御史大夫孔光道掾行視以為

河渠紀聞卷之四

一

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費而無水患遂奏罷之及
翟氏滅鄆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
罷陂云王莽時常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陂陂
誰程子咸飯我豆食羹芋魁反手覆陂當復誰云
者兩黃鶴至鄆晨為汝南太守思復其功聞計楊
曉水厥召與議卒成其事漢書許楊傳鄆晨召楊
議復鴻陂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廢壞民失其
利多致飢困昔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今興立
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驗於此願以力効於

是以楊為都水掾使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
四百餘里數年乃立灌田數千頃汝土以殷魚稻
之饒流衍他郡陂亦曰鴻池又為洪池安帝永初
三年詔以鴻池陂假與貧民自是陂復廢蓋仍隄
省隄防費無水憂之前說棄而不治也朱秦觀論
其與廢得夫云鴻池陂非特灌漑之利菱芡蒲魚
之饒實一郡諸水處也陂既廢汝水無所蓄散漫
為害利去而害隨之誠哉是言然陂塘至數百里
之大利鉅而費亦重非有大力者不能舉非出不

河渠紀聞卷之四

二

費之費為之亦不能成易廢而難興者勢也防護
不周即至淹浸為患至議修復而功以浩大中沮
日久漸將澄淤之處墾為陂田執據為己業孰肯
舍現有之利而為不易成之功且渠為河水衝擊
日就而下陂地浮土所積日就而高河既不可引
之於田惟築隄蓄水爾望皆丈量有糧之地開退
水渠於上則水為漲壅普害於有糧之地開退水
渠於下則蓄水不多無補於大田之稼民見害而
不見利勢難持之久遠此鴻御陂之所以至今不

復也

後漢明帝紀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詔王景與將作謁者王昊築隄自滎陽至千乘海口越明年汴渠成

按東漢建都洛陽東方之漕全資汴渠故不曰河成而曰汴渠成重運道也汴渠起滎澤周時導滎為川與陶邱復出之漕相接會於荷澤分為二甬為荷水由魚臺入泗達淮平帝時行汴渠通漕東南其北為濟水東流出巨澤絕鉅野而北合濮會

河渠紀聞

卷之四

三

次入渠注瓊槐東北入海轉東北之漕自河決入千乘遽折而東枝渠泛濫於北經流橫出於汴濟之間右溢汴渠左亂濟濱平帝時汴渠決敗六十餘歲汴流東侵河水決入濟亦瓊亂王景治之施功自滎陽始者分河汴也築隄起滎陽直至千乘水不得南侵而汴始可治顯宗朝景與王昊修該儀用塢流法水不為害茲復用其法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潤注束之欲其節蓄之欲其通固而存之欲其激隄無潰漏之虞水有刷沙之力既以防

其不足亦恐河溢為患而汴治矣蓋其時汴行北濟故道河改八千乘與汴相隨中築長隄間隔截分兩界河資以求水攻沙汴得以安流保運景所急在運就其近便易制者為之不暇更許禹功然史稱景鑿山阜截濤澗防遏衝要疏決壅滯經營精造之艱難權衡於河汴分合之不相值而相濟經制一定南來之漕由淮泗入汴北出之漕由濟入河天庾不憂匱乏景之治功所以獨出冠時歷久而不廢也

河渠紀聞

卷之四

四

永平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河行漯水故道汴行北濟故道其別出者通於淮泗大河出東北行於濟滑清豐朝城莘縣東昌高唐平原武定濮州之界最為久長

按千乘去碣石六百餘里王景所治絕遠禹迹亦不更復新絕之故道初河汴決壞汴水東與河合奪汴侵濟歲久不治建武中典甯發卒營功言者以新故兵革須時更議充豫之人怨嗟望治至是修築期月功成帝幸滎陽巡行河渠詔濱河郡國

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沖濬廣溢莫測涯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豫兗之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與他役又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壘則右隄傷左右俱壘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旣築陸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

河渠紀聞

卷之四

五

舊述陶其之北漸就墳壤故萬嘉玉潔牲禮祀神東過洛澗懷禹之積令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渠下田賦無令豪右得因其利庶幾世宗瓚子之作遠圖底績景由是知名拜河隄陽者功隆一時而景奏功樹績不規仿前模惟因時勢所宜以次順治其智慮深遠也後之論者撫景遺跡遂有爲黃河入海宜近不宜遠之說者此泥其迹而未深究其理嘗考治河略河八千乘德棣之河又播爲八疏其去路水有所洩而力分合於禹功是以定陶遠

北復就墳墳景非較量近遠也河自徙入千乘魏郡決口下流水碎瓦裂屯氏鳴嶺張甲諸河渠津交繁若仍導入故道路遙工鉅不能東水歸壘且河已奪合二渠漕旣不通河亦不利大河徒流已久景於魏郡決口之南別開新河引濶通流直截溝澗防澇衝要漢瓚之水絕而不通屯氏三潰棄而不用築隄自榮陽至千乘海口以禦黃流侵濟使河自由濶歸海又用塢流法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潤注節蓄隨宜束水歸槽以利運東河攻沙

河渠紀聞

卷之四

六

以利河而又得宜洩漲水施工之機要握樞於此是以不從故瀆引河祇順決河立隄或因濶以通流或絕濶以乘便馴致救寧此河由千乘入海之大勢而景因勢利導之功能特出於三代以後也余聞言河至德棣支分爲八河北已絕之潰滂濶時盡歸沮洳同趨入海正河不得旁溢而力反有所分故自東漢訖唐千有餘年歷久不害亦理之可信者大河自長壽津東入濶川由開州觀城至朝城始與濶分濶北河南至故高唐以東河截濶

北行始入濟南境應劭所謂河南去泰山二百餘里望之如帶若在山趾是也又折而東出樂陵武定之南德平陵邑商河青城之北又東北行至利津入海古千乘地郭景純所言河水於濟漯之北別源注海者東漢以後河道去禹跡已遠汪武曹謂禹河自大伾北行時在彰德之東大名之西及周徙至漢而出大名之東東昌之西及至王景治河則出東昌之東濟南之西橫截濟南北境入於海而其河及千年乃廢事勢固有不同哉自景治

河渠紀聞 卷之四

後沿首及唐安流順軌下逮宋仁宗慶歷八年河決高胡景河始堙宋人汲汲回河亦欲尋東漢以來大河經流所行之道而復之然無景之識與力南莽從事卒歸無策矣

後漢書章帝紀章帝建初三年罷漚洳石曰河初承平中理漚洳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倉轉漚太原連年無成更人苦役輟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險沒溺不可勝算至是使鄧訓監領其事調考量隱括知功難立奏罷之

按此欲通汾水以灌太原也明帝治漚洳石曰河連羊腸倉轉太原之粟太原東出之水曰漚洳合平山之蒲吾渠西來之水曰汾接上艾洞溝澤發諸水鑿山通道鉅功難立轉運不易故遲久無成古今注永平十年作漚洳河蒲吾渠通漚船蒲吾水出石曰谷故亦曰石曰水經注嵐州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石磴繁委若羊腸漢志注綿芑水自上艾東至蒲吾人漚洳蒲吾縣有太白渠首受綿芑水東至下曲陽入斯汝明帝運漚太白

河渠紀聞 卷之四

渠入綿芑水自綿芑水轉入汾水達羊腸倉積粟備邊烏桓時出近地雲接沿邊屯戍糧運爲急開渠通漚以便轉輸而出隘口開道不特燒石剪水勞費無已引水與石相觸舟行亦不利以謂言罷其役更用墮犖邊地多驢省費億計全活徒士數千仁言利溥矣禹貢治於江淮河濟不壅也漢武帝引汾穿洛鑿三門底柱迄用無成卒歸陸運明帝忘前事而蔽於無用復踵故轍甚無謂也太白渠至晉以後遂廢渠在南行唐曰石曰日至平山舊

縣曰蒲吾曰冶河曰甘洶河流入井陘曰綿蔓源
出平定曰澤發隨地異名都慮一曰都慮即蒲吾
孔穎達曰韓信背水陣盡在綿蔓水上樂平有相
過水至平定與綿蔓分流西由平定壽陽徐溝清
源至太原縣之北格等鄉注於汾綿蔓水由平定
東流入太白渠匯於潞沱漢志注自綿蔓轉入汾
水通桐過也

漢章帝建初八年廬江太守王景修復芍陂

按王仲通以塢流法作浚儀渠成仍用其法治汴

河渠紀開卷之四

九

渠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潤注無復潰漏之患帝美
其功成拜河隄謁者踰年除廬江太守廬江地方
有餘民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芍陂稻田
徑百里開五門灌田萬頃伏謂龍泉之陂良時
萬頃謂芍陂也景驛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
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景以其法用之河汴而
效用之陂塘而亦效所謂大用大效小用小效者
此其明驗矣安豐界南北之交魏晉時有事於江
南必出此建安十四年曹操至譙引水軍自渦入

河渠紀開卷之四

十

淮出肥水軍合肥開芍陂屯田後鄧艾重修此陂
堰山谷之水旁爲小陂五十餘所因劉馥之舊而
廣之沿淮諸鎮並仰給於此隋開皇中趙軌爲濟
州長史治芍陂更開三十六門唐上元中亦於壽
春置芍陂屯田元至元中於此立萬戶府屯戶一
萬四千有奇故芍陂爲淮南田賦之本曹孟德開
芍陂而軍用饒裕齊梁以還皆於此屯田轉輸無
虞惟知法者能行法而得其用況景於河汴樹千
年不敝之功而於安豐一陂安有遺法而不爲民
利哉

漢安帝永初七年建八激隄於石門東
按八激隄壘石爲之積石入所皆如小山以捍衝
波接連挑護爲力更大旗蕩出河河洩而汴亦壞
平帝時河口決敗侵濟奪汴榮陽以下南岸山根
已盡地平土疏隨處可以決入王景治後河汴分
流河不能奪汴而仍留石門通津石門一渠當衝
之處沿隄回溜濇急衝崩堪虞設八激隄以多爲
之防石門之流順軌石門故碑云河隄謁者王誨

疏達河川述荒庶土大河衝塞侵蝕金隄以竹簾石葺葦土而爲退壞積無已功消億萬乃以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以爲障功業旣就衛役用息詔者司馬登嶺茂前緒稱述休功亦以伊洛大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同流北岸其勢懸渚濤怒濤急激疾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於是乃跋涉躬親經之營之立激岸側以捍鴻波川無滯越水土通流役未踰年功程有畢斯則司馬伯志王孟堅之所治也石門在河陰西二十里漢

河渠紀聞卷之四

上

蕩受河之處大河衝蕩齧隄始以竹籠石葺葦土過之而此不息乃築入激隄於石門東壘山孫河壘石爲障積石隄外以捍水逆相接受水不能攻隄而汴安流激隄如今之亂石壘隨水上下滾入泥中今徐城南岸卽用此法捍壘之良方也
漢安帝元初二年詔三輔河內河東上黨趙國太原各修理舊渠通利水道並修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
按安帝本紀元初二年春修西門豹所分引漳水

爲支渠以灌溉民田明年修太原舊溝渠溉灌官私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富穰之河內史起灌其後堽流十二蓄爲屯雲滌爲行而自昔稱之智伯遊晉水以灌晉陽因其遺跡蓄以爲沼分爲二派北濱卽智氏故渠乘高東北注晉陽城以溉灌東南出城入於汾水修而復之以利民田如買讓莽渠資灌溉雖非聖人法亦救敗術也然民常罹於救水半失作業至疏內地之渠使同法溉費重而難善其後官旣不能無累於民使民自爲之非一

河渠紀聞卷之四

上

人一家之事易起爭端力當苦於不繼如昔分引漳水下地變爲沃上近則惟慮漳水衝入腴田變爲沙積人事之不齊修守難而葺不爲用也晉陽一法之水沾溉無多太原迤北山多田少地稍低平處引汾濟潤舊有支渠常慮水不給用蓄晉石口之渠自潞沁入汾通清太原史人苦役連年無成而罷三輔河內疏鑿在前河東上黨趙國山嶺重復泉流潤溪之利微溉以來言事者競稱水利然其得效益寡承元中詔令隄防溝渠順助地理

通利壅塞此省西河之舊習崇虛語而無實事也
漢安帝元初三年春正月甲戌修理太原舊溝渠
灌公私田

按晉人謂晉中水利以晉祠爲最祠在縣西南十
里懸壘山南祀叔虞也水源出祠下水經注晉祠
南有難老善應二泉大旱不涸隆冬不凍祠下有
泉曰清瀝導流爲晉水緒爲晉澤卽壑潞澤也水
乘高而下分流南北二瀆北瀆東北注入晉陽城
周圍灌漑出城南注於汾南瀆經城南亦注於汾

河渠紀聞 卷之四

三

自漢迄唐宋以來分引晉水教民灌漑宋時太原
人史守一修晉祠水利溉田六百餘頃晉字晉祠
記泉溢泛爲溪北折而東瀾漫散布決渠穿漕漑
田時方四十里晉陽之民稻粱而食者皆享其利
水利之興卽周禮送人遺意也褚鐵謂代天施茲
地利因計民生之大者宜各定爲輕制核其田畝
公其夫役均其水程此其大綱也先民有言地者
諸生之根莖水者地之筋脈禹治水自冀始經畫
視諸州獨勞太原之地崇山峻阜水枯土燥旱所

河渠紀聞 卷之四

古

時有流火千里利水若渴飲焉勺水謝霖粉然待
命均程蘆弊地利始漕米嘉祐中公乘良粥浚其
源爲十分穴廟垣以出其七分循石粒而南行一
分半折而東入於郭村又一分築石橋下入於晉
祠村又支爲半分東南入於陸保河其正東入於
賢輪等鄉者特七分之二其三分循石粒而北通
聖母池轉驛廳左入於太原故城由故城入於郭
村凡水之所行二鄉五村民悉附水爲溝澆而引
之浸於陸陸間各有先後無不周者明時晉祠水
利禁例分爲四渠以十分計南渠一分有半灌田
南至索固頭而止中渠一分灌田東南至東莊營
而止陸堡河渠半分灌田至大寺村而止北七分
灌田過城北至董茹村而止分日用水二月均出
夫役疏濬渠道三月朔同時起程放澆水少不能
遍及起買水買水之弊遂有無水之田無地之水
今分爲二十二節明立水程統以水甲南北週而
復始惟有地則有水有水卽出夫無地無夫不得
用此均水之法歷經更正一以水程爲準弊盡息

而民川饑矣

漢桓帝永興元年秋七月河溢民饑冀州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刺史拯之

按是時河行於高唐平原武定之界由利津出海

大河經流不出冀州界內然自平原以北大河故

道猶存地形窪下皆沮洳之區至大永之年經流

雖歸千乘而溢出水故農于冀定諸州漳清諸

水澆漑潞而成澤川陸運澇濕無涯浸久填淤

九河道塞屢有變更故跡難明積水不能退下千

河渠紀聞卷之四

五

里一壅後之議者所以有穿壑滂洳分立院塢所

在墟邇之請也河自王景治後安流日久建初陽

嘉以來雖有興作亦止修治邈道而於河事無問

也至桓之永興臺之光和始有溢溢瀾漫之事而

所患非里為墟為患頗烈於時中官用事政令逆

碗陰氣太盛水失其潤下之性而逆行橫出雖曰

天行蒸亦有人事矣故朱穆不能拯冀州之災劉

陶謂天災不有痛於肌膚獨使下民離殃謂之何

哉

漢靈帝建寧四年壘石為門於敖牧西北以遏渠口

廣十餘丈水盛則通津水耗則較流河汴各安其流

按自是河與汴不相值河雖時有盈溢而榮陽以

東至千桑海口安流如故汴渠成後河不屢告災

經流不外洩而通漕利運石門為之限也胡三省

言自漢築滎陽石門而滄與河合流入海不入滎

澤其薄受河而滎澤淫濬與河合而河外洩修石

門以遏流絕水河汴之交石門中堯為樞紐視水

盛耗而蓄洩之以立限制亦如王景塢流法水弱

河渠紀聞卷之四

六

則蓄之以制沙而利運水盛則束之以制暴而防

盈狹口皆有節度故雖分殺黃濼而無滿溢之患

經流不洩也東漢及晉魏以來大河東行數百年

故道無改晉桓溫伐燕欲開石門通水還懼有奪

河之患不果於行劉裕伐秦乃遣水軍出石門自

汴入河又於北十里更鑿故渠通之而河入於淮

漸至不可制後崔季剛節王景之意請於冀定諸

州多置水口鈞連相注使水有所歸河治而汴自

治愈於壞法自用者矣

漢靈帝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

按是年夏大旱至秋雨霪不止金城河溢出二十

餘里時五原山崩鮮卑數出擾幽并雲氣盛西

水滲爲之應也金城爲西北古郡黃河在其城北

岸高凌東西兩川田畝水不能上下城西南水自

馬塞山經阿干河者傍城直瀉黃河東去壅渠於

阿干河引水灌溉金城河溢從此入也陳祥疏南

州水利記云金城密邇邊塞北逼黃河岸陵不能

上水經寧夏始渠引以佃以漁城西兩阿干河水

河渠紀聞卷之四

七

通於黃向於阿干壅渠引水十分之三自龍尾

山麓經流下灌東川田園一自西郭入注東西市

三面墜壑以閘城垣禦衝突城北黃河當一面天

壑自高崖經古峯寺下灌兩川田園始稱得清澗

然其水微弗能禦旱饑儉寧夏漢廷唐來等渠於

黃河上流引水用並木渠雨水入西郭者亦運茲

復循西郭故道疏渠達於川阿干水利復故然河

北土地肥美古所謂金城沃野千里者若如寧夏

引黃之利而祛其害隨堵蓄洩得宜無憂水溢矣

寧夏

漢靈帝是安中下邳陳登爲廣陵太守治山陽築高

棧潘邱雜記云高家堰不見於史惟見郡志因考

三國志注登曾任典農校尉還士田之宜盡鑿澗

之利蓋鑄於水利者又嘗爲廣陵太守治射陽距

高堰甚近築堰以障淮水堰勢宜然也其時黃淮

尚未合堰止安洪澤諸湖不闢有澆沃之患而千

餘年李紱言及高堰者及讀宋史李孟傳云修復

河渠紀聞卷之四

六

考唐書開元二十七年齊潘蒙揚州陳登時以登

清河則是登所疏揚州之設堰也顧寧人云登爲

廣陵太守治山陽築塘爲田民享其利號曰陳公

塘而史稱登有成名黎文武其所築登止揚州凡

淮揚之塘堰者其遺慮高堰當起於是時考之地

勢南高而東下壽陽在淮揚在東水直瀉向東

登爲塘以節蓄西來之水爲堰以收東南下之勢

相生相濟時運適宜非登無此精力也雖存其說

以備參考

漢獻帝建安中下邳陳登爲廣陵太守治山陽築高家堰

按游邱雜記云高家堰不見於史僅見郡志因考

三國志注登曾仕典農校尉運土用之宜盡鑿澁

之利蓋精於水利者又嘗爲廣陵太守治射陽距

高堰其近築堰以障淮水理勢宜然也其時黃淮

尙未合堰止受洪澤諸湖不聞有潰決之患而千

餘年來無言及高堰者及讀宋史李孟傳之修復

陳公塘有灌溉之利始知陳公塘卽今高堰也然

河渠紀聞卷之四

七

考唐書開元二十七年齊澆疏揚州陳登塘以益

漕河則是登所疏揚州之險壑也顧寧人云登爲

廣陵太守治山陽築塘爲田民享其利號曰陳公

塘而史稱登有成名兼文武其所築豈止揚州凡

淮揚之塘堰皆其道意高堰當起於是時考之地

勢西高而東下壽陽在西淮揚在東水直馮向東

登爲塘以蓄蓄西來之水爲堰以收東南下之勢

相生相濟轉運適宜非登無此精力也登築高堰

時淮濱一水獨出海口清流刷沙滔滔東去堰內

餘地寬廣水不及壯工用不繁故史不備載自黃

水南來而堰始爲淮揚巨障吳桂芳復政府書言

黃河自宋熙寧中入淮之勢成歷宋元明迄正德

以來幾五百年黃河自淮入海而不壅塞海口者

以黃河至河南卽會淮河同行循頰壽鳳泗至清

河清以潯濁泥滓得以不停故數百載無患然此

言清淮之洶沙通海而至入於湖歷時既久黃沙

不無填墊堤內餘地漸沉洪澤舊縣亦淪故加堰

砌石防守益嚴明初平江伯大登之淮揚恃以爲

河渠紀聞卷之四

六

安者二百年至隆慶萬厯間相繼並潰黃驛淮後

山鹽高寶與泰諸處漚爲巨浸濁流西溢浸及鳳

泗清江填淤海口亦壅淮黃相困俱病不得不講

導河入海藉淮刷沙之法黃淮關鍵皆係於此潘

季馴始築高堰起武家墩經大小湖歷阜陵湖周

橋隄塘以捍淮之東侵並築王簡張福二口使全

淮畢迺清口灑黃以入海而濬濶之功頗河漕並

治故世謂高堰之築始於陳登修治於陳直而復

於潘季馴信不誣也

漢獻帝建安三年曹操自將擊呂布則下邳久引泗
沂灌城月餘下之

按漢時泗水合沂交流經下邳入淮沂合蒙碑諸
山之水注駱馬湖山六塘河下海來流甚大伏秋
漲時洶湧異常禹王臺築塘堰水歸東自邳以下
皆賴之其分支出駱馬湖瀝流於邳之南北若啓
禹王臺之塘縱汴入沂塘泗汴入淮之路激使橫
流則汎溢於下邳實有不可支之勢布之所以成
擒也智伯決水灌晉陽趙襄子曰吾今而知水之

河渠紀聞卷之四

九

可以亡人國也江南古澤國本鍾水之區泗沂交
會南下漲時不異黃流故禹貢注於淮泗又曰淮
沂其又知沂泗之爲患而與淮並治故禹跡必經
於此操堰智伯之禍水使民其爲魚術甚誦而害
亦慘矣厥後下邳卒因河急數遷州治古城否不
復存唯餘故址形勢岌危卽不必引沂泗而黃運
止隔一堰暴至之水甚不易防亦爲今日最要最
險之工也

漢獻帝建安四年廣陵太守陳登築塘溉田萬頃

按陳登治山陽築塘爲田民以陳公名塘樂其利
也登爲塘自壽南東隨地高下立堰層層收蓄以

時宣洩成法其利塘築紆九十餘里因勢峻昂東
南面水西北倚山環汶三十有六畢匯於此淳澁
涵蓄爲利甚溥漢魏間已設陂障唐轉運江南粟
管修築置斗門石礎水淫則引之濟運宋開禧丙
寅金將入境唐舉決塘水被真之東北境莽爲巨
浸敵登焦山望之知不可越而退後漸占廢嘉靖
間請復險障然久爲軍民占萬餘畝石礎皆爲砢

河渠紀聞卷之四

十

礎砌礎之具凡諸建白悉罷議又小新上下雷塘
及句陳塘長史李襲譽所築合陳塘爲五亦經占
廢李春芳爲復塘議云高堰築矣諸塘不復猶之
無堰菴西來諸水由天長六合而下有諸塘以蓄
之旱則瀉入清渠以濟運潦則南注之江一經驟
壞西水徑迫三湖漲沒潰隄爲運道憂是隄堰塘
塘皆相成以爲運河之利成法具在行之在人願
寧人亦云議者謂陳塘不可復果爾則恭愛之名
不著於建安水櫃之制無聞於宋代前哲已試具

河渠紀聞卷之四

三

有成規西來諸水可引灌者甚多豈今昔迥殊抑
 事掣肘不易為耶前時揚守郭光復力復小新上
 下二塘建陂未幾奸民復盜決防種時其中細民
 難難與圖始然亦何上意所向倘成畫已定法令
 維新設塘長如舊制或令附塘田高亢者即予佃
 種防守安在不可復也江都志載濱塘父老皆云
 設塘有五利而落宮保以為可緩謂五塘皆由响
 水隔出江與諸湖了不干涉且諸塘水俱無源惟
 藉雨積局面窄小蓄水無多然此自己占廢後為

河渠紀聞卷之四

三

堰隔隔諸水利尤兼屯法古人平水為準陂鴻利
 用之道多在淮揚軍民日用咸資於水蓄洩之利
 豈不重哉晉之末年人依珠玉糞糶求一飽而不
 得元之末年求蛙蚌螺蛤以救飢而亦絕思如陳
 公塘之豐利遠不可追矣繼事若李襲譽之引雷
 陂築句城溉田有愛敬水門猶有嗣音登守廣陵
 濬塘築陂周迴九十餘里洩水散為三十六汊灌
 田萬餘頃為利甚溥唐食貨志初揚州疏太子港
 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並清河輒復壅塞貞元中
 淮南節度使杜佑乃自江都西濬渠蜀岡之石疏
 勾城塘愛敬陂引水通大舟夾隄高卑亦得灌溉
 淳熙八年錢沖之言真州陳公塘周圍百里東西
 北三面倚山為岸其南帶東前人壘築成隄以受
 政閉旱潦得藉以灌溉通濟漕舟仍修築塘岸建
 置牛門石隄各一所為久遠計蓋踵陳公遺意力
 圖修復不使豪民占據為田無復蓄洩之利皆民
 生日用切要之務所必當講求者何承天言江淮
 之間不居者各數百里不知自古迄今經國理民

之大計皆出於此魏攻吳不克還至精湖卽山陽湖也水稍退留船付將濟濟整地爲四五道蹠船令聚豫作上豚以革裹土築城週斷湖水引船運入於淮堰湖以通運舟亦猶登之築塘以蓄水通運也三國兵爭空湖地弗居曹孫之裔才均力敵江淮之間屯戍相望吳經營揚州之田魏擾而取之鄧艾築白水屯田儲粟登治農田水利於兵荒早飢之時以裕民食又築高堰以禦忠軍國之計也晉及六朝大農匱乏祖遜謝元國取中原俱屯

河渠紀聞

卷之四

五

守淮陰以備儲情謝安收揚州典召伯埭以屯以漕隋平陳開山陽瀆李吉甫築平津堰以通運宋大中祥符間江淮制置發運司治真州葦積陳公塘灌注長河疏通漕運高堰障其後保運安民明時漕艘鹽菜軍屯民田咸有資於水利陸堰塘壩唐洞潭而之置悉委之平江平江悉循陳登以來遺法疏築並用蓄洩以時數百萬漕糧茂運無虧顧寧人謂平江治法集古人之大成登爲先導矣漢獻帝建安九年春正月曹操大開汴河通江淮治

灘渠入汴濟運堰洪水入白溝以通漕汴灘合流入淮不與黃通流順軌東入於海

按是時曹操大興屯田所在積穀通渠利轉運開白溝爲坊城立石堰遏洪水東北行因宿胥故瀆經濟縣澶州頓邱湯陰過內黃武衛入清河爲白溝併引漳水入白溝會清通齊魯東北之運治灘渠入汴達江淮致陳蔡汝穎之粟軍國之使始於屯田成於轉運得汴渠之利尤在不通黃流濁水挾泥沙而入益汴之利少淤汴之害大曹孟德

河渠紀聞

卷之四

五

深知而遠避之避黃之害與汴之利旁通渠道以廣其用通海濟運經營四方而無齋糧之勞所以爲一世雄也時黃河尙仿王景之舊操惟治運而不治河然使河無旁洩許下亦獲安利卽所以治河也治河惟有束水一法爲保運之道大要在汴不通河卽王景河汴分流之道操通其意而引清避濁南北之漕運皆利矣

漢獻帝建安十年魏鑿渠自泲汴入派水名平魯渠又鑿渠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運道

按魏志烏桓侵擾幽州略漢民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患助尚謀復故地曹操將北征鑿渠自淳沱入泲水名其渠曰平魯又從泲河口鑿入潞河名其渠曰泉州蓋以疎通運道一引淳沱接泲水一從泲河歸潞河也泲水起雁門後人戍夫山鑿渠通淳沱至泉州與清河合東入海清河者泲河尾也白溝水趙廣宗爲清河濟渠出淳沱入泲出泲入清卽通入白溝也曹操因饒河故道決令北注迄於泲河之

河渠紀聞

卷之四

五

尾又鑿三河之河由潞入潞以通運糧儲充裕由是甄山垣谷經白檀歷平岡東指柳城糧不缺於供所向無不克得平魯泉州二渠之力爲多也唐時姜師度巡察河北兼支度營田使循循魏武故迹並海鑿平魯渠以通脩道由是罷海運力省功多明時開直沽東西新河脩蘆州東路亦仿此意順地之高下以役水潞爲安流軍精安枕而至水之爲利大矣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開芍陂屯田陂在壽州安

豐城南亦曰安豐塘

按是時操治水軍自泲入淮出肥水泲河古淇潞渠分流也自河南陳州歸德還江南鳳陽縣出肥水肥水還壽州入淮操軍合肥解合肥之圍屯田久駐三軍之食治芍陂溉稻田以餉士卒陂在壽州安豐城南周一百二十里以水運芍潞積而爲湖故名周定王時楚相孫叔敖作芍陂又謂之期思陂與楊泉陂大業陂並作其水西自六安荒穴山東自濠州橫石東南龍池山胥注於陂陂原設

河渠紀聞

卷之四

五

五門後更開三十六門水漲開門以疏之水消閉門以蓄之數百里支流分注溉田萬餘頃刺史楊瓚守揚州專以屯田爲戰守之備軍民咸有蓄積思化大行嘗治芍陂民沾其利至是操復開之操之自誌循潞入淮也明訓練備徵調廣積儲粟有故則操舟南下不煩轉運而兵食皆足川仲達務農積穀之策更廣其備防無俟從濱江都縣此操之所以稱雄於一時也

後漢書張純壽建安二十四年穿陂渠引潞水爲漕

按世傳陽渠周公所制也曹魏廣田膏腴以川其水少不足盡地利開河引水澆溉大積軍糧通漕運之道洛居天下之中引洛水入汴達江淮與後之修洛陽千金塢堰敷水擊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同一道也初曹操爲屯田廣開漕渠溉東南諸畝潁南淮北倉儲相望軍興泛舟而下兵食皆足攝制天下黃初以後迄晉當時能臣皆以通渠積穀爲備武之道於是豫州刺史賈逵遺郡汝造新陂斷山瀆長穀水造弋陽陂鑿買侯渠通運

津陽城門

後漢章武三年魏黃初四年也六月大雨伊洛溢至

蓋以南與吳接也尚書耶鄂艾著河濟論自陳項以東至壽春開河引灌又以陳蔡之間田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且田且守正始中引河入汴溉東南諸畝大佃於淮北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壽陽至京師農官屯兵連屬蒸芻割渠廣運於用武之地自洛而南雄視中原不獨漳釜鄭白之錢沽沃農田也

按晉書五行志魏文帝自邠遷洛終黃初不復還邠祖廟未有定位以爲簡廟廢祀致伊洛之溢晉泰始改元都洛河拓伊洛皆溢時三后廟號未加史引傳義亦以爲水不潤下之徵而義不止此水者陰氣臣象也魏之竊漢晉之亡魏下賊乎上政令逆施水失其潤下之性而百川溢溢水又兵象也民象也稱兵構難人民悉怨志稱陰氣盛故大水而皆應於所都之地川澤異變此其倫也豫志紀泰始水災沒民廬舍禾稼甚廣不載撫卹賑贖

晉書載泰始四年開倉康濟慮天之變不備及也後漢延熹四年魏正始元年也魏置淮南北屯田開廣漕渠積穀淮上通舟楫之利以饒軍國按是時開渠通運廣田蓄穀於揚豫之間猶屯田許下遺策也魏武承亂離後民棄農桑軍行乏糧餓則寇畧飽則棄餘用司馬仲達務農積穀之言置屯田因用豐贍至是更廣其用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并水東下屯卒淮南北什二分休積萬衆五年之食於淮上有事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

儲而無水害羊叔子之積穀江漢虞武都之鬪通水運俱用是道司馬仲達承魏武後並爲世議以智役水之大用先後同軌江淮通氣開隋場邢澗之先路後來清運皆出於此惟廣其法遂爲國計民生之要務也

魏黃初中造龍舟從潁至淮入廣陵江口

按邵岡書載郭相奎別記云世傳古運河從六合入天長出盱眙入淮可避揚子曰黃天蕩高郵邵伯諸湖之險除瓜儀曠之阻吳桂芳復政府書

河渠紀聞卷之四

无

云宋漕河自真揚導江北趨盱眙入淮訪其跡淮自盱眙天長遂六合縣瓜埠與江水合今其遺址尙有存者近時盱眙人語余云縣東南三十里義井鎮東有古大河每當黎明陰霧中隱見白浪瀾漫檣帆出沒之形土人謂之水晶管卽其迹也黃初時從潁至淮入廣陵江口卽由六合出江之瓜埠口也古運河由瓜埠進口其道通行始於魏廢帝時司馬宣王伐吳使鄧艾通天長隋唐魏景倩引淮水至天長通揚州皆出瓜埠踵黃初之跡明

河渠紀聞卷之四

辛

入洪澤而由六合入江蔣之奇謂洪湖風濤之險以百里是也魏時北神壑阻隔江淮射陽湖屈曲多風不若出天長六合出瓜埠抵淮揚爲安便矣唐元和十一年置淮頴水運使運揚子院來自淮陰派流至壽州入頴口又派流至頴州沈邱界卽從潁至淮之道也

魏青龍初司馬懿穿成國渠築障晉陝漢田數千頃以充軍實

按是時懿都督雍梁二州軍事與諸葛武侯相距

河渠紀聞

卷之四

五

漢中武侯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涇澗之間懿穿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濟澗易南之地三千餘頃渠在郿之東北九里受渭水溉田充餉魏軍資食有儲更欲廣田蓄穀於揚豫之間使鄧艾行陳頴以東至壽春艾以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陂塲歲決良田變生蒲葦壽春舊渠及山谷小陂皆當修繕益開河渠以增灌溉積軍儲通漕運爲乘吳計又以太祖爲屯田積穀許昌以制四方今應遵守道法正始初奏穿廣清渠引入汴修

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頴治諸陂於頴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淮南淮北皆相連接且田且守東皆言開揚充豫汙泥之土渠塲繁多雲雨作於春而多稼生於決泄不待天時豐年可獲司馬仲達用之以富強平吳平蜀俱以屯田制勝得鄂艾之力爲多也

三國魏揚州刺史劉馥開吳塘陂七門堰以溉稻田按潛山吳塘陂潛水所注也亦曰吳陂堰吳呂蒙鑿石通水灌田卽此陂也舒城七門堰源出七門

河渠紀聞

卷之四

五

山下三堰烏羊千功清瀆同資灌溉漢頡頏侯信所築也史稱馮守揚州數年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治吳塘七門諸塲因潛水漚而渠之爲陂以溉田土疏善崩渠壅水行弗利則怒而書其隄因勢利導無間修築七門源出西山峻嶺下勢若建瓴奔騰瀉瀆下有石洞如門者七頡頏侯分封是邑分爲三堰別爲九陂漕爲十塘而塘而溝而溝而沖引灌稻田三國時水泛溢不可治有洶湧激激而淪沒故址

者觀大加修築集流民合力治之水不爲患歲有蓄積蓋當時袁曹相持權任東南半壁專以屯田爲戰守之備故安集流亡結人心嚴封畀使官民咸有蓄積食者民之天水利食之源并及芍陂始陂亦治事焉揚州士民謂馮守揚州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是過陂塘之利至今爲用流澤長矣

三國吳赤烏八年鑿句容中道至雲陽通會市築赤山湖以灌田

按中道至雲陽西城卽六朝時運道吳所鑿也其

名爲陂田漢濱西南赤山湖卽吳所築以灌稻田者赤烏中權遣校尉陳顯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駱閘至陳高帝更修復之又築赤山湖引水爲湖立盤石爲城附之節湖源出縣西南三十里之嵒巖山卽赤山也漢名丹陽郡本此山極險峻其下臨湖縣南境諸山之水悉流入焉下通秦淮及上元之西境賴以灌溉莫美利也南北朝宋明帝使沈瑀加修唐麟德中令楊廷嘉因梁故隄修復大歷十

河渠紀聞 卷之四

五

三年王廙復加修周百二十里立斗門二以節旱潦溉田萬餘頃至宋湖壅尤嚴立石柱刻水則於其上歷久不廢周應合建康志云上元句容之丹陽臨泉福祚甘棠四鄉共貯水嵒巖淮田外有百埧堰埽水上接九源下通秦淮東至數埧西至兩壇南至赤岸北至青城春夏貯水沫七尺秋冬貯水深四尺尤禁侵耕以防九鄉災旱若遇令深廣又慮浸毀違曠早之年須稍更增取五八水則水不及處任壅耕壅蓋廢亭北有一盤石東西濶四

尺七寸南北濶三尺五寸石函中心去水面一尺六寸五分卽五尺之則並有祭柱爲誌嵒巖湖貯水百環堰埽水建斗門三通湖水出入常令湖中積水五尺或遇山水擁下高於湖內水面卽須全開三斗門放水入湖俟外溪水退放水出溪下秦淮入江酌量湖水不逾原則樊均記云句容西南三十三里曰赤山天寶中改爲嵒巖湖以文變質也山外周流厥有湖塘舊址吳人創之梁人通之洎金火變作積爲習坎灌莽之所大歷中太原王

河渠紀聞 卷之四

五

廙始謀作則蓄爲湖塘置兩斗門旱則決而全注潦則蓄而不流灌田萬頃贖戶九鄉湖自赤烏開其利源待人而治也三國時各守封域備戢守必以屯田爲務劉復任東南之事吳塘七門芍陂苑陂所在疏築張子布之妻湖呂子明之吳陂皆後以溉田先時全琚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郡間與魏將戰於芍陂中蓋皆斷絕糧道而搗其虛也權內勤守備重農貴粟通轉運之道并飭郡守謹察非法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治建業宮

取武昌材瓦以大禹卑宮爲美而民事修舉如此
宜爲曹孟德所重也

晉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徐兗豫四州大水沒民田
禾華嶠奏置都水官有使者一人掌舟航及運都而
河隄爲都水官屬

按史稱叔駿才學深廣博聞多識而有經略論安
邊及中國河事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
事多施行蓋以捍災禦患思復故道非經生言也
雖指稱魏晉南北朝河之利害不可得聞考晉書

河渠紀聞

卷之四

五

五行志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冀兗徐豫四
州大水溺人淹田木廬舍至晉泰始中沒溺如故
是當時非無衝決漫衍之事也東漢以來士大夫
皆盛言禹迹求九河故道而穿之橋家平原通經
熟於寧故著十典雖河自魏郡東北溢決多時水
迹難以分明而崎里居習熟九河所經必有知之
明而確可施行者故分斷條理置都水官領其事
惜未能行之久遠而其時非無能浚川疏河者也
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濫鄧艾著濟河論開

石門通之傳祇造沉萊縣拯兗豫水患爾整陝西
山決河東注洛以通漕俱表表一時然當時急於
漕而不急於河故畧於河事而利害不得聞也
晉書晉泰始七年六月大霖雨河洛伊沁皆溢漂沒
民舍秋稼

按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皆溢至是河洛伊沁
並漲陰氣盛而百川沸騰溢山爲患河自龍門東
湧益以洛伊漲水已憂盛滿沁河出山之水驟悍
湍急同時並漲所至衝蕩災重害深而當時未聞

河渠紀聞

卷之四

五

設法補救蓋其所急在漕自河汴分流以後漕已
安流河亦不爲運患異漲猝發一時宜洩不及滿
而必溢者安之不異也鄧艾於河濟汎溢開石門
而通之爲救敗之策固非常法史稱榮陽太守造
沉萊縣兗豫無水患當時頌之然當洛沁諸水並
漲非一縣所能濟況堰亦通水權通河大勢亦不
可行於今日也

晉咸寧四年大水兗豫諸州尤甚詔問主者何以佐
百姓杜預言水災東南更劇宜救兗豫等州留漢氏

留陂以蓄水餘皆決滌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水去後填淤爲田畝取數鍾典收種牛給使耕種取租稅民類其利

按杜預言留漢氏曹歐蓄水餘皆決滌令得魚菜螺蚌之饒水退填淤爲田畝取數鍾浸水退後實有之惟是衝決之害大填淤爲沃壤取效於數年之後而應變在肩睫之前非大加撫卹不能濟急言之大而不切於用者此類是也惟典牧種牛給俟耕種使人各安其業爲振救扶衰之尤務晉能

河渠紀聞

卷之四

五

舉而行之以濟艱難斯與民休戚相關通變咸宜之實政也而成於預之一言魏晉以來黃河經流北出歸海偶遇浸水淹浸水落旋即涸出視爲民間應有之事實若故常預以御患爲心籌濟所不及其都督荊州時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智名勇功均有得於蓄洩之宜非實心爲民者不能爲是矣晉太康元年杜預引洺清水以浸田闢水田萬餘頃公私賴之

河渠紀聞

卷之四

五

按杜預於平吳之後安不忘危引水灌田爲屯守計老成謀國固非福衷者所能窺測洺水源自南陽府魯山縣流至葉縣入沙河清水源出河南府嵩縣流經南陽與泌水合南至襄陽入漢江皆深澗之水引以爲田間水道所謂盡力於溝洫者在是也預當大功告成返而求久安長治之道於民事通塗清以濟人利物猶給牛耕種拳拳愛育之殷懷也天下自然之利惟水利爲大中州土性沙懸黃河不可引而泉流可引山泉不涸之源愈引愈長利溥而無害乾隆乙酉嵩陽尹疏北山之泉開渠分引灌田至六萬餘畝蓄人利之以名其渠大吏上其事有崇尙實政留心民事之修守不廢因地之利而無棄於地因民之利而不言所利未有爲之而無效旣效而不能要諸久長者也

晉永和 中陳敏開山陽運道由射陽達末口

按自北神堰界斷溝水由廣陵來者必轉東入湖

河渠紀聞

卷之四

堯

於湖中通行運船經樊梁諸湖達射陽至山陽晉時皆由是道湖多風險難行舟艱於牽挽敏初穿樊梁山津湖徑渡達末口與寧中復以津湖多風自湖之南北口緣東岸穿湖入北口行者不復由湖蔣濟三州論又謂淮湖行遠擊白馬湖至山陽城西卽射陽之故城也晉以前舟行取道諸湖射陽一湖自南而北折而東東而北又折而西轉南復北屈曲回旋至敏始爲直逕謝安更爲埭其後隋皇甫謐唐李吉甫宋張綸柳廷俊皆修陳謝之舊至明平江伯疏邗溝引舟自大江歷揚州至淮安又得沙河故道引水自管家湖至鴨陳口易名清江浦就湖築隄以便牽挽仿宋洪澤湖制創新莊福興清江穆風四橋遙互啓閉規制益備一統志云古邗溝多迂曲隋開邗溝自山陽直達揚子江此運道直逕之始然至平江伯開清江浦用平水法建楯直而能平始爲運道之大成也

晉穆帝承和中荀羨北征慕容自泚水引汶通渠至東阿

河渠紀聞

卷之四

罕

按此因北征而開渠引汶以通運也兗州刺史荀羨以征慕容通運道鑿渠自泚達於汶渠以泚爲源而泚之源則汶也泚分流於汶源出泰山萊蕪原山之陽折而之南達濟寧河防志泚河起自寧陽縣南有兩道一則上承九山日諸處山水與滋陽縣之三岔河合流而南一則汶水分流出寧陽縣北經滋陽縣之高吳橋南流至八龍橋匯流入濟寧卽前明成化間由新縣鑿河入泚經高吳橋入濟寧者元至元中治漕運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濱通漕至東阿卽羨所開之道也羨當穆帝時北鎮淮陰屯田於東陽之石鼈監青州諸軍事數敗慕容之衆慕容爾以數萬衆屯泚城爲寇害羨自泚水引汶通渠至於東阿以征之卒殲爾其屯田通渠饋兵食便轉輸利濟一時然所開皆內河水道已爲後世漕運導其先路矣

晉孝武帝太元中太傅謝安築廣陵之召伯渠按淮揚運河北接長淮南達大江一線漕隄與河

俱長而邵伯埭至為險要自金灣北至露筋隄長四十餘里隄以西曰上河地勢漸高常憂旱隄以東曰下河地勢漸低常憂澇謝太傅築邵伯隄以界之東無澇患西無旱憂民皆便之名其埭曰邵伯埭比甘棠之道變也而邈河所以受惠之由則不獨在邵伯一路史爽河防議分治上流中流下流之說最為扼要上流築高堰翟塘開周橋此清來水之源也中流設閘蓄洩山陽則開涇河黃浦二閘貫應則開子嬰溝大馬江都則開金灣三閘

及芒稻河東西兩脩自邵伯至江三十餘里洩水最為便捷復開陸漫溝使運水南北分洩此中流洩以為蓄之道也至論下流出水之海口下河七邑因高中窪地形如釜沿隄減脩之水皆由釜邊出入釜底之田廬已沒深淵王文通謂下河之水既不通江又難到海者此也故運河之水導之入江入海者上也必不得已而洩之下河則常準清隄隔口之水與各場海口之數相等使來源去路足以相當而又開通積年行水之道使水有去路

而不至停積窪地亦猶謝太傅邵伯之遺意也夢溪筆談云舊傳邵伯埭謝公所為按李翔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有此埭天聖中陶鑑始議復脩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張輪為轉運副使表行之始為真州廂虞省冗卒雜費舟載倍於往時自後北神召伯龍舟朱真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為利蓋召伯埭之作於漫流之前者也復節水之脩節於通流之後者也埭以節水脩以通水通而有節不相妨而相成此制作之微意因時而異者史稱安與王羲之登冶城慨然遐想有高世之志而羲之進夏禹勤王手足胼胝之說及出鎮廣陵之步邱晝室而行築壘曰新城以避扇講因築埭於廣陵城北隨地制宜以適所事而已為後人開節宣之大法卽夏禹溝洫之政也安受朝重寄有殊勲而不遺民事如此行而宜之因民所利蓋非虛談廢務所謂用之而無不效者也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劉裕引水軍發彭城擊魏於河

按此用汴水以治水軍也彭城爲汴泗交流之地
汴水自大梁東出泗上清水平流順下故裕得而
用之也史稱裕治水軍於彭城沂流西上魏人以
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爲
魏人劫掠裕遣丁旂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
岸去岸百餘步爲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益七仗士
事畢豎一白旆命朱超石視旆衆帥二千人赴之
卒破魏軍此因水之利而變通以求勝也自漢晉
以來汴渠爲轉運之通津至徐淮泗交流裕用之

河渠紀聞 卷之四

望

以利軍行兼資軍食兩利並進魏不得而擾之由
汴不爲河侵而得爲表用也迨後裕征魏秦復潘
此渠漕流奔注水峻利岸善崩裕更疏壘轉漕館
運兵備蓋至開石門引黃大進河始爲漏厄入汴
漸多而侵汴而當擊魏時尚仍清汴之舊也不然
河流迅疾而至兩軍相見未有運流而上欲求勝
敵者也

魏延昌二年夏五月魏壽陽大水

按史稱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

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城不沒者三板將佐勸崇
棄城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鑿於吾身一旦動足
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有吾豈以愛身而取
愧於王尊哉惟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
人自規脫吾必與此城俱沒矢死不移引喻王尊
可謂忠於所事矣然較其所處之賾地視尊尤難
尊當天下同軌之日所忠惟水崇時裂土分疆強
隣壓境耽耽窺伺若持守稍不堅定爲敵所乘隨
風俱靡棄城保北山能獨全乎故靜鎮以安民築

河渠紀聞 卷之四

固

水之大計也嚴兵以察發守疆之勝算也討裝狗
之叛降自守之正也故絢而狗愧死賊人之誠也
而崇引咎求解當事委任愈專至反問不能確其
心蓋其忠篤足以上格主知而通達事變謀慮深
遠至於危疑震撼而不渝其素也崇在壽春十年
常養數千人能得其死力部敵謂之臥虎豈獨防
水一節哉

宋元嘉中魏侵宋何承天議大田淮泗

按史稱三國兵爭空江淮之地不居魏方強盛窺

河渠紀聞 卷之四

罽

何南土淮泗爲江左門戶適當衝要何承天言凡備邊用屯田守在外也大田淮泗內實青徐安邊固守爲有備無患之道曹孫界連江淮空數百里不居者斥埃之郊非蓄牧之地烽烟之戍非耕桑之所堅壁清野保民全境俟其來以乘其弊此古人屯守法也晉及六朝俱屯守淮陰修塘堰備儲楛祖述以三千軍屯淮陰兵食足而後能遂其力治中原之志謝元先屯淮陰次屯邳徐兵食足而後能接肥水以入洛陽晉之平吳亦屯田江北以

河渠紀聞 卷之四

罽

爲兵食之資北齊穀貴議修石甃等屯自是淮南軍防食足石甃卽鄧艾屯田之白水塘也明漕府倉司並設於淮實寓軍政而堰塘塘諸水利尤兼屯法使瀕海沮洳鴻鹵之地化爲良田民得莫居不獨以資防守兼利民生故屯政爲不敵之法必使民有贏餘野有積穀然後可以守外安內上下或有固志而無不備之患矣

按是時大河由千乘山海流行五百餘年南來溝澗斷絕餘流分支北出者勢也河自王景治後德棣以下淤淤盡歸沮洳遇大水之年莫定源源諸水不能免於浮漫雖止流入汴地歸海水落仍自澗出而屢遭水厄民困已甚魏書崔暭傳暭言冀定數州頻年汎溢華壤變爲島鹵不救化作崔蒲九河通塞屢有變更不可一準古法漢武旣建宣防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纒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尚得休息及下通靈鳴渠狹不洩衆流壅塞感覺其逐逸穿鑿溝澮分立隄塹隨地形高下所在疏通等語王景治河時原以下流水碎瓦裂不能收拾改從千乘入海莫定兩流數州出千乘之北鳴嶺之害移於冀北久而不蘇其困漲水時至支分四出所以頻年汎溢也惜憂心於此欲使地獲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鈞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所言皆出至談深中時宜之歎蓋當時尚從北河故迹之說稍反覆開導一以穿溝洫水固金隄爲主而不拘泥古法素上

南史宋元嘉十八年五月河北大水害民人淹禾稼郵落爲墟

詔如議施行未幾召構還川功未就旋卽追罷魏晉南北朝河之利害不得闡楮措一言猶循碩果不食而動多掣肘使不得終事世河已東八千乘北上溢出之水不入度內較計用度惜費而報罷然措言自不可易也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甲午冬十月築淮堰

按淮堰卽史所云浮山堰築以堰淮水灌壽陽者魏晉用兵與江東爭雠長必先事壽春昔人謂建業之肩髀淮南之都會南北朝時尤爲重鎮壽

河渠紀聞

卷之四

望

陽地下適以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刺史勅兵泊城上城不沒者二板遂生堰淮灌壽之計時北方有童謡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併灌鉅野澤降人王尼引童謡進軍淮策水工驗視沙土澤輕功不可就不納營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有泉二十萬甬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未幾堰壞集衆復築比及將合淮水潭炭堰復大決緣淮城茂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又以江淮多蛟龍能乘風雨決

堤性惡叢取治裁及益高缺劬之屬俱沉堰所不能合復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加上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負擔殆盡至十五年四月堰成長九里下濶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丈深十九丈五尺軍人列居其上俯視居人墳墓皆在其下或謂淮潰不可久塞若鑿淤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乃開淤東注復縱反問於魏曰梁人懼開淤不畏野戰魏果信其言鑿山深五丈開淤北注水日夜分流淤猶不減久之魏軍潰而歸

河渠紀聞

卷之四

哭

水之所及夾淮水數百里壽陽城茂徒頓於八公山自天監十三年甲午至普通七年丙午積至十餘年之久三築淮堰壅水大盛夏候宜乘之遂下壽陽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十年勞費死者數十萬人而所得僅如是梁以類易性半文鉤不得爲人獸形而殘民至此壯勳作撤謂梁主輕險有素矯情動俗毒螫滿懷妄致戒業猜競盈膺謬治清淨觀於斯而益信矣

河渠紀聞卷之五

隋文帝開皇三年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

按文帝於衝洛陝華諸州置黎陽河陽常平廣通等倉水大募丁運米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給京師至是以三門道險自小平陸運至河入渭渭川流淺沙深水力無常命宇文愷大加整治決渭水屬於河糧運之自陝入河者絡繹並進以次輸入廣通足備水旱之需關中樂渠之成亦名

河渠紀聞卷之五

富人渠其後祀宋陳亨曹戴譙頴等州困於水災遣使巡視發近丁疏導困乏者開倉賑給租調皆免災民賴以無患帝躬自儉約以率下輕徭薄賦勤於政事慎重軍儲數年以後版粟所在充滿新陳積廩至大倉不能容亂離後有爲之主綱目亦不沒其實矣

隋書煬帝本紀隋大業元年發河南道諸州郡兵夫百萬開河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城漕引河通於淮使梁育增築漢古堰過河入汴南漕通淮泗

名曰通濟

按漢時汴口壘石以遏河流至是引黃入汴濁水通流不復節制文帝命薛冑於沂泗之交積石爲堰決令西注既田煬帝襲用其法以濟其欲大開板渚引河入之然文帝所引者泗煬帝所引者黃泗可引而黃不可引也自漢引黃入汴由魚臺引渠入泗河水之入汴者已多然猶以石門爲節也至開板渚而益無制東唐都關中劉晏轉東南之漕修隄堰通津築導汴入禁通陳頴皆以河

河渠紀聞卷之五

爲用蕭仿疏汴渠催河填淤封公私口門而導汴口如故也中州志汴水故道自河陰縣廣武山澗中合京索須鄭四水流經開封過陳杞睢寧至歸德歷陽蕭至徐州東北合泗以達於淮蘇軾謂唐以前汴泗會於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隋開通濟由歸德直達於淮過河入汴河幾有奪汴之勢而煬帝縱欲自東都至江都舂鑄橫布二千餘里官吏督役嚴急逃亡相繼功大穢重未有甚於此時者而其事亦自蕭愷靜襲穿王氣之一言起

懷靜之言曰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秣陵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大梁西北秦時王離決水灌大梁之故道尚在由此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放孟津水出經過睢陽穿墜王氣順達廣陵不須更泛孟津帝以是傾軛東南尅日興工急如星火勞動至百萬衆之多以濟其欲而不知止所在豎然欲民心不思亂胡可得也

大業雜記大業元年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邢溝自山河渠紀聞卷之五 三

陽至揚子江渠廣四十步旁築御道樹以柳按隋引河台沁水歷榮澤入汴通江淮清運置洛口倉於鞏東建回洛倉於洛北築倉城穿窖以廣儲蓄又自大梁之東引汴入泗達於淮致徐兗之粟自淮以北漕道通行而淮不入江猶未盡東南之利也史載開皇七年開山陽瀆自文帝時已疏其略至是益廣其制下詔曰古者採聽輿頌謀及庶民今將巡歷淮海親省風俗命尚書皇甫誼發丁百萬開通濟渠又發民十萬開邢溝入江自山

陽至揚子江三百餘里官吏督役嚴急丁男不供始役婦人勞民亦已甚矣

大業三年十月置洛口回洛倉按是時引洛水達於河過河入汴開邢溝入江淮南北清道皆通轉輸利便致粟入洛口回洛諸倉東西京倉儲饒裕洛口倉置於鞏東南原上城周二十餘里穿三千窖回洛倉置於洛陽北七里城周十里穿三百窖皆容八千石又轉洛口諸倉之粟於涿郡南北勞敝已甚不獨淮南諸郡開溝之

河渠紀聞卷之五 四

民困於力役也馬周謂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竟何益哉通鑑大業四年春正月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又東北開渠北至涿郡二千餘里通龍舟按通鑑隋引沁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是時大河由曹漢入千乘不與涿通沁水由武陟縣東南入大河未嘗獨行蓋引沁入河而疏淇洹諸水入衛卽曹操枋頭引淇之故道由是而上爲故屯氏河

合漳入海亦未至涿郡也筆塵言煬帝開永濟渠引沁水北通涿郡滹沱厚章皆其道也是不盡然滹沱厚章本天成自古通行無假開浚之力引沁入河則可引沁入衛則不可沁地高水墜下流難受引沁入衛則魚衛勢有必至煬帝所浚者今之衛河也自河南輝縣東北流至臨清合屯氏河煬帝用以通舟北巡呼爲御河引淇入衛達涿郡卽曹孟德所浚之白河更加修治耳一統志云永濟渠在東昌府館陶縣西二里漢之屯氏河隋疏爲

河渠紀聞

卷之五

五

永濟渠與會通河合流入海元郭守敬欲引沁餘水合流入於御河卽是道也

大業六年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

餘丈築隄樹柳

按史稱煬帝欲東巡會稽穿渠至餘杭荒於遊宴勞其民而用之壞天下物力於兵燹甫革之餘使人不樂生而致敗然通京口河道迄於餘杭大江以南蘇松杭嘉湖之轉輸由此畢達且閩邢溝通淮入江疏永濟達涿郡南北通氣後來言漕運者

咸安其利自後世行之爲軍國之大計而自當時行之爲叛離之禍始同一以水爲用而所以爲用者不同惟辨於公私之間而已矣煬帝用以濟私竭天下之力以供盤遊用不以時民病已甚惟公天下以爲用卽由其道以程困利民通天下之清開萬世之利昔之所以病民者乃其所以宜民也語云勝者所用敗者之棋筆塵謂煬帝不仁而有功不以人而遺其事也

綱目大業七年山東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底柱

河渠紀聞

卷之五

六

崩壘河道流數十里

按是時大河行豫東之間溢而爲患也底柱假河逆流水壅積於三門以上久而後開壅積之水併流湧下又值漲水大至千里一壑淹溺至三十餘郡民困於力役更加水厄凋敝甚矣蓋自葭蕩出河以來支引河流河已爲瀾厄然藉以石門爲節盛則通津耗則輒流至開板城渚過河入汴奔流南下水盛行疾大河中淤之溜必緩而停沙受淤可知也程流無歸其必散漫四出者勢也况引河

由榮澤分流北通至涿勢必開隄引水爲黃所乘
人事之失非天行之愆也時方有修治洛陽還晉
宋之議帝信章仇太翼言謂雍州不可久居遂幸
洛陽以洛陽爲東京底柱偃河逆流雍州之氣不
通於中州帝之創行逆施亦可見矣天人感應之
際夫豈微哉

唐高祖武德六年置屯田於并州

按是時哭厭數爲邊患并州長史竇靜表請於太
原置屯田以首餽運議者以爲煩擾無利靜切論

河渠紀聞卷之五

七

不已敬靜入與裴寂等問難寂等不能風卒從靜
議晉陽普水所出東入於汾引以灌茂茂收穀數
千斛太原井苦不可飲架汾引晉入東城亦猶唯
門井水鹹苦磬山引水也是時秦王復請增置屯
田於并州之境河中刺史薛萬徹開虞澤凍水渠
自閭喜引凍水下臨晉灌田凌閭喜沙渠引中條
山水於南陂下溉遠陰田崔翳開絳州向沃之新
絳渠以溉田汾州刺史蕭顛開文水之圃城常若
渠引文谷水通於田又引水入甘泉蕩沙靈長千

畝等渠激田數千頃凡以爲屯田也建中初楊炎
請置屯田於豐州發畿縣民開陵陽渠役作旬時
渠卒不就貞元中李景略鎮天德開豐州九原之
成應永清二渠激田濟餉卽楊炎未竣事者更治
之兵民咸安其利治之以時而民不擾得順事之
道也

唐高祖武德七年自龍門引河激田六千餘頃又於
隴州開五節堰引隴川水通漕

按高祖引河自龍門分大河之水也引隴川水入

河渠紀聞卷之五

八

渭以通漕也垂拱如意中開昇原高泉等渠入渭
卽此唐都長安關中土地狹所出不足以供京師
備水旱歲漕東南粟二十萬石水陸轉運多開水
田以贖之固不計黃之有所分也食貨志言高祖
太宗之世用物有節而易贍漕事亦簡其後功利
繁與度支不給於用歲益增多儲運艱難而民亦
罹其弊矣

唐書五行志太宗貞觀十一年七月大雨穀落溢永
徵五年夏四月帝在萬安夜大水六月恒州大水

按唐十道志河南大川曰洛唐以東都為陪京天子巡幸所居制伴長安陪修東京窮極奢麗唐初毀而復修之自貞觀以後屢幸洛陽宮伊洛諸水連年決溢為東都患洛水貫東京多暴漲然未有毀宮溺人如斯之甚者而武氏於是年十月入為才人承徽之世萬年宮夜大水帝方在宮水衝元武門湧入寢殿漂溺多人事在承徽五年四月而武氏請於三月拜為昭儀陰氣盛而水為沴也稱目發明云洛水溢入洛陽宮塚官寺民居溺斃六千餘人越兩月而武氏入宮承徽五年三月武氏再入宮越一月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又一月而恒州大水漂溺五千餘家夫以一女子之禍方入宮而水沴作於太宗之時既入宮而水沴作於高宗之世天象示警證應不爽若此當太宗之時洛溢在先朕兆猶未昭著至高宗時亂象已成水變不出越月之間又溢入寢殿深切著明而情不加察以迄於亂偽臨朝二十餘年歷如意聖歷久視迄神龍洛水壞天津橋及永昌中橋陰勝已

極洛水幾無歲不溢沒溺官室廬居民人不可以數計沴戾尤甚矣五行志水不潤下百川溢壞鄉邑溺人民為災謂此也綱目書洛溢於武氏為才人之先書萬年宮大水恒州大水於武氏為昭儀之後發明其義謹之於先以為世鑒更有不誣者矣

唐書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九月大水河溢壞陝州河北縣毀河陽中潭城

按河陽三城臨大河長橋架木古稱設險河之中流東魏築城曰中潭歷以為防始於晉魏南北相持之際爾朱高歡宇文皆據河陽形勢角勝唐襲王世充斷其橋郭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俱用此道大河自萬里出峽東下湍悍森急變態異常其衝決之處對岸必起大灘挑溜激刺三城砥柱中流固有不能久存之勢中潭之毀可知也河陽以上岸高土堅而自貞觀承淳迄於如意大順之時河陽連年壘圮並書於史孟州治徙於金大定時亦緣河圯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

能先與之相搏也承平日久固不必與水爭地昔人謂濬工惟河陽最險不險於河而險於河中三城今三城故迹不可見而河流滄滄東去未嘗告警矣

唐高宗永徽元年滄州刺史薛大鼎開滄州無棣河以洩潦水

按地志滄州有無棣溝通海卽會要所云無棣河也無棣南北地木汀下洩濇之水東注於海分疏最捷之徑也薛大鼎守滄州時得棣屢決滄境

河渠紀聞卷之五

十一

承其下流大鼎博求分洩之道得無棣故渠於清池之南自隋以來久已墮廢乃亟奏開之鑿治深通屬之海漕汙潦水不爲害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鸞駟美哉薛公德勞故善政之感人如此又黎長蘆舊河自阜城交河以東直至滄之城西流其壅塞尊衛漳水濇源皆歸焉同人於海是將姜帥度築永濟隄又築永濟北隄分洩永濟之水使不泛溢又爲隄以障其衝亦如大鼎治無棣後先其濟大鼎初

爲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資倉廩所至有惠政尤加意水道使滄無涸涸之患滄人德之與瀛州鄭德本冀州賈敦頤循聲並聞於時河北稱歸鄉刺史有以夫

唐書食貨志唐高宗顯慶元年議鑿三門爲梁通陸運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

按史稱唐自高宗後用度日繁清運濇多初江淮清租米至東都粉舍嘉倉以車或駝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計庸錢千水行來遠有三門底柱之險風波覆溺率一斛得八斗爲成勞故議鑿三門

河渠紀聞卷之五

十一

爲梁通陸運功不成又鑿爲棧以稅漕舟輒夫繫二翼於胸而繩多絕乾夫墜死則以逃亡報繫其父母妻子不堪其苦今道過其處見懸崖峭壁間尙有鐵鑿大釘石空層疊互穿故迹宛然想見當年危崖爲棧逼窮飛載懸崖之慘苦擾累至此何堪再試也

周武氏長壽二年河決棧州

按唐書五行志蔡陽下有河吳自長壽二年決棧

州始河水入石門分流過盛下流行緩而海口澀也下壅則上潰而河決而決於棧州者壅遏之勢自近而及遠顧炎武云周末河徙滎口出河而徙也然其時東晉以下濟水溢爲雷薈汴水循大梁趨睢向皆絕遠於河水分行則勢殺而民不爲災秦始皇引河灌坡河始奪汴武帝塞瓠子河已南被曹漢之閘矣王景分流河汴而河平至魏黃初中大河水濟泛溢鄧艾開石門以通之桓溫伐燕大開石門行水運慕容暉王於蔡陽壅石門濟

河長驅何邳周齊之閘石門爲通津至隋退河入汴分引南北河之入汴者愈多經流歸海者益少下流安得不淤河安得不決此棧州之決所以爲患始卽後來道滑之禍所由始也光宅垂拱延載間功利繁興清事歲益增多轉南北之粟唯恐不給引渠注白溝通曹充賦稅開三運新渠漕濟沂密諸州而不及於河事患清而急不在河然當陰盛已極之候陽伏而水不能安其流沴氣爲患亦有必至者矣

唐中宗神龍中滄州刺史姜師度引浮水注毛河並注於漳以殺水勢

按舊漳河自阜城交河以東直至滄州城西卽長蘆河也毛河來自南皮亦名屯氏洩異漲之水經鹽山東南入於海浮水至東光南界之永濟渠分流下注又受迎河水同歸於海唐志清池縣東南二十里有渠注於毛河東南七十里有渠注漳並引浮水皆刺史姜師度所開浮河受永濟迎河之水水分注於毛河下及衡漳匯流入海皆所以洩漳

衛之漲也開元中開陽通河導承濟之漲溢下流合於毛河卽由是道師度兼支度營田使好興作始歸薄於藹門以限糞契月循魏武故迹董海鑿平魯渠以通滄州窪地積水講求蓄洩之道疏築不遺餘力積漳永濟浮毛諸河皆有隄以障其衝捍災禦患之法亦略備矣史稱師度喜渠漕所至無侵紛訟不能皆便然其所就俱爲後世利太史令傳孝忠以師度知相地喻其所情正以表其實心任事奉循良之績也

唐書五行志開元四年洛水溢沉舟數百艘五年溼水溢溺死千餘人六年伊汝水溢八年洛水溢入西上陽宮宮內人死者什七八畿內諸縣田廬蕩盡十年伊水溢毀東都城

按洛陽居天下之中陰陽所會風雨所和而水溢爲患至於屢世不絕久而彌甚者非天行之意也唐室之變始於胎謀之不戒甚於覆轍之相尋水溢入洛陽宮太宗時兆其端至永徽永淳以後而變極矣元宗親平韋氏之亂再懼女禍開元天寶間伊洛諸水大溢十餘載至入上陽宮毀東都城水溢異變天象著明史稱明皇五幸東都近則十月遠至三年計二十四年中半居東都華清之歲月同歸一轍故欲應於所居之地決溢不止翻目於元宗幸東都必具書年月明發所由也歐史言水太陰之氣臣道顛女謁行夷狄強小人道長嚴刑以逞則陰類勝其氣應而水至司水者爲之變是數者唐兼有之天警屢見與永徽永淳間萬安天津竅洛之變先後如一其亦有非偶然者矣

河渠紀聞卷之五

五

唐元宗開元十年築捍海塘

按海塘考沿海之有塘用以捍禦鹹潮保護民生唐開元初名曰捍塘起杭州之鹽官迄吳淞江長一百五十里宋乾道中起嘉定之老鶴嘴以南抵海寧之敵浦以西高於城垣內外皆有塘溝天聖中范仲淹因唐李承賞之舊自鹽城南抵秦州築塘一百四十里俾斥鹵化爲良田宣和紹興以來漸次失修屢有衝決明初命湯和經略海防倚以爲固永樂初加修高倍於前成化中松守白行中大修海塘自海鹽抵上海界三萬四千七百餘丈又爲外隄起戚滄至平湖縣界五十三里又自華亭抵嘉定界一萬七千七百餘丈又自寶山北至劉河築一千八百丈隄面濶二丈址倍之高一丈七尺嘉靖中又築自劉家河北至常熟界九千二百餘丈規制以次漸備怒潮駭水之所迴薄千有餘里無崇岡峻嶺爲之限隔有颶風鼓浪仰虞侵冒民田復於臨潮吃累處易土甃石增土外護以障蕩雲之波然風濤頃刻異變楛石易壞難修民

河渠紀聞卷之五

六

生所關不可不慎也

唐玄宗開元中刺史齊澹浚泚水下流自虹縣至淮
縣合於淮

按此由桃源南境疏泚入淮也澹以江淮清運經
淮水波濤運舟沉損請疏泚水下流自泗州虹縣
至楚州淮陰縣八十里合於淮既成而水清急舟
楫艱難尋廢行舊河顧寧人云考地理志虹不過
淮陰而云至淮八十里當在淮北桃源清河之界
桃南地高於淮陰浚泚水下流即自右泚泗入淮

河渠紀圖 卷之五

七

之地引泚而淮入之淮泚乘高而下瀉勢奔湧滿
急漕舟自不能勝此疏於淮之上流者太極中魏
景倩引泚水自黃石岡出天長六合至揚州此疏
於淮之下流者蓋其時黃河東出利津不復南下
射陽諸湖回繞屈曲山陽泚水勢湍悍運舟多覆
溺故北疏泚水下流上接泚泗南開瓜埠江路下
達雜揚不得已而為之與然自劉蟻議開沙河喬
推岳開河自楚州至淮陰舟行便利不復由其道
矣

開元七年同州刺史姜師度引洛堰河溉田千餘頃

按地理志同州朝邑北四十里有通靈陂洛水在
朝邑城南渭水自華州東北流會焉同入於黃河
姜師度引洛堰河溉農田民食其利唐書姜師度
傳師度為同州刺史派洛水灌朝邑河西二縣農
田又開黃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餘頃為上
田置十餘屯洛河在關中灌溉所有事也隄防溝
渠所以傾地理通利壅塞前民利用之道也禹貢
漆沮既從洛合漆沮三水同流周禮職方雍州浸

河渠紀圖 卷之五

六

曰渭洛洛與涇渭周之三川也史記河渠書漢武
帝時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溉重泉以東萬餘
頃故兩地誠得水可合畝十石於是穿渠自澄城
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至四十餘
丈井下相度行水水隨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
里井渠之生自此始行之十數年渠頗通猶未得
饒蓋穿渠若斯之難也地高水深必就上流然後
能引水疏鑿多石用力尤難太和四年洛水漂斷
坊三百餘家引洛之利而防其害利不侔不與也

開元十年六月博州棣州河決八月河水復大漲澤
損博棣等州田稼

按顧祖禹方輿紀要隋平縣有大河故瀆舊爲河
流所經開元十年博州河決卽此武定州南五十
里有大河故瀆長壽二年棣州河溢卽此自博及
棣皆新河出海之要津是時害化故港淤斷潔濟
復隳爲一禾微永淳以來齊瀆七州數溢河南北
大水漫流衝蕩新河日久漸淤下流海口阻退是
以有長壽之決唐志河災自長壽決棣始唐末及

河渠紀聞 卷之五

十九

宋以來河災惟道滑爲烈道滑百餘里間爲石隄
激水使河再西三東迫阨不得安流故下游有變
道滑首受其災道滑之災壞於棣州之不下洩史
稱河災自決棣州始主道滑而言也棣州有孫家
棣隄鋸牙陽成四堵而孫家口工險數決至是復
決并決蘭州棣爲博之下流博決而棣仍不免水
之橫流潯悍海口不暢洩可知余聞言河至德棣
支分則下流之淤益甚隋唐以來大河平成日久
人忘其害欲專其利沿河公私斗門分引旁洩正

河流緩沙停填積日久不能容驟至之水此所以
博棣諸州壅而爲潰也然大河如故仍無遽改者
河汴分行潞水隨長消割故久而不敗也矧自
王莽辛未書河決至是始復一書大河流行七百
餘年河道自汲縣南胙城縣北經濟縣清豐觀城
聊城平原陵縣商河齊東惠民蒲臺利津入海後
徙遷濱州海豐不入蒲臺利津皆唐歷五代及宋
初大河經行之道

河渠紀聞 卷之五

二十

開元十四年秋大水河決魏州河南河北支川皆溢
懷衛鄴滑澤沒不稼田廬人或巢或舟以居
按黃河大水伊洛沁同時並漲淹沒至千里而遠
民其爲魚而河渠塞決無聞新舊唐書不載其事
前時鞏洛暴溢毀郭邑廬舍不數年又有博棣之
災伊洛灑教連年告溢謂穀毀瀝池縣治水不
潤下爲患而塞決無聞新舊唐書不載其事蓋當
時藩臣分疆畫守黃河通塞之故未暇慮及境外
故河事不可問廷累無已時也程伊川言唐土德
少河患開元十餘年間河患不爲少矣又云漢火

德多水災胡勝明謂伊川之意欲明宋多河患以
火德故然東漢亦爲火德而河患絕少何也豈皆
德運所爲五德之運固不可以論萬里之河而亦
難爲有宋諸人同河爲難者道其責矣

唐元宗開元十五年冀州河溢

按自河汴分流終漢之世迄於晉隋迄無大患史
不多載唐時河患始於博州之決未幾魏州亦溢
河南北大水橫衝鄆滑皆被其害至是復溢冀州
漂廬舍沒禾稼河未嘗無患也議者或謂終唐之

河渠紀聞卷之五

五

世河患四見魏博冀滹外其他無聞猶蒙東漢遺
烈大河之委有所瀉而力分合於禹功由是訖東
都至唐河不爲大害然如余閏所云德棧之河又
播爲八河入千乘下游分流殺勢千乘不爲他水
所溷而下流爲受水之壑棧棧以下滙潦盡歸沮
洳不能免於浮漫此冀州所以告罄摧積所言冀
定數州屢有水厄長河激溜洪波汨流者是也惟
地勢就下歸流行速入海之路近至水落後仍還
故居爲患不烈於前時大河歸東千乘入海之勢

重也嗣後強藩橫肆割裂封疆左強右傷唯勢所
爲河亘千里之外非一方所能治大水洩至皇皇
遷避之不暇疏築之法不復有事河患自是漸多
已爲五季之禍始矣

開元十六年以宇文融充九河使融請用禹貢九河
故道開稻田興役不息事多不就

按是時大河東出千乘伏秋時盛漲有餘之水實
漫德棧而北形勢甚大莫利於疏浚下流暢其北
出之路九河去海未遠禹迹難明而就下之形勢

河渠紀聞卷之五

五

易見時方重營田而竊河防開稻田於故道非以
民生爲急也漳金鄭白之饒溝渠沽激之利言者
競以爲功高祖初年雲得臣自龍門引河漑田六
千餘頃以爲藉盲然皆穿引溝澮所在疏通未聞
以捍災禦患之事擾民而欲竭其利也如開九河
則渠必壅開稻田則圩必築疏而反防是塞之也
況同易陸運尤傷政體融以言利得幸於時心知
元宗有意邊功議取隱戶剩田至八十餘萬羨錢
數百萬緡之多以中所欲九河之疏直視爲不急

之務因以營田巧爲迎合亦可慨已夫九河之下復久矣高談經術者撥九河以接其辭隱懷市中心者借九河以買其利惟上急於邊功而下更度支之不給徵調兵食無時飽不遑恤而文其說也不爲河南北連年受淹民燹舟以居而兼九河使者何不聞疏之如彼其急也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條上便宜

按是時東都漕運益廣長安地狹水旱易價唐初漕粟尙少歲增粟二十萬足用至是用度數倍於

河渠紀聞卷之五

五

前特漕江淮數百萬粟以給用故清事益重耀卿言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歲輸租庸調以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後始度淮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清路多輟船稽阻臨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僱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塚遺跡可尋歷於河口置武牢倉於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

節節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物不耗矣爲清運永利固人治事隨地制宜順時立法三者俱備天下無不集之事後來言清務者推劉晏而此已先定規模法度皆取於此不啻爲前路之導矣

開元二十二年罷陝陸運於汴水入河之口置河陰縣設河陰倉三門東設集津倉三門西設三門倉亦曰鹽倉繫北山十八里陸運以避三門之險從裴耀卿之請也

河渠紀聞卷之五

五

按漢時諸農各致粟山東由河入渭河渭清輟天下西給關中隋煬帝自板渚引河水歷榮澤入汴江淮清船西上亦自汴入河漢唐俱都關中自河達渭底柱險不可渡唐初漕至東都輸倉嘉倉陸運三百里至陝至是裴耀卿請漕船至河口輸米河陰倉易河船運至三門東貯集津倉而鑿三門北十八里山徑陸運以輸之西倉復以船清自河達渭輸漕粟七百萬石省陸運儲錢三十萬緒時以爲能而不久卽廢者河水東流貫底柱觸閘流

歷百二十里之五戶灘舟行患之遂止北運其後李泌復遵羅卿法益鑿集津倉山西徑爲運道屬於三門倉始以河船達渭然河坼不得修治灘水消濟難濟故有衆缺諸灘之言而不能復由其道行之久遠也

是年潤州刺史齊澹開伊婁河

按南北運河大江爲之限漕舟皆會於揚州唐都關中漕江南東每以歲二月至揚州斗門四月始渡淮入汴置巡院發運使於揚子潤州北界隔大

河渠紀聞

卷之五

五

江至瓜步紆迴六十里船繞道曲轉多爲風濤漂損漕寺潤州移漕路於京口埭下而渡江二十里復沿伊婁渠今瓜州河也達揚子縣二十五里即至治所以是直達舟得無敗葦遠運費數十萬漕之移寺汴州也淮汴水還路自虹縣至臨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舊用牛拽竹索上下流急難制漕奏自虹縣下開河三十餘里入於清河百餘里出清水乃開河至淮陰縣北岸入淮免淮流湍險之害書地理志宿州虹縣廣濟新渠齊澹開自

虹至淮陰十八里入淮以便漕運既成漕急不可用遂廢此便民保運之善策而地形有高下故水流湍急治工時未用水工準法得平水之道故至不能濟事漕經督濶汴運道一成一廢得失互見然同一利濟之盛心固不可異視矣

唐代宗廣德二年以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時汴水湮廢漕運自江淮抵梁洋迂險勞費關中斗米千錢晏疏浚汴水陳消運利害令中外相應歲運米數百萬石給關中漕道大通後來者皆守其法度

河渠紀聞

卷之五

五

按史稱劉晏轉運關東穀入長安以江淮河漕水力不同隨宜製造運船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可船達渭口渭口達大倉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戒無沉失其人數運之後髮無不斑白者晏精敏有機智官屬居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莫敢欺給運船由江灌入汴由汴入河汴通流浮沙易壅沿河泝流而上率挽雜糧三門運東河流滿悍衝擊運十得八卽爲成勞人皆竭智盡力至於數運之後無升斗虧亦不

河渠紀聞

卷之五

五

憂欠耗大要以糞米轉運便漕而無害於軍實糧
籍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糞米而
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河陰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
十晏造歇船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
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
陰上三門斗米減錢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
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
陰河船之運積渭日渭川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
十萬石無沉失之患邱文莊采晏糞米之說謂可
行於今日以晏歲運粟百十萬石當時未聞有加
尤也今加兌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有損溺官軍賸
債者政坐剝淺費廣挨次日多遇有沉溺顆粒無
餘誠行晏法米皆裝盛遇淺則暫昇岸上過復歸
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既無散失不幸沉溺撈而
出之縱有泥糊亦可用以爲利運郵軍之道然
其事繁重難以持久長河獨運至京非如晏之體
處轉換積壓經時仍有蒸變損耗之患且必如晏
而後能行晏之法晏領漕事所行皆大江大河其

河渠紀聞

卷之五

天

時河運之險阻艱難而晏之精力周至可知已唐
世稱漕運之能推晏爲首法度精密而能持大體
人不厭苦仰造運船一節艘船千緡或請誦之晏
以事謀永久必使私用無窮而後官物堅完若減
至過半則不能運矣後果如其言咸通中有司計
費減值船益脆薄而漕運廢是其持籌國計實有
通變宜民之用視屑屑較計以言財利者固有殊
軌不可同類而共道之也
唐代宗永泰元年轉運使劉晏刺史韋損重開丹陽
之練湖作斗門以通漕漕
按練塘之爲利源流遠矣自晉大興中陳敏擊練
湖至齊建武梁天監間踵事增治虛而廣之隋唐
皆因其利後以豪家竊占泄流爲田至劉晏協潤
守韋損復啓之唐時綜理水運心計之精敏無踰
晏者李華練湖頌序曰潤州之較曰練湖幅員四
十里菰蒲菱芡之多通魚蠔鱉之產饜飲江淮膏
潤數州其旁大姓泄流爲田旱則懸泄水則具舟
罹害九十餘祀奔告所司紛紜與奪八十一斷強

可吞弱怒痛沉淳永泰元年京兆韋公損爲渭州知裁湖爲壤指期興復轉運使劉公晏白三事以閱農民呼忭從役畚鍤盈野增理故塘繼而合之廣湖爲八十里多疏斗門旣殺其溢又支其澤百年浸塞啓於一旦四縣以是無災蓋爲民利如此自是以還旱則引灌潦不奔衝利田幾逾萬頃環湖而居衣食於漁者几數百家延及唐季漸廢爲田南唐昇元中再議修復紹聖元符間嘗浚之而於呂城牯車水入澳注屬濟舟視水無走泄爲貧

河渠紀聞

卷之五

元

罰而湖牛涸矣崇寧初以練湖賜茅山道觀後易以沙田至宣和補葺隄岸大工未畢紹興七年兩浙轉運使向子諶置練湖斗門石礎疏略云鎮江夾岡高仰春夏不雨官清艱行詢究練湖本末始知此湖在唐永泰間已廢而復興因隄岸弛禁致有侵田冒決湖水不能蓄公私交病增修隄防置斗門石礎以繕之乾道中議者言丹陽練湖納長山諸水清渠資之語云湖水寸渠水尺唐禁益決者罪比殺人修築碁巖春夏蓄盈滿民運兩利

日久隄岸圯闕不能貯水疆家因而專利爲田遂致淤澱請嚴盜決侵耕之法歲以爲常元有江南後豪勢之家於湖中築隄圍田侵占旣廣不足受水遂致泛溢世祖季年依米例疏治侵占者驗畝加賦奉定延祐至治間數役夫濬濬專置河兵百人責任修理至明永樂八年猶事補葺迨後侵佔日久隄缺不補而湖涸矣藩宮保於修復五塘之議謂民佃田輸價更易數主納課捐租處分不易築隄建牯費鉅議緩執役其說通於練塘然於古

河渠紀聞

卷之五

三

人已行之事謂後人必不可行固無是理使行之無效更歷數十世至于有餘年屢廢屢興廢而後舉不忍捨置者利在農田歲省疏鑿之勞爲遠計也然其難復易廢者何也奸民盜決無時百日治之一朝決之風雨難防也又加以謗議之搖政租課之挾制會參殺人望而思避矣孰肯傾其身歟所事而與民同患也然以其難治而舉數十傳已效之良法美意謂可竟廢智計亦難言之姑存其說以待後之有志興舉者

唐德宗貞元二年李泌開關東運道成泌鑿山通道
自集津至三門關山徑十八里避底柱之險不踰年
功成

按唐時治三門水運修棧道穴石引隄功卒不就
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清三門蓋河中流水益
滿舟不能入漢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通山東
祖賦章堅壅渭爲堰絕滄澗渭而東注永豐倉
下復與渭合然永豐倉在渭水入黃河之交而關
東運道自漢稱險畏擢卿請置東西倉避三門水

河渠紀聞卷之五

除水陸兼運浮渭以實關中而集津至三門之道
未治李鄴侯開運道自三門東鑿山徑十八里避
底柱之險不踰時而功成漕運絡繹不絕人以爲
便唐都關中土地狹所出不足給京師常清東南
之粟高祖太宗用物有節易贖漕運不過二十萬
石高宗後度支歲益加多至德宗初年支用尤繁
關中倉廩空時比歲旱荒漕澗將竭長安并皆無
水度支秦中外經費魏支七旬禁軍呼於道韓混
運米三萬石至仰虞得生及麥熟市有醉者人以

爲治三門山運道成得轉輸之利漕運之自東至
者陸續並入於渭無憂匱乏清路既通非議京西
屯田上言京西戍卒十七萬計歲食粟三百四十

萬斛國家比遭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
可糴吐蕃久居原隴之關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
用請發左藏惡絹染爲綠額因需項以市之計十
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請治冶農器糴麥種分
賜緣邊諸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
其值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

河渠紀聞卷之五

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益多
糴值必賤名爲增之而所減多矣旣而戍卒應募
願耕屯田者什五六糧儲遂裕無須徵糧減卒一
轉後國比無用爲有用國家當饑饉薦臻民窮財
盡之時身任天下之重權其難易緩急開關東之
道屯京西之田此宏濟艱難之大用非尋常漕運
屯田通行之法也徵糶侯不能及此細目於運道
成書其人以予之美其連成如周河隄之書成而
京西屯田尤與運道爲表裏矣

唐憲宗元和元年疏嘉陵江通清瀆成州戍兵

按是時劉闢阻兵成州戒嚴糧運饋送至成旱道險曲議開嘉陵江通水運石礪以興州刺史爲本道節度使儲備軍械疏治通遠自興州長旱而西凌二百餘里有山根不可壅禁巨石沃陸以碎之成州漕道以通戍卒饋運宜便柳宗元興州江通記云自長舉而西導江而下二百里至成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滯滯決壅土疏導江濤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滯爲安

河渠紀聞

卷之五

五

流丞徒詭歌杖臥而至戍人無其專力待寇效其安何如此是時常州刺史孟簡以試進之孟清引江水南注通清疏無錫泰伯遺道孟簡信是道也劉晏領轉運租庸使後行浮漕運建汴入於河修砥柱觀三門道述而未始備之其石沃陸蓋知不可而止各因江淮河汴之船以通其利無假壅治也石偶塊餉便運成平後以備備有秦提鎮東川節蓋不飭人皆賤之然通嘉陵江之運以濟軍不可以人而快其事也

唐憲宗元和三年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於高郵

按平津堰之設以平水也宋平河之法造踏於此運河高於江淮水易直鴻妨運病農立斷蓄水作歸水澳惜水如金而當時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吉甫廢隔置堰治堰塘泄有餘防不足有自然之節度不假人爲所以爲平也平則水無不足而漕運通流宋元祐中江淮發運使賈琮以歲清自真揚入淮汴過壩者五糧載煩於盤剝軍民罷於牽輓議開揚州古河緣城南

河渠紀聞

卷之五

五

接運渠毀龍舟折輿茶黃三堰鑿近堰漕路爲減水牐以均水勢蓄水濟運有餘洩之役成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清船無阻歲省官費數十萬顧寧人云禹沿江海唐平津宋均水皆運河法也今淮揚運河東岸多設淡水壩卽用古法有餘則由壩滾出平則蓄以濟運爲不敵之法若當河中作壩塞斷河流是障之也何由蓄洩哉故必平津前後可以通其變也

唐憲宗元和五年清運不輟轉運使盧坦程以備用

按唐時劉晏主財六十餘年放漕釋絡不絕官以關內豐稔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後漕浸減少至是大漑江淮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轉運使糴以備一歲之費唐食貨志初陝郡太守李齊物壅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挽路燒石沃醴而壅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候其水淡以人斃舟而土覆者幾千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山門雇平陸人門匠執標指麾下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

河渠紀聞卷之五

五

漕於是益少王揖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皇甫謐謀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一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漕乾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狀爲姦傍管號苦之聲聞於道路後貨死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米至者十七八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而減少如故觀晏時奚膏十倍漕運之盈歛豈不以人哉

是年王仲舒治蘇隄淞江爲路

按蘇松之藪曰澤財賦甲天下山田有隄防水之蓄洩得宜也隄防不立風波馳突廢民田以滿水賦從何出范文正公上宰相書云姑蘇四郊平曠而爲湖者十之二三太湖納數郡之水東入於海名曰淞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支流並塞疏而闕之不惟使東南入於海又使東北入於江此治蘇松不易之法也而疏以導其流必防以止其漫吳江逼近太湖南北西俱水鄉抵郡無陸路踞路以達之節太湖散漫之水利益田疇不獨利涉也

河渠紀聞卷之五

五

郡之東北曰常熟昆洋諸湖之水分流由常熟之福山白茆入於江自齊門北至常熟百有餘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湖支連派分近委遐輸貞元以來河道填淤日積元和中刺史李素疏治之除反壤之害兼利涉之宜爲塘以通陸曰元和下建橋梁通水分流南北支港用資灌溉郡之東曰崑山分洩太湖之水入婁江江之南北皆有湖宋至和中崑山主簿邱與權作崑山塘曰至和東水歸海便行旅爲橋梁五十二分利支渠又以其餘治小庑

山塘及新洋江洩清渚六十浦四十塘六蓋皆防而兼疏於是自蘇以東田無涸竭民不病涉隋開江南河至餘杭八百餘里隄隨河立而河以東入海入江之大港至是無不並治矣

唐憲宗元和八年六月大木出宮人

按是時南北大木帝以爲陰盈之象出宮人二百車前時貞元中四十餘州大水溺斃民人億計至是復告警水陰象也陰盛陽伏不出水沴爲患出宮人類陰氣恐懼修省之義也綱目以爲主德而

河渠紀聞卷之五

五

書之義自見矣

是年河溢楓子東及滑州城下鄭滑節度使薛平聞新河長二十里決河注故瀆滑州水患稍平

按此引河東出而從大河再徙之故道也河水驟至發滑州羊馬城之半薛平議開新河道出黎陽田宏正從薛平之請易地施功協力共治徵役萬人於黎陽山東開古黃河道以澆水暴流有所洩而不爲患此雖治標之策亦得和衷之誼強藩帝制自爲宏正以忠順奉貢能自全於猜暴之時奉

尊王之義勤民修好而有吉凶同患之情斯非不知道者所能爲也不然各守封畧河溢亘千里之外非一方所可治爾許我虞孰肯舍田而芸也故

其時非無衝決之事而河所經地四分五裂動多掣肘遇有漫溢惟移於高阜避之而已是以罕有紀載余其散見於傳記者錄存以補遺闕蕭仿鎮義成徒流樹隄固西北之防滑賴以安與薛平所爲略同事見蕭仿本傳此外寂無聞焉河水爲患唐以後多出瀆滑唐會要云元和中河溢楓子

河渠紀聞卷之五

五

泛滑州瀆滑之間稱自此始矣後歲月愈甚自元和湖大厯建中貞元之時河屢有決溢史不紀其事其故可知豈果唐時少河患哉

唐穆宗長慶二年開楚州棠梨渚

按宋河渠志云凡泄水處直曰渚橫曰浦今淮揚間往往有渚浦蘇松亦然渚在淮陰縣南九十里開以通流灌田者郡國書淮陰西南九十里南唐地方有堰曰唐堰乃唐人所築也堰中高旁夾二子堰其形爲一中有所蓄水以灌堰之田西

呀水尾谷灌東田蓋內地勢以行水而爲之制也
堰在山陽野貽寶應之間開棠梨涇與堰兼資爲
用大歷中李承置常豐堰於楚州灌屯田疇兩收
當十倍貞元中李襲譽引雷陵渠又築句城塘以
灌田有愛敬陵水門杜亞白江都對岡之右引陵
水趨城隅以溉次陂田皆爲民利猶開棠梨之意
也唐時黃河自王景治後安流無患故不急於河
專力於東南漕運歲輸江南財賦揚州都督府淮
南節度使皆治江都以通輓引灌爲務轉運使劉

河渠紀聞 卷之五

充

晏於揚州造船轉江南粟自淮泗入汴爲通濟渠
遲道取直逕涇堰塘諸水利悉用平水法故平河
通津自唐始開棠梨亦所以平水也

唐文宗太和二年夏大水河決壞棣州城

按自長善迄於開化棣州屢有河患自是復決至
壞其城壅遏不洩之故已非一日薛平引流東出
便安一時而下流不治洩水而不能通水之去路
漫散別出論者謂澶潞之患已始於是時博棣以
下淤益甚矣當時治決惟事減水分水愈多經流

愈緩河之挾沙而來者不能出沙之隨潮而入者
不能去棣州決不能守則蒲濤以東塞可知已塞
而後決決不已而後徙上游之迫阨患積於滯滯
下游之壅塞壅潰於無棣而河無寧日矣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大水汎徐兗青鄆至滄州杜中
立引御水入毛河東注於海滄州水患平

按滄州地勢極卑衆流所歸汎時宣洩不及每至
潮漫中立引御水至毛河歸海分殺其勢水道順
利毛河自南皮西來亦名屯氏經鹽山縣東南入

河渠紀聞 卷之五

卑

於海唐志開元十三年開毛河入清池縣導永濟
水入毛河以洩其暴溢中立因而疏之俾漲水別
由毛河歸海州境以寧是時徐兗青鄆水不循軌
汎溢及滄州境內疏洩合宜得以化險爲平宋敏
求云鄭收爲相時令宣武成化節度使封閉公私
斗門成化卽徐州也徐兗青鄆病在分水淤河漲
水大至河不能容溢而肆出滄州一帶窪下之地
尤易停積中立以貫成出鎮義武密海濱三千乘
之篋車而於汎水漲發時躬自按行得毛河洩水

故道引水注之使畢歸於海事不勞而自治使瀕海編民獲免昏墊捍災禦患之實政也史稱中立居官清明羣下畏伏雖坐免復用治事不稍寬假引水入毛河與渠一節可得其概矣

唐昭宗景福二年河徙自武定之版次界決而東北流逕濱州渤海故城又東北至海豐之無棣故城運馬谷小山東入海此千乘改流之始

按自禹河再徙以後大河橫截濟南北境東入於海是時東光南皮之北清河行漢北流故道滄州

河渠紀聞卷之五

皇

交河而北漳河合清河行禹東河故道而千乘海口衝刷寬深獨流迅利迨其後日久患生新河漸淤出海不暢始有長壽棣州之決至博棣展決復改流東北入海俗所稱徒駭馬頭易津之河即改流後衝出之渠也時棣州已壞其城流滑間屢發河患歷次以下填淤日甚上流奔衝漫決而已已勞使然也宋時商胡河徙之由實起於此夫棣州屢決而其利先見於流滑者流滑卑下而阨塞下流而上壅禍先及此上壅則下愈塞至洪福而

河有不得不改流之勢改流新衝之口不能驟刷寬深以致遇流大決棣州徙城陽信大河徘徊於棣濱之間而不得下遂爲宋決河發難之始蓋由承平日久人不知河患殊築壩而橫轉相尋馴至不可救也

唐昭宗乾寧三年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其隄爲二河爲患滋甚

按是時河圯於滑朱全忠決爲二河夾城而東散漫下餘里不仁之人圖計日前而不顧下流之道

河渠紀聞卷之五

皇

決黃河暴漲之時一決則奔流直注隨處瀾漫盈科後進有千里一壑之勢大河中流之流旁洩正河水勢必弱慢緩紆徊不能衝刷淤沙久而成淤中流既淤分洩旁出之木浮原漫野無深槽可歸終亦滯澁難行兩失其道河於是益奔騰橫衝潰塞至不可收拾前時河溢滑州薛平擊河經黎陽舊濱尚有古黃河故道可循下流仍會於大河故滑猶得少安朱全忠橫開生地夾河而東是以下流之患傳爲壑也是時河工徒從滑浮北至饒棣

入海下流日就壅塞而全忠復決亂流於暴漲無歸之時民之不爲魚者幾何矣河朝自天寶以後久屬藩臣事不聞於朝廷顛倒任意河事所以日就廢壞而不能復故也

五代史梁開平四年吳越築捍海塘

按唐末置節鎮於臨安錢銀居其地擁兵鬪土爲東南雄鎮景福二年作羅城城東二里卽捍海塘也塘近海湖汐晝夜再上奔騰衝擊撼地軸沿江之塘歷代修築至是銀築候潮通江二門潮水

河渠紀聞卷之五

壘

衝擊版築不就積石植木爲塘城基始定臨安志江挾海潮爲杭人患梁開平中錢武肅王始建候潮通江門湖洶湧不能施功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旣而潮水漸向西陵乃施木石築基基定而門成吳越居湖海之間澤國水利甲於天下宋郊僑云錢氏循漢唐遺事自淞江東至於海遵海而北至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厓小者皆有堰其來源去委悉有法度旁分其支脈之流不使溢聚以爲腹內賦畝之患分

部置榜淺夫以時疏濬今湖秀開築隄於水中以固田西塘之岸至有高丈餘者皆其遺法也是以錢氏有國時歲多豐稔惟長興中一遭水耳納土後人私其業水患方劇唐時藩鎮跋扈銀貢獻不絕楊李據有江淮吳越貢賦由登萊泛海入洛歲以爲常內修農田民事如家事出強藩之右歐陽

公五代史謂英蒙草竊託於妖祥人亦樂爲之傳射潮事屬不經而於謬無恕辭鑿於五代干戈之際竊據一方興水利疏築盡力與民休養生息

河渠紀聞卷之五

語

之國以富庶百年之間田疇易治滋殖繁多雖性喜奢僭其功亦偉固不可與魏博諸鎮同類而共道之也

五代史梁主瑱貞明四年梁人決河以限晉兵

按是時梁發兵戍揚劉沿河列柵倚河爲固晉視河冰已堅引步騎急渡列柵皆陷之進攻揚劉拔其柵楊劉今東阿地也梁人氣奪晉操兵日進梁將謝彥章攻揚劉決河水限晉兵瀾漫無涯晉王自泛舟測水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

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梁
甲橫槍結陣而進彥章拒之稍却鼓譟復進大敗
梁兵河水爲赤陷濱河四寨險不足恃也然自梁
人決河河從茲開隙矣此隙一開連年重爲曹漢
患唐難塞之未幾復壞至晉天福以後告決不已
緝日重開河隙故引河溝以灌魏則書決河以限
晉兵則書所以著梁之罪也

五代史補梁友貞龍德三年梁人復決河以限晉兵
自酸棗東注曹漢及郟潏漫數百里曹漢諸州患水
河渠紀聞 卷之五 聖

日甚

拔是時晉大舉伐梁梁晉相拒於河上梁攻晉德
勝南城以竹竿聯線艘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礮戰
戰格橫於河流斷晉兵晉道人被鎗操斧斷其竹
竿以木甕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燄燄隨流
漂滿梁兵焚溺死者過半晉復廣德勝北城日與
梁人爭大小百餘戰梁不能禦至是復過於酸棗
梁稍段凝以唐兵日逼復自酸棗決河東注隔絕
唐軍謂之護駕水曹漢之間并爲巨浸決日日衝

日澗釀成大患貽害無窮宋時橫絕決河卽由此

東注也河患莫烈於決河治河莫難於塞決河經
流迅行之地一決則不可復禦爲患大而最酷稱
曰曹梁決河限晉兵著梁之罪重開河隙也河自
乾寧中毀滑州城朱全忠決爲二河夾城而東故
沒千餘里已爲禍始至彥章決楊劉凝復決酸棗
爲禍不已遂奪全河之涸決日日大東衝西潰縱
橫於曹漢之間連年漫流民不堪命方梁晉之相
距於河上也李存審於德勝南北夾河築二城跨

河渠紀聞 卷之五

聖

河而守晉扼楊劉梁不能拔楊劉塞東阿之隘德
勝拔濮陽之津大河之險已入於晉不仁之人出
人而卒不自利千里昏墊流毒及於後世是時夏
秋彌月陰雨罕見日星江河百川皆溢至七十五
日乃霽陰氣亦太盛矣稱曰自梁龍德至晉天福
以後二十二年中九曹河決正以見決河之不易
卒復而重著梁罪也

唐莊宗同光二年秋七月唐發兵塞決河

拔是時梁所決河六七年未塞決水縱橫於曹漢

秦郛之境連年衝激四出炭燬不已湖漫無垠人
民蕩折離居千里為墟命將軍婁緝英督汴滑兵
塞之未幾復壞凡塞決河必疏其去路使足以容
納然後可東水歸流輟英決治決水不下洩而
復潰勢所必至也復使符習往視其事既不能塞
全河之勢使河歸雍石路復不能堵禦募衛使民
少得安息但於水緩溜平之處築遙隄以禦之為
苟且塞責之計滑帥張敬詢蓋廣其防自酸棗至
濮州二百餘里增廣一丈五尺之隄設治視習有

河渠紀聞 卷之五

聖

加而衝潰如故治竇不治梁之罪為不可造矣
晉主重賞開通元年滑州河決發數道丁夫塞之
按此全河南徙之始也河自天福三年決鄆州明
年決博州越明年又決滑州是時晉已徙都汴梁
以洛陽清運有闕東巡汴州而博鄆滑之衝蕩弗
恤救治無策至是復大決於滑州侵汴曹單鄆五
州之境聚梁山會於汶梁山在壽張東平之間汶
水東來與濟會暴流瀾漫潰溢南下之勢已成安
彥威初塞滑決兼及狐子自承韋北築隄數十里

以防之雖暫止其害而不能貫徹於河之上下嗣
河隄而隄更開川壑必潰也至是大集兵夫治之
卒塞決河決既塞晉主欲刻石紀其事楊昭儉曰
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柴翁頌美不若
頌罪已之文乃止越明年再決楊劉西入莘縣自
朝城北流大河輾轉橫潰梁山通於淮泗洪流日
徙而南滑滑接壤遂為五季及宋決河較難之始
嗣日於五代嘗決河九而滑自開成後十餘決潰
自廣順後亦十餘決滑當衝於前道移禱於後數

河渠紀聞 卷之五

聖

百年間民無安土之樂地有分裂之患梁為禍首
河患之劇無有過於此時者矣
周太祖廣順二年河決鄆滑明年周遣使塞決河
按自梁開河隄後鄆滑數百里間聚於無虞不決
雖屢修塞而決如故漢乾祐初河決魚池今之滑
州也越明年河決鄆州水散漫無可收拾任其衝
潰塞決無聞至是復決鄆滑周遣使修塞暴流善
濱不可卒塞周主以決河為憂遣王峻親往巡視
功不竟至廣順三年八月大水之時集民夫併力

塞決雖未能疏使通流歸海決止不塞而爲民請
命有君人之度故稱曰書馬塞決河以予之也

周世宗顯德元年十一月周河隄成

按稱曰於李汝之塞揚劉書成以美之河志言汝
之治水順水性而非障塞工止一月故稱曰美其
成此就其成事論之而未詳事之末未楊劉之決
屢矣自朱梁開障後復決於開運三年西入莘縣
四十餘里自朝城北流決濱滑臨黃周主以決河
爲憂遣王峻行視而未治顯德初命周訓等分塞

河渠紀聞卷之五

乳

決河時蓋河魚池設棗陽武常樂驛河陰六明鎮
原武決口凡八功未施五月河大決東平之楊劉
至博州東潰分二派滙爲大澤潮漫數百里按古
隄而出並齊棗瀋諸州至於海涯漂沒民田廬舍
無算流民采葦稗捕魚給食訓等久不能塞至是
遣李穀詣澶寧齊按視隄塞按順水立隄自陽敦
抵張秋口過之役從六萬逾月畢工成事不可謂
不速此稱曰所予也然不能疏決故道以清去路
策亦有所歸俾功於冬深水涸之時活潑至而溢

河渠紀聞卷之五

辛

離之時自有不能安流者矣

周顯德二年疏胡盧河

按胡盧河在趙州寧晉縣東南名寧晉泊亦曰北
泊漳滏諸水所匯古大陸澤也流至冀州合於漳
洹是時契丹屢窺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邊
民困弊言事者得深募之問有胡盧河橫亘數百
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詔王彥超韓通將兵夫浚
之工竣築戴李晏口隄戍而還備邊之道也

是年周疏泚水

蓋隨之以致下洩壅塞河不得復歸故消衝漫則
出離爲赤河河身狹小不能容又離爲游金二河

歐陽公所云游金赤三河皆故瀆東南新街之渠
也先時河在頓上德勝城內五代前在頓上北京
至滑州至是徒而南水患轉劇有宋橫隄諸決之
變皆胎禍於此正以不能順水性而無異障塞此
所謂不揣木而齊木也稱曰一千三百年書河決
無過十六新莽三年至唐末書河決者僅一五代
自晉至周二十二年書河決者九河至五季當亂

按汴渠自唐天寶以後日久湮廢濱汴宿州涌橋
逸南悉爲汙澤汴之故跡不可復尋禹貢河出爲
澤卽汴水也春秋謂之鄭水邠卽阪後避反改爲
汴漢曰鴻溝曰漢溝曰陰溝皆因其所至而易名
先是盧振言汴河南岸隄堰不牢每歲濱汴沿隄
有河故道相視陂澤立斗門水漲溢時以分其勞
勞無漂沒之患旱獲澆溉之饒議久不行至是世
宗謀摩唐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隄
疏導之長竟六百餘里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由汴

河渠紀聞卷之五

五

至泗路遙功鉅慮其難成世宗謂曰數年之後必
獲其利蓋以淮南平後藉以通漕將獲其利也發
徐宿宋單等州夫以浚之寇期功成大梁舟車所
會便於漕運居天下之中命將行師開漕道以利
轉輸楛運不勞食足而兵氣自揚軍國之大計也
周顯德四年疏汴水入五丈河
按五丈河卽宋之廣濟河也水經云河水於白馬
縣南決通濮濟黃溝東南逕濮陽縣入濮水所在
決會更相通注以成往復於是濮陽濟陰間有五

丈溝因故溝浚之成河導汴水自關封歷陳留曹
濟入清河清河卽濟水所匯流也京東自濰密以
西起青淄歷齊鄆梁山深入五丈河達於汴其廣
五丈汴濟交通回注利商旅渠不寬深常患淺濶
春初調夫開濬唐末汴水潰決河流遂涇河北舟
楫皆不能達至是大浚之疏汴水入五丈河東經
定陶北入於濟濟魯舟楫皆達大梁復濬渠東過
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旬時畢工而轉輸有賴矣
周顯德五年命王揆如河陰按視立斗門於汴口

河渠紀聞卷之五

五

按汴口爲分河入汴之道河陰西北之石門渠卽
汴口也汴河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
至唐改名廣濟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陰縣南爲汴
首受黃河之口屬於淮泗大河向背不常河口歲
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爲口以適之春首役夫修
治設斗門爲節始無決溢之患汴渠派分洪河梁
宋東南映滄之利奏流此渠以成其大歷代重之
丁晉公談錄云梁宋地平溝洫之水皆歸汴渠隋
煬帝析黃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爲

橫絕散漫無歸宋毫之地遂成沮洳昔之安流今乃滄悍昔之清運冬夏無限今則春開秋閉歲運止得半載昔汴沿兩無艱阻今則逆流而上重載難運沿流而下虛舟空浮汴梁建都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爲慮晉公之言信矣而其原皆由引河爲漕汴口不節之故至通論汴之大勢固有獨出之遠議矣

周顯德五年導汴水入於蔡水

按是時周疏汴渠導河流達於淮通江淮舟楫又河渠紀圖卷之五 五

疏汴入五丈河通濮濟青淄汴濟交通同注利盡南北至是更導汴水入蔡通陳穎之漕蔡卽汴之下流汴水至浚儀分爲二南流曰沙河東注曰汴河沙師蔡也蔡徒流入沙河汴南閘浦淇之水由尉氏計田大隗出者悉與蔡會滑渠自汴口至浚儀東南歷通許尉氏扶溝太康志鹿邑南合潁河謂之蔡河潁太和潁州潁上至壽州西北正陽鎮入於淮卽唐時轉輸江淮之故道也又蔡合閘亦曰閘自是以西南爲閘河東南爲蔡河後復改爲

惠民皆是河也汴以南之漕無不至矣

周顯德六年四月汴渠成分引南北漕道大通

按筆塵云周世宗疏汴口之渠道河達淮通江淮導汴入蔡通陳穎浚汴入五丈河流經定陶入於濟東過曹濟梁山深清莽魯此皆宋之漕運所由始也漕運自唐天寶後自江漢抵梁汴迂險勞費劉宴開汴水通運道後江淮割據漕運不通水道日就涸塞漢乾祐初河決鄭州汴河隄兩岸連年潰決盧振請於汴河故道破澤處立斗門以備旱

河渠紀圖卷之五 五

潦亦祇及於汴口未能權通河之大勢至是大浚北極齊魯青鄆蕪燕南浮江淮東通徐泗所在漕流漕舟連檣而至規制大備斯卽復三關平淮右取秦隄之氣象也又閘御河爲蕪燕漕運計自青鄆齊魯蕪燕以北無不到矣前乎此者太和之梗漕運義熙之滑濤流未及其廣大後乎此者熙寧之開嘗口元豐之引洛水猶遜其周妥不數年間向之割據一方專利不相通者至顯德復漕於一濟民利物有君人之度綱目書汴渠成以美之美

其心之志於仁也嘗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而不果即開渠一事想見其規爲厥陽公謂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偉然爲一代之賢上而得之五季豈天欲生聖人以致太平而先爲之兆與

周世宗顯德六年河決原武遣使行視發近縣民夫塞之

原武春秋時之尾地水經注河水東北經卷之河渠紀開卷之五

尾亭北晉出公時河絕於尾卽是地也前時河決陽武原武居其上流水壅於曹鄴漫入東平之安山上流無患也然下流縱橫旁出正河受淤新衝之渠勢不能容納全河壅於下者淤於上此原武河隄之不能免於決也世宗晚年憂心於決河每決必遣官分往塞治至是發近縣民夫徵調不及遠地使各自顧其家兼資口食採災卹患之道也以世宗之精力由此更治積日累勞安見橫流不可就理惜未能承年而成治也

周世宗顯德中開老鵝河

按是時世宗有事於江南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能渡擬鑿楚州西北灌水以通其道灌水在楚州城西卽老鵝河俗所云烏紗河是也周師至北神堰已抵城下而不得渡者吳夫差溝通江淮以淮水底低溝水底高懼其泄而立堰於此以截江流不讓開也開灌水時言者皆謂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世宗親往相視授以規制發楚州民夫渡之旬日功成用甚省巨艦數百皆達於江

河渠紀開卷之五

人驚以爲神世宗雄略非常疏治南北河道所在通流自非灌水所能阻止其規畫精密力少功多初非刻削以厲民然以內外不平之水而使未留水勢之巨艦當急流之衝亦非動出萬全之道或其時適當內外水平爲姑濟一時之權未可知也宋時平水用水工准法水勢與地勢相劑而平故得無患而當周師至時堰猶未平灌水尤非通流之地固不可以權濟一時而易其常道矣

南唐昇元中浚丹陽湖作斗門以通灌漑丹陽湖古

名隸湖

按山居脩論云隸湖自唐以來皆諺引以濟運宋元時言治水者咸云隸湖自長山合八十四流而為辰溪自辰溪滿而為湖又別為重湖環湖為隄四十里亦巨浸也唐時近湖民築隄橫截十四里開澗口洩水取湖下地作田遂分上下二湖代宗永泰二年州刺史章損請重開下湖謂隸湖未被隔斷以前每春夏雨水漲滿左近百姓得引溉田苗官河湖淺又得湖水灌注官私往來至為便利

河渠紀聞卷之五

五

若澤雨泛溢卽開澗洩水入江自隄築以來湖中地窄無處貯水橫隄壅礙不得北流秋夏雨多奔注丹陽延陵金壇等縣良田八九千頃常被淹沒稍遇亢陽近湖田苗無水灌溉所利田百餘頃損三縣百姓之地望依舊漲水為湖官民兩利假可遂增埤故塘濬而合之廣四十里湖為八十里大歷初劉晏為轉運使分官吏丹陽湖河清不淤至是因章損之舊大加浚治增修斗門歷宋紹聖大觀宣和間歲時修浚時有以隸湖賜茅山道觀

因澗州田多高仰及運渠夾岡水淺不能接濟別

取大江激沙田賜之仍舊修築湖與晉陵新豐壤地相接廣八百餘頃既縣民田以一寸益漕渠一尺為利甚溥宋南渡以後土地分割軍國之計止仰給於蘇松數郡不得不盡心經理人自為治歸節節開來名弊重臣董其成豪右上下不能壞其法紹興中轉運向子諶言隸湖隄壞不能蓄水澗舟膠一遇霖雨卽決及丹陽金壇延陵一帶良田如議增置斗門石礎修補隄防盡復舊迹乾

河渠紀聞卷之五

五

道中言者以隸湖向來修防甚嚴兵變以後奸民侵占隄岸圯缺遂致淤澱奏請修復因卽命治防禦南北斗門礎甬嚴盜決侵耕之禁歷淳熙淳祐修繕無間其後上湖又為民所侵築圩岸以限之元初豪民於湖而高處圍墾為田至元中復濬為湖歷大德至治濬築如故初鎮江路總管毛莊言水路漕渠每遇淺澁全藉隸湖之水所謂湖水放一寸河水增一尺也近來漕渠轉輸必勞民力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宜濬隸湖淤塞宜挑泰定

初沿漕渠由江口程公瑜抵浦河口百二十里又
沿湖築隄置斗門及石礎石面以蓄洩啓閉練湖
復治至明建文時重修埤屬正統景泰成化宏治
間歲修爲常及至萬歷時修防漸疎鎮守吳騫諫
言練湖上下二湖界以中梗現石牐有三引上湖
之水達之下湖更有石牐三石礎一引下湖之水
達之運河外兩湖十二引上下湖之水達之田間
始洞以時啓閉民運兩得其利爰著爲令此善政
宜民自唐以來數百年興修之大局歷有成議而

河渠紀聞

卷之五

五

廢於萬歷時之疎防潘宮保目擊久壞不治謂練
湖水無泉源雷雨滙注成湖旱乾卽涸湖水入清
勢皆東趨似於清無益山居贅論不然其說謂自
唐以來迄宋元明皆議引練湖濟運歷有成效而
潘氏乃云湖無泉源又謂無益於清夫清乾湖亦
乾豈非淤塞之故與湖入清而東趨此非呂城奔
牛所以置厝之意與因以潘氏之說爲過大抵宮
保立論起於練湖既壞之後積重難返因以爲言
也贅論湖練湖濟運灌田之舊迹証以呂城奔牛

二賄而以宮保之言爲過其說較優要以宜民利
運行之數百年使無源易涸亦當久涸矣北來之
水得湖水頂托亦不驟洩劉晏向子諶諸人非不
習河事者今京口至丹陽百二十里歲事畚插勞
費無已土積千層河流一線使宮保目擊情形亦
不能不動懷古之思矣

南唐寶大中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屯田以
備邊

河渠紀聞

卷之五

卒

水塘以爲外護關治職土修復湮廢渠塘安邊固
守策之善者而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歸
屯至民怨沸騰遣徐元視之元籍民田悉令歸主
旋治元擅作威福之罪而白水塘竟以議阻不成
塘在山陽盱眙之間源出自塘山岡阜重疊豁澗
縈紆凡四十里水自高而下入富陵河塘有三堰
曰潭頭下堰曰河嘉中堰曰劉家上堰三堰旣置
則塘山以下四十里內外之水不得入富陵河東
漢爲白水塘塘之西前二面皆因岡阜爲限東北

平地築成塘岸高一丈以上方可灌水舊塘有八
斗門溉塘下田歷皆屯田戍守顧寧人云楚吏多
擾民自昔已然屯田入邊國之大計古人所已行
元以奪田還主以曠土屯田可也安得概阻不修
楚多荒田主不能耕有耕輒有認主既認亦不能
耕與其荒於家焉若屯於國鄧艾祖逖苟羨謝元
俱屯淮陰以足國裕民取威中原前事可師周師
臨江唐輸數百萬以求退師曷不分所輸之一二
酬田主而佃其田追跡昔賢而甘自屈抑計亦左
河渠紀聞

卷之五

空

矣至宋取江南卽用其策修白水塘灌田不啻因
糧於敵昔之聚謀經年而未獲一試者反以所事
子人而授之柄其所阻止乃其所自敗也農田水
利軍國生民之大計敬洙之策曷可少哉



河渠紀聞卷之六

宋史河渠志太祖建隆二年濬三河



按宋都大梁居天下之中四方清運所奏通漕之大河有四曰汴曰惠民曰廣濟三河合黃而為四建隆以來首浚三河汴河所漕為多財賦百貨悉由此進自隋引黃河通淮汴入於河河陰縣南為首受黃河之口屬於淮泗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為準大河向背不常河口歲易度地形水勢為口逆之導索水受旃然真須水合入

河渠紀聞卷之六

於汴疏壅滯則隄防沿隄謀民種榆柳惠民河合蔡水兼開汴渠諸水通行舟設斗門節之發畿甸陳許大浚蔡水南入潁川廣濟河通蒗水導河自閩封歷陳留達曹濟鄆發曹單丁夫數萬浚之三河治事皆以陳承昭董其役汴渠派分洪河南北漕流濟運惠民入閩水自尉氏歷祥符合於蔡消水自許田注鄆陵歷扶溝合於蔡澗水自大隗山注臨潁歷扶溝合於蔡而皆通於惠民助漕運廣濟以京索為源引京索木架流汴水之上以備淺

河渠紀聞卷之六

曰天源東漕於五丈河通東北漕四河轉運均輸惟汴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財賦所出而引汴入淮之道凡幾屢更周末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此即四大河交通之原秦漢皆由其道孝文帝賈誼言漢以江淮為奉地通鴻溝也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江又自板渚引河通於淮唐開元中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此由渦至潁入淮隋揚所開通淮之道也開元中齊濟以江淮清遠經淮水波濤有沉損漕汴水下流自泗州至淮陰合於淮既以水流迅急廢罷德宗時叛將李正己田悅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鄆南北漕引皆絕運使杜佑始請改清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漕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此即惠民河之下流秦漢以來故道也又盧壽間有水道雞鳴山平岡互其中疏其兩端通舟江湖黔嶺蜀漢之粟操方舟而下經盧壽浮潁涉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沂

淮之險功寧利溥時亟欲行之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東坡言自唐以前汴泗皆會於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卽徐州通淮之道也宋時鴻溝噴淤已久汴河漸非其舊嘉祐中汴河淺澁常稽運漕都水言自應天抵泗州直流濇駛無阻應天至汴口岸湖淺漫宜爲狹河以束水勢至道中邢用之請開白溝導京師積水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凡六百里通長淮之漕而不果於行熙寧六年都水使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密一水爲源徹真楚州開平河置閘則四時可行舟因廢汴渠時以白溝與汴蔡皆通漕爲利甚大修白溝自濶河至於淮此卽所謂符離河引汴入濶者昔人謂北宋轉漕於此由是道也蓋下流渦汴就淤南下滯澁不得已而出於此吳桂芳復政府書云宋漕河自真揚導江北趨盱眙入淮是卽唐魏景倩引淮水至天長通揚州之道而宋遵行之也熙寧八年王安石再相侯叔獻言浚汴河自南京至泗州通利虹縣以東有碩石三十里不可浚於是請汴之

議與而汴日淤然汴乃建國之本歲漕六百萬轉輸於此雖經澶涇通流不絕漕運以儲積爲本宋法置三轉搬倉於儀真淮安泗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卽載官豎以歸舟還其都卒還其家汴船請轉赤倉漕米輸京師爲漕運良法宋入都汴漕運視漢唐爲便載東南六路之粟於真泗楚轉搬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故三倉常有數年之儲邱文莊謂前代運粟皆用民夫轉遞今易民以兵而長運江河之船遠自嶺北湖南達京師米漕卒皆有番休同船例得載鹽今皆無是米法或可仿行然此爲當時言之今自中河一開水路直達天津無需轉船北上則附載有數回空則土僕無禁法制視宋益密漕運尤便於因大河也宋太祖乾德中清河水溢壞高苑縣城沒民舍田未按清河圖論云高苑地勢爲濟水所經濟山浪屋病民殺稼地脈爲濟水所馮六月如冰一望無際率沮洳斥鹵之墟地下土疏每夏秋水發西南山

壑之水咸萃河渠淺狹岸善崩恣爲民害小清河
底視平地尙高丈許白雲孝順及青州逸西諸山
之水匯注河窄不能容就高趨下畢注高苑水壘
而城圯勢使然也元豐初章邱山河水溢壞公私
廬舍毀城垣皆因小清河淤淺不洩也故謂地中
之河行水持久地上之河經水卽淤者此也又以
沿河居民盜決圖利水渾則欲其來以沃田水清
則欲其洩以佈種旣利渾水淤地及水旣清又欲
以隳爲壑已享渾水之利使人受洪水之害尋募

河渠紀聞卷之六

五

構訟終歲無已或欲開紀家口入大清而齊東虞
其害議開支脈溝入海而博興樂安畏其衝與其
擊水害人曷若因勢利導昔人言轉害爲利有二
一通舟楫以資貿易一興稻田以教務農到珣小
清河記云濟清之區有河曰大清曰小清小清源
出釣突泉滙清澤籠諸水東南抵樂安入海大清
則濟水渠也自張秋抵利津富國鹽場入海往時
舟楫浮於二河商鹽便於齊魯迨後埋塞水失其
經一值淋雨茫茫巨浸成化間參政唐言令木工

準高下自歷城濬至堰頭又至樂安小清通矣自
張秋濬至平陰之滑口大清通矣水歸故道退出
腴田數萬頃河內備淺置溝水閘防溢置減水閘
腴旁各置月河濬通水路五百餘里於是清船入
於濟清船入於張秋清河通舟楫之交易民遂魚
鹽之利高苑設稅課局舊時民人富庶以此元史
虞集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
齊浮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法築堤捍水爲田聽
富民欲得官者分授以地官定其畔爲限三年視

河渠紀聞卷之六

六

其成有謂地鹹難引水灌田有害者載觀周禮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相其地而爲之種凡糞種
謙馮用種釋者曰凡糞種者皆取其糞和水漬其
種也謙馮者逆水之處水已瀉去而地爲畦齒也
種類偏求種糞漬種地形濶濶試之頗驗考
察清河原委上而白雲湖一帶汪洋無際小清河
深濶不及大清復加淤墊滲洩甚微若通舟楫備
淺防溢蓄洩有法旁及農田卽禹溝洫遺意周公
溝防之成法足以化瘠爲腴淳于甄箕滿篝之祝

車坡霜風綠錦之咏再見於今大小清河開水歸於壑民安其居何事虞憂蕩析皇皇於壑隣搆訟爲此疆彼界之紛爭哉

宋史河渠志太祖乾德二年河決東平之竹郵卽赤河也七州之地復罹水災

按河自建隆初決棣州城厭次商河居民田舍是年復決公乘波城臨邑城八年決齊州至是決赤河棣州連年患溢病在棣以下有所登而上流之隄不能來然其受病之源在赤河幸欽監治楊劉

河渠紀聞

卷之六

七

之決自陽設抵張秋遶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雖爲赤河行於淄澗濰鄆齊魯濟諸州之境狹小不能容新衝之口下洩不暢患乃自下而上棣州屢有壅潰先受其病次及厭次商河次及臨邑又次及齊州而後有竹郵之決此所以相逐爲患也時議以舊河不可卒復古隄力役工六治遂隄以約獨之藥與病不相值築愈繁而決日甚昔賈讓言古者大川無防小水得人賊障卑下以爲汗澤使水得有所休息游波寬緩而不迫胡天游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八

祖其說遂謂河流行既久不可以人力制惟寬其隄防約稠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卽遂隄之意而不知其不易得用也大河下流既塞大涌急不能洩橫行激蕩遂隄內塘寬稠勢大引溜酒水踏潯奔騰暴衝所至輒潰雖寬留河地約稠水勢皆空虛無用之所路遂功鉅不足爲恃自明以來以治河名於時者其所築遂隄今俱不用爲其氣長引涌不加增培偶遇漫溢皆冒隄而過從無能守者此遂隄之不足恃也治遂隄以飾耳目而不慮赤河之狹小難容斯難與論河事矣

乾德四年滑州河決城蓋河縣大隄諸韓重質王建義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談泛者獨其租

按宋初承五季殘破之後留滑久成漏卮乾德三年秋霖大水陽武及澶鄆告決水壞孟州中潭發州兵治之漲水驟至淹及水退不爲大患至是滑州大決城蓋河大隄諸州連年被衝沿河隄岸半皆廢壞始命韓重質等督兵夫修治時北漢未入坂圖南漢正勤招討帝以兵燹之餘不以河事重

擾閭閻遣兵治河命將督役不獨重農借民愛養
黎庶亦以備戒不虞此用兵治河之始也又以河
隄屢決所在殘毀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
是歲以爲常皆以正月首事春畢事此河工歲
修之始也又命開封大名府鄆濼滑孟漢齊淄滄
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兼本州河隄使此沿
河印官兼理河務之始也帝重水忠謹力役享享
求治連年屢勤修築然不習河渠疏導之法命使
遣丁治不一效今歲衝毀之防至明歲復然雖有

河渠紀聞

卷之六

九

築塞願東夫西此完彼漏固由久壞之長隄不能
一時并治抑未嘗提挈綱領導流節洩也然以開
閘之規模卹重困之餘黎苦心調劑隨地安亦
有不遺餘力者矣

綱目宋太祖開寶四年河決澶州五年夏五月大雨
河決出宮人

按綱目書河決澶州災在天下也澶州宋地不言
宋而但書河決致決之由不起於宋也書大雨河
決出宮人陰氣盛而出宮人以應天警恐懼修省

所以尋之也河之決屢矣開寶初水溢明年決夏
邑又明年決原武發熱宋城鄆州及汝清河皆溢
注東阿至冬初復大決道潤泛數州皆官守不時
上言通判州牧論如法蓋自五季分裂以來河之
壞潰至是已甚揚劉之塞決河不復故道隄爲赤
河由落瀆濮鄆棣濱東流至海豐入海此流毒
所由始也赤河狹小一線新衝不能容伏秋無涇
之水下洩不暢轉而上潰太祖之世赤河經流壅
激歲有塞決始無慮日冬春加增隄防汛時決漫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十

如故力役終年不息加以霖潦爲災大雨彌月平
地水深丈餘五行志水不潤下百川道溢壞鄆邑
溺民人又云水陰象也陰氣盛而水沍爲災大河
數決出宮人厥陰氣反射責己之義也而其患實
胎於赤河追後赤河分爲游金二河游金赤三河
並淤而患無已時矣

開寶五年河復大決漢陽再決陽武之小劉村發州
兵及丁夫五萬人治之召東魯逸人田告至詢治水
之道善其言欲官之以親老辭去

按是時曹翰董塞河之役連年靈洩爲患決溢不止下詔曰近者澧澗等州縣霖雨薦降洪河告罄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沿川未聞力制濇流廣營高岸白蠶國專利墜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駁歷代之患弗弭縉紳草澤之中有能素悉河渠深知疏導者許詣闕上書帝每聞河決焚香上禱於天願以身代勿延於民下罪己之詔降哀痛之辭可謂誠切更求疏導之策廣咨博詢至是召東魯選

河渠紀聞卷之六

十一

人田告詢治水之道逸人著禹元經十二篇考證核時心善其言雖未得要領而虛懷求治已知力制濇流之非法矣是時翰所治決河皆塞而已塞復決橫潰不已殆就決治決未究決所從來之原而治其本與昔王景引河入千乘垂及千年而壞於五季之專利爲害以致經流壅積水不得復由其道新衝之口不能洩瀦而生淫塗而致潰分流平漫故道淤澱山嶽未易以人力修復逸人至卽謝去豈知其時之未可爲却其力之有不在言之

而不能行之也而其書不傳因難深論曹翰以一武人護役塞決傾囊助役沉所乘白馬虔祀再獲並有成績雖未徹河之原委而卽事求治可謂不廢事矣

宋史河渠志太平興國二年汴水大決發畿甸丁男三千命梁迥護塞汴口

按宋建都大梁汴水貫都東下每歲索需決溢爲患丁晉公談錄嘗言之且言梁宋吹淪之利湊流此渠場帝折黃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

河渠紀聞卷之六

十二

奏水橫截斷絕宋老地成沮洳此言其常道帝都天下之樞財賦百貨半資汴轉運然分引洪河貫都漚流石門不守遂成大患前葺汴水泛溢城闕封大亭隄浸民田害稼邇年復大決黃水衝汴口奪汴東下非決於汴仍決於河也河流向背不常河口數易濇酒壅注搜後該頂衝隨之闕利而不虧善非所以重帝都也汴口初決時帝乘步輦行泥淖中近臣泥滓沾衣數千萬甲兵百萬民戶天下轉漕所在帝不能回輿捧輦而出蓋亦有警

予之懼矣開汴口通淮導汴入蔡通陳頴浚汴爲五丈河達齊魯周世宗嘗用力於此宋因故跡更疏之而河陰受黃之口修守不慎使黃倒灌而入金水河灑京索須入汴之水皆助黃爲難矣時孟温榮澤頓工皆決河患益烈不獨於汴也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十月滑州靈河縣河塞復決命郭守文護塞決河率卒塞之

按滑州靈河大隄自曹翰塞決後洧濮鄆州之決未息太平興國初洧復決頓上温縣榮澤榮陽並

河渠紀聞

卷之六

三

告警沿河隄岸殘破不能守遣李崇矩乘傳自陝至滄棣案行河隄察水勢治隄岸之缺罅被水之租復命十七人分道行視隄岸及時繕治以備水患籌慮不可謂不至矣然隄以束水而水不下洩東亦無益束水以刷沙隄不保固而水旁洩沙無從刷此靈河大隄所以塞而復決也時材葦未具遣李神祐馳往垣曲伐薪蒸四百萬以濟用路遙役重轉運艱難卒以民力復補其缺然未自原及委疏治如法此塞後決迭爲消長不易時而變隨

之矣

宋太宗興國四年開襄陽漕渠直抵汴京以通湘潭之漕渠成而水不行

按此開白河以通襄漢也白河出唐州南流入漢督漕程能議開是河發八州民數萬命王文寶董其役渠既成水不下行地形之高下未審不能與水平也爲渠之法必就高阜整岸爲渠截流爲堰然後水行數里方至平田用鄭白渠扼流蓄水之法水乘高勢下流大渠分置斗門馮餘水水盛溢

河渠紀聞

卷之六

七

則下板閉渠以防奔注襄陽古有二渠長渠木渠是也宜城令孫永治長渠時蓄洩止侵爭著爲令上大司農會鞏爲記云秦昭王三十八年白起攻楚去陽百里立塢壘水爲渠以灌陽今長渠是也秦得陽爲縣漢改宜城因故迹立堰引其流溉田七千頃蓋水出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故得用也熙寧初宜城令朱紱修復水渠溉田六千餘頃皆用此法大要開渠在得勢然後水可通流若勢既未得又無法以佐其治傷財

書民不知其已也

綱目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河決滑州韓邨汎道
穰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入於淮十二月決河塞
九年春滑州房邨河復決發卒五萬塞之以田重進
頌其役未幾復成

按自寇河再決復塞後閱五年而復大決於韓邨
前此河決宋城決汲縣壞新場隄滑州大水河漲
蹙清河凌鄭州城水溢入城是時河流漲入小清
河下流冰碎瓦裂漫散橫衝並無獨出之路可以

河渠紀聞 卷之六

五

歸墟此所以復決韓邨也決河泛漚漢曹濟諸州
南下徐州水漲丈有七尺塞州三面門禦之別由
道濮而東沒長垣封邱酸棗中牟浚儀及尉氏襄
邑雍邱等縣汪洋浩瀚千里一壑大發丁夫塞之
使劉蠡謂其飽役久而後成帝作平河渠紀功及
韓邨再塞復決滑之房邨與韓邨相去不遠卽再
塞而更易一地水無所歸決仍不已方韓邨之隄
久不成也使者按視隄址始知道隄無益不如分
水勢亦河窄不能容自應分水然祇於漚滑二州

最後之地分疏南北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

靈河以通於淮設斗門啟閉如汴口法而不知決
水由彭城入淮大河已爲潮尾更引入靈河入淮
之路閉則入北流之流緩久而必塞下流去路塞
積愈分而愈不可制也蓋逆害以東窪下之地滑

之東境也滑與漚壤地相接下至長壽亭清界
內卽頓邱地段疑決酸棗注之朱全忠分滑之決
河爲二夾城而東散漫千餘里皆行於窪地東阿
東平鄆城壽張水澤所鍾自東阿至博州漚爲大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六

澤環梁山會於汶湖漫無涯際迫河決棗州浸厥
次商河下流淤高壅滯乃決上流低處離爲赤河
復徙河自南而東決東平之竹邨而漚湖頓窪窪
地之隄俱不可保則所云行平地易爲敗者信然
矣此所以屢塞屢決也韓邨之決滑南北州縣皆
爲魚龍之宮太宗驚心蕩析刑牲沉璧於白馬之
津稍有成績至復決房邨鑿於韓邨之勞民愆期
發諸軍代之以至迄事舉患愛民之深衷可以下
判臣民然未審於全河之大勢而枝枝節節爲之

有未盡也時江河漢淮穀洛澗皆溢水患亟矣
宋太宗淳化四年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官民廩
舍決水西北流入御河決大名府城詔發卒代民治

按是時大河南北橫溢淳化初奪汴壞浚儀連隄
又決宋城詔決水所經地免租稅聽民種藝明年
上津薊州並報溢至是復大決於澶州時帝方命
長吏及巡河主婦使臣經度行視固守河隄違者
寘於法而決如故滑州之稱移於澶州始以滑州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土脉疏岸善潰每決率在南岸用梁容言於迎陽
埽前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渠成又
命杜彥鈞率兵大鑿河自韓鄆埽至州西鐵狗廟
十五里復合於河以分水勢河東西植榆柳固隄
防至河溢入大名賦州縣斬石榵板芟竹輪大名
宋以大名爲北京隄防障遏無歲不講增置都水
監令長吏並兼隄防時決塞不已大河貫境奸民
乘間圖利豪戶時芻麥誘誘人潛穴隄防防潰而
居奇貴售歲時竊發知天雉軍趙昌言偵其奸徑

取豪家府積給用奸不能行方汲水之漫京城也
昌言籍府兵貢土增隄索禁卒佐役皆優塞不進
昌言大瘳疾呼城壘人溺不從命者斬衆股栗赴
役不淡旬城完治事赴功之嚴明爲時所重然河
方奔衝東西皇皇赴救之不暇迨隄既輝爲功分
水亦不濟事導河滑川之大要未有能任其事者
嗣鄆州河漲城連隄明年河決鄆州詔徙州城太
宗臨御二十餘年澶滑鄆漢間塞決無已時至徙
其城而河患益烈矣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宋真宗咸平三年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泗
水迫州城命使率諸州丁男二萬人塞之踰月而畢
按是時河南北橫流決水南入淮泗而北來水勢
仍復悍激侵迫州城至塞其門以遏水州東王橋
渡廢不用避赤河之衝赤河擁濟泗交侵鄆城常
苦水患至是遙潦益甚淹浸彌日踰旋塞決而患
不息徙城於舊治東南十五里陽都之高原從陳
若拙闢承翰之議也赤河自汴瀋東北行至海豐
入海凡歷四十五年溢決無虛日以太祖太宗之

英明而不能平蓋五季之流毒離爲赤河一線新
術不能容伏秋無涯之水此所以復有橫隴之憂

也
宋太宗至道元年張洎疏陳汴水惠民金水五丈四
渠開鑿之由

按宋以黃汴惠民廣濟爲四大河又分惠民金水
五丈及汴爲四渠淳化間汴決太宗步蓋臨觀與
徒寨之隄立而水勢定河陰汴口每歲均節水勢
濟江淮漕運至是詢汴水疏鑿之由洎言惠民金

河渠紀圖

卷之六

九

水五丈汴水四渠派引支分會於天邑舳舻相接
贍足京師惟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
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賦由此而進大禹疏鑿揚帝
開剛終爲國家之用漢末河入於汴承平中自梁
陽築隄至千乘汴出大河之南經河而受密索水
自旂然與須水合入於汴桓温將通之而不果皇
甫誼鑿之爲通濟渠唐改通濟爲廣濟裴雍柳劉
晏杜佑轉江南租船自淮西北沂鴻溝輸河陰合
嘉太原等倉歲漕數百萬石其與鑿濟漕之本末

河渠紀圖

卷之六

十

如此會南豐渠首禹於榮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出
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始
皇疏之以灌魏郡者是也或曰浪宕渠自滎陽五
池口來注鴻溝者是也或曰浚儀渠漢明帝時循
河流故漬作渠渠成流注浚儀者是也或曰石門
渠盛帝時於敖城西北累石爲門以遏渠口者是
也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之北而
兼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蔚然之水東流入汴
滎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小閘中東
流而出濟水至此乃絕桓温將通之而不果者晉
太和之中也劉裕浚之始有滿流奔注而岸善潰
塞裕更疏鑿以漕運者義熙之間也皇甫謐發河
南丁夫百萬開起榮澤入淮千有餘里更名之曰
通濟渠隋大業初也裴耀卿言江南租船自淮西
北沂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合嘉太原等倉凡三
年運米七百萬石者唐開元之際也後世因其利
焉太宗嘗命張洎論若其與鑿濟運之本末如此
宋至道之間也南豐著論尤爲精備至隋汴分出

河渠紀聞 卷之六

五

之河金水五丈惠民皆通於汴金水自京索導源
 由蔡陽過中牟名曰金水鑿渠引水百餘里抵汴
 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儀溝東會於
 五丈河楊侃所謂越廣汴溢流之上轉皇城西北
 之隅貫都注御溝之口轉清通廣濟之渠者是也
 五丈河自汴城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周顯德中
 疏汴水北入五丈河齊魯舟楫皆達大梁通東北
 之清運改名廣濟惠民河與蔡河一水卽閼河也
 蔡河貫汴梁兼閼水清水澗水以通舟楫木橫棧
 爲水之節閼水自新鄭與蔡水合南歷陳穎通淮
 右之清時以東南爲蔡河西南爲閼河諸水匯流
 汴南土疏地平水易泛溢淳化間澗水漲盛自長
 葛開小河分流二十里合於惠民咸平中惠民河
 溢寇準治丁岡古河泄導之祥符初自許之長葛
 浚澗水河及治聚村舊河以入蔡河又於頓固澗
 水河口修雙水門減陳穎水患宋祁作澗水河頌
 以美其事三河異名同源統歸於汴汴河水勢極
 紐於蔡陽水口河陰都監常以知水者爲之止壘

諸開汴口引貞觀中琢石爲門或岸成塢故事議
 於汜水孤柏嶺山趾鑿山導水時不用其言而開
 蔡水河四亦治標法也

宋真宗咸平五年六月河大溢惠民河並溢調丁夫
 十五萬命王濟馳往治之

按是時帝巡師大名河決於浚儀汴溢於惠民廣
 調丁夫命王濟程度濟省十六七召濟入見張齊
 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
 所爲宰相苟能和陰陽災沴爲國家致太平之

河渠紀聞 卷之六

五

福河之不決臣亦可保帝爲動容時漕滑歲警棰
 輒徙城力役連年不息齊賢令濟署狀責其成濟
 心知帝之愛惜民力兵燹後用度不給減省六七
 亦持籌之常至以河之不決責在於相陰陽之理
 固然而非職河者所宜藉口也河決固由天災而
 補救在人苟疏築得宜安流可冀當濁流泛溢之
 時奉身肩任河防早夜孳孳勞怨不恤一以國計
 民生爲念求事之有濟而後已其濟則君之惠也
 民之福也不濟則職之失也身之罪也以民爲心

而視溺猶已矣不然而功則思歸於已過期賦課
諸人雖日巡行河于侈談復宜事至擇利乘便終
無望其事之有濟也河工分功殊禍之習最誤國
事然知濟之持正惜民力亦非不能任事者矣
宋真宗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隄堵詔發兵夫完治
之

按此卽赤河決水別出爲橫隄河也決河出京東
故道之南與故道改流不過三百里未大變遂今
漢州東東平西范縣陽穀之東東阿長清之北皆
河渠紀聞卷之六 三

有古黃河故迹卽橫隄決河所行也橫隄雖修復
舊埽河道已徙行於齊林濱三州之境順流入海
去路近便東平東阿以下地尤窪下乘初決之勢
成建嶺之河沛然莫禦自長清東北仍行京東故
道其西南故道之淤者尚仍其名橫隄與赤河分
道並行橫隄由大清河至利津入海赤河由東平
州至海豐入海二河並行二十四年是爲東流嗣
景德四年復決澶州王八埽修治旬時畢工仍歸
橫隄所行之道此有宋諸人所切切於回河而不

忍捨者也其後言復故道卽復橫隄出利津之道
也言修六塔卽導入橫隄也言開二股河開直河
卽挽河由駕馬出海豐之道也其議分水懼新河
窄狹而分洩也進上下約料水使流向東也大指
總以復故道爲主夫橫隄故道非不可復在先治
其下游自海口訖濱滑疏其壅滯寬其阨迫王景

千年之舊迹至今可存濱滑之患亦紓歐陽公言
下流梗澀終虞上決爲患無涯適中當時謬誤之
病而水官皆不得其人至於所爲輒左卒不可治
河渠紀聞卷之六 四

非故道之難復也
宋真宗景德二年汴水決南至毫州合蕩蕩渠東入
於淮
按此黃河奪汴合流南下入淮因以爲汴決也宋
都汴梁歲消東南粟六百萬斛江淮清最重由汴
入淮抵揚汴決則阻清議者請自汴梁東分廣濟
河由定陶至徐入清河以達江湖清路役旣成覆
視地有隆阜水勢極淺雖置埽堰又歷呂梁灘積
之險斷不可清遂罷其役又以高郵新開湖水散

漫多風令清舟東下者還道泗州載石輪湖爲陸
蓋汴水決後議疎由徐入清河之路而不果行清
舟道經泗州便載輪石於湖則其經汴入淮而不
由徐入淮可知也自隋迄唐宋通運以來河道凡
屢更郡國書云煬帝鑿汴梁以通揚州世傳自天
長六合間達揚州觀音閣爲粟舟之渡頭今羅泗
橋西北河身猶存羅泗橋儀真縣治東南隔之橋
也又云盱眙龜山蛇浦口經天長至六合瓜埠出
江隋唐行河於此又穿瓜埠抵天長由天長出新

河渠紀聞卷之六

五

溝七里湖入高寶是瓜埠六合之水道隋唐以來
皆行之不必定出徐州也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九月河決棗州葦家口已塞
復決州東李民灣徙州治於陽信之入方寺
按是時橫隴河道行於齊棗濱三州之境決河高
民屋數丈滿流益暴壩地益削溢決相連並至朱
人謂橫隴決而東爲棗濱諸州患是也初河決通
利軍合御河環州城自後決溢常在州境寇準知
棗州議徙城商河踰年稍捍護完築而衝蕩不止

乃相視陽信八方寺地徙州城未幾河復決濱州
河流壅激如故著作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言河
坂道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九河在平原以北決
河出九河之南矣追咎漢武發頓邱暴衝濫兗汎
齊流患中土謂大任故道可復祖王橫之意而變
通其說似爲近理惟所言起滑臺下派之爲六條
流就下湍急難制恐復漲爲一不能各依所導卽
竟成六處河口亦難隄防引入滹沱漳河漸至淤
塞益爲民患陳彭年王會具論之遂寢其議山居

河渠紀聞卷之六

五

黃論謂垂導河形勢書所見近是而迂迴繁複不
切於用若未達因勢利導之方而獨斷孤行恐亦
不免六塔二股之議亦通論也其後郭詒言澶滑
隄狹無以殺大河之怒故漢以來河決多在內地
議引河出沒子山下穿金隄與橫隴合以達於海
當時不用其言猶愈於議分水治遙隄之不審原
委也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河決澶州大吳婦役徒數千
築隄亘二百四十步水乃順道

河渠紀圖

卷之六

五

按大吳埭去橫隴不遠隄成而水即順道者順橫隴之道也泗州數決水不循軌役徒數千築隄導入橫隴通橫隴之道而橫隴所出之道尙未及也陳堯佐奉命規度以開滑州小河分水勢定議自三迎楊村北以次順治引水分流開支河於上游泚其壅溢時以爲利自開寶興國以來道滑更迭遷決未有策水之來源去委以施治者唯築隄隄議分水而已至遙隄無可用專治分水分洩於道滑二州最狹之地下流散漫無歸如梁睿壅渠於迎爵埭前引水至黎陽合大河杜彥鈞鑿河自韓村埭引水至州西入於河卒未收分洩之益堯佐議開河分水爲城郭人民計於救災卹患之道則得矣而一隅之水未能疏全河之勢尋之東行也大吳之塞決不可恃若欲遠避黃流俾必不可成之功如李垂所云固不爲當時所重也

朱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浚汴河通汴口運道

按宋時運道出汴口泗州野駘兩城間淮流積東之處汴水由灌入淮之道出於此時汴水屢決壅

河渠紀圖

卷之六

五

沙埭淤阻滯清道舟行多不利太常卿馬元方請浚汴河言泗州至開封府崖澗底平水勢薄不假開濬請自泗州夾岡用功以宿亳丁夫充其役功成清艘直達於淮汴口通流川澗異同云汴水自河南界流經泗州城東合於淮謂之汴口宋時以此爲清運委衙胡鼎明言自唐以前汴水會泗於徐城之北合流入淮不知何年改流從夏邑永城宿州靈璧虹縣至泗州入於淮宋時東南之清率由此以達京師汴口改流始於宋唐秦滑開廣濟渠自泗州虹縣至淮陰合於淮旋以水急難行停廢仍由徐入淮杜佑因叛將守徐清引路絕議改清自浚儀西引流經蔡河至陳州合輿議行而徐淮路過罷役仍由舊不改宋時泗河已淤下流梗塞引汴入淮遠淮卽所謂符離河也疏夾岡約筭牙隨時修治通運之常道也

宋真宗天禧三年六月滑州河溢天臺山潰於城西浸溢州城歷道漢首郭注梁山濬合汴入淮復州縣三十二遣使築夫治之明年二月決河塞復於天臺

旁築月隄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汭徐濟書
如三年而益甚

按自祥符四年河決通利單水淹及滑至是滑再
溢已塞復決民困歲殺官窮於智計議塞議疏迄
無定見或以黃水入王莽河與河故澗注赤金廬
水大難於隄備決處槽底坑深舊渠遠塞之旁必
復壞若決河而北水注御河迴乾寧軍入獨流口
及契丹之境亦恐因此搖動遼寧李垂疏河利害
言自上流引北嶽之高地東至大任隴爲二渠分

河渠紀聞 卷之六

无

流渾注復合於澗河舊道滑州不治自朝議以
鑿山決古隄煩擾不用時當河事孔棘水淤游至
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天臺已塞復決
牽延幾及十年怨氣鬱而成陰陰盛致水有由然
也滑州連年衝決城西北隄防城無外禦陳堯佐
加築大隄疊埽於城北護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
木數條置水旁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之今猶用
其法並於舊河開支流以分導水勢皆受其益雖
未得敷治之本然當水橫郊關塞決無時亦不無

小補矣

宋仁宗天聖元年詔京東河北陝西淮南民輸薪芻
餉兵伐澗河榆柳

按此因滑州決河未塞而徵調也是時歲饑連年
大興力役賦料至千六百萬發兵夫至九萬賦役
近遠均輸朱之民力竭矣宋制歲歲決河決有司常
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稍芟薪柴槌楸竹石菱索
竹索千餘萬下澗河滑州所產地農隙收采備用
伐蘆荻謂之安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辦竹料及

河渠紀聞 卷之六

辛

爲索以竹爲巨索長十尺至百尺不等其徵調之
例皆行於境內滑州塞決募民輸薪芻自京東河
北遠而及於陝西淮南之屬不獨困一方之民矣
方天聖初政工時夫料已調集帝以歲飢器役寇
賊總領其事言病民者特撓芻耳幸調率已集若
積之經年則朽腐爲棄物後復興工斂之是重困
也其言洵達得制用郵民之道提舉崔立受納薪
蒸計其用有餘而奏弛下戶未輸者二百萬李若
谷謂取芻撻勅同列之援州縣者至搆難不悔郵

河渠紀聞 卷之六

至

重困之民力於河事孔棘之秋寬一分民受一分之益非遙達治體者不能矣宋史河渠志凡鞏河諸州皆有埽埽之制密布芟索豬稍稍芟和重壓之以土雜碎石卷取為大埽而下之埽下非積數壘不能過迅澗又為馬頭礮牙木岸以壓水勢護隄諸州之埽滑州除天臺外有韓房二村慈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七埽澶州有機陽大韓大吳南胡王楚橫龍曹村依仁大北岡孫陳固明公王入十三埽通利軍有齊買蘇村二埽大名旆有孫杜

侯村二埽澶州有任村東西北四埽鄆州有博陵張秋關山子路王陵竹口六埽齊州有采金山史家棚二埽濟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聶家棧隄礮牙陽成四埽孟州有河南北四埽開封有陽武埽埽制與今小有異同而用則一料物皆以歲計而取足於民今則官自購備不復問之民矣

大水

宋仁宗天聖四年六月京師大雨京東西河北淮南扶史稱是年七月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

河渠紀聞 卷之六

至

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誠屬肆救獨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半數長朝未入有旨放朝王仲裕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發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請入見陳備禦之法此治事之常道也南北連年水泛澶滑兩軍由梁山合汴入淮遠近震恐汴城淫雨連朝水乘不洩黃水漲發都人咸懼大水入城謠言汴口決水且大至百姓惶恐不知所出遂欲東奔其時一線單隄實有危急可懼之形汴口之得免於決幸也民之不察虛實而欲奔形勢使然人情之恒非無稽之傳播也會奏對決奏未至民間所言不足慮以靜鎮無事處之民心安而言自息越明年江南河北大水遠近臣十七人巡行安撫賑恤南北患水未已綱目發明引春秋桓元年大水傳曰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並之所致以變不虛生著修省之義不獨天行之怒矣

宋仁宗天聖五年七月被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十月河平名曰天臺埽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壘

按決河自天禧屢塞未成帝慮殫民力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役兵番休存恤蓋知民力耗竭休養須時也至是決口久不塞衝澇日甚乃大發丁夫繕築塞河命轉運使五日一奏事核實程功澗滑自景德以後幾無歲不決地形窄狹而汙下又當由東轉北之交大河乘高而來自高就卑當衝者易敗魚池之滯入減水河無幾也然以計日圖功至十月潦盡而役塞十年未竟之功至是始有成積凡治決河必審地形通去路合上下權首尾並治就決治決而決之源流未悉治如不治塞決之明年河北大水水之壅於上可知也沿州海口之滯流非一日矣積流連年遂決水不下達中流之壅淤日積而日厚新衝禁流不能納全河浩濶之水壅而逆行澗滑之再折三曲適有以阻阨之故下流淤塞之患先見於澗滑衝決既久決處稍底坑深渠高難以逆上已塞復決其旁此天壘決口自景德迄天聖所以久而不治也天聖初帝憫民久困水阨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壘

詔募京東河北陝西淮南民輸薪芻調兵伐瀕河榆柳弱死之家遣使詣滑行視河勢然其所以治之者不過築隄置埽開減水河而已而不知河淤常先下流下淤則上必決分水愈多沙淤更甚治河不得要領使河下行不疾徒治澗滑無益也自天壘埽成洛州之患更移於澗州矣

是年范仲淹議築捍海塘功成名其塘曰范公隄按海塘之制始於捍禦鹹潮以便耕稼宋開寶中增修揚州捍海塘年久缺壞范仲淹監西溪鹽倉建議更築發運副使張綸上其事自請知秦州以仲淹令興化董修築之役隄首起海陵尾屬鹽城兩縣間長百四十三里基濶三丈面一丈高一丈五尺越明年功成方仲淹請修時綸力主其議言者以為濤患息而蓄淹之患與綸曰海患十九潦患十一治其多者卒成堰仲淹撰張公祠序云維茲海陵古有潮堰舊功弗其驚濤蔚至暨其稼穡偃其桑梓請復厥功橫議囂然再列其狀用觀厥成以是知文正之相與有成有為之先者也後跋

十年公所作堰半圯於水如阜堦許公莊後前時
規略所不及敗於潮汐海陵令魏欽緒作而治之
復如初以是知隄之垂於無窮有爲之後者也而
范公之名獨存惟公之精誠足以貫之合於人心
所同然故歷千載而彌光也

宋仁宗天聖六年河決澶州之王楚埽

按自天壑埽成後大河東行白馬滑界河流平緩
萬年隄廣植林木固其地勢然右疆則左傷滑患
移於澶至是澶州告決明年復壞澶之孫陳婦始
河渠紀聞 卷之六 五

詔轉運司計塞河之備先時詔罷遙隄以休民力
茲復遣使行視議於滑界開糜邱河以分水勢糜
邱河卽濮水也暴衝之河勢不能容萬里之流而
引渠分洩洩水過甚河滿隨之大河出朝城之南
濮州之北漲水滿入小清河濟南澶州並遭葑淺
徙朝城縣治於杜婆郵廢鄆州之王橋渡澶州之
臨河鎮而河患益烈矣

宋仁宗景祐元年河決澶州橫隄埽

按是時橫隄爲大河之經流自奉詔停修決河日

久不塞議開分水河以殺其暴未興工而河流自
分大河經流注橫隄溝赤河又有糜邱及王楚埽
分流之河並行長清迤北入京東故道卽山千乘
入海之道今所謂大清河也自宋以來古河盡涸
大清河深澗如故昔時大瀆經行之處出海迅利
橫隄再決引河入大清兼得三河分行垂二十年
而後變有宋諸人汲汲回河必欲挽之使東其以
此也然卒不能抑使歸東者蓋有道矣黃河挾沙
而行不能敵海沙之日壅惟清水足以刷之禹河

河渠紀聞 卷之六 五

出章武章衛濶茫諸大川及連澗瀆蕩山澤之清
水奔流刷沙故久而不散獨流河深通可驗也今
河會淮出海引清滌濁海沙不能上大清河雖爲
濟正溜挾汶入海合滙同流而汶濟一線之清水
無異涓滴細流何能禦潮汐時至之壅沙泥粟狹
不能容而又分其勢也歐陽子謂橫隄之水海口
先於百四十里其後赤河復汎爲游金二河亦相
繼並淤水不下達議分水而愈分愈淤抑猶未知
大河入青齊一州之境無大川廣濶爲之漚流則

沙而終必寒也求人故道不得矣

是年閻貽慶請治五丈河

按五丈河自汴河分流東通曹鄆諸州宋開寶中改名廣濟爲漕運四河之一九域志五丈河卽禹貢之菏澤自汴城歷陳曹濟及鄆廣五丈周顯德中嘗浚之東通曹濟梁山通青鄆之漕便商旅建隆中陳承昭於京城西夾汴河造斗門自滎陽壑渠百餘里引京索二水通城壕入斗門架流汴水上東匯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至是貽慶言

河渠紀聞卷之六

毛

廣濟河下接濟州之合蔡鎮通梁山濼請治五丈河入夾黃河引水注之因立橋梁置壩堰夾黃河者鄆濟間小河也是時濟澤河壩不復可尋原其始經定陶溢爲雷荷兩澤者濟水也循大梁趨雖南下者汴水也若與河無涉自河汴混一而運渠時有湮淤宋時儲原仰給京東百數路轉漕爲急而京東自濼密以西青淄齊鄆轉梁山深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若淺漕春初役夫大滄葦以爲常貽慶以大河決蕩請民田堦道路合蔡

而下漫散不通舟亟請鑿治利國裕民之要圖也宋仁宗景祐二年范仲淹守鄆郡親至江蘇督漕白芻福山黃潤許奚三丈浦而苦漕下張七鴉次之設鎮屯兵專治浦屬利及數州

按周官有稻人掌稼下地之法其濬水則今之湖塘也其濬水則今之渚浦也太湖濬數州之水而松江爲導洩太湖之正道昔人慮吳淞一江不能勝受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導入於江崑山之東開十二浦分納諸海諸浦之興始於天禧成於

河渠紀聞卷之六

吳

景祐錢氏時命都水庸田司督撥浚夫疏導諸河其來源去委悉有隄防堰牖之制旁分其支脈之流不使溢聚以爲賦畝之患端拱中轉運使喬維嶽不究溝洫畝澮之利惟務便於轉漕規牖一切毀之營田之局又以間冗罷廢乾興天禧間專遣使者興修水利遠方之人不識吳之地勢與夫水源來歷及前營田之利積水常不治至是文正守鄆郡親悉其利害旣導吳淞入海又於常熟之北崑山之東入江入海之支流普疏而徧治之且言

江南圩田蓄洩有備錢氏備安民間歲多豐餘米石錢五百今米石不下一貫其故可探請飭轉運司令吏民各陳農業利弊其簡易者著為令以爲養民之本疏白茆黃涇七鴉福山諸浦助吳涇之所不及決壅滯而防汛溢明時浚雲製言吳人習知吳事吳地不能當天下五十之一而歲賦十之二漕粟給司農遂當天下半其農日夜從事桔槔而閘者水多闕無所灌洩請浚楊林七浦福山諸塘七浦在白茆之南楊林在黃涇之北鹽鐵在福山之北與文正治郡郡水利同一道也然浦之通流在疎而疎之實效在閘浦視閘之嚴置以爲通壅者也昔涇白茆楊林諸港皆通海之道湖沙往來諺云海水一朝其泥一簣渾沙泥滓釀成土阜文正有言曰新導之溝必設諸閘以禦來潮沙不能壅也故設置屯兵專治浦閘啟閉以時節宜由人黃震謂文正守吳郡閘首涇諸塘爲一方之利今浦廂盡廢黃涇一帶幾成斥莽遍地皆種木棉種棉久則土膏竭而腴田化爲瘠壤豈仰藉於

轉繩失古人立法之意矣嘉慶壬戌癸亥先後濬劉河七浦工竣議善後劉河舊有閘久不下板修補試用啟閉如法清水蓄高趁退潮之勢並黃刷沙力大而刷深明放大驗如此然後知文正之實心爲民行而宜之必至盡善然後已此先憂後樂之實功也

附劉河大閘啟閉事宜記

壬戌之春大濬劉河復舊閘時啟閉記其事宜以垂久周禮考工記曰善溝者水激之激者何激其泥沙也水何以激泥沙潮沙必得清水而後去也海潮捲沙而來清水力弱不能衝渾激濁新開河道水性未順任其紆迴蕩漾潮水之蔽江而入者不能盡出清水之隨潮而下者不能暢流水緩沙停勢必復淤理本如此然海潮力大勢猛非十數丈清水之河所能抵禦內雖加浚寬深極遲至十餘年必須重濬勢無如何也清江浦淮黃交會兼資爲用黃水挾帶渾泥不能蕩滌海沙借清淮合力運流入海而後沙可滌婁東一江之水不能此

河渠紀聞 卷之六

聖

於全淮亦勢也然則何道以處此曰惟有設牐啟閉蓄清滌渾以水治水而已昔范文正公力排衆議獨開蓄渾立牐限水收蓄洩之利其論枕海關河必先築牐隄防而乘除之今大濬劉河牐內之河竭人力浚之使深欲其可久而牐外餘存之浮沙海潮往來人力不能施必借清水之力刷之使通工竣開壩先將壩根內外浮沙搜刷淨盡使呼吸通利至放水之時下板收蓄清水阻止潮進俟潮退二三分後即啟板開放清水借退潮之勢隨潮衝蕩海口潮上次第下板使渾濁不能入蓄高清水啟閉如前此以人事之巧力補天行之缺陷清水蓄全力以敵海轉合退潮之水以攻沙以水治水仍以海敵海變通於清黃交會之義節有餘以益不足轉弱爲強行之如法而有常江可常通於海豈直十年哉

宋仁宗慶歷八年河決澶州商胡埽直走大名入衛河至清池合口與漳滙流注乾寧軍其東岸爲今冠縣館陶臨清夏津武城棗強德州吳橋東光南皮滄

河渠紀聞 卷之六

聖

州西岸爲今廣宗威縣清河故城景州其東光南皮滄州之道卽西漢大河故道也自是會流逕獨流口又東運劈地口三叉口入於海其西岸爲今青縣東岸爲今靜海南岸爲天津獨流口在靜海北二十里劈地口在縣東北三叉口卽天津東北之三叉河是爲宋黃河北流之道商胡決後二十二歲爲神宗熙寧二年導東流而北流閉又十二歲爲元豐四年河復北流哲宗紹聖初又閉後數歲爲元符二年東流斷絕河竟北流蓋自慶歷八年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北流凡一百四十六歲

按自商胡決而北流王景之河始廢橫隴決河久不塞橫流四出橫隴出海之口先淤百四十里赤河下流分游金二河游金與赤河相次蠶淤王堯廩邱之流亦絕分水愈多經流愈緩所在填淤盡爲黃流已棄之高地河梗墮不能下不得不決入永濟已成之渠由故道北流也歐陽公言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薄乃決上流之低處天禧中河出京東故道下流淤

塞乃決天堦塞未幾又決澶之龍門埭數年後塞復故道又決王楚埭所決差小良故道分流兩故道又於復大決橫隄是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誠哉是言實足發是時決河之肇商胡之決亦正坐此大河自決入永濟後澶州之患稍緩下流至青池西與漳水合由界河趨獨流口入海順利後決入漳水遂爲大河之所經地勢東高西下北流屢自西決是以謀者欲導全河

河渠紀聞

卷之六

星

入漳以合禹跡前賈讓請決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至是宋之北流仰行其道數千年滄桑更變而禹迹無改百世不易其治明德之遠於斯益見商胡初決時速謀修塞科枵及一千八百萬配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嚴急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以報罷歐陽公病其舉事輕統爲害宋之民力竭矣

宋仁宗皇祐三年七月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口明年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開六塔河

按是時河患未息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賈昌朝欲復橫隄故道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導入橫隄費省功倍陳執中主昌朝富弼文彥博王仲昌遣使詣銅城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卒以開銅城故道功大難成議因六塔水勢導入橫隄遂以至和二年修六塔河河在清豐縣西南三十里引商胡決河通橫隄過六塔渠故曰六塔河之支渠也修六塔即開橫隄之意而陰用其說者橫隄湮塞二十餘年河長

河渠紀聞

卷之六

星

千有餘里聚三十萬衆鑿黃河已棄之高地於災譴變異之時誠知其難也而仲昌變其說假六塔爲回河之計飾言費省使其易舉殊不知下流淤而河始別出六塔河一支流耳周沆勸視河廣不及五之一數丈之澶不能衝千里之波偏注之渠不能回全河之勢奚待智者而後知也善乎歐文忠之言曰議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橫隄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千有餘里已平難鑿今但見河北水患速欲

河渠紀聞卷之六

望

還之京東初不計前時屢決之因故道無可復之
 勢六塔有減水之名無減患之實今以別河下流
 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同大河注之濱棣德博
 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塞上游必
 有他決之虞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繇
 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
 性乃因其流疏而就下河患乃息今欲逆水之性
 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同注此大
 禹之所不能有害而無利也宋時議河惟歐陽公
 深得事理潘宮保於公言黃河棄地難復引大禹
 疏濬排決未嘗創掘一河漢武塞瓠子在涇淤二
 十餘載之後謂故道非不可復亦不能舍故道而
 別鑿新河其意謂王景千年之舊迹可復也此論
 其理而未究當日事勢大河分流日久水碎瓦裂
 無可收拾景築隄自漿陽直接于乘斷截溝澗水
 無他洩之所而後能束使歸海宋時水官皆不得
 人而力又不足以副之誠知其難也卽謂新河可
 鑿亦斷非六塔狹小之河所能畢此鉅工開六塔

河渠紀聞卷之六

望

而思濟事直以河爲敵矣
 嘉祐元年四月塞商朝北流入六塔河河小不能容
 常夕復決河北被患者數千里始議仲昌等不俟秋
 冬進約致決請戍有差自後無復言橫隄者京東故
 道遂廢
 按商朝一塞六郡同患下流梗澁海無可出之路
 河北數千里共爲波臣仲昌罪固難道昌朝欲移
 全河於故道亦非人力所能至矣禹貢錄指云河
 災自唐長壽二年決棣州始自是開元數十年間
 博棣魏冀河患漸多下流日壅上流屢決至盛不
 能下徙從無棣入海至宋時滄州海口復淤大中
 祥符間決塞不已漉清或無寧日自唐迄宋治河
 惟築隄分水二議從未議及下流故有橫隄之決
 而其時京東故道未堙也疏德博至海口之壅滯
 徐理故道澶滑之患可紓王景舊迹可復至橫隄
 既通又不專治下流致使海口先淤游金赤三河
 亦淤故復有商朝之決仍不從事下流而治廣數
 丈之六塔以俾功北流一閉當夕而敗固其所也

胡服明著通達便號并引歐陽公下流梗澁終
虞上決之語以爲深得大禹之旨其言王景故道
可復非無其理景治河使河汴分流滴水不洩築
隄自榮陽至千乘千里同功非若宋之枝枝節節
爲之此通彼塞也然是時回河旣不效而大河出
信都渤海間獨流口通快順利湖至五六百步深
至三四丈入海之勢甚迅安流數十年自澶州至
乾寧軍創隄千有餘里有基可恃由此歲加修守
較西漢故漬尤爲順利固可不言千乘也山居贊

河渠紀聞 卷之六

望

論言大河自天禧以前漸引北去其後河益徙而
北奔流到海禹跡可復而壞於宋之朝議惜哉

宋仁宗嘉祐五年春正月鑿二股河

按河漢派別於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行魏恩德
博之境曰四界首河韓贊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
宜渡二股於此分流入赤金河商胡決河北至乾
寧入海二股河東至德滄入海分行殺盜其別由
冠縣至清平與二股合曰五股河之支流也二股
暴衝之河寬不及廿丈勢不能容納成河渡商胡

歧出之別派分流東注野恩莫之慮其間分兩爲
二上流不壅下可無決溢也而患益甚河事自李
仲昌訪後久無謀者費創議鑿二股又于二股西
築土隄約水東流作無益以害民春秋所以譏淺
沫也宋河渠志嘉祐七年河決大名第五埽治平
元年始命浚二股五股河與贊傳異併存之
宋英宗治平元年唐州守趙尙寬與復召信臣故渠
增秩卒其功

河渠紀聞 卷之六

突

按唐州自兵燹後土曠民稀趙尙寬守唐按視圖
記得召信臣故迹數卒復三大陵一大渠皆振田
萬餘頃嘉祐時包拯言京西多閒田唐州四縣田
之入章莽者十八九民多流散守臣趙尙寬與復
召信臣渠及境內敗墮淤田數萬頃荒莽變爲沃
壤流民自歸淮南河北之人至者萬餘戶尙寬又
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招懷遠人畝耕於
野來者給以閒田計日授之貨錢買牛比三年皆
爲膏腴增戶萬餘至是增秩褒美王安石新田之
詩曰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

南背江其北迫淮父抱子扶千百其來蘇賦過唐
作新渠詩以美之其略云新渠之水其來舒舒溢
來其野至於通衢新渠之田在渠左右渠來奕奕
如赴如湊如雲斯積如屋斯澗蓋紀實也前召後
杜皆用強清諸水以濟民食尙寬釋其後故文忠
諸公爲詩褒之有父母之責者當爲民利也

宋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隄又決冀州
棗強埽北注潞七月溢瀛州樂壽埽

按此卽二股河分洩水勢下流受淤水行漸壅而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完

上決也宋人謂商胡決而北爲河北患決河通注
蝕隄壓過溢怒而成患非北流之能爲患冀瀛患
乃河淤在下而思冀瀛之不能隄防也歐陽公言
田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
決溢散漫之虞其言平正通達時不能用浚北流
決出之二股河仍入赤河歸海之道合流向東而
商胡就湮至河溢恩州決棗強而北宋昌言議開
二股河於西岸立上約辨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卽
塞北流各還御河胡盧故道紆思冀深瀛以西之

患而不知大河非一約所能料二股新衝之河滄
州久淤之口固不能容納而順下也北流二十餘
年自道至乾寧創隄千有餘里棗強衝衝故道議
創生隄韓魏公言思深所創生隄其東則大河西
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捍禦固
知防守不易而二股下流束狹無防不能容納漲
水與北流合爲一而患愈大魏公早見及之矣當
時非無可採之議也

綱目宋神宗熙寧二年河決時東流未徙遽開北流
河渠紀聞 卷之六 辛

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滂東決汎溢大名恩德滄永
靜五軍州境
按綱目於安石用事之初書河決思冀瀛州至此
又書河決謹天變也診氣應而河決有自人使之
決者于天地之和變出非常也北流由故道暢行
入海願欲挽之使東又以帝方需用而力主其事
竭天下之用排天下之議悍然爲之必求遂事而
後已至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并拘亦甚矣
初張鞏議開北流司馬光言地勢東高西下宜專

護上約及二股隄岸俟東流添至八分以上北流日減再行閉塞而翠持議甚堅光以遠塞北流恐移患滄德而安石鑿翠持之愈堅慮光梗議風茂則言東傾已及八分遂定鑿議北流一開許滄大決汎濫五州軍閫已塞之河倅建威之功贊使東趨適足爲患方昌言獻議時提舉河渠王亞力言黃御河北行入獨流經乾寧軍直達大海海口濶六七百步深八九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之所開也乃未親黃河在界內東流之利而必欲閉之

河渠紀聞

卷之六

至

以快其說難已綱目於書河決之下繫以地震天變示警亦大可畏也哉

宋神宗熙寧三年以郝宣爲司農寺丞提舉兩浙興修水利尋罷之

按郝氏父子以水利名其家多所建白適當元豐變法之時荆公錄而用之世以是不重其人並廢其書然由今考其所言皆有條理如論地形高下之宜曰蘇州五縣號爲水田其貧崑山之東接於海之兩隴其地東高西下所謂東塹於海而水反

西流者也常熟之北接於江之漲沙其地北高南下所謂北塹於江而水反南下者也是皆爲高田崑山西抵常州常熟南抵湖秀其地低下昔謂水田高田常欲水反流而不蓄故常患旱水田常患水反流而不洩故常患潦論古人蓄洩之跡曰崑山逸東太倉塹身之東有一塘焉百徹松江北通常熟南北其塘謂之橫漚又有小塘貫橫漚而東西流者謂之塹門古者堰水於塹身之東灌漚高田又爲塹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入橫漚以分其

河渠紀聞

卷之六

至

流也故塹身之東尙有坵畝經界溝漚之跡因塹門壞不能蓄水面爲旱田若水田遺跡卽今崑山之南夏駕小虞等浦皆決入松江之道也有橫塘以貫其中而蔡布之古者旣爲縱浦以通於江又爲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於外田成於內有圩田之象故水雖大不能爲害必歸於江海而後已宋時盤門久塞蘇州五門皆有堰俗呼堰下爲堰下齊門猶有舊堰之稱隄防旣完水無所滯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於城也至和初開崑山塘得古

厓於黃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隄防既壞水亂行於田間而有所滯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夷亭無所用其版也爲民者因利其浦之濶擴其旁以爲田又利其行舟之便決其隄以爲涇今崑山諸浦一二里間卽有小涇皆破隄爲之也浦日以壞故水道湮而流遲涇日以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久蓄然爲陂湖矣今秀州海濱之地皆有堰以蓄水海鹽一縣有堰百餘所湖州皆築隄於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岸至有高一丈餘者

河渠紀聞卷之六

壘

此其道法猶存也論治田先後之宜曰今取崑山常熟之高田設堰蓄水以灌漑之浸其經界溝洫使水周流其間而浸潤之立埭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無枯旱之患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後取水田循古今遺跡五里七里爲一縱浦七里十里爲一橫塘因橫塘之土以爲隄岸使塘浦瀾深隄岸高厚水通流而不能爲田害然後擇江之曲者決之使必趨於海又究五堰遺址而決之使水不入於城如是高低皆利無水旱憂然後做

氏遺法收固田之利養撥淺之卒更休迭役以濬其高田之溝澗與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可農丞條議大約以高田立埭門爲蓄澗之道低田治縱浦橫塘深河高岸爲通流壅水之法引蘇州五堰爲設古人締造之艱後人變法之由歷歷如見然當相沿既久之後欲興大役必先安民而後可集事若舉一切涇浜概行罷去多立埭門重理塘浦勞頓不已更得因緣爲奸民無安枕之日矣王荆公動援周禮而其所爲乃至虐民如竄所言

河渠紀聞卷之六

壘

行之固難免於豎撥錢氏開田收利養卒撥淺更休迭役以濬其溝澗一家之勢旣成力又足以副之若人私其業家自爲治改絃而更張之益之弊也竄攝任司農旋卽罷斥或竟以此然觀此猶得見古人立法之意行法之迹高下蓄澗之宜其言自不可廢竄卒後其子將仕郎僑嗣輯其說曰古人建立隄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泆腹內良田若惟就東北諸港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由腹內之田瀾漫盈溢歸於蘇常湖秀民田然後及北江東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壹

海之港浦水勢方出港浦復為潮水抑同水聚不可施治今三江殘洩之道既陸於昔吳江之南築塘障水又多侵占種植菰蒲蘆葦壅督簞阻遊來源日淤月澱下流淺狹一遇積雨諸山之木併澆港浦速為巨沒兌治水之利先於蘇州開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仍開滄吳松江築兩岸若陸尋究昔日涇港以漸築為陸岸所在破潰築為水堰拓湖澱山湖等處凡有障過水勢並與開通宜歛杭壁等山源決於浙江此旁分支脈歸流不為內地吹飲之患者也俗輒宜說兼採羣錫言大指以江海岸高於內地築吳松塘岸治五堰止澆崑常東北諸浦恐水不能外洩而內滯也吳淞一江直接太湖洩溯水最近最捷之道隄以束之使直達於溇新文襄議拯下河之淹高陸東水歸溇說本於此其言測下河州縣地勢低溇湖五尺築隄丈有六尺東高一丈之水高過溇湖五尺尚餘高六尺東水之力既堅越溇之水必速下河形如釜底水無游蕩之處故立議如此與蘇松形勢不同異

河渠紀聞 卷之六

貳

松惟在加浚深潤浚出之土作岸原不專恃高隄即文襄下河之議亦以遺遺功大防守不易而窳不輕舉也今五堰已閉矣九陽諸江之水西下蕪湖不東注震澤常州之港浦以時修治分流入江望亭堰可不設也嚴潮水南下浙江君嘗之水亦少殺崑常東北諸浦久未開濬開劉家河疏夏家浦而婁江之塞者以通華亭諸湖之水分歸黃浦而東江之礙者以大斜堰決兩七浦白茆為洩水尾閘震澤水漸北徙自胥口吐之郡濠由元和塘北入於江分由至和塘東入婁江古今事勢不同非株守一法也而要在疏浚以時節宜有遺張楨論吳中之水尤為切實可與備說參觀矣

宋神宗熙寧四年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俱埽

按大河自許滂東決後下游汎茫無歸先於北京新隄第四埽第五埽衍決濠游館陶永濟清陽以北被害更甚新隄凡六埽已決其二水過而致敗也至是復溢於澶再溢衛決水下屬恩黃貫御河

奔衝爲一帝心憂之而未得所主也初北京留守韓琦言德博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駭二股與北流合衝爲一其患更大司馬光亦言治河當因地形水勢強用人力引使就高橫立隄防則逆激淤積不惟無成仍敗舊積帝偏於所主屢進不納以至橫潰無已至是復爭言導河之利且云二股河地最下舊防可因堰塞祇三十餘里度河之滯浸兩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折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遂修二股上流並塞第五埽閘二月河成水入於河決口亦塞未幾河溢夏津前功俱廢導已遂非至於屢挫不悔亦不異人言矣是年浚漳河

河渠紀圖 卷之六

堯

按唐十道志河北大川曰漳水初由臨漳歷肥鄉合沙沿諸水南入冀州交河縣合於泚沱此漳之經流禹貢所稱橫漳者也魏大名入東昌館陶合衛者支流也自元以來資漳河助轉輸積其通流未時運不資漳而徒故道入於大河則有衝決之

患故復疏入正河王安石之議也役兵萬人浚之表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足財用在安百姓安百姓在省力役漳河不開久矣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發夫開治徙東徙西何利之有安石謂使漳河不出地中行或東或西爲害則一治之使行地中有利無害漳之水流淤濁經流盛則支流衰支流盛則經流竭消長有時決塞不常水小走潯水大走灘水之性也開疎小渠引挾泥帶沙盛大之水衝灘而出潯轉則新疏之渠必淤固難以人力東使就範時以河北風變詔令省事安靜漳役妨農競至來歲而安石格詔不下執拘專恣甚矣

河渠紀圖 卷之六

美

宋神宗熙寧六年提舉清河司范子淵開直河按宋人回河之謬意在復京東道及河流趨北兼恐失險又以王安石之拘范子淵諸人之巧附會迎合至於屢挫不移自六塔回河不成無敢復言橫隴變易爲二股之說二股塞而更進上約兼河由鴛馬入海猶穿六塔入橫隴也至東流未徒遂

塞北流汎溢五州軍境沒及道衛恩冀諸州貫衝
爲一患更甚於決棗強時而猶執前說更開直河
置浚河司以范子淵提舉司事是時北流閉已久
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命范子淵及朱仲立於
大名四五埽間開河入二股故道河深八尺用滑
川祀浚二股及清水鎮別出之河凡退背魚肋皆
塞之滑川祀者選人李公義鑽龍爪揚泥車之法
也安石善其法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患其太輕
增損別製曰滑川祀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一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堯

尺列於木下如祀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船各用
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然水深則把不及底水
淺則齒碍泥沙曳之不動丁役畏責反齒於上面
曳之人皆目笑安石以爲善實懷信而命公義官
且言於帝曰開直河以把滑之水當隨把入河置
數千把則諸河淺澗皆非所患下其法於大名子
淵試不可用會安石意違易其說曰善是皆以天
下爲可罔也歐陽公言大河有三決之虞復故道
開六塔不設使人海則上流必決海口淤而橫斷

商胡屢決皆以下流而害及上流者也與其虛費
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
數州患空勞歲用之夫何如因水所在培治隄防
疏其下流浚以入海此深悉回河之有害無利知
河之不可力挽而東也況水已北歸海口深淵創
隄千有餘里此基可恃因而善守之上可復禹河
故跡下亦較西漢故蹟爲近古延至曹鄴大決六
塔二股直河皆殷河流自北而南禍遍於道濮濟
鄆下及徐邳回河之誤一至於此安石力主范子
淵程昉及去位後昉以不白水災憂死呂陶劾子
淵興役糜帑虐民功七年不成黜知峽州蘇文忠
爲詞曰汝以有限之材與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
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世以爲名言綱目書開直河
以著率民入塗炭之實書子淵提舉滑川司以正
爲禍始之罪而義自見矣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卒

宋神宗熙寧八年開王供埽引大河注御河通江淮
清運置斗門啟閉
按御河源出衛之百門泉自乾寧入界河達於海

上源泉水旺盛至衛州以下四時行運未嘗阻滯
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至是以衛州沙河河運沒
自王供埽開濬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漕運仍
置斗門時其啟閉文彥博覆言沙河自放水以來
漲落不一所行舟楫皆輕載無利御河上源本旺
今取黃河水益之大即不能容納必致決溢小則
緩漫淺澁久亦於澁且衛州居御河上游西南正
當王供埽向著之會所以捍黃患者止恃一隄穴
隄引河而置厠之地纔半及隄身礮水暴發河身

河渠紀聞

卷之六

空

出厠口上泛濫爲患未幾河果決衛州宋河渠志
黃河數於王供埽諸處溢入衛河有司輒塞茲更
開埽引入御河狹隘隄薄不任受大河分水提舉
司仍令綱運轉入大河復請開撥以利漕運時漕
運每議輒下水官相度作緩送莫能定而御河自
小吳埽決大河北流數爲漲水所冒亦多運沒矣
朱神宗熙寧十年河大決於澶州曹鄆東滙梁山濠
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北清
河歷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

濱州蒲臺至利津入海南清河歷汶上嘉祥濟南合
泗水至徐州達清河縣入淮凡淮郡縣四十五漢齊
郭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

按此卽河道南徙之由河之一大變也河自漢武
帝時入淮泗後至宋真宗咸平三年復浮野入
淮泗天禧三年又從滑州決注梁山泊入淮泗南
清河下本有自漢以來道蕩已成之枯河遠次疊
加淘刷至此更成大壑河流雖分南北兩派大半
皆入於南北派行久淤之河南派山歸槽之水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奎

勢有不同而流更大也大河南徙實由於此自直
河開後水勢增漲泛溢衛滑王供韓鄆等埽德州
河底淤澁上流塞遏河勢四散漫流田廬益壞而
時方汲汲回河止固護東流北岸南隄三年不治
官吏希省費之賞大名曹鄆諸埽計料未培埽兵
皆給他役而水官不爲輕制至大決徙流而勢已
難回文彥博謂人力不至非天災信有然也方初
決時蘇軾知徐州水涯城下城將敗富民爭出避
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驅使復入率

丁卒築東南長隄首起駝馬臺尾屬於城城不浸者三版官吏分靖以守卒全其城明年曹邨新隄成狄口斷流河復歸北至是更不修閉神宗語宰執曰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若利害無所枝藉其所趨當時事勢帝非不知之而誤於一人思流南北綱目書河決涇州志天變也變不虛生陰逆與怨氣交并水沴應之其可不知警哉

元豐元年四月曹邨決奏詔改曹邨埽曰靈平五月新隄成堵閉斷流河復歸北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壑

按商胡決後三十餘年大河北行挽使歸東幾至不遺餘力矣河道填淤漸高屢塞屢決隄防歲增泛溢未息而黃流北出如故議河事者至此亦知東流難回不敢復言挽河思復禹跡孫陳大小吳埽並溢未圖修閉陳佑甫言商胡橫隄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禹故濱尚存大伾大行之間地卑而勢固尙可施功援李垂孫民先前議更思修復與李立之力主立隄憲正相合帝心知之而未卽行也當是時東流填淤

神宗意亦少衰知河之爲患已久而東水歸北知水之趨下其性而同心猶用非無可乘之機卒未止決歸流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非都水諸人所能任也

宋神宗元豐四年河復大決於涇州之小吳埽自壑注入御河

按是時孫陳大小吳決口未塞小吳復決連年塞治諸埽無復儲蓄富民窮財盡之時決水灌注御河合流至勞地口入海恩州當衝危急詔李立之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壑

程畫以聞帝於是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礎夫水之趨下水之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是時安石已去用事者皆以罪免故有東流填淤難復更不修閉之語太河自奔流入御河後涇州之患稍緩其時橫隄久淤二股六塔分流旁洩冀州以上滯阻不利及自漚決入御河順河流已成之勢直達海口小吳埽可不閉涇州數年無驚此思復再述

之讓所由起也時復有以遷隄之說進者請自王
供埽遂上添修南隄小吳口北創設遙隄俟礮山
水下決王供埽使直河注東北從故道入海皆拒
不納其意固有專屬矣

是年築河隄自大名至於瀛州

按是時小吳決河自濱州御河直趨乾寧軍河分
入東西兩塘李立之循視決口擬就勢立隄更申
前議詔小吳決口議立隄防按視河勢向背毋或
虛設於是分立東西隄埽五十九以河勢者隄順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壑

流離隄次其等退背亦如之以去河最遠次遠次
近別其用及河溢內黃決大吳埽以紆憂平水患
皆導歸北之流使之順下也蓋自河決而北讓者
始欲復禹故迷回河之讓轉爲復古立之主立隄
於衆論紛紜之時至是竟如其言可謂不負所言
矣然河程橫出日久下流灘積漸生偶遇暴流壅
遏爲患功難卒就神宗雖有憐心之萌而水官不
得其人糜費無成決原武決元成橫隄趙邢洛磁
相諸州並溢大河四散漫流以致中國疲敝甚無

謂也方河決元城時水破橫隄入城黃流暴至數

十萬衆號呼求救而錢穀粟轉運常平結提舉軍

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屬都水皆分駐在

遠倉卒不能赴救卽有至者拘於分例輾轉牽制

坐視汎溺而不爲之所後雖言之亦無及矣以此

應變曷以拯濟急難然自元豐元年後河雖屢有

衝決程流仍自北行故道無改凡十六年迨後河

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

吳之決既未塞又決於下流河北諸郡災患不息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奕

無以杜回河諸人之口於是復理滑迎陽之說矣
宋神宗元豐五年引洛入汴自河陰穿渠導洛水屬
於汴

按是時安石再相張方平以汴河乃建國之本恐

議者屢作改更日失其舊請罷役爲遠慮爲安石

發也安石主侯叔獻引汴淤田用范子奇不閉汴

口之議至是清汴之役復興從宋用臣言也用臣

倡議導洛清汴自任城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

餘里引伊洛水入汴每二十里置東水一節節急

之勢用古索河爲源注房黃孟家三十六陂塘水
爲塘以備洛水不足決入助流創置廣雄武等隄
塘於黃河沙灘上仍修護隄塘以保新河又自沁
水開閘河屬於黃河置陂啟閘通舟設水澆於洛
河舊口通黃河泄暴漲施工六十日清泮成洛水
入汴至淮河道寬濶水平浸多淤淺更修狹河已
而汴水增淤京西斗門不能洩增修萬勝減水河
立斗門元豐七年武濟河大流縱其分流止護廣
武三陂大河自潁洛後頻年屢決始猶勢稍向北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卷

流溢北出後漸臥入南廣武諸塘在京城之上隄
要不測而安石宴然安之一以范子涵請人爲用
以致汴不通流河入爲害填淤梗運汴援兩河亦
壞又不獨同河東流之謬戾矣梁濬言尋洛通汴
始聞其說若可喜及考其事則大可懼廣武山之
北卽大河故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落水至此流
入於河乃乘河未漲就墩灘之上峻起東西隄同
大河於隄北據其地以引洛水中閘爲斗門名
通舟楫其實盜河以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木清全

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
河之餘決也增廣武三塘之備竭京西所有而不
足致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括不爲慮而不知新
沙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溢漫潰散怒
流循洛而下直目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
養異時萬一之患亦已誤矣濬所言切實近理視
蘇頌頌之議水磨除二稅尤爲扼要情不能用異
時廣武塘告罄帝謂輔臣曰廣武去洛河不遠須
防溢溢下灌京師吳安持言水術廣武塘制船隄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夫

身二千餘步勢甚危急欲自鞏縣東至洛口別開
新河引潁河水近南改流紛更不已皆征於潁洛
清汴爲無事之援也
宋神宗元豐六年開龜山運河
按地理志龜山鎮在阜陵湖尾湖澆涇州龜山之
麓許元開淮陰新河四十九里屬於洪澤在洪澤
以下也羅拯議鑿龜山裏河五十七里達於淮在
洪澤以上也發運使壽之奇言上有清汴下有洪
澤風濤之險以百里沒溺公私之費不可勝計轉

運諸道糧糴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
里間及爲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壑左肋
爲視河取淮爲源不抵屬可免風濤擾澗之患當
時言者亦以淮陰至洪澤已開新河獨洪澤以上
未克興役今卽不用庸蓄水惟隨淮而高下開深
河底與河通流形勢利便如議開夫十萬治工功
成由龜山裏河達於淮明成化中議漕運從肝賸
龜山蛇浦日經寶應天長縣界至六合瓜埠出而
不果行是卽阜陵湖尾之龜山也古人用水以漕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光

爲國也因以漕田爲民也阜陵湖不可漕不可漕
避淮之險反入於險舍安流而就四十里淺深不
一之長割故不能爲轉漕長利也

宋哲宗元祐元年十月決大名小張口河北諸郡皆
被水災

按是時河流歸北而孫邨低下小吳決口未塞蓋
以小張新決之水河北諸郡受患於是因河減水
之議復起主其議者王令國范子奇於孫邨漕河
置約大吳北岸進錫牙張問於南梁開直河引水

入孫邨大意仍以復東流故道爲主安濬深右東
流文彥博呂大防王巖叟皆主其說帝依議行范
純仁力言四不可且云自古惟有導河並塞河導
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爲河隄決溢
修塞令入河身不閘壑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蘇
轍言河朔災傷困歛聚稍椿等物三千餘萬與必
不可成之功爲是議者其說有三一曰御河涇減
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歷邊郡饋
運商賈利便自河西流御河涇減失利天實使然

河渠紀聞

卷之六

辛

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道雖使自北京以
南折而東行御河涇減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
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
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水來雖有敗田
破稅之害其去亦有填淤宿麥之利况故道已退
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
三日河從無常河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河西
郡縣與契丹接壤無山河之限建塘水以界其衝
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

之利不言可知議者猶恐河復北徙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淺勢無轉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范百祿趙君錫奉命按行獨流口言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就下行疾衝入界河剗除成空湖至五百餘步深至三丈餘尺經今八年晝夜不舍界河南岸日加濶深趨海之勢甚迅雖遇元豐七八年迄元祐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題下

流歸納河流深快之明驗也猶漢有限遼之名無禦遊之實淺足以素裳而涉深足以雜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為坦途及今四十二年迄無邊警亦無人言為慮憂諸議遂快明雅如此自河議起首以邊防聲聽自古堯舜審濬周漢都成鎬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限外面大河安流合於禹迹未

有如此之利便者河入御下行初決南宮再決京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地勢就下可知謝卿材謂水行地中無可同之理而迺地勢及水性二三其

說反覆求合議久不決宋之時事可知矣

宋哲宗元祐六年罷修河司李偉以趙鼎權轉運使按此欲止同河之役而更置也初以東流可復置修河司蘇轍言河不可同宜罷修河司李偉令河北轉運司專治北流隄岸遂以解權其事解贊言有司同河幾三年功費騷動半天下復為分水又四年矣橫截河流置埽約以扼之開潘河門徒為湖潭今惟當繕北流兩隄閉崇城日廢上下約開開河門使河流漸直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罷

外丞司責成轉運使河患庶幾可息時皆是其言而吳安持等開沙河放水入孫村日遂謂河水已東仍於北流施軟輦而河事禁如矣蘇轍言大河正流數倍東流河水流行不絕軟輦何由能立蓋欲以軟輦為名實作硬輦陰為同河之計趙鼎亦言河事大利害有三兩言者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為方面不知開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見近志遠徵伴益功直以河為嚴其言切

中事理而都水卒進約淡至水理而潰如之何矣
宋哲宗紹聖元年梁村進約水橫德清北流斷

按是時郭知章言大河宜閉北行東河水大勢趨
東趨北者十止二三吳安持請塞梁村口開青豐
口以分水勢范純仁蘇轍力言不可大名安撫使
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已
下溼而上流橫潰爲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徒故
道復慮受水不盡破隄爲患宜因梁村之口以行
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面蓋閉諸口以絕大名諸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幸

州之患侯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
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此觀
大河之勢爲調停之說而勢有不能平者自古河
無兩行兩行則力分流緩易淤淤必決而旁趨不
能由人置設也趙偁言河自孟津初如平地必須
全流乃成河道禹治水自冀抵滄棗始播爲九河
以其近海無患非謂可隨地分流別出也元豐間
河決南宮議論經年神宗歎曰神禹復生不能回
此河矣蓋知河之日趨於北俟其汎溢自定耳顧

以同東爲紹述而進約閉北者何也

宋哲宗元符二年河決內黃東流斷絕大河水勢十
分北流吳安持李偉鄭佑李仲等三十人分別竄議
有差

按河自王宗望代吳安持爲都水奏築金隄七十
里壘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而是時東流隄防
未固灑河多殺水患至是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
都水諸人廉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及梁村進約
孫邨窄狹不能容納水橫德清其亦可止矣然若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幸

不檢欲斷北流而不執其符假分洩水勢旋軟堰
於北流實作硬堰陰謀回河知河衝之不可以軟
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在費橫役殆無窮時趙偁
言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
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於所不能分者而
塞之於所不能行者而約之於所不能閉者而廢
之自開都下至捲捲隄七節河壘皆閉塞創築新
隄七十餘里壘全河之水東還故道北流因淤遂
斷都水長貳交章稱賀請付史官然過北流俱歸

於東故道逸下形勢高仰水行不快東流隄防未
及繕固瀕河亦多被水安持復請俟漲水前相度
開澶州故道以分水而爲悠悠之談議者已知狡
兔三穴自爲潛身計矣而果以故道難容水不下
洩元符二年六月漲水大至河決內黃口東流一
瀉斷絕大河水勢十分北流竄吳安持李偉鄭祐
李仲明正其罪投之遠方順先帝北流之志伸因
法而快人心綱目具書河決內黃著主回河東流
之罪也大河自紹聖元年閉斷北流復東行凡五
河渠紀圖 卷之六 壹

河渠紀圖 卷之六

壹

年至是河歸故道至金世宗大定六年雖屢築屢
塞總不出深冀武強河間樂壽諸州之境凡六十
七年

元符三年四月河決蘇郡復置北外都水丞司

按自蘇郡決後全河漫流自高注下湍急奔猛所
至衝潰故有立西隄之請高宗初御意屬工作照
豐用事之人次第復舊緣求合復理前說進獻
東流之計然當災傷田畝之餘公私區竭力固有
不及而河流潰決未久勢不可改任伯雨言前此

小異決溢竊謀異計率引百出倖功邀賞不顧地
勢不惜民力因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
頭設鋸齒梢枋村木耗費百倍過水東注水不由
地中行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潰決又復北流
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逸邇於淤久而必
決者勢不能不變也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網
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如恐於淤濬泊祇宜就岸
增設隄防若再議東流北傾難回公私徒耗資爲
自困之道特以伯雨言遂止其議然小人易進難
退誤國殃民至於竄逐流播死而復生卒怙其惡
僉壬可畏如此然時事日非地已入金宋志所爲
太息言之也

河渠紀圖 卷之六

壹

朱徽宗崇寧三年詔開修直河以殺水勢

按此分澗大河北流下注之水也時大河合西山
諸水在深州武強滄州樂壽埽府散雄霸莫州及
沿邊濟深奉詔措置修治隄防捍禦濇溢分道條
屬相視恩州之北由西路歷沿邊州軍循河隄至
深州北下番水達於冀其言河流次第順達水性

無有不下引之就高決不可得西山積水勢必欲下各因其勢而順導之自無壅遏之患上流不壅則下不潰矣爰開修直河分洩堵下漲水面湖八十八尺底湖五丈深七尺南北兩丞司合力共舉逾月工畢又於深滋諸州增二堵塲厚其儲蓄以備漲水是歲大河安流其明效也北流至大陸以下勢大土疏禹治水至此疏爲九河分流入海殺其勢也小吳決出之水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獨流若三叉口入海雖據上流形勝而歲

河渠紀聞

卷之六

七

月後久侵犯隄塘衝壞道路勢不能不加修治東其散漫之勢此不獨疏洩漲水亦慎重邊防之大計也

宋徽宗大觀二年秋黃河決陷鉅鹿縣冀州河溢信都南宮兩縣復被水詔遷鉅鹿縣治於高地趙州隆平下濕亦遷之

按自黃流決入御河合西山諸水至清州獨流三叉入海水勢自高而下西山霽漲奔湍傾注河北州縣當衝之地勢難免於災害歲月後久侵犯塘

隄衝壞道路衝損城砦時有告警吳玠言自元豐間小吳口決水北注雖得保固形勝之策而所在迎潮築八尺之隄當九河之尾遇有衝損修復旋即墮壞與塘水相連非計也詔如議飭修并開直河以殺水勢然自恩州以北漸入沮如水性無有不下引之就高決不可得西山積水勢必欲下惟有因勢順導防其壅遏河防夫工歲役十萬上戶出錢下戶出力濱河之民困於調發隨宜修治已壞之地遷易高原以爲補偏救弊之道蓋其時固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夫

有不能自立者矣

網目宋徽宗大觀元年黃河清乾寧軍言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爲清州

按綱目於大觀初書黃河清徽宗不德而河反清是反常也發明云有道之世雖遇異而爲祥無道之世雖遇祥而爲異河清自徽宗言之則爲異其理固然而義未足水動物也動則濁靜則清宜動而不宜靜水性之自然也黃河亘地飛沙拓土奔流到海自古迄今而常濁者以其性之動也動則

奔流靜則沉沙河之通塞因之通則順其性而寧靜則水澄淤貯而不寧河清於乾寧軍乾爲君象固體不寧之象也元順時亦有是可類觀矣舊史災異嘉祥並記要亦存乎其人耳

宋史高宗本紀宋高宗建炎二年冬杜充決黃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

按大河始於梁將決河限晉兵爲河徒故道之充弊終于杜充決河阻金兵爲全河入淮之前導豈有數在其間耶顧祖禹言河患萌於周季浸淫於

河渠紀聞

卷之六

羌

漢橫潰於宋此就人事言之河至宋而橫潰已甚宋諸臣實使之也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而迄無成功者莫如宋徇偏見而欲屈大河之勢以徙人者莫甚於宋之諸臣自商胡既決河歸北流去禹河最近昔賈讓爲放河入北之策時不見用李垂祖其說欲自大任北戴之高地亦托空言至是河自北出於信都渤海間奔流如駛所向深闊自近古以來未有大河安流適符禹迹如斯之願利者使因而導使歸北歲修已創之堤而善守之功

不在王景下矣乃天欲閉之人必欲塞之朝議紛

起以北出就下之河挽之使東俾必不可成之功持之愈急六塔既敗二股更與同河不成又策分水潰決至於再三而大河經流北歸如循一轍似非人力所能轉移者而時方使吳玠同以至元老大臣憚於改過反借契丹不測之憂以聳聽他何論已招聖諸臣猶假河事以明紹述直以河爲戲矣千載一時之機空言坐失宋事之不可爲豈惟用兵爲然哉

河渠紀聞

卷之六

今

宋徽宗政和五年夏六月作三山河榜

按潘東臨河之山有三曰大任其小山曰居山曰汶子山居山一名紫金山汶子一名鳳凰山俱大任之支隴也蔡京以孟昌齡爲都水使者引河穿大任及東北二小山分爲二股合於下流因三山爲址作天成聖功二榜在潘曰天成在潘曰聖功調役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旱工未幾水漲榜壞京務以侈靡取人主假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阻至於土木營是率歛

度前規而侈後觀又觀帑庾盈溢遂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財物如糞土河橋之作謂役夫至數十萬之多又當鄰國侮慢之秋不修舉政教馳令天下而作無益以害有益謂之何也至引河穿大伍疏三小山引水同聚分流灌注於河事疏導既防之宜絕無所與因山爲址跨河立橋如閘亭山水直以河爲戩矣橋立河之中流河寬中必虛水衝則傾而勞民傷財以至病國昔人言譬猶百圍之木背液內潰然後風可得而拔也豈不諱然哉

河渠紀圖

卷之六

全

宋徽宗政和六年趙霖提舉常平開平江諸浦

按范文正公言江雖二里不及十牖又曰新導之河必設諸牖蓄清拒渾借清水刷沙之力澗不停而河成記曰善潄者水噴之蓄清刷沙之謂也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松江東至於海沿潄而北至於揚子江沿江而西至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牖所以賦水不入清水暢出泥沙不得積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霖修平江諸浦以水利自任尤重牖壩上言治水莫急於開浦開浦莫急於置

牖置牖莫利於近外近外置牖潮上則閉潮退則啓外水無自入內水獨出則泥沙不淤於牖內港浦常得通利瀕海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鹹潮多作堰斷若決之使通則害苗稼若築之使塞則障積水置牖啓閉水有洩而無入牖內之田盡獲豐利置牖去江海三五里牖外日有澄沙歲事緝治易爲工力浦港深濶積水通流或遇泛海風作得以入口停泊復言水利盛於平江平江之田以低爲勝自田圩既盡水通爲一古人築圩裏田

河渠紀圖

卷之六

全

非徒謂得以播植也將恃此狹水之所居耳開浦置牖後有積水之田盡築圩岸使水無所容斯爲成治吳光洵上吳中水利疏云蘇松居常鎮下水易滿難洩每遇秋霖泛漲風濤相薄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噴爲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湖作田應築水司農丞鄭重亦云治河以治田爲本吳下之田視圩岸爲存亡圩岸高則田自固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使咸歸河浦河水高於江江水高於海不待決洩自然瀉流而閘隴之地亦因江

水稍高又得吸引以資灌溉為高低咸利之道又云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漫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夾流為盾隨潮啟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以蓄其流歲潦則啟以洩其溢為水旱無虞之道明者所見略同宋開平江諸浦亦正謂此然知非難而行其所知為難協力行之尤難錢氏守浙時專治一方無他率制故得盡力農田宋南渡後分疆獨守軍國之需悉惟仰給南漕公卿大臣皆肯從事漕漕承平後各私世業不顧全局

河渠紀聞卷之六

舍

往往勁輒率拔長民者因時敷治而善導之庶可漸復於古矣

宋徽宗宣和元年五月京師大水

按史稱是年五月京師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數丈停蓄深廣命戶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八五丈河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異變不慮生必有以消復之蓋謂陰氣已盛欲求直言防外患以蒼天戒也然變起於陰盛雨水不下洩人事之徙遷實有自致者

京師大水屢矣宋時四大河勻調水勢所在周通大都以汴為本兩分支順導故得安流無患自王安石疏於清汴之議引洛水通漕又廢汴漕水為塘名為水櫃而水不通流洛水引入溱河支脈塞滯外水壅高內水不能出聚於京師自都城以西沒為巨浸前時引京索水架流汴水上名其水為天源導流入內又截流而東灌於五丈河上通曹濟今內水不出勢必疏入五丈河為歸流之道安石始以引黃淤汴賴以分汴廢汴汴廢而廣濟盡

河渠紀聞卷之六

舍

民隨以俱壞以致水積京師沉淪胥敗雖曰天時豈非人事哉

宋徽宗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澀遣發

通使陳亨伯治之按史稱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欲濟運河與江淮平令發運使陳亨伯相度亨伯遣向子諷視之言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數百里人力難濟謀築壩於真州海陵河使諸塘水不為瓜州真泰三河所分作壩北神堰復朝宗廟時各屬啟閉無時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壹

走泄運水妨滯綱運議自揚州灣頭港口至鎮西山光寺發卒開濬募民疏瓜州至淮港口運河而敵氛未靖其後已不暇及紹興四年以金兵蹂躪猶未退師紹燒毀揚州灣頭港口廬泰州姜堰通州白蒲堰其餘諸堰盡令開決焚毀不通敵船又使毀折真揚堰廬及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以資敵用時事至此謬戾極矣夫敵至而先事預防上也勢不能過敵騎徒廢堰以漫沒民田先自敵也如既引賊入室而盡毀其室中之所有以弭患使人

無固志患益深綱不可治愚之甚者財賦重地變爲戎馬之場誰職其咎也

宋徽宗宣和三年詔發運副使趙億以車水運舟按時當宋之末造綱紀漸弛淮南運河水淺綱運擁集不能速發初以真揚等州漕運淺隘委發運使陳亨伯措置嗣以李琮言南岸有泄水斗門去江不滿一里河去江十丈築堰引江湖入河然後用人工車水以助運漕舟始得通行詔曰江淮漕運尚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至射陽湖西北

河渠紀聞

卷之六

貳

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海陵自山陽至揚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蟠以山陽灣迅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禧中發運使賈琮開揚州古河緣城南接運河段三堰以均水勢今運河歲淺當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彼塘淤水之地講求水利以濟不通其條具措置以聞此因運阻而求治法法立而行法無人如無法也初柳廷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隄岸舊有斗門水碓七十九水勢常得其平近多損壞以致運淺願寧人云運河通利以澳蓄水啓閉有節水不外洩自無匱乏承平日久權勢自由不復知有國計雖有提舉澳廩修浚斗門之詔下莫能恪守舊制由是水不歸澳運河淺澁乃禁綱舟篙工附載私物時值雨水浮送足用遂以河水增漲一切如舊而淺澁如前矣澳隔蓄水啓閉無時盈者反涸病運由此可不慎與

宋孝宗隆興二年議開青溪故道通揚塞門

按是時大興水利南渡後尤重農田嚴塞水之禁詔江浙勢家園田澶塞流水守臣按視以聞於是

江寧守張孝祥請復柵塞門通青溪水道言秦淮

河自正河通流入江外其分派為青溪由淮清橋

入經因象橋自天津橋即今內橋西流出柵門入

江宋時水西早西二門外未有土石城下即臨江

柵門左近有力者自此築甃青溪為花園每久雨

水暴至正河不能洩汎溢城內古湖溝青溪運積

河身皆為居民侵占渾塞故議開柵塞門使青溪

直入江則城內永無水患疏入詔後守江激指定

以開激言開西自古河道通柵塞門便如讓開渾

水道通行咸志秦淮水源甚遠泉川漑流夏雨暴

至江潮復湧水即泛溢經流城內河入江所過橋

梁為木石岸壘束扼居民築土侵狹河道水流弗

順故必責柵塞門長于橋分洩下河長于橋即今

之南門大橋也三國吳時孫權引秦淮名運漬入

倉城今斗門橋以北至鐵甯橋也開湖漬以引後

湖皆通於青溪秦淮河自明萬歷中丁賓奏開後

又開百有餘年日久侵占聚斃移動然開宜洩漲

水導流通氣不可不存其說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全

宋孝宗淳熙九年大修常州水利

按此浚水利之源以灌田通運也先時常州守章

冲言常州東北曰申港利港黃田港夏港五斗港

其西曰龍子港孟渚泰伯渚烈塘江陰之東曰趙

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秦港私港令節港皆古人

開導以灌田為無窮之利者也今所在湮塞不能

灌蘇州之西南有溪曰白鶴自金壇縣洪湖而下

淺狹止七十餘里若加功一濬溝渠無乾涸之患

其南曰西盞湖自宜興大湖而下止開浚數十里

引太湖水來消渠一百七十餘里可免涸涸之擾

修葺亭榭屬節陽漢諸嶺奔下之水潦不致滯溢

早得沾灌漑運河亦資節蓄通江陰之夏港蔡涇

諸水以達於運舟楫走集之地引灌宜便緩急可

恃之道也至是大浚人以爲利史記載丹徒水道

自六朝千百年通吳會依古以來民皆倚水爲利

梁遠惠山泔溪民曰梁溪因利於民面白鶴西盞

尤爲濟運之幹渠開白鶴西盞以通其氣支港隨

地導引盡還前人遺跡所在通流補修原有壞塌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全

啟閉以時又何患江湖之不足以濟其湖此因民
所利漑流歸運之正道或謂常州地勢東傾奔牛
呂四等屬不足以時蓄洩別有旁通之道足以濟
江南引漑則孟簡所開秦伯滇人稱爲孟潰者也
郭思極奏議江南漑河北高南下京口一帶地形
高亢河流易涸奔牛呂城二屬側應冬閉春啟蓄
水以待運船然秋冬之交回空運船與往來官船
必取道於此欲恪守成規勢不可得惟武進之孟
潰不由二屬面可以間道達江外通長江內資漑

河渠紀聞卷之六

允

既運船得啟閉之宜漑河資接濟之力曩時河道
涵竭多出孟潰齊江河江道險遠不可爲常江湖
壅沙日積易於難濟六十里長河民力時受不繼
至疏導通行尤須防守故惟內地港河可計久長
修治必以時也否則河道淤淺深至不能容旋卽
走滙南入於湖北歸大江東徑注於吳江雖有江
湖之利不見其利而害轉滋矣

宋孝宗淳熙十三年提舉常平羅點奏開濠山湖
按濠山湖旁通太湖匯蘇湖秀三州之水上承下

洩華亭在其南崑山在其北水自西南趨東北所
由歸墟之路不容壅遏也點言濠山湖洩水之道
東有大盈趙屯大石三浦西有千墩陸虞遠楊三
浦中閩南趨濠山湖北趨吳淞江並湖以北中有
一澳爲吞吐湖水之地今名山門浦正當湖流之
衝泉浦貫山門浦之中又有斜路港上達湖口當
斜路之半西邊爲小石浦上達山門浦下入大石
浦凡斜路港大小石浦分爲三道殺洩湖水並從
上而下通徹吳淞江江湖之水曉夕往來流貫不

河渠紀聞卷之六

卒

息以此浦港通利無泥沙壅塞宜導水源今於山
門浦之南東趨大石浦西趨道楊浦並緣濠山湖
北築成大岸廷跨數里退截湖水不使北流盡將
山門浦中圍占成田斜路及大小石浦洩放湖水
之處因斷浦膠泥沙隨潮而上湖水又不下流無
緣滂滌通利填淤反高於田潦則水無處洩旱則
水無從取所以亟請開濠也宋法禁人占湖爲田
申嚴過水之例錢氏歸附後權勢占據爲田山寺
在田中雖有港澳悉皆淺狹潮與湖水不相往來

欄阻去水東南風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泛溢西北風水下潞山湖湖則崑山常熟吳江松江等處泛溢圍占日久率難復舊湖水自大曹港橫湖達於上海新涇入海然蘇湖之道塞則吳淞之勢阻潘應武言震山湖北有道稱石浦千墩小瀝四處趨江頗近水勢甚迅先於此開浚俟水減退然後次第開濬諸港下流既通上流可導實爲居安思危經理根本之大計近時壅淤如故墾田歲加闢展甚有以輸公租入書院給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全

長吏者屢飭禁不行而開復故道仍有望於實心爲民者之繼事而振舉也

宋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大興淮南水利按廣陵地形高阜西自盱泗壽春諸汭瀾泉濑之水注於高寶三十六湖東北趨射陽鹽城入海東南入江水順流徑直易洩胡宗宿所謂江胥下而河踞高若隄河一決涸可立待而是時楚州高郵之間��湖滯漫菱葑彌滿隄堰未立入江入海之道未闢無以爲瀆泄之地陳損之上其狀得請築

隄自江都經高郵楚州寶應達於淮壘新河自高郵入興化東自鹽城極於海又於揚州墟鎮創斗門引水由泰州海陵南至泰興微於江顧寧人詳紀其修治所託分流導引歸宿之地謂近日議入江入海水道當以此爲據然入江下洩而易達入海紆尚多淤淮南水道以射陽湖爲歸七州縣之水皆諸焉涇湖二河匯南溪北溪東官西官穿場故城及諸港汊之水由射陽湖通蝦鬚溝出射陽海口此口空濶距海較近實爲下河州縣之尾閘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全

出海莫捷於此而今昔情形有異宋時黃河未徙其合甬清河入淮者俱已築塞淮水獨趨雲梯關下洩不閉入於諸湖故淮南雖有泛溢猶得盡力於疏鑿迨後全黃俱入於淮南岸一有決失水入射陽散漫停淤涇湖以東之溪河皆塞明自嘉隆以後蘇齊柳浦新濬建美諸決湖日淤積至康熙三十五年童宮衝沒鄰湖之支流亦塞雖有願下之海口水不東注叢奔溼漬或時疏導之力固不可緩所當以人事之勤補天行之缺也

南宋高宗紹興十五年開顧會浦

按志稱顧會浦在華亭縣西北六十里白晷之北門至青龍鎮南達清渠下屬於松江舟艘去來衝要之地也唐宋以來歷程修治惟自葦山之陽地形中阜歷久積淤漸高慶歷初復自邑郭訖江漕加濬深廣至是吳中大水費門以東悉爲巨浸通判曹洙考視高下尋顧浦故道而治之於浦之上流得故牘基僅存敗木原爲早澇潮水蓄洩之限復得慶歷修河記於縣圖始知河道淺深廣狹之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壹

制役徒發穀之數遂因舊基爲牘而新之開治行道於河東建石梁四十六通諸小澁以分東鄉之涪浸不沃旬水落土填由是葦山東西民田皆出爲膏腴後因水汎決華亭十八堰以泄湖水水未洩而鹹潮灌進大爲民害姜說之言曰東南瀕海之地視諸港反高雖有神禹不能導水使上宜凌道波大港以爲建甌之勢大港仰顧會浦也洩河置墻相峙啟閉馮西北積水順流以達於江東南鹹潮自無從灌入治其源而利可永惠民無殊先

後矣

宋孝宗乾道九年修華亭瀕海十八堰移新涇堰於運港

按松江府志稱華亭東南並海自拓涇塞置堰一十八政和中修水利欲涇亭林爲田盡決諸堰華亭地勢東南蓋高西北蓋卑水自三湖五浦下注松江以入海雖決諸堰潮水不可洩鹹水竟入爲害東南四鄉化爲斥鹵民不能堪仍復故堰獨留新涇塘以通鹽運海潮晨夕衝突猶日濶至三十

河渠紀聞 卷之六

壹

餘丈鹹水延入蘇湖境上耶審知秀州奉命行視以新涇塘潮勢湍急運港併築堰外諸港及運港之兩岸東西各長二十餘里置監堰官於亭林防鹽運私發諸堰堰遂不壞凡與修水利先審地勢未有求利於勢不行之地而可作功者松江華亭水之自三湖五湖而洩入於海就下之勢利也決湖水入東南而引之使上不能出清而鹹入爲害昧於高下之勢而以害爲利爲鹽運所愚也移新涇於

遷港以緩其勢，置監亭林以杜其私，堰因兩湖水自循就下之勢矣。

宋寧宗嘉定八年，議復白水塘三堰。

按白水塘介山陽、盱眙之交，唐諡聖長慶間先後

開置屯田，堰水屯種所堰之水通阜陵湖，日久堰

圯，水散漫流溢，廢而不治，時方軍書勞午，議者謂

淮陰白水塘東至浮圖莊，南至褚廟岡，脊大堰荒

廢已久，今脊猶在，請復之。塘周圍百二十里，水通

阜陵，河源出盱眙之塘山岡，阜重疊，發澗紫紆，凡

河渠紀聞卷之六

叁

四十里，水自高而下，至劉家渡，入阜陵河，而白水

塘三堰：一曰潭頭下堰，一曰河嘉中堰，一曰劉家

上堰。三堰既置，則塘山四十里內外之水不得入

阜陵河，然後東灌為白水塘，塘下西北高亢，民田

多荒，東北亦有高田，得塘水灌溉，皆成沃壤。盱眙

兩家渡等處，因水限隔，就高保聚，夏秋開斗門灌

注水，自高而下，亦可沾利。惟塘內上墾之田二千

餘頃，廬墓莊院皆滿於水底，居民遷徙無所，工費

亦不貲，議復白水塘，誠知其難也。此用於軍興時。

堰水占勢屯宿重兵，若當民安物阜，焉肯捨二千頃之良田，廬墓而問諸水漬也？故以古擬今，不達事之幾矣。

河渠紀聞卷之六

叁

河渠紀聞卷之六



河渠紀聞卷之七

金史河渠志金始克宋兩河悉界對豫擇亡河盡入

金境金人設官置屬主其事沿河上下埽凡二十五

六在河南十九在河北

按朱子語錄云元豐間河北流中原多事後南流

金人亦多事近又北流蓋其時河嘗南流尋復歸

北也大河自入金境數十年間或決或塞遷徙無

定南渡後北流漸少大河已離滑滑勢益趨而南

金得北州之地利河南徒以宋為壑任其通行孝

河渠紀聞卷之七

一

宗隆興之初金世宗大定四年也范成大使金見

滑州城西南僅有大河刺水河離滑已在高宗

之世南流日盛決勢已成駭駭有南遷之象不待

陽武大決而始知滔滔南下之不可回也

金史河渠志金初都燕潁河踏路置倉通漕至通州

達於京師

按是時京東北米粟航海行山東內地北上之漕

分行各河由舊黃河則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滄

州之境由衛河則通蘇門窰嘉新縣滑滑彰德磁

洛之隄由衛水則經深州會滹沱來獻州清州之

餉皆合於信安海墻沂流至通州由通州入瀋至

京霸州之巨馬河離州之沙河山東之北清河皆

其灌輸之路轉運於恩泉清會獻深六州之倉以

實外庚牖河或通或塞春運以冰消行暑雨畢秋

運以八月行冰凝畢綱將發合衆所載之粟直而

封之先付所仰之地視與所封樣同則受蓋以重

根本廣儲蓄而慎理漕運如此

金世宗大定八年河決李固渡水歸曹州城分流單

河渠紀聞卷之七

二

境遺都水監梁肅往視之

按是時大河積淤已久不能受水故有潰決分流

之患梁肅行視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且言若

塞新河二水復合為一遇漲必決南則害及南京

北則山東河北并受其衝議於李固渡築隄以防

決溢為將就成事之計世宗臨御之初人心不固

沿河數郡之地驟興大役深慮人心動搖構為邊

患從宗敎故道難復塞亦必潰之議姑為分水計

不植河勢南趨然當立固之始不欲勞民動衆爰

惜物力懼其委積謂宗欽曰卿言黃河利害甚悉
河工凡有差調更互爲奸若逾期徵民增十倍
之費所徵之物委積經年至腐朽不可復用使民
數十萬之財皆爲棄物此非細故當革弊擇利而
行大哉王言斯英主之所爲矣宋制都水監廉舉
都巡河官六總統埽兵萬二千人歲用薪百一十
萬餘束草百八十萬餘束椿杙之木不與備河之
恒制也崔守真言黃河調用芻蕘物料雖云折稅
每年不下五六次或名爲和買而未嘗還其值藥

河渠紀聞

卷之七

三

水不過隄埽若土功從實薪蕘椿杙依期徵斂無
難集事而料取不以時遠近多少無定率大爲時
病禦患所以安民農隙均輸核實定議使之分限
交納民力紆而工用自足安民以禦患此仁言也
金主重民之力首先及此視宋世諸人竭天下之
力而不恤者固不侔矣

金世宗大定十一年河決濮州之王都南京孟衛州
界多被其害

按是時大河南決水向東南行其勢甚大而不議

塞決至明年遣官檢視始議自河陰廣武山至原
武陽武東明孟衛等州縣增築隄岸逾年修孟津
榮澤崇福埽隄並雄武以下八埽以備水患此治
河補救而不及捍災禦患之大計蓋國慮目前而
力不繼也漢之患決久矣自漢以來河南遷始此
漢已爲漏卮治不以時涓涓日下河南孟衛以下
沿河州縣告警固不待言也孟津在漢時出大河
之北南岸山根逼逼北趨北岸刷塌成河孟津乃
出大河之南唐時屢遭水患自後兩岸漸闢地高

河渠紀聞

卷之七

四

土堅不至遠資修防之功亦稍疎緩至是下流壅
塞黃水由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灌孟津及榮澤
地居南北兩岸上游若築而不修使泐水先潰於
上爲患甚大故亟修埽以備之並雄武以下一體
從事以爲思患預防之道宋志言河潰於宋貽禍
金源氏固有然也

金世宗大定十七年秋七月大雨河決白溝役夫修
築河隄六十日畢工

按是時以秋霖河決大河決入白溝非白溝自決

也白溝無山源水潦則通流踰月不雨卽竭初邢
用之請開白溝自祥符抵彭城呂梁口通漕不果
嗣侯叔獻請修白溝自濰河至於淮通漕儲三十
六陂及京索二水爲源入白溝王安石議當別爲
漕河引黃河一支乃爲經久發穀熟淤田司并京
東河清兵赴役功成仍開河漕引黃爲用時人皆
以白溝不可爲以引黃也安石獨以黃可引而爲
之至是河決入白溝淹濰南北安石方以白溝役
成無窮之利茲不見利而受害甚乃欲開白河而
廢汴寨何見之謬也

河渠紀聞

卷之七

五

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瀾漫至
於歸德

按前時濮州河決汎及衛州不卽救治但築沿河
之隄而決如故至是霖潦暴漲復決衛州水失故
道益徙而南乃復循故事自衛州下接歸德南北
兩岸增築隄岸又自陳橋東至陳留潘岡築隄四
十餘里歸德京塔設巡河官各一以爲修守有備
實未通微源流修者自修決者自決多爲之防而

河之南遷不問豈利河之歸於南而不復置計與
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始命河隄種柳

按天下有取用極小而利甚大用甚便而有實用
者河隄種柳是也固隄根緩木勢澄沙填缺此效
之見於平時者也當搶險工緊料物不及備之時
就近芟柳枝夾雜草用之當其衝要化險護工此
用之宜於濟急者也世宗聞劉瓌種柳之言喜其
益河防省修費重實而擢用之誠見其大也河工
植柳本常事以種多而成奇柳生下地本易事以

河渠紀聞

卷之七

六

持久而見難初種若不濟事數年後萬柳成陰隄
有盤根之固浪無侵隄之虞夫役有棲息避暍之
地而又得取材爲用一事而數善備然以常行易
治之事而不爲爲之不能要其成者人以傳舍視
其官而不爲久遠計固有能任其事者前後受代
殊事異心往往前之所植至其後而廢矣伐於採
薪之斧斤傷於牧人之牛羊其與存者有幾又如
南皮民之種柳輸課至河決柳沒官猶徵之子孫
貧不能償反以爲累此所以持久爲難也劉天和

六柳之法周詳明備惟實心爲公者始能爲十年之計也

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河決衛州陸境其城徙衛州
胙城縣自衛抵清滄皆被其害使劉璋往塞之明年
春陸成河乃復故初議遷衛州治於蘇門至是停遷
按河之治以漸而成其壞亦以漸而致自大定以
來河決曾幾沒及衛州增築原陽堤岸已非一日
迨二十年河決衛州河益徙而南已有并力南趨
之勢至二十六年衛州大決壞其城遷治蘇門自

河渠紀聞 卷之七

衛及大名清滄皆被其害不數年復決衛州仍漫
清滄大河有不得歸壑之勢則自衛以下之壅塞
可知自衛以上之橫潰難保凡河每決必淤下游
而近口以下千餘丈填淤尤厚河流南趨則淤在
於北決水北山則淤在於南衛州決非一次則淤
亦非一處而入淮之水獨大則歸北之流必緩緩
則沉沙滯澁大清河窄不能容伏秋水漲不出於
南而安歸也其時南北皆嘗而命往備禦之侍郎
王寂專以集衆網魚取官物爲事視被災之民不

爲拯救會謂天災流行人力不能禦惟當徙民以
避其害劉璋奉命往塞謂河決爲上不勝水天生
五材逸相休莊俟秋冬之交水勢稍緩以蕩與築
決庶可塞至期舉事河復故如其言此塞決之常
法而下流不治能塞於涿盡水枯之日不能不取
於水漲溜急之時塞在下者決於上此陽武大決
之所由來也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以徐州彭城蕭豐滕州沛州
長佐斌皆提舉河防事縣令佐皆管勾河防事以重
河渠紀聞 卷之七

河防

按河患將成必先開河隙或前此經流餘波串入
淤至由故隙衝刷成河明昌之決河大徙於泗合
泗入淮以爲河入淮之始然考大定時河由徐豐
蕭沛南下始命長佐勾管河防初顯明言徐州之
彭城蕭豐滕州之沛皆爲沿河之地則當時河流
所經大略可知也宋熙寧十年河南徒合清入淮
南北清河之名已見於是時今暨蕭至徐南流之
道仍循熙寧南徙故道分流入淮胡鵬明猶以邱

洛言熙寧十年入淮之始爲誤援據天禧咸平大平與開河至漢元光時河決史皆載入淮之文其來已久待至是始南流不返耳金史河渠志御史臺言沿河京府州縣坐視管內河隄衝潰不理令於名衙管勾河防事如能禦患或致疎虞分別賞罰此亦慎重河防之道然得人則責其力不得人則秦越異視在上海之督率爲轉移矣

金章宗明昌四年河決衛州魏清滄皆被害

按衛州已塞復決者數矣至此決水北趨魏清滄

河渠紀聞

卷之七

九

皆被害患又及於河北王汝嘉議疏南岸分流河口濟北堵以北創起月隄是欲因北而鑿南也田棣以河水趨北替長隄隄外率多積水難創月隄先於南岸延津縣決隄洩水北岸自白馬以下定陶以上加功築護是欲疏南而衛北也議雖久不決未得施功意猶未嘗不在南也都水科計土功薪葉不以實河防差役頗重沿河居民多困乏逃移襄陸弗守河欲不北徙而不得也然河隄北徙兩無歸宿之地大勢已歸於南故不久卽有光祿

之決也

金章宗明昌五年宋光宗紹熙五年也河大決陽武之光祿村灌封邱而東南連大野歷延津長垣蘭陽東明曹州濮州鄆城范縣諸州縣界中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爲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卽濟水故道今大清河自東平歷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至利津入海是也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卽泗水故道今會通河自東平歷汶上嘉祥濟寧合泗由徐邳至淮安清河口入淮是也

河渠紀聞

卷之七

十

按此卽全河南徙之始河之一大變也河徙陽武而東其地卽古之博浪沙土脈脆惡大河頂衝極險一決則大潰不可治分流南北而大半入淮已具并力趨南之機河自熙寧斷絕北流大決曹邨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濼分注南北清河至是大河徙於故道之南東至梁山濼匯流分爲二脈如熙寧曹邨決時此南清河下自漢以來衝出之故渠導河南徙之先路也初都水監丞田棣言前代每遇古隄南決多分流南北清河南清河下有枯

河渠紀聞 卷之七

十一

河數道河入其中長至七八分北清河及濟水故
道止容二三分應於北岸竊即決河入梁山澤故
道使兩清河分流王汝嘉亦言大河南岸舊有分
流河口宜疏導以洩水勢未及行而河決竟如其
言夫河之入淮屢矣自漢決瓠子通於淮泗至宋
太平興國迄於咸平天禧熙寧間河過大伍而東
不決則已決則東南注於淮然其時皆旋決旋塞
塞之遲速不同無不塞者而視為固然任其通行
不塞自明昌大決始決河出南河故道之西奔流
下注初猶分行南北清河未幾全黃南下滔滔盡
入於淮汲胙之間河流遂絕當明昌未決以前汲
胙之流南距開封之祥陳杞二百餘里至鄆濮曹
單及歸德之寧陵虞城徐之銅豐蕭楊遠者七八
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及是皆為沿河之地河之必
決而南固可知已王汝嘉田棧專司河務心知大
河決象已成北流不能奪河將有并力歸南之勢
因而利導之殆亦以宋為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
北也及今五百餘歲河淮竝為一瀆深原始末大

河渠紀聞 卷之七

十二

難贊發於宋而金承其敝也衛州志胙城汲縣皆
有漢古隄明昌之決南河故道變更汲胙之流始
絕禹迹金遼金廷州刺史温撒可喜以河由徐邳
入海河南地狹請自新鄉西決河使東北流其南
有舊隄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循故道
由滑州大名觀州清州稱口入海則山東大名等
路皆在河南足資備禦單州刺史顏蓋天澤亦言
當決大河使北流德博觀滄之境故隄尙在水就
下無慮漂沒其勢散漫淺不可以馬涉深不可以
舟濟為守禦之大計朱子語錄云劉樞中原國黃
河自西南貫梁山澤入淮宋神宗時河北流故金
盛今卻南來勢亦少衰温顏似皆有見於此欲引
河北歸其言雖俱為防守計然亦知河之宜北歸
而不欲南下也而金自貞祐後國勢已蹙無暇及
此矣
金章宗泰和六年始命沿河府州皆帶提控漕河事
屬縣皆帶管勾漕河事府三大與大名彰德州十二
恩景滑清獻深衛滑磁洛通縣三十三大名元城

館陶夏津武城歷亭臨清吳橋將陵東光南皮清池
靖海興濟會川交河樂壽武強安陽湯陰臨漳成安
滏陽內黃黎陽衛南蘇門獲嘉新鄉汲路武清香河滏
陰

按是時綱戶以盤淺剝載爲名滋生奸弊致漕道
多有淺滯漕河所經之地沿河州縣每以無所責
成置不復問由是漕弊日甚綱戶隨地逞奸地方
官耳目最親予之以權不難立時懲治因以催檢
綱運管護隄岸奪道有損壞妨運者集力修治之

河渠紀聞 卷之七

五

則無不利之運弊無從生而漕自治行之久而可
守也

金宣宗貞祐元年遷於汴按蔡汴舊渠以通漕運
按宣宗既遷於汴以陳穎二州瀕水欲借民船以
漕不道於事遂設提舉官募船戶籍之通陳穎諸
州之糧又置通濟倉於歸德受東都之粟陝右漕
關東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又於靈壁設倉由萬安
湖舟運入汴開沁水接汴蔡諸水以便轉餽而中
京之輸貯不勞矣

元史食貨志元都燕漕運仰給東南分春夏二運歲
漕三百萬餘石

按京師之在燕自元始漕運之自南而北亦自元
始凡百司庶府之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江
南歲漕數百萬水政之重皆以重臣領之唐虞有
澤虞之官周爲川衝漢置都水東漢改設河隄謁
者自晉迄唐宋皆置都水復置監掌川澤津梁渠
堰陂池之政元興以興舉水利修河隄通運爲務
東南之粟山海至者道通惠河以達決雙塔白浮

河渠紀聞 卷之七

五

諸水濟通惠之運貢賦上供之自南來者絕江淮
河而至開會通於臨清通南北之貨凡商賈懸遠
民生日用所需汴流而上皆達通惠又導渾河疏
灤水拯武清平深之溺浚洽河治薄泚免真定決
噓之患一代之事功固不可沒也

元世祖至元三年六月衛輝潘兩丹沁河泛漲入衛
與御河通流平地深二丈餘民皆棲於樹水郡守以
舟載飯食之移老弱居城頭日給糧餉月餘水方退
於是時元世祖大興水利理漕渠禁引漳金叵水

灌田慮卻河淺礙塞分渠以復水勢復引沁水通
衛濟漕自武陟山原邨東北由紅荆口經衛輝六
十里與衛通衛水薄弱塞漳金洹分渠以益衛之
下流上流引丹沁以助衛之不足凡以爲運計而
沁與衛之形勢有未悉也衛河渠道窄狹不能容
著暴至之水地形低於上源丹沁乘出山之勢從
高倒傾而下出槽漫灘汪洋浩瀚衛輝城如水中
之孟里井田盧沉於釜底暴流奔湧而東患有不
可勝言者丹沁之不可引自古戒之矣

河渠紀聞 卷之七

五

元世祖至元六年濬洗河自廂口至石刺以通運
接元時於汶水之陰堽城之左作斗門過汶南流
入河謂之洗水經注洗水上承汶水於岡縣西岡
東爾雅汶別爲隔洛之有汶也時以霖雨大作
秦倚萬壑清澗間合注而之汶洪濤洶湧泥沙涸
奔入洗淤填日積都水監集夫濬之自廂口至石
刺通流而下源猶未盡利乃更治之李雅明重浚
洗河記云洗河水分流於汶源出泰山萊蕪洗之
源汶也至元六年監丞朱公濬洗上自廂口下訖

石刺通洗之源深廣無滯然源雖通而其流著梗
不疏其流源將安之又恐棄前功而泐會通之津
也量度自石刺至高吳橋南淺濶五十餘里亟治
之以竟前功東平濟寧兼賫厥役閱月工竣卒竟
濬洗之役然自會通河成議者謂洗河濬深則汶
水盡出濟寧南流北運乾涸漕漕洗河上截自舊
堽城廂口至柳泉無益於運年久廢棄自柳泉至
濟寧係汶泗諸水會流之處疏濬導引二水專接
濟寧運南運道自後洗河遂廢今古之用不同也

河渠紀聞 卷之七

六

元世祖至元九年夏淫雨南陽懷孟衛輝順天等郡
涖磁泰安通澤等州大水河水並溢圯田廬害稼決
新鄉縣廣盈倉岸都水率丁夫築之
按是年河決新鄉廣盈倉南河北岸五十餘步尋
又崩一百八十餘步衛州水淹已久地如冰碎瓦
裂水至卽穿溝灌入衛及廣盈倉城市可知其賸
河猶在新鄉陽武間也後又決而西徙明昌決口
漣上自原武出陽武之南由湯至懷遠入淮新鄉
之流遂絕而汎溢於汴梁州縣間漂蕩民人田禾

廬合開封以南尚未創設隄防節制任流任其自
去自來思無寧日矣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遣使窮河源

按河源自漢張騫使西域見二水交流發葱嶺北
于闐滙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再出世皆師其說
至是命篤什爲招討使往求河源四閱月始抵其
地河源出吐蕃柔甘思在今青海境內西部有泉
百餘法方可七八十里燦如列星名鄂端諾爾
火敦願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騰近五七里

河渠紀聞

卷之七

七

匯二巨澤東鶩成川又合伊爾齊呼蘭伊拉齊三
河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名也孫鄂洛木譯言
九渡自是行二十日有大雪山山石斑駁上多赤
雪爲青海崑山其山最高譯言勝格哩哈達卽崑
崙也河繞崑山南行十餘日有水西南來名納琳哈
喇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奇爾穆穆二
水合河北流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
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始入中
國元史採潘昂霄河源志及朱師本所譯梵字圖

說注河源猶多謬誤我

朝康熙年間遣使往窮河源得於枯爾坤山有泉千
百法歷歷如星爲河水潛行復出之象所謂星宿
海也史記大宛傳云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名
河所出山曰崑崙漢書西域傳河水一出葱嶺一
出于闐合注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潛行地下南
出於積石爲中國河黃河大源發於崑崙至蒲昌
海潛行復出而發於積石爲中國河源故謂河有
重源也今西域底定同部內屬葱嶺于闐蒲昌海

河渠紀聞

卷之七

六

諸境俱隸版圖按之今時形勢與史漢所稱迥相
符合河源出于闐河之大源也大雪山爲真積石
中國河源所出非崑崙也河州之小積石非禹貢
積石也詳載於通鑑輯覽昭若發聵矣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始海運

按通鑑大都糧運仰給江南者自浙西涉江入淮
由黃河逆流至中梁陸運至淇門入衛河抵東師
又或自淮達泗入大清河至利津入海或開膠萊
河膠萊分南北二流南流至膠州麻灣口入海北

流經平度州至掖縣海倉口入海均勞費無成已
 延平宋時遣海盜朱清張瑄等載宋庫藏諸物從
 海道入京遂言海道可通乃命羅璧暨瑄等造船
 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逾年始至尙未知其
 利仍通舊運尋以蒙固岱言海運爲便遂立萬戶
 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爲都漕通萬戶府令清瑄
 二人掌之海運自平江路到家港入海經通州海
 門縣開洋沿山嶼而行其道險惡復開生道自劉
 家港開洋轉放大洋取道差爲徑直後殷明畧又
 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之三沙放洋向東
 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折而西至登州沙門島放
 大洋至直沽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
 旬日然重洋洪濤難測風信不時往往受害不若
 河清飛輓之安流無患也元以海清利溥終元之
 世海運未罷然卒受其害蓋海運必資海道熟習
 之人能事者率皆海上亡命朱清張瑄即淳盜中
 巨魁方國珍張士誠皆以鹽梟而出沒海上爲盜
 劫掠漕運者海清歲運米三百餘萬石船九百餘

隻分爲三十綱船戶八千餘人水手先置揚州教
 習利重勢大故清瑄用事時田園館舍徧天下巨
 艘大舶交諸番中宗戚從僕至有佩金虎符爲萬
 戶千戶者成宗覺而誅之及至正中猶用張士誠
 方國珍庶以好爵士誠輸粟國珍具舟資以運漕
 接濟數年卒成大患至於不救甚矣海運之未可
 輕議也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衛輝復孟大水沁河水涌及衛
 輝城城不沒者數版急修隄防止其患
 按沁河於至元中屢有浸溢衛輝一帶危如累卵
 世祖初御首重漕運陸路轉輸艱難兼資御河接
 濟御河即衛河也水微弱不任重載不知者引沁
 益流權濟一時至漲水大至下流昏墊不可救治
 衛輝首當其衝沁河山之木猛厲迅疾衛地形
 勢窪下水發濶漫受淹下及大名諸路共爲汝臣
 雖爲時不久而爲害最烈自來防河者最慎之視
 黃河尤甚先特衛輝路總管董文用以消司不達
 形勢議通沁水入御河便漕上言衛郡地最下測

量城中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平大雨時行沁水輒溢出百十里若更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其言洞達時勢民生國計所關甚鉅當時以文用言衰事後來言便漕者尙踵其說未敢輕議沁至衛二百餘里水高城數丈未可鹵莽從事也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以李奧魯赤爲總治河防使擊任城至安民山通漕分汶北流爲廬十四以資蓄洩通江淮水運

河渠紀聞 卷之七

三

按是時南北混一始行江淮漕濟揚州運河漕東南之粟疏通州運糧河達於大倉自淮以上海運有風濤之險陸運轉淇門公私交瘁因議穿內河之渠以利運此卽會通河之創始也初畢輔國引水濟運爲堰城廬以導汶水入洸爲金口黑風二廬以遇泗水金口自北而南會洸出魯橋黑風自東而西由府河出任城會源卽濟寧天井開也至是自任城開渠分汶西北流至須城故濱通漕地勢有高下水流有緩急自濟寧至沽頭地陸百

十有六尺爲廬九以節蓄之南入於河曰分水曰天井曰在城曰趙邨曰石佛曰新店曰師莊曰棗林曰南陽各置守卒春秋觀水漲落以時啓閉隨地節束利通江淮是時糧運至安山入清河仍由利津海道由東阿抵臨清間以陸運而水道以大疏通此未開會通以前建置之始奏功之先扼其

要者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河決汴梁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鄆陵扶溝洧川

河渠紀聞 卷之七

三

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皆被害役民夫二十萬塞之
按是時陽武改流由渦入淮之勢已成北派之水皆并於南南北故道俱堙水聚於上面不得下注南皆成巨壑元時慎重河防內立都水監外設河渠司治其事而水溢不止前時大河南趨時或溢於北馬琪經畫河事有疏治南北之議以河猶南北分行北清河尚未斷流也自河決原武又趨陽武而上之決口愈西南流愈急改道出陽武之南

故道淤澱至秋霖水漲大勢盡出於南汎溢於汴
梁都無間由渦入淮之道又以旁決橫出未有定
向水壅而益潰中州之患無已矣

是年置考陂屯田

扶史稱時當兩淮兵革之餘荆榛蔽野宣慰使昂
吉爾讓立屯田以給軍餉因用兵日本未即舉行
先令千人往試其地果大獲遂以兵二萬屯之考
陂一名朝思陂在壽州安豐城南即安豐縣也陂
始作於楚相孫叔敖與湯泉大業二陂並立本自

河渠紀聞卷之七

五

六安龍穴山濠州橫石東南及龍池山膏注於陂
陂設門五後更開門三十六減水陂四水漲閉門
疏之水小閉門蓄之三百餘里支流分注溉田萬
餘頃又有在壽州下蔡城西北六十里曰黃陂八
十里曰鴉陂百二十里曰大濠陂下蔡東北八十
里曰涓陂皆蓄以溉田者自漢及唐有事於東南
必興屯田立屯必置陂劉勰之三堰七門赤烏之
銅城吳塘皆以資灌溉而利屯守世祖當草創之
餘人民別敵土田未闢兵食饋運不繼立屯田充

例隨地所宜而制其用又以興舉水利為務自北
而南凡有益於農田者皆舉之屯守資水田尤水
利之大者也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五月大霖雨河決汴梁路灌
開封陳穎等州縣二十二水由渦至懷遠入淮河道
一變

按此大河改流而患及梁宋以下也河出陽武之
南則并陽武延津封邱東明皆在大河之北大清
河北流之派至是皆混於一南下如奔馬而北故
河渠紀聞卷之七

四

道俱深自開歸迄於陳穎皆其衝矣瀾漫之所矣
方明昌之初決也河出開滑胖城長垣之南新鄭
之流未絕任其入於南而不塞漸至下流填滿乃
更移於上流決出明昌舊口之西而改流之決口
愈上則下淹之州縣更多宋時東南漕道皆因汴
渠改流由宿虹入淮至是水道一變北派南下之
道理則自東平歷濟寧轉輸不便不得不鑿渠開
道而有會通之役矣先時田樵諸人利河之入於
南浸至日引月盛散漫於梁宋之野南淹州縣一

十五東南濬州縣二十二當時未聞有急起拯之
塞其決者決河至千里同皆浸城郭漂室廬壞禾
稼民罹毒已甚始議修治至於久而不決其害滋
大南岸隄防未設無可修守力固有所不及是以
急於清而不急於河然自明昌以後汴梁之河尤
急於清也

是年青張縣尹韓仲輝建議開會通河引汶由安山
下漳衛安山至臨清爲開十有六度高低分遠近以
節蓄洩

河渠紀聞卷之七

五

按是時河已由涑水至被遠入淮徐州大河南派
之故道俱湮轉輸不便清道除海運外內地則由
江入淮由淮入湖湖流至中深陸運抵洪門入御
河李興魯亦開新河自在城穿渠分次導洩泗入
大清河至利津海道直沽未幾利津河亦淤海
口沙壅覆舟又從東阿抵臨清二百餘里舍舟而
陸車輻至淳御道出桂平地勢窪下夏秋霖雨泥
淳牛犢輻輳阻萬狀於是喬張尹韓仲輝建議
自安民山開河由壽張西北至東昌達臨清引汶

水入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桑哥亦言安山至臨
清開濬爲渠工費與陸運相等渠成爲永利太史
令邊源亦以爲言乃令馬之貞按視上狀報可命
之貞與張孔孫李處巽等主其役分汶水西北流
入漳衛安山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屬十有六戴
廟刺門阿城七級周店李海通濟永通梁鄧土橋
戴灣新開南版各屬以次分年設置度高低遠近
而蓄洩之又以新河岸善崩舟行淺澀罷輪運站
戶專供淺河役易屬以石邱支莊言當時河道初

河渠紀聞卷之七

五

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不及
海運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而內河清運鑿
渠通舟尤費經營居特一得云元人分水於濟寧
猶未審地勢之宜濟寧北高南下故水南行易北
行難南水常有餘北水常不足地踞高而水就下
不能挽建領之水引以濟上源之涸傾河水淺不
獨岸狹善崩也抑未得地之利而於南北調劑之
權衡尙有未盡其用者然安山一啟避險就安已
開清運百世之利矣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建金口滾水壩又於其西築金口陂引酒由府河達濟寧入運

按牛運震空山集云元築滾水壩於兗東與黑風金口陂一時並建其制壘石爲陡立涵洞時取閉泗水穿城濟運克志元時於兗州東門外作壩建陂過泗之南趨延祐以後修堰爲陂門者五金口陂爲陂門者二冬閉金口導水入黑風日西流府河至馬場湖收蓄以濟天井等八陂之用若下游水淺仍開金口閉黑風使南出魯橋濟棗林等八

河渠紀聞卷之七

毛

勝之運視前制加密焉元劉德智言至元中穿會通河引酒汶會漳以達於由由是天下利於轉輸泗之源會沂等於兗之東門其東多大山水激暴至漫爲民患職水者訪其利病隄土束石以洩其流此陂壩之所以作也元置陂壩以通渠皆因隋季之舊業之由漑而運也壩之易土而石也雖稍更治舊制不失議者或欲改黑風爲滾水壩以爲魯橋不運則白馬河不溢且懼蛟魯橋之害於府河也然滾水不患無路未可輕言改制矣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會通河成引汶絕濟直屬漳衛名曰會通

按會通始於濟寧南逸徐州北抵臨清遠及千里修置陂壩積水行舟漕運通濟天下之利也運河無上源必滄汶注流決引泗源西入於兗南入於濟達任城合於新河北下漳衛所以爲會通也會通中分而南北之氣通黃運與運相終始矣運通於河治河必先保運而河益不治大河自金明昌甲寅之徒黃水大半入淮北清河流猶未絕自會通河成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會通之名始見於此初過汶入流尚未分流於北至是絕濟而北直屬漳衛與大河南北分行全河由淮入海遂一成不變河之南能亦運會使然與而人事之推遷亦各有自其始也變自上流而下流之害隨之引河於滎陽而大河爲滿危矣別出爲靈鳴張甲而北潰故道遂空矣其繼也下流壅塞而上流之潰決隨之海口先淤而景德改流游金赤河繼於而橫隴商胡屢決尤莫甚於宋之閉塞北流至清渠一啓

河渠紀聞卷之七

天

而河始有不得不南之勢人事莫非天事矣顧一
柔論黃河自陽武入封邱東南流至荊隆口直東
則經長垣東明出曹濮直趨大清河較出徐邳合
淮泗以入海者道爲徑易河道宜直不宜紆入海
宜近不宜遠河兩岸宜闢而歸流宜深使用王景
更相迥注之意水不得旁洩河未必不可東也然
大河東出則必穿運而會通河廢會通不廢則河
不得而東治河必兼治運故河雖屢決而東終抑
之使南人事與時轉移此又古今不同之極致矣

河渠紀聞

卷之七

无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大河溢太康又決祥符義
唐灣汴南莽爲巨浸民流者四十五萬餘人發粟五
十八萬賑之

按自陽武大決後大河南遷地勢南高於北初猶
從懷遠入淮日久淤高不能下轉向東南開歸陳
頓許汝間衝蕩淤漫千里一壑亟發倉庫賑濟出
數十萬石之粟使災黎得食君民一體之誼固如
是也行省博羅權於巨浸涓天之時躬行決口督
工繕築開封尹張庭珍於水灌太康溧溺人民之

時括商漁船繕木爲筏載糗糧四出拯救水入善
和門督運薪土不能止其流頽城爲堰遏之水退
增外防雖未能遽止水厄而與民同患猶良吏之
所爲矣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建堰城壩作斗門遏汶入沈
按是時霖雨岸崩河道淤淺故建壩作斗門遏汶
入沈會沂泗以出天井元分水在濟寧以上堰水
入會源以濟淺也初畢輔國請於廢東平始於汶
水之陰堰城之左作一斗門遏汶水入沈益泗濟

河渠紀聞

卷之七

辛

餉宿斬戍邊之衆兼溉濟突間田汶山是有南入
淮泗之派輔國作石斗門在堰城西後都水少監
馬之貞又於其東作雙虹懸門隔虹相連屬分受
汶水旣又以虹石水易圯乃改虹爲今橋制通謂
之東橋輔國所作爲西橋後改作址高水不能入
獨東橋受水汶水盈縮不常歲常以秋分役丁夫
採薪積沙於二橋左絕汶作堰霖潦時至堅閉二
橋壅其壞堰而西循故道入海故汶之堰歲修之
貞始作沙堰有言作石堰可歲省勞民之貞曰汶

魯大川底沙深濁若修石堰須高平水五尺方可
行水沙漲淤平無堰同河底填高必溢爲害昔
杜預作沙堰於宛陽遇白水溉田缺則補之雖屢
勞民終無水害固知川不可塞也且言後人勿妄
興石堰壅遏漲水爲民害勒其言於石至後易沙
以石閘月輒壞竟如其言迨宋禮移分水於南旺
退汶之功全在戴村與元時分水大勢移步換形
然川不可塞石堰囊沙之說適於坎河黃河漚菜
壩攔水久之淤與壩平衝激更甚猶是理也

河渠紀聞 卷之七

三

元世祖二十九年建臨清會通船塢東水便運
按河道自臨清南至徐州千餘里地勢高下懸殊
置船蓄水以通舟濟運臨清有會通船自是始會
通河引汶水由安山厯東昌至此入衛故船亦以
會通名上源泉流微溜蓄縮而節用之過此則衛
河承之無留行矣地勢陡峻數壞舟楫前人立厓
於此收蓄全河爲會通壘境北運之一大結束也
汶清而欲衛潤而盛倒灌即沙壅故又爲壩以挑
濇之每逢春雨少泉濟船河既淺衛河又消高

下陸峻若建甌一啟板水即耗盡清官保謂宜於
壩口百丈外築土壩中留金門安置活板將啟壩
先閉活壩使外有所障水不急而船易行衛水大
發即拆卸亦權宜之術自明以來復設板板二壩
上啟下閉均勻水勢而法始備矣

是年始建都水分監於東阿之景德鎮

按都水設監察史司明賞罰而齊衆力也會通河
初成飛輦啟閉之節在官吏之稽察而責成在監
肩任重鉅揚侯斯記畧云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

河渠紀聞 卷之七

三

都水分監掌凡河渠厓壩之政令以通朝貢漚天
下實京師地高平則水疾洩故爲壩以蓄之水積
則立橫引繩以輓其舟之上下謂之壩地下濇則
水疾洩故爲防以節之水流則繩起懸板以通其
舟之往來謂之壩皆僮吏以司啟閉而聽其狹訟
焉雨潦將降則命積土壤具畚插以備奔軼衝射
水將涸則發徒以導淤滯塞崩潰時而巡行周視
以察其用命不用命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
河南張仲仁能其官北自永濟渠南至河東極汶

泗之源滯疏決防凡千百餘所成底於理乃爲堂於故署之西偏文不勝質物不踰軌昔丞相忠武王建議於江表未平之日少監馬之貞奏功於海內一家之時分治於此者正官守肅上下崇本立政公署不偏廢也惟國家不可一日去河渠之利河渠之政不可一日授非其人原所以設官之意而重之以人此作記之意也

是年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其事

按元初興舉水利郭守敬建言水利十一事開通

河渠紀聞

卷之七

五

惠河卽用其法通惠河今大通河也自昌平州流貫都城由大通橋至通州入自河省陸視之勞立法甚便初導昌平白浮村之神山水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環禁城北安門宮牆左右瀝積水潭從東折而南入金水河南流出玉河橋水門東行會南北城河二流由大通橋東下通州高麗莊入白河白河會潭榆水合流卽潞河也每十里置一廬以時蓄洩濟消運然大艘徑達積水潭地勢高仰難灌注至明季故道遂淤今暢疏諸

泉多建榜船雙流暢達南來百川之水至是會同其法始善守敬議開鐵橋竿渠以山水暴下必大爲渠堰廣五六十步執政惜費縮其廣三之一明年霖雨天下渠不能容幾犯行殿帝惜其言不用特識類如此世祖御宇勤理河務疎濬浚治障淤沆又不獨通會一河矣

元成宗大德元年河決杞縣蒲口塞之明年復決

按是時水積於汴郊先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

塞之至是蒲口復決命廉訪使尙文圖久利之策

河渠紀聞

卷之七

五

文言陳留抵雖百餘里閘南岸高於水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水高田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隆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決口千有餘步東走歸舊流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強退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宜令河北郡縣順水築長隄以禦汎濫歸德徐邳民任擇所使避其衝突被患之家量給河南退灘地爲業蒲口不塞便而河朔齊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爲魚鼈之區遂塞之明年蒲口

河渠紀聞 卷之七

壹

復決徐鄆雖宿河水亦大溢壅而不下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河之決入於北而菴塞旋決者南岸地形高北岸數尺餘決口一塞水仍歸北大定以後河防疎於講求南浦渠未寬深又絕其北歸之路是以頻年溢決泛溢於汴徐陳頰間尙文爲倉卒救荒之策河朔人民各顧田粟焉能聽其北入萊室廬而逐水也後水自北入復河故道祀惠遂已竟如文言當時皆以文言徵信而不審究原委如賢之治標而忘其本也惟當時水橫梁地兩岸未

設隄防無抵禦洪流之具亦無如何矣

元成宗大德二年立都水監庸田使於平江路

按平江立都水監先於至元初任仁發言吳淞江淤塞奏立都水監朝議罷之至是中書省奏立浙

西都水庸田使於平江路專治圩岡疏河道平江

號稱澤國太湖納宜歛嘉湖之水東入於海滄海

水會而江水干故曰平江環湖低田利在洩滄海

江旁海河港潮流奔注衝沙低圩築圍灌田利盡

東南歷久不治漸失其利又困於征輸而民病立

河渠紀聞 卷之七

貳

監與水利通利源也仁發之言曰松江故道壅塞太湖東岸出水處或釘樁或作堰或築狹處爲橋又有湖泖港汊處私壘往來多行塞斷清水日弱澤潮日盛泥沙漸積吳淞江日就淤塞晉宋以降倉廩所積悉仰給於浙西之水田國家收附江南三十餘年浙西河港圍岸腴實無官整治漸致廢壞今若募夫供役必取辦於富戶部夫省役必責成於有司二者皆非所樂是以猾吏豪民嚮煽必沮之而後已朝廷未見日後之利但厭目前之擾

所以成事則難竣事則易東坡亦云官吏憚其經

營百姓畏其出力所以累行而中輟不能成久遠

之利也立論明確自立監役仁發濬潑山湖吳淞

舊江大盈浦烏泥徑又置趙浦潘家濱烏泥徑三

厝皆有治陂可紀非僅托之空言矣

元成宗大德五年築華亭縣捍海塘

扶志稱華亭東南大海古有十八畧昇禦賊潮堰

有隔歷皆築塞不通內河蓄清拒澤東南水利之

定法也塘築於開元元年起杭州鹽官抵吳淞江

其時華亭尚未立縣也塘成後海水既不闢入江湖之水又藉以停蓄耕者獲其利日益蕃富山是建縣湖海十八堰一概截斷官民田無餘潮之患兼禦鹽艘往來鹽運數十百艘隨潮出入無緣斷絕鹹潮閉壑以截其流惟海潮過風鼓浪西注則能敗塘有缺則乘隙而入流溢四境所遇禾麥豆蔬立槁自宋宣和紹興迄元初風潮怒盛卽有衝決之事屢被其害每一修築必請大興工役往往以工鉅中止至是始大舉延袤亘三百餘里高湖

河渠紀聞

卷之七

七

皆一丈底寬二丈集力程功凡支河小港近塘之渠一切塞斷閘十六月工成自後稍有損壞隨時修葺至正四年都水庸田使增築干有五百餘丈稍缺增高用閘經久無虞鹹潮之入矣

元成宗大德中建荆門阿城七級石廂又分建上下廂以嚴啟閉

按分汶入北塘河當要之廂日荆門日阿城日七級所以束水不使下洩者也北河引汶行運惜水如金自分水北流至戴廟而下荆門廂先受之爲

水門一大閘鍵與槩板天井在城諸廂等重次則阿城受荆門之水積蓄而節宣之其在荆門下猶天井在城之有趙村石佛也又次則七級承阿城下流荆門顧下之水漸落漸低若七級不東下源皆涸矣古人於此籌蓄洩之宜一廂不足濟用南北爲二廂分上下一啟一閉上啟則下閉下啟則上閉以節水勢蓋幾經籌畫始定規立則後來者永守其法荆門上下相距二里水來甚急也阿城上下距四里七級上下距三里稍緩於荆門而上

河渠紀聞

卷之七

七

啟下閉之道則一若司廂者不察古人建廂之義兩廂齊啟齊閉上源之水一洩無餘東昌一帶在淺阻矣張滄裕言荆門上廂閘南旺以北運河之水宜設鎖如天井廂制阿城七級視之諸廂皆建於成宗時因地所宜以利運也

元成宗大德七年修任城東廂以節水勢

按任城東廂今之在城廂也元人分水於濟寧濟寧北高南下水自北而南直瀉不停故爲廂以節之是時會通初成導汶泗以會其源而在城一廂

居天井下游地勢尤極卑下必於此開東上源之水使不至易洩妨運故在城廂爲南運一大關鍵經理漕道首事於此元俞時中任城廂記云至元二十年朝廷初以江淮水運不通命前兵部尙書李奧魯赤等調兵夫給庸糧自濟州任城委曲開通河渠導洩汶泗水由安民山至東阿三百餘里以通轉漕然地勢高下不一水漲時有涸涇二十一年創爲石牖者八各置守卒春秋觀水之漲落以時啟閉雖歲或亢賜利足以濟舟楫任城廂東

河渠紀聞卷之七

堯

距師家莊袤六十里土壤疏惡霖潦灌注經時損壞都水石抹岡之中書省易而新之不數月成事此奏功之捷要也然其啟閉之備尤視下流水勢之大小以定此牖啟閉之疎密又必度上下塘船隻之多寡以爲準則然後可以利運而不匿也元成宗大德八年築孟陽泊石厝以通運行按自會通河成後江淮漕運商旅之轉販仕宦之往來皆由會通濟舟楫而魚臺孟陽泊地高水急水至此不能停蓄遇沒挂挽竟日民以爲苦議立

船堰以節蓄之工成而漕運大行元趙文昌孟陽泊石牖記云會通河作於元定鼎之後於今幾二十年歲月滋久霖潦浸淫岸移谷遷不無壅塞都水監行覈訪求利病以孟陽泊上下沙深水淺地形峻急水不能浮舟遇有淺阻必羈礙河之民推之挽之不下千餘人妨農病民議以水積不厚不足以負大舟若不廣不足以供下洩立珍積水立牖通舟漕水時至漫流於上不爲大害於是視地之高下程廣狹量深淺計日興事堰橫長一十二丈中爲牖外石內甃高丈有四尺餘悉如式五閱月功成此卽南陽牖也居濟一得云南陽兼利建邢莊二厝下板不嚴魯橋棗林勢必淺阻於上下兩厝之中先開一牖再行啟板則水不直滂程運無梗凡以地高而水易洩故也

河渠紀聞卷之七

早

元成宗大德九年河決陽武思齊口灌開封並溢陸德陳州發河南民夫十萬築河防按大河於大德八年溢泮梁之祥符太康陽武衝拜之獲嘉南北澇折離居至是復溢開歸黃流東

河渠紀聞 卷之七

望

故事或至勞民勳衆阻遏水勢而患愈深矣

元武宗至大二年河決歸德又決封邱

按河自陽武以下土性疏薄兼帶沙滄河流南徙疏治不時水聚於開封歸德崩潰決溢歲以爲常初因濇溟迅猛分殺其勢於杞縣三汜口攝河爲三後以歸德太康災重居民曠有煩言堙塞南北二汜止留一汜馮水伏秋漲發三河之水併而爲一下流不通上溢爲災時復以塞杞二汜奪分泄之利水勢戕下并恐爲膏腴齊郭忠請置都水分

監選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任而於汜口應否開閉迄無定議蓋知分水之不可爲常而又無程久可行之策以濟變也是特荆襄大水山崩陰亦盛矣元仁宗皇慶二年河決陳毫雖三州開封陳甯等縣皆決漂汜田廬無算

河渠紀聞 卷之七

望

按是時連年潰決陳甯通許太康舊有蒲葦之地任水游蕩後因爲勢家占據閉塞西河塔河諸水口水無所洩杞縣小黃村舊決之口洩水甚利而陳州低窪受其浸籌議決塞數年未定至是僉議上至河陰下抵歸德小黃口分洩潁水甚利夏則水漲並無衝決已有明驗若徑閉塞則移患鄰郡決上流南岸則汴梁被害決下流北岸則山東可憂事難兩全當遺小就大小黃村決口仍舊通流恒下游受患之州縣免陳州差稅賑貸陳甯通許太康被災之家修治汴梁上下河隄及應當疏通者並疏治之此亦權濟一時非萬全無弊之道惟當全河合并而流之時下游地勢高於北岸水壅遏橫出東衝西激不能東歸一路猝難就治而時

無深知水利通達全河之人不得不從下策也

元仁宗延祐四年修金口壩改屬為洞以資節宣

按金口壩即薛胃於泗沂之交堰水西注灌田者

至元中為滾水壩因隋舊堰為之壘石為隄下穿

涵洞俾不為害至是重修改作疏為三洞張清俗

云金口壩改三洞節宣水勢法乃兼備黑風口去

郭城五里堰巔較城堞高一尺三寸泗河之水乘

高而來直湧百里郡城州邑城社所關若壩口不

支建便直下為患不細故為涵洞安為板橋危此

河渠紀聞 卷之七

望

為郡城權其輕重而措置若此然下流之水亦有

必待宣洩者否則董家口頻年被刷汶水漫溢入

沈矣復建滾水壩於董家口疏水入白馬湖迤南

引歸獨山湖為新泗河又開支自貫家灣西達魯

橋嗣以橋有過高水壅於壩上寧陽石梁口小巖

對等處汶水漫艇入沈頂阻府河水淹沒民田再

將董橋展寬疏滾水由孟家橋下注水小堵孟家

橋使由興隆橋入運築石梁口俾汶不入洗自是

下流始可無患陸兩甫具述情形義自見矣

元仁宗延祐五年建運河棗林厝以平水

按泉志泗河自魯橋入運濟清棗林厝名為泗河

派伏秋水勢洶湧挾沙注河或有停積傍有白馬

河匯那縣諸泉並盡云二河之水程垓里與泗合

流出魯橋因泗強白弱以致河身受淤張清俗言

白馬河之水出魯橋以濟棗林諸厝之淺者應大

加挑濬蓋以重南運也而棗林為南運門戶南陽

上下諸厝之樞紐建厝以平水因地所宜也劉天

和問水集云元明於運河先後置厝厝底面高低

河渠紀聞 卷之七

望

不一棗林厝過高南陽厝過低如下厝過低積水

盈板即須啟放一啟則上厝之水必迅急而舟難

入水急則易涸而舟難行如水至棗林厝露厝面

三尺南陽厝已沒入泥底培而平之始得其用蓋

棗林與南陽為表裏一啟南陽一閉棗林互相開

閉勢如呼吸潘宮保云新河成後棗林上下水平

厝兩不行遂裁棗林厝官不設統於南陽至久早

水淺木厝啟閉為急若無官居守付之厝夫官船

則莫敢謹何民船則夫為推弄既以病商復以弊

運河道轉爲無人之境况叢林尤南遷之程紐哉
元仁宗延祐七年河決榮澤之塔海莊又決開封縣
蘇村及七里寺併工築塞引水歸徐以殺其勢

按是時杞縣小黃口未塞大河滔滔南流不能禦
邊下游陳潁潁河之地屢被淹浸水距汴城日近
時以陳潁頻年漂沒水逼汴城倉猝難以防禦引
水歸徐俾由故道下達於淮入閏月畢工自大河
南徙以來水橫開封歸德之境停蓄不能下歲有
決溢會不一加修治至是疏汴引黃東出不治河

河渠紀聞 卷之七

壘

而適協河之樞要此河南徙後之一大轉機也
元英宗至治元年改建會源橋自臨清至彭城延袤
七百里疏其淤塞築其隄防

按濟寧會汶泗諸水之源屬設其中曰會源南運
之關鍵也運渠噴沙貯淤歲有疏浚而治之以時
稱猷斯記畧云濟州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導
汶泗以會其源置橋以分其流會源橋歲久致弛
土崩石瀉岌不可持乃伐石區里之山轉材淮海
之濱度工卽功導水東行過其上下而竭其中激

故厝夷均法徙其南爲基植栗貫松地無罅漏橫
縱分爲門崇廉其中而翼其外崇翼之外更爲石
防以禦水之洄洑衝薄環琢爰奠大牙相入其以
白麻固以石膠關以勁鐵冠以飛梁功於是成凡

河之險者闢壑者濬決者塞拔藻荇禁芻牧隆其
防而廣其址修其石之巖陔穿漏者築其壤之疏
悉者延袤竄七百里防之外增爲長隄以闢暴漲
而河以安流潛爲石寶以納積潦潁河三郡之田
民皆得耕種北自臨清南至彭城東至陪尾絕者

河渠紀聞 卷之七

吳

通之鬱者漸之爲杠爲梁而挽舟之道無不夷此
歲修之常也惟公乃明惟勇乃成惟廉則恕前型
具在職河者勤於其職無壘過之憂矣

元泰定帝元年大河改從古汴渠至徐城東北合泗
入淮

按是時新鄉河流已絕大河出獲嘉南六十里負
陽武而東直抵祥符商邱至徐州合泗水行古汴
渠道卽今大河所行之道也古汴渠嘗改流從考
城宿州虹縣至泗州直達於淮北宋東南清道由

之而埋於南渡之後蓋大河改由瀉水至懷遠入
淮餘流散漫入汴渠而古道遂涇河之由瀉入淮
者不能暢達停聚於歸德小黃間壅積日久無去
路可歸不能不變而東出古汴渠故道尚在漲水
大至之時循故道冲刷通流遂扶泗水東南入淮
明昌初決大河已出開滑州城長垣之南矣至是
改從古汴渠入泗并陽武延津封邱及江南之豐
沛邳宿清安皆出大河之北河道變徙無常而由
泗入淮由淮入海之道實自漢決豫子始下及宋

河渠紀聞 卷之七

望

太平興國中河大決滑州東南至彭城入淮天禧
中決滑州注梁山濼合古汴渠入淮咸平之決輟
州熙寧之決曹村皆由是道自漢迄宋以來大河
南流之道率出徐州迨故道復湮西來之水不能
逕達於淮不得不修治汴渠以爲分洩之計而汴
渠自王景治後尚未盡長大河乘漲入渠經流畢
注已得順成之勢加以白茅千金隄之決灌兗州
東昌延及濟南河間於是決策於挽河歸徐爲由
淮入海之道蓋天時人事至此亦有繫與爲轉者

不盡關乎人謀也禹貢雖指云元大一統志僅存
十一河所經不可得詳大約決河所行之道由瀉
至懷遠入淮至秦定元年始行汴渠至徐城東北
合泗入淮卽今大河所行之道因摺近志各州縣
界中見行之河銓次如左黃河自武陟縣南東逕
滎澤縣北其北岸則獲嘉縣東逕原武陽武延津
縣南又東逕祥符縣北其北岸則封邱縣又東逕
陳留蘭陽儀封縣北又東南逕睢州考城商邱縣
北其北岸則曹縣又東逕虞城夏邑縣北其北岸

河渠紀聞 卷之七

望

則單縣又東逕礪山縣北又東逕豐縣沛縣南其
南岸則蕭縣又東逕徐州北與泗水合又東南逕
靈璧睢寧縣北其北岸則邳州又東逕宿遷縣南
又東逕桃源縣北又東逕清河縣南與淮水合又
東逕山陽縣北又東逕安東縣南而東北入於海
元秦定帝三年秋七月河決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
百餘家十月水溢汴梁路壞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
千人築之
按是時河雖徒歸故道而下流受淤已久下行不

疾故壅而決於上流河自秦定以來水溢汴梁路被災者十五縣汝雅之河亦決時以河水屢決請立行都水監於汴梁做古法備捍潁河州縣兼知河防修濟陰河隄以障水至是復決陽武壞汴梁集利隄明年汴梁路復決漫淹扶游甯陽虞城夏邑並及濟寧水聚於開歸而不得洩雖加賑卹而田廬蕩盡河以南皆爲魚龍之居矣史稱秦定之世災異數見君臣之間亦未見引咎責躬之實然運會至此已有江河日下之勢而非人力之所能

河渠紀聞 卷之七 梁 同矣

元秦定中虞集建議京東築隄捍水爲田以興農利實倉儲
按京東皆斷大海煙火數千里水利農田便民日用凡民難於圖始虞集爲翰林直學士上言京師之東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菑藎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

者易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墾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時不用其言邱文莊復申其說請如虞集策浙閩濱海州郡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且言常聞閩浙人言凡濱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澆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爲海田者必築隄岸以關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嘗泛漳御而下由白河至潞觀其入海最大之水無如直沽然其

河渠紀聞 卷之七 辛

直沽灌溉不多請於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爲長隄隨處各爲水門以司啟閉外以救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洩淡水俾其不致漫如此則田可成矣於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食兩官亦賴其用是可以寬東南之民由是可以壯西北之勢虞集之言不見用於當時亦得行於今日當時皆是其言並勸爲成書然卒未見諸施

行顧寧人兼採其說以爲經緯南北利濟羣生之大用果能悉如所議強而行之竟東南民力壯西北盛勢事未有善於此者然沿海施工吳河並治非一時可克之功非一人能任之事湖沙濤濤汎水暴發辦理不易防守更難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是以雖有其言至於數世不能舉然能成事爲大用不能大成而墾荒爲熟所在皆宜不可不存其說使後有考也

元文宗至順元年河決大名路長垣東明二縣濟陰河渠紀聞卷之七

縣新舊三隄俱決併工築塞

按是年江南大水浙江湖廣尤甚水沚爲災南北同患河自秦定以來無歲不決然皆壅注於汴梁一路壅久而潰決則千里一空至是復決於北河勢南高北下南流水不暢達是以壅於南者又溢於北長垣東明以迄曹州決水難行之故道也大河南徒日久官司不能爲遠慮初不計河之復出於北而搶護之道亦有未盡者河渠志載濟陰尹言魏家道口臨河舊隄將決創修護水月隄而水

勢漸復於近北築月隄功未竟雨水忽泛溢新舊三隄一時並決外復壞隄水衝突大隄此迫不及待之時而分其力以事月隄緩不濟急無異以隄于水新築之土不能堅實新舊並決勢所必至至言濤流迅猛有旋時出沒其中所下椿土一掃無遺証不足信水患經年不息時江南大水湖廣患水尤甚雜談於天行之愆矣

元順帝元統元年六月大霖雨京畿水平地丈餘饑民四十餘萬黃河大溢河南關中水災千里同患

河渠紀聞卷之七

壘

按順帝御極之初水沚見於帝畿關中河南腹心之地水橫彌野至元初河復決汴梁封邱自是而邈連年漫淹幾無虛日蓋陰盛陽伏已極之秋也積至汴梁雨血着衣皆赤彰德雨毛色綠如線又不獨恒雨爲愆矣天之垂戒示警至此而顯明昭著而泄泄者不聞敬天之怒也元順帝至元三年六月辛巳大霖雨自是日至癸已不止京師河南北大水黃河御河沁河渾河同時并溢沒人畜廬舍甚衆汴梁歸德尤甚

按是時南北河水並溢水滲爲患之烈從來罕有
汴梁歸德淹沒數年但有告警之文無排患之實
尙書李綱目擊昏墊奏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伏
邪以崇陽抑陰而當陰盛之時有孽禍不入者矣
是年丹沁水漲入衛泛溢至臨清潁河居民大困

按自元世祖初年丹沁泛溢由紅荆口通流入衛
至是復益入御河引沁濟運開其原也元時會通
河初成岸窄水淺力不能浮重運引沁以濟衛之
不及未獲利兩害雖至習於剗荆通衛之故道相

河渠紀聞卷之七

壘

沿成患及汎水大至建瓴下注洪流所浸彌廣沁
水自山西穿太行兩而至木蘭店東決奔流入衛
隄外道有河形直抵衛濟浸溢之新衝不可據以
爲用也白莊營護沁不可引畧沁河沙底虛鬆
不能築椿下石難以建橋關礙分沁自撤屏障沁
水穿隄奔注黃必隨之而入一往莫禦兩岸民田
廬舍無可逃避汲新濟三縣城垣徒於何所當邑
境內山根石底人力難施若高築隄岸斯洪等縣
近依大行東沁築隄則阻山水踰路橫流爲害並

引歷來奏議如董文用言沁高於衛輝浮屠則害
在衛輝併及大名長蘆常居敬言沁水沙多善淤
入清淤積明嘉靖時沁決入衛至臨清運流上雍
運河泥沙沉積積板二屬淤塞二千餘丈害又在
漕運鼓鵬閣言率動全沁黃驟其後黃水勢分流
殺下流必於患又在黃河分沁入衛害延城社民
生漕運並及黃河元人未悉原委輕於嘗試至於
數世相沿衛河處有溢決患無已時此自世祖已
問其端更難責之末季矣

河渠紀聞卷之七

語

元順帝至元五年重濬會通河
按會通河受汶泗沂沭山澗溝瀆之水匯流入運
出山之泉扶帶泥沙河成後積久未浚水淺不能
負舟至是大興徒役度地計工以時並舉閘五旬
竣事運道大通元趙元進重濬會通河記云前至
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道南自徐迄濟北抵臨清
遠及千里修置陂壩積水行舟漕運通濟乃天下
之利也惟河上無來源必沿汶注泲決泗引沂運
者山水漲泛上自羅城順口下至石賸運一十

八里淤填河身反高於汶是以水來淺濕幾不能
接引清運都水監丞朱伯顏不花奉命分治增
河水淺小四上蘇襄塞選差塚寨岳聚並汶上奉
符等縣人夫七千餘備糧糧具畚鍤疏挑各淺計
日畢工又以會源廟中央廢袤里餘停泊舟航常
儲水滿方許放船近漸淤澁濟水甚少加挑復舊
以寬龍巖會源廟北原有清河舊跡河身填平再
令挑去泥沙東達米市西接草橋水勢分流凡以
疏鑿薄濶宜會通所不及或修最要之工也

河渠紀聞 卷之七

元順帝至正元年建黃棟林新廟

按黃棟林新廟仰今之新廟也自營以南地勢皆
北高而南下南陽棗林二廟建於至順廷肅問承西
下之水新店石佛趙莊各廟建於大德廷祐泰定
時蓄會源之流而新店至師莊二廟之間無廟以
蓄水漕舟至此淺澁難行於是始建新廟補前功
所不及元甚惟善黃棟林新廟記云會通河導汶
泗北絕濟合漳南復泗水故道入於河自漳抵河
夾千里分流地峻散漢不能負舟前後置廟若數

亭者十三新店至師莊水淺舟行不利每清船
至此上下畢力終日呼號遲寸退尺必資於陸而
遲始達議立廟久不決都水監丞也先不華分治
東平緝熙前功以釋民力相度地宜黃棟林適居
二廟間即其地庀役嚴事經始於至正改元春二
月訖工於夏五月先是役民於河率有常虞時適
游候貧寒者入役有養成趨就食成於不日又聞
月河於河東岸以符其制至是上下水勢得此居
中停蓄層層翁開以次遞及無不足用之水矣

河渠紀聞 卷之七

元順帝至正二年開金口河

按金口渾河水即柔乾水也發源太原之天池伏
流至馬邑雷山之陽潭泉溢出東下大同抵宣府
馬門雲中諸水皆會穿西山入宛平界分爲二一
東由通州入白河一南流霸州合易水南至天津
入清河即盧溝之渾河也河過懷來東兩山間至
都城西石景山之東地平土疏衝激震盪遷徙弗
常名曰小黃河博囉特穆爾讓開河引渾河水東
流接引海運許有壬言渾河水勢高峻濶悍易決

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不爲大害近時河出都城
西南若霖潦漲溢將有衝決之患時不能用其言
鳩工開洩及河成啟牖放水流湍勢急沙泥壅塞
船不能行而開挑之時毀民田舍廬墓夫丁苦役
又費用不貲卒以無功元李愨蒞空虛而耗財力
於無用之地爲大不便民之舉其謂之何史載其
事以爲妄言水利者故可不慎與

元順帝至正四年汴梁自四月至七月霖雨不止黃
河暴溢平地水深二丈許北決白茅隄又決金隄北
河渠紀聞卷之七

侵安山沿入會通河延袤濟南五年不能塞

按大河自順帝御宇六七年間無歲不決南極汴
梁歸德北逾賈濟通受水患水陰象也陰盛伏陽
在下而水溢南北並河郡邑方數千里災沴相仍
民居皆壅北侵安山及濟南壞兩瀆鹽場妨國計
近古以來罕有之厄運也天時人事相因成患遠
延至五年之久漲水更迭交侵蕩析無時民窮於
轉徙官窮於智計然事當凜極之時必有窮而思
通之道於此而導流溯源宏濟時艱蓋非大有力

通達事理者未易理其緒矣余聞言河患自南渡
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中原之地
平曠夷衍無涓塵彭蠡以爲之滙故河易揚積必
多爲之委以殺其流禹治河自大伾而下折爲三
渠大陸以下播爲九河多其委而河之大有所瀉
力有所分然後患可平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漢
武乘文景富庶之業終不能塞瓠子及瓠子再決
流爲屯氏諸河其殺河八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
爲八河之力有所分由是訖東漸至唐河不爲害

河渠紀聞卷之七

癸

者千數百年至宋河復南決南渡時又東南入淮
以一淮爲泉河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河患日亟
建議者以爲當築隄起賈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
障河之北流慮河入於北則必穿隄而會通之漕
廢予則以爲無慮北者漕以汶不以河也河北則
汶亦可消所謂浮於汶達於河是也蓋欲防鉅野
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相水之宜而修治之
殊不知千乘不易復而河不可分也耶文莊信賈
讓上中二策爲可行而是尙文分洩水勢之說豈

篤論哉

元順帝至正七年大修吳江石塘名曰至正石塘

按吳江自唐王仲舒隄松江為路抵郡始有陸道

常熟崑山唐宋時皆建塘通道而吳江向未有石

塘也大德初立都水監庸田使司於平江路專一

修築田園疏濬河道天歷初吳江知州孫伯恭修

長塘仿常崑之制皆易以石至是那海復鳩工大

修壘石厚砌高一丈廣四丈四尺長千八十八丈為

環洞一百三十有六立石亭於南浦建坊於上而

河渠紀聞 卷之七

堯

表之曰至正石塘蓋襲元和至和之意而與唐宋

爭美也又建廳為居守置常稔田備修葺元時重

農田水利至元中詔平松江等路府修治湖河

河港以為民利而於沿河隄岸復加意修築為環

洞通水引灌田疇不使唐宋獨隆於前宜民之實

政也嘉靖中吳江令劉時俊復踵其事築石塘十

萬餘丈為橋十有三為寶三十有七南連橋李北

接茂苑石博尺有九加二以為厚四壘其厚以為

崇倍其崇以為基和之用灰支之用木以為一勞

禾逆之道事載周道登記內亦善繼事矣

元順帝至正八年正月河決陷濟寧路二月詔立行

都水監於濟寧鄆城以工部郎中賈魯為都水監

按是時白茅鄆城濟寧皆為巨浸訪求治河方略

政言當築隄以遏水勢或言必疏南河故道以殺

水勢而水官不得其人迄無定見立行都水監於

鄆城以賈魯充其使托克托薦之也魯嘗奉使宣

撫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及至官奉命請

河相視考察地形往復數千里悉其要害圖進二

河渠紀聞 卷之七

卒

策一築北隄以防橫潰一疏運並舉挽河東行托

克托為相慨然有志事功論及河決毅然身任其

事集眾共議用魯後策昌言於眾曰帝憂下民昏

聾臣下職當分憂事有難為猶疾有難治自古河

患為難治之疾去疾務盡而言人人殊殆非至計

由是力主魯策排成遵禿魯之議獨行其是斯壞

極思治之轉機也

元順帝至正九年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

按白茅初決於至正三年至四年復大決瀆河軍

也而自沛以下之郡邑皆有望洋之嘆矣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詔開黃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尚書充總治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河南達白茅放於黃朔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楊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四月鳩工七月就鑿成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諸埽隄成河復故道南瀆於淮東入海

按賈魯於泉誘羣疑之時力任天下之重以疏南塞北復河故道立議爲民捍大災魯大忠樹建非

常必有深識大力而後能任其事尤必得大有力者主於上爲之主者又必有定識定力辯言不能入浮議不能掩專其責成而信任之使得便宜從事然後有以盡其力竭其才任艱鉅而克濟於成自古能濟天下事者皆由此否則功未及半干城之寄不崇朝而墮矣至正以來河無歲不決旋修旋決豐沛濟鄆遂成巨壑魯自爲郡水循行考察往復數千里備得要領圖達築北復故二策進言數年無有人起而應之者而成於托克托之一言

蓋其時托克托方爲相用事諒及河決慨然有志復古建魯後策難以成遵禿魯之力陳不可更以遵廢可斷議不可易之堅執卒以黜遵而進魯力贊成之當是時魯受君相特達之知矢心圖報調遣汴梁大名十三路民夫力役至十五萬之多發廬州等成十八翼軍用兵至二萬之衆時正炎夏水力方盛而魯一意奏功急不待時以四月二十二日鳩工濬河自儀封黃陵開南達曹縣之白茅放於單縣之黃鵠歸德之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

河渠紀聞 卷之七

壺

四里村至曹縣楊青村合於故道深廣不等凡二
 百八十里有奇黃河故道自鹿城以下蕭縣以上
 夏邑以北礪山以南由曹縣之新集商邱之丁家
 道口鹿城之馬收集礪山之韓司道口牛黃垆蕭
 縣之趙家陶蘭門集至徐州小浮橋入大河其自
 黃陵岡至魯只口正引河也自黃陵西四里村至
 楊青村減水河也而皆會於黃河故道三閱月疏
 鑿成至八月放水入故河其沿隄之刺水截河護
 岸縷水沿埽之岸埽水埽龍尾欄頭馬頭埽壘及

河渠紀聞 卷之七

商

乃精思障水之法急用石沉舟為拽水欄以遏之
 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長椿用大
 麻索竹紐絞縛綴為方舟用麻索竹紐繳裝船身
 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錐于上流碓之水中又
 以竹紐繫兩岸大樑上碓舟使不得下船履銷散
 草滿野小石用板釘合板上布埽二重三重以大
 麻索縛急復縛橫木三道於頭桅皆以索雜之用
 竹編笆夾草石立桅前長丈餘曰水簾棍以木楫
 住使不偃仆然後選水工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
 船首尾俟岸上鼓鳴齊鑿舟穴水入舟沉退水怒
 溢暴增卽重樹木簾後復布小埽上牛白鬮長稍
 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築石船下諸實地出水漸
 高卷大埽壓之前船勢略定以次用前法沉餘船
 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無少間隨船隄後將
 前築草埽加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樁繫繫四
 埽聯繫如修葺水隄法蓋前有石船隄當衝船後
 四埽不着溜倚石船隄為靠尤易施功也船隄四
 埽壁立迫河南注水勢峻湧若自天降下歸入引

河通流暢達決口水凝不着重然後議進龍門大
壩卷高二丈餘千夫推送入水俟前壩到底後壩
繼進至河口十餘丈水勢陡峻龍門壘冠猛疾城
壩陷裂欹傾俄遠故所弁衆愕視以爲難合魯神
色不動機解捷出獎諭官吏工徒十餘萬人齊心
併力至十一月中旬堵合決河斷流故道復通自
沉舟至是凡閱六十五日竣事蓋中流水深旋功
敦倍於前裂陷補修有須時日俟冬深水涸水力
復緩始得奏功合龍後於龍口上水隄前通卷欄

河渠紀聞 卷之七

壺

頭壩管心大索繫前壩後開頭壩之後後壩管
心大索繫小壩壩前開頭壩之前後先舊席以固
其勢今之掛頭繩也又於所交索上兩壩間壓以
小石白開土牛草木相半相勢措置今之門壩也
壩隄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龍口長二百七十步
今之後鐵隄也船隄四道穴石立木如比輪壩前
壩之旁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貫橫木密掛龍
尾大壩卽用大樹連枝枋倒掛壩前以防冬春凌
下剗割草索今之逼凌柁也餘如接單隄至大隄

及治護壩護岸馬頭等隄修歸德至徐州缺口一
百七處補築培壩舊隄各如法功於是成昔人言
魯河爲銅甌鐵底土性膠泥粘結水不能旁冲
魯相度地勢土性定議於此是以行之久遠今驗
視黃陵岡以下舊河土性良然其時會通河已成
漕運必由之地若阿河使北勢必穿運魯不得不
於南河籌計而大河衝潰無時所在沙淤勢難東
水歸槽欲求堅整可用而無後患者無過仿循汴
渠故道汴渠自開封經葛壩至丁家道口以下入

河渠紀聞 卷之七

壺

徐賈魯河始自白茅堤雖與古汴渠稍異而下流
自丁家道口至小浮橋仍循故道數百年行之不
改魯言言用物之效草鞋至柔柔能押水水漬之
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硃而堵築決口用石船膏
疑石頑有經船方面中多架層壓擠不到河之淺
深不一船底平不能隨流填壅必有透漏之患斬
文襄謂魯用以代壩逼水非用以合龍且當秋漲
水疾勢難下壩沉舟搶救以濟急其言適合時宜
而以石船爲堤河底終無透漏者猶自有故蓋船

用以代壩而船底避水壩即約水無力且大溜衝
激久之洶深沙潰縱不能漂去亦易傾側裂縫壩
終難立其壩能得力而卒成功者在石船後補壩
前築之短壩以開其氣為移步換形之豪妙短壩
得石船當衝石船得短壩壓繞又與中心空檔周
道充滿加築寬長與石船聯為一體所以行之無
弊否則未有能成者今以沉舟為奇策而不知弄
作代壩不可用弄過險難之大水不必用非有精
思不能用尤不可輕用以合葦蓋龍門水力最大

河渠紀聞卷之七

奎

專而且利別無出路勢必尋隙崩潰否則迴漩搜
剔左右邊壩大壩終難穩固此不可執古法而誤
用也胡淵明謂魯巧慧絕倫奏功神速古未會有
而惜其大才小試使魯生漢武之世則導河入宿
晉故竄當無所難生明帝之世亦必能導河入清
河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悼其功成難作反令庸人
執為口舌而其被議招尤亦各有不相掩者以魯
之才智巧力可為後法者多矣大河所行即由其
道於今為烈南北橫流數十年不復之故道不務

時而奏功視虛語無實事實材力藉時日輾轉為
民患俟其自定者賢不肖相去遠矣然魯當伏秋
大沃河流暴漲之時竭天下之材力聚二十萬家
於災寇荒歉之地用民力於農務正殷之候舉官
弁夫役於炎天酷烈之際使之廢農冒暑難免清
議而積勞生困積困生怨亦理勢所必至斯文襄
謂魯於是役犯三忌信然而至以石人一服之語
坐魯以亡元之非甚為止兒啼之喻謂塞口而見
驚抑未可以成敗論也朱濂言元亡基於上下因

河渠紀聞卷之七

亥

循晏安紀綱廢弛風俗偷薄致亂匪伊朝夕不興
是役亂亦自起斯為通論高平魯故宅壁間題詩
云賈魯修黃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載後思在怨
消磨尤遠專理托克托能知魯而專任之卒至底
績亦有足多而魯思報君相知人之明不擇時地
不畏人言冒危難以成一時之烈怨尤卒不免若
此則不如魯者尤當熟籌時地顧恤民力為國家
圖安全之利不可忘大體而取快一時也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河決鄭州河陰縣官署民居盡

廢遂成中流旋築塞之命賈魯疏治合河京水雙橋之水以通漕起鄭州至朱仙鎮亦名賈魯河

按河陰居鄭州之西河之上流河陰潁河立治漲水衝刷南岸縣治民居遂成中流然內地土高漲落水自歸槽賈魯河固無恙也而別引內河之木以通類亦名賈魯河者不異黃通也目遊因海記云鄭州北有賈魯河自滎澤縣東流入中牟其源有三西源自密之聖水峪中源自滎陽之燧泉水泉東源自州之九仙廟合於張村名曰合河至京

河渠紀聞

卷之七

究

水鎮曰京水河北受須索二水曰雙橋河賈魯引諸水以通類蔡許汝之漕起鄭州由朱仙鎮下達此不通於黃者也黃陵岡賈魯河故道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由徐入淮此賈魯治河之道也明時故道已淤而徐格議築梁遂以北八十里未通之河自嘉靖以前猶爲運道萬厓中楊應文議開趙渠仍循自商庚下徐之道則賈魯河雖湮而不湮也今大河已歸故道而朱仙鎮由扇家口下注之河商賈通行實魯河之與河並存

矣

元順帝至正二十年開河自任城至安民山濟北運拔志稱至正二十年朝議以轉漕不便乃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今之開河屬即當年之舊屬也開河屬分水入北兼濟北運時會通初成河不甚濶深岸收善崩元人分水於寧地勢北高南下水性乾下由北入南易故常有餘由南入北難故常不足兼分水以北別無山澗溝澗之漚流水無來源勢須接濟不得已開河引

河渠紀聞

卷之七

半

汶使北此謂劑之善法後來漕運皆由是遺居濟一得云汶水長發水不甚大之時將開河屬董十里屬殿開收入南旺湖湖將開河十里及遠北各屬板全啟放水北行分汶水專濟北運泗水專濟南運水小東昌一帶不至膠舟水大南旺夏簍徐邳以下不至爲澤國又云開河屬下板北運無不淺阻之理蓋爲糧艘過淺而言也向時開河西岸開家大廟五里滾壩皆放水濟北運運河水不足則由開河下兼濟屬放出濟運今皆不能放水

則引汶入北爲依古不易之章程猶元人遺意也
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河決小河口由清口入淮

按是時河道初復下流淘刷不及爲患上流前時
河決鄭州河陰縣官署民房盡廢此決在上者也
至是決小河口此壅於上者決在下也決水由清
口入淮今之清口非古清口也古泗水由邳州下
泗口入淮至唐時齊濟以清運經淮有沉損乃復
汴河下流自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合淮是泗河絕
汴東川之始也終唐世由之五代時斷流其時黃
河渠紀聞卷之七

三

河南徒假道於泗亦祇從泗州入淮元初亦然至
是始由清口入淮而淮安清江浦黃淮清三大河
交通互注矣

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徒上自東明曹濮
下及濟寧路至德州齊河皆被其害

按元史五行志載至正十一年七月河決歸德府
永城縣壞黃陵岡岸事在黃陵岡未合龍之前決
水南趨卑勢動勢岸雖壞而北流之全勢已分塞
決得力於此得治白茅決河東於會通之運道塞

北河開南河以絕澤河倒灌漕渠之患而地勢南
高北下北岸低於南岸數丈踞建甯之勢當盛漲

之時奔騰迅下掣曳推排之力大新築暴土難以
遮得其用幸南岸永城一決吸溜歸南稍緩北下
之勢因得從容展布開斷北流魯之精心大力在
重不疑亦由天行之順轉與人事湊合而成黃河
天泉信有數存治後越十有五年而河復北徙南
岸故道初復勢使然矣魯濟之東梁山泊地最窪
下決水至此必停留而不去河由濮北趨經曹單
河渠紀聞卷之七

三

溢鉅野浮濟耶挾汶濟以入海曹濟爲大河經行
已久之道遇漲溢則由故道出海此所以不久仍
徙也然河雖北徙而河之經流未改不踰年仍復
其舊固知貫魯河之可與圖終後人不能善守潰
於蟻穴而旋復之蓋勢本就下而銅底鐵帶之河
有不能遽徙者矣

元至正中濟南山水暴漲衝入小清河會諸山之木
入大清河深沒民居田禾

按元時海運導汶水北流入清濟由東阿至利津

入海卽今大清河所行之道濟水之故瀆也濟南
一郡南受諸泉峪之水東引青州迤西大河奔湧
並至溢而四出小清不能容歸入大清仍由濟故
道入海禹貢導沅水東流爲濟又東北會於汶又
北東入於海大清所經自歷城至東阿皆濟水故
道至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古濕水所行蒲臺以
北則古河水所經大清兼行河澤二川其小清所
經之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則
古濟水所行之故道也大清河雖首受人運之汶

河渠紀聞卷之七

壺

實合東阿山中西流白鴈諸泉及濟南諸水以成
巨川澤泉卽濟水之伏流旁出者辰絡相同皆謂
之濟又爲鹽河鹽運至濠口放關由大清河上泊
於魚山南則由河渠至東平西由小鹽河至張秋
明正統宏治間河決張秋皆由小鹽河入大清小
清河歸柳塘口故道會省城東北諸水徑入大清
勢旣順而歸壩之路亦得也



河渠紀聞卷之八

明太祖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縣界徐達開塌場口入於泗以通運

按是時戴邨未塌汶水由東平注大清河入海沃水由南陽至周邨泥淤窒塞自元末大河北徙東明以下曹濮濟寧並被水淹濟寧進南轉漕故道皆淤會通河已廢不用至是河復決曹之雙河口入魚臺運道大阻時方定河洛轉轍晉冀糧餉挽輸不便乃開塌場口由牛頭河引河入泗以濟運

河渠紀聞卷之八

一

而徙曹州治於安陵塌場者濟寧以西耐半坡以東直抵魚臺南陽之道耐半坡建一橋曰永通東水由塌場口出敦亨運道通梁晉轉餉資河爲用也南河自揚至蔡達濟塘堰皆沙塞塌場薛祥爲漕運使疏通修築直接塌場南運亦通又由師莊石佛沂汶濟以達燕冀循齊運萊州海倉粟以給永平遼左及遼北數用兵道吳頴唐勝宗張赫朱壽先後轉運餉以爲常應天居中定都湖廣之粟由漢沔下潯陽江西漕舟出章江之郵陽會於湖

口同上江六郡之舟浮大江入儀徵通江臨沿江湖港可泊舟無漂溺者浙西吳中之粟由轉運河鳳泗之粟浮淮河南山東之粟下黃河寄出開封運粟沂河達渭以給陝西有事於西北者甚鮮淮揚之間築高郵湖隄關寶應倚湖直渠靡不有事於運江淮河海之會所在通流矣

明太祖洪武二年開淮安東北之菊花溝以通海運按是時海運遠餉糧艘會於淮安以淮安侯華雲龍掌淮安衛航海俟張赫舳舻俟朱壽督海運菊

河渠紀聞卷之八

二

菊花溝卽濶河也臨河有廂啓閉蓄水有餘則洩之淮安東方諸鄉及諸州縣米芻貨貨出入之道運船卽由此車盤入淮永樂初平江伯督海運由山陽之東壩入淮卽是道也置轉搬倉於淮安轉搬倉卽宋之上供倉歐文忠公于役志所謂次楚州泊於西倉飲於倉亭者海運之遺有卽元初置倉於崑山州謂之太倉海運由劉家港入海初以海道險遠三易生道開新道由崇明三沙放洋至登州沙門島入大洋抵直沽三千三百九十里自菊

花溝出淮入海由雲梯關歷磨灣山至登州城北
新海口特萊州海倉至天津道里同又登萊度金
州至旅順口達朝鮮明人餉運之道所謂餉運莫
如海運海運莫如登萊者也又自淮涇入大清河
至利津入海放洋抵直沽至天津元人未開會通
以前之運道也然終不如內河漕運之安便矣
明太祖洪武六年發松江嘉興民夫二萬開上海胡
家港自海口至漕涇千二百餘丈以通海船

按是時命所在有司條上水利疏海口之胡家港
河渠紀聞卷之八 三

資蓄洩以便海清也胡港之南卽劉河其南卽吳
松口爲分洩太湖之正河少北爲揚林卽范文正
所疏之蓄涇也其上爲七了浦又北爲白茅港皆
宜洋澄昆承諸湖之水入海者也其時用海運餉
運卒故通港口以利餉道凡有關漕運者急治之
隄塘堰壩可資節宜備旱潦者兼修之有司以黃
沁漳衛沙河所決隄岸丈尺之數圖計上聞詔以
軍民兼築大抵皆急於漕而緩於河故於河雖勤
於求治而爲運計者多也

是年大疏真揚運河

按江清至儀徵通江口入漕儀徵爲雜揚門戶安
徽湖廣江西運艘浮江而下者由儀徵進口真揚
運道南運之脈絡也太祖定都金陵首重漕運四
方天庾之供引江蓄湖環拱白下通清河深水轉
漕故道輸北平之餉疏開封小木橋至陳州沙河
十八廬之淤以利漕置中都傍近州縣通水路漕
運者隸之而於真揚一路政治尤勤凡漕船經由
淺澁梗運之處分道並疏浚揚州儀徵河九千一
河渠紀聞卷之八 四

百餘丈置屠場十三又揚州官河自揚子橋至黃
泥灘九千四百餘丈江都申港以下河道五百六
十餘丈一律疏通接築申港壩遣官赴高郵督修
並湖隄岸移通泰等州批驗所於儀徵以便稽核
凡以爲運計也是時經營梁晉開場轉餉黃河
改流由鳳嶺南下不經由徐泗南來故道久湮大
勳甫集之時未敢輕舉大工重勞民力而於漕運
明定章程修復南運必經之道以時疏築一代事
功興舉之始也

明太祖洪武七年河決開封詔奉政安然塞之

按是時賈魯河下流受淤河不能東入於徐決隄而南水橫開封之境田廬俱沒於水河行生地不能容萬里之流輾轉為患雖命官塞治而此壅彼潰終難固守自是曹北之患復移於汴南矣

明太祖洪武八年河決開封大黃寺南流扶植入淮按是時黃河南流扶植入淮河之形勢使然然植小而河大不能容受壅於下而必潰者勢也民人蕩析離居集丁夫三萬塞決而於所以教決之原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五

仍未深究其理而竟其用也時河隄屢決當事請教治但令護舊隄而已河自南徙以來南岸未設有隄限舊存之隄在北河入於南而護北隄豈惟慮河之入北而不慮南下以汴南之土地人民予水與抑其時軍用繁夥力不暇及於此與然河至十年不治開歸陳頴之元氣大傷非復前時之京國矣

明太祖洪武九年開寶應直渠

按元時海運漕糶至天津置海道轉運使凡東南

漕俱仰海運終元之世海運不息未嘗專力於南

河於是唐宋以來淮揚轉輸之漕道日久漸湮明興定鼎金陵引江帶湖運艘卽尾跡次環供天庾江以北不事漕至是思復北運盡湖河之利用寶應縣老人柏叢桂言發淮揚丁夫五萬令有司督

堯高寶湖隄六十餘里以捍風浪既又以寶應自隄樓抵界首沿湖隄地形勢紆曲受風屢修屢圯居民苦役無已時仍從叢桂言開直渠就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十里築長隄與渠等期月而成引水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六

於內行舟為一勞永逸之計舟行揚帆直進免沉溺之患惠民之資政也是時黃河正流南出潁州會淮直湧而東奔淮亦以河利其入小浮橋登徐邳出淮險者支流也黃無南衝奪淮之勢淮亦得黃之力奔流同歸於海淮揚安全治水筌蹄云固高寶臨湖隄岸豁諸湖之巨浸歸射陽入海之洪流蓋謂此也而開渠引安流尤為太平盛事矣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秋河決原武並決許符中卒明年又決榮澤陽武民饑無食命李祺往賑之

按是時開封或以警告而不事塞決決水程愷遂
縣由溝入淮始命官在縣之南所在有司曰大河
之水天泉也必有神以司之若所在牧守得人政
務修舉則其水蜿蜒東注無摧山裂石之患而民
安焉苟非其人則衝決城邑蕩析民居而牧守亦
與其稱宜加修省帝以反躬責己之道責之有司
而既溺之民不堪久淹或曰帝或於水會天心之
說欲止不治其言誕不足信也

明大祀洪武十六年河決開封復決杞縣入巴河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七

按是時水聚於開封之境初決開封決水不能下
遞決而上決祥符中牟再決而上及繁陽武皆
在開封屬內至是決開封東月隄自陳橋至陳留
潰流百餘里復決杞縣入巴河淹及歸德開封之
患又移於歸德道官督所司塞治而力不能任矣
是年潘桑乾河自固安至高莊及霸州支河

按桑乾為蘆溝上源漢王霸治飛狐道清濕水以
省陸饒亦曰渾河全元皆築隄防武清固安每費
修壘霸州上下水漲括所淺所在漫湧例流泛溢

嘗稼穡封病之隄防為急至是並濬以通其流桑

乾源出靜樂之天池伏流至馬邑雷山金龍池潭

泉溢出東下大同古定橋抵宣府雁門雲中諸水

皆會東過懷來東兩山間不得肆穿西山至都城

石景山之東地平土疏衍徒不常嘉靖中御史宋

儀言大同卜村有亂石宣府黑龍灣有峻崖僅四

五十里皆駕小舟自懷來至黑龍灣更由懷來載

米道水上達古定橋請鑿以通宜大之漕李文

進右其說復言古定至蘆溝水陸並運造淺船由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八

蘆溝達天津建倉務里諸處備撥運然地峻水濁

山石阻礙不堪舟楫清渠屢浚不成葦桑乾之水

泛則迅激難制潤則一壅不通漲水大下挾沙石

而行淺深無定處故不能為漕永利也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河決臨漳道官修治凡隄堰塘

壩可禦水患者皆治之

按是時臨漳無河漳河決也漳源出長子曰濁漳

樂平曰清漳俱東經臨漳汛時水漲會諸山之水

奔湧而來地平土疏故有是決元時分支由館陶

入衛河以投其勢迨後墜塞疏復故道漳河水既減洩衛河得水亦便行舟太祖知黃河天泉之不可以人力制而專心於水利兼築漳沁衛沙之決臨漳去漳源不遠衛河之田賴隄以稼預爲之防更於窪下不可耕之地皆以堰隄塘壩蓄洩而疏導之自古達溝洫皆通於川遂縱溝橫洫縱滄橫達入溝洫入洫入滄滄注川而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有周井強之法雖不行而隄堰塘壩卽溝洫之遺意也漳河故道經裕旁午於其間者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九

相地所宜因勢而利導則凡高田遇旱由溝蓄水而可施灌溉之功下地逢潦由溝洩水而可無潦沒之患皆由是變通以盡利衛水御潦而不病涸漳水納釜而不患溢民運雨得其便矣
明太祖洪武二十年河決開封城自安遠門入淹沒官民廨宇逾年河水陷儀封城徙縣治於白樓村按開封自大黃隄決以來歲有決溢淹沒數百里然猶未及郡城也至是決水灌城乘虛而入城內如釜底民居屋市盡沉水中中原財賦聚集之地

一洗而盡非常之異變也逾年後隔儀封城遷縣治數州震蕩而未聞一事疏築有司以爲言曰此天災也塞之徒勞民力帝以勿重困吾民爲言而災殄至陷郡城移縣治轉徙流亡盈於道路民困已甚古所稱爲民捍大災禦大患者誰屬也豈惟帝之不欲擾民抑當時秉國鈞者之不以民事爲事也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十

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二月河決歸德州東南風池口浸夏邑永城諸縣發興武等十三衛士卒與歸德民併力築之及秋又決開封按水患自開封郡城失陷爲河之大變而水不下洩開封之患又移於歸德時黃河覆決日久有司率不報聞民詣開訴之始發軍民修築而此築彼潰卒未能止其患帝以兵革甫定欲與民休息俟民力少甦然後用之南北漕運亦不專事於河江廣新吳之漕浮江淮豫東浮河海運遠餉故不急於河須時而治卽位之初嘗因北狩越淮入河舟行三旬規流洄伏飛濤怒濤之勢若萬馬奔馳

大地轟雷山迴石起之處水聲繞如羊腸暴流崩岸東蕩西舛汗漫浩蕩不可測度之形爲說以述其事聞河南告警援天自怒若未敢一擻其怒者當時臣下微窺帝意水災匿不上聞以致河流橫決無歲不警開封歸德間輟轉爲患糜爛已甚矣終明之世開歸徐邳曹濟豐沛水患尤烈實繁瑣於此時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洋山東經開封城北又東南由陳州項城太和潁州潁上東至壽州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上

正陽鎮全入於淮賈魯河故道遂淤又由舊曹州鄆城兩河口沒入東平之安山元會通河亦淤明年復決陽武汜陳州中牟原武封邱祥符蘭陽陳留通許太康扶溝杞十一州縣發民丁修築旋以冬寒罷役按此賈魯河淤之始也河歸故道四十七年而復堙西由黑洋山南下潁州入淮卽宋時閏河故道大河經行不到之地決水至此從來所未有也濬州東鎮曰東正陽與潁上之西正陽夾淮相對河出其中奔騰浩濶兩岸瀾漫無涯大河經流直趨

而南東出徐州之故道流經貯淤先時河在開封府城北去城四十里至是南遷三十餘里去城僅五里許汴北四十里東出之河及賈魯河俱淤其由曹州北出者經鄆城至東平之安山東平地下安山湖蓄水入會通河濟運漫水汪洋一片窪入湖內水止淤滿穿會通河東出南界分水之香水不能通北接漳衛之流水不能下會通河所以中阻也是時決河未治罷役江淮之粟不復北上始命朱壽平舟師海運濟寧以北陸運至德州入河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上

而開封以南瀾漫千里歲無寧居河之決入於北者新衝之渠至入大清河而止南流涓涓不息汎溢於汴梁陳潁不復議修汪武曹言黃河南岸祥符至礪山至隆慶六年方有隄明初大河分派並行入淮其時開封迤南尙未設有隄防隨流而下衝蕩莫禦而北岸大隄重重防護颶河使南河之由北入而至於往而不返者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洪武二十五年大興水利議鑿鬱林州南北二江以

通舟

按是時遣使督修水利凡陂塘湖堰皆因地勢修治詔所在有司民以水利條上者卽陳奏是以鬱林州民有鑿山通江之請也其言州南北二江相去二十餘里請開鑿通流設石陸前此未有也鬱林南北二江介在兩粵之交南江源出大容山流經博白至廉州入海北江下容縣北出大江北流縣北五里有分水山下有二水一順流十里至縣城東一逆流十里至鬱林皆分流入江二江閉壅

河渠紀開卷之八

三

中截欲建陸積水壘二十餘里之石渠不易治也南北水勢峻急勢難使之平流山陵下有伏石不能開故卒寢其議乾隆癸巳余守珠官瓊城東麓門南洋之水合流環城南入廉江而於南北二流較涉其地無能爲力也太祖開創之主雄才大畧鑿深陽銀壘開閘脂河十五里生地沃醴隸石以通流故允鬱林州民之請實非自然之利也蓋以爲利則投矣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八月開鑿脂河於深水命李

新董其役

按明初貢賦輸於金陵漕兩浙之粟水陸轉運艱難山浙河至丹陽舍舟登陸人力勞費水運從大江沂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堪虞鑿脂河笑石剪水引石曰湖水會秦淮以入於江河道徑直自畿甸通於浙俾運輸者不勞商旅獲便帝留心民事浚儀徵湖及揚州官河萬有八千餘丈築江都申港壩並高郵臨湖隄岸至是更開脂河糧艘西達大江東通兩浙銜尾而至自永樂遷都運道廢日久不治而遂湮矣

河渠紀開卷之八

四

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秋八月遣使分行天下大修水利

按是時黃河散漫於開封歸德間南流滔滔不息已閱歲時大河南從後南岸未設有隄防遇漲則溢而四出若非人力所能爲者而帝垂意農桑興修水利嘗鑿奚浦開至和塘堰壩滄無錫新河及武進江陰之申港烈塘孟濱橫河皆嘗有事併疏太平河建孟河脂築蠡濱河堰凡以爲民計安全

也至是論工部凡有湖堰陂塘可蓄洩以備旱潦者俱因地勢修治分遣園子生還詣天下督修水利凡開浚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皆因民所利以爲利陵陸川設之勢屢遷民生日用之計資於地窪沉蕭與導黃惡復桑田因地則氣不壅墜黎則民不倦自唐宋以來召父杜母之惠莫不由此史稱太祖覽歲晏民益切管以一歲開支河暨塘堰數萬以利民桑備旱潦開二百餘年無疆之業有由然矣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五

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濬京口至呂城漕河修奔牛呂城壩築練河斗門

按京口漕河東南漕道之咽喉也京口廂廢漕運轉新河江陰二港出江多爲風濤所擊舟數敗內地漕河源淺仰練湖水以益清湖有三斗門廢壞不能蓄水濟運民田亦不稔至是濬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淺灘之河奔牛呂城築石作廂修京口廂門順水勢之出入補築練湖斗門使水有收蓄以時協濟運舟既通湖下之田亦稔浙湖轉輸之

清道其境上揚帆直上時帝方遣使修天下水利練湖利廣潁丹陽金壇延陵之田以一寸益漕河一尺歲久不治故旣開塘堰四萬餘所京口廂壩湖塘之修復亦因時而起者矣

明太祖洪武三十年八月河決開封城三面受水嗣築倉庫於滎陽高阜以備不虞自是開封城圮

按城邑考元至元中盡燬天下城隍開封城僅餘上阜洪武元年始營築堦以磚石洪武二十年河決開封決水穿城浸入汜官民廨宇然其時大河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六

去城四十里之遠水平浸入城雖受淹而無大害城猶未圮也至是決水去城僅五里大溜衝蕩城宛在中流圮於洪武丁丑至永樂甲申相距八年之久始事修築而當時祇慮沒水浸及軍儲巨盈左藏詔令於滎陽高阜處預築倉庫待之不數年河再決開封城二百餘丈患無異丁丑初圮時開封居天下之中當四通五達之衝黃流逼城滔天之浸近在咫尺自明昌決後全河南下而不計及南岸之隄防在其衝潰以開封爲壑患無已矣

是年冬十有一月蔡河南徙入陳州

接大河先由開封城北東行至是下流壅塞又決而之南挾蔡同行蔡徙流入沙河隨黃南下初由汴北分流亦曰沙水汴南開消渙之水由尉氏許田大隗出者悉與蔡會自尉氏北流至汴城爲西蔡河經通許接舊蔡河爲東蔡河皆奪於河經蔡陵扶溝至陳州蔡河口入沙河明年陳州沙河水溢決入於黃合注東南益不可制時河行新道從汴北五里分流入陳州由鳳陽入淮者爲大黃河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七

東出至徐以南者爲小黃河分行幾二十年

明成祖永樂元年俞通自陳州穎岐口北輪於京按是時黃河南行循運由淮至黃多淺灘淤拔戶部尙書鄒新請自淮安用輕舟運至沙河及陳州穎岐口仍以大舟載入黃河復陸運衛河轉輸北京大河南下河病而漕亦滯陳州爲黃河新衝別出之道資以濟運然只能用小舟轉入黃河仍須由八柳樹車盤至衛繫費多掣不得不思變計矣是年命平江伯陳瑄督海運

按歲消數百萬水陸轉運艱難始命瑄督海運糧四十九萬石餉北由山陽之東壩入淮海運抵直沽用小船轉運至京天津置露囤千四百所以廣儲蓄嗣復海陸兼運廷百萬倉於直沽命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黃陸運赴衛入通州歲以爲常至會通河成罷海運惟存遮洋一總運遼薊糧差由會通飛輓北上不憂水陸之艱而由登萊徑達衛遂對渡而無難也

明成祖永樂二年夏四月命戶部尙書夏原吉浚吳淞江兼引入黃浦婁江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六

淞江兼引入黃浦婁江

按是時養松嘉湖頻年患水新西諸郡蘇松居下淞太湖在其西南綿亘五百餘里年久浦港壅塞太湖之水不得下洩漲溢害稼原吉言拯治之法在濬吳淞諸浦而吳淞江自夏駕浦以下皆爲潮沙障塞因鑿夏駕浦掣吳淞江水北達婁江復挑顧浦南引江水北貫吳塘亦由婁江入海復浚上海縣范家浜掣江水由南倉浦口達黃浦入海而故道直流百里之江遂棄不治蓋其時猶循海運

自元以來劉河爲龜運出海之道鑿夏駕浦願浦引淞江之水皆入劉河助運蓋重在運而不在于河也然吳淞口爲洩太湖正河凡五匯四十二灣古云九里爲一灣一灣低一尺江湖與湖水會合分洩太湖之門戶至正統間周忱始濬復故道通流天順成化嘉靖隆慶時崔拱畢亨李充嗣海瑞先後繼疏之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入吳淞江登岸焚掠三吳水道極衝此爲險要吳淞口南爲黃浦卽春申浦古東江之交三江之總竅也志云舊涸三

河渠紀聞卷之八

九

十餘丈今橫濶幾二里自嘉興府流入者曰秀州塘灌注於三泖自蘇州府流入者曰葑山湖亦匯流於三泖導流而東匯南北兩匯之水達吳淞江入海海水鹹鹵此地不異江湖饒灌溉之利蓋吳淞黃浦婁江三江之水匯流歸墟北則大江注焉又北則黃浦入焉迺沃蕩潏於數百里間鹹水不得進故與南北海獨異水利財賦甲天下而爲列朝之所重也

明成祖永樂三年修無爲州周興等縣及廬揚尉烏

江屯綠江圩岸

按是時獨江隄岸爲風濤衝激淪入於江江水橫流爲民患發民丁修築以衛民也成祖初年江勢漸更趨於北潞江州縣圩岸爲駭波凌濤之所激往往衝剝顏圯江都之河東等鄉濱江圩岸泰興之獨江隄及和州之銅城厓上抵巢湖下接揚子江一帶隄岸爲江湖衝激淪入於江者所在修復至是更修無爲州邊江圩岸畚插裕岸蔽川築土如堅城旁引支渠壘石爲壑以禦迅瀉水不內

河渠紀聞卷之八

十

役而反爲利大江在州東南上接桐城之百丈墩下距和州裕溪口二百三十餘里夾山朴樹更樓諸河交通裕溪達於大江周興應揚等縣及烏江屯皆江流衝激之所隄堰修治歲必有事江水自岷山盤亘巴荆乘高而來漢自北入彭蠡自南入三江並持東下至江西之湖口縣入南境迺宿松桐城銅陵抵蕪爲勢如建瓴江防考無爲江道江心與銅陵繁昌對境州東南泥汊河流入於江上自鯉魚套下至薛家灣泥汊東北爲奧龍河江道

上自薛家灣下至奧龍墩又西南爲土橋河上自石灰河下至鯉魚口皆通江湖資灌溉又爲大堰以防衝決江流至此湖而多夾風動浪湧防守不易顧亭人云無爲多山而近江其地平夷與江水相低昂又爲巢湖諸水所出故多圩田皆引河渠爲灌所利不啻萬頃而江流泛濫亦蹈其害歷考前史漲溢頻書隄防不事我

朝工築以時滄漂無間轉漕濟渡官私稱便或引江湖興修水利如銅城韋游臨江扼要之處皆築土河渠紀聞

卷之八

三

爲長堰以捍其衝壑石作牆門貫以木槌視歲之旱潦而閘開之田得常稔水不爲災無爲州浙江築岸土俗有頭二三四塘之稱固築以禦江湖別開月河東以牖旱引江水灌田潦嚴閉不使內侵有餘洩之爲有備無患之道然善守則利多而害寡渾視則害至而利亡先後緩急之間利害所由分也無爲地平圩廣民生俯仰皆資力田隄防修治不時沃土化爲荒穰可不慎與

明成祖永樂九年河決入魚臺

按是時大河歲爲決徙修築隄防民困因弊至不可爲理河自洪武中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

又南至項城經頓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賈魯故道遂淤至是決益甚復北漫入魚臺當事者以運必借黃欲通運不得不先治黃然黃不可引引黃以益運黃卽尾其後而爲難矣先是侍郎金純導河支流從汴城金龍口至塌場仍合會通入淮用以濟運之淺分黃之勢漕事暫免於湖至汎水大至之時黃卽乘勢決入於北北患之相因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三

而至于也河自數十年來滔滔南下無正河可歸橫行生地東衝西漫不得顧其統下之佐久而必澀者勢也澀於南不得不決出於北洪流沖入魚臺塌場分引之支渠亦不得安流入運是欲以濟運而適以阻運也魚臺爲受水之區下流所歸漕而溢入窪地歲無寧居治河至洪水之間有難言者矣

是年命工部尚書朱禮潘會通河築東平戴村壩遏汶水使北不由鹽河歸海南不會洩入濟專理清河

發山東及徐州應天鎮江氏三十萬獨租一百十萬石治之

按會通河為元轉漕故道岸狹水淺元末已廢不用累羊山決後其道遂淹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尙書宋禮及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等復濟之漕河自濟寧二百八十五里引汶泗入其中泗又東合於沂汶之支流曰沈東與泗合元初畢輔國於城築斗門引汶入沈出濟寧會源橋入運猶聽其分流入大清河歸海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用汶上老人白共策築壩東平之故村遏汶流使南無入沈北無歸海會諸泉之水盡出南旺中分二道南流接徐沛十之四北流達臨清十之六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南至沽頭地降百一十六尺為橋二十一達於徐州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橋十有七達於衛河又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疏東平沙河之淤築輓障之合馬常泊之流以益汶濟運故水之自西來者魏游與土河相連開二小河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三

視之又於汶上東平沛縣澗湖地設水櫃毘門水櫃在清河西曰南旺曰安山曰馬場曰昭陽以善水陸門建於各關左右平時常閉水盛放以洩濶運道大成成祖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歲八千萬石險遠多失亡河運自淮至陳州入大河抵陽武陸運達衛輝入御河歲運四十五萬石勞費過甚乃因元人之舊引汶絕濟屬之衛河元時安民山至臨清新開河道岸狹水淺不任重載故終元世海運為多會通河漸廢至是汶水盡入南旺水深廣利於轉漕南北分流濟運會通河初成自濟達徐之泥淤尙存引黃水至場場口入會通河濟澆合流南下經徐呂二洪不虞險阻於是飛挽漕天下而有浙清湖漕河漕臨清衛清白漕之名曰六清自徐至淮仍以黃河為運河曰河清六清中河清最險徐呂二洪險之尤者懸水千仞舟行阻險時平江伯陳瑄督運鑿石建橋而流平遂罷海陸二運先是宋元祐中京東轉運司言徐呂二洪濤淺險惡多壞舟楫水手及牛驢牽戶整駁阻阻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四

百堵商賈不行底鑿石修月河置厰以時啟閉而不果於行越百年餘至璋始如其言元人開會通河而不得其用至易世始底於成遂爲永利而清事定矣

是年三月浚祥符縣買魯河故道

按此疏復買魯河入徐州小浮橋故道也洪武時河決原武買魯河故道久淤既決開封又決溫縣至是復大決開封廢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四千餘戶汧田七千五百餘頃命張信往觀信言祥符

河渠紀圖

卷之八

五

縣魚王口至中濠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宜濬之以殺水勢時尙書宋禮侍郎金純方開會通河發民夫十萬命典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璜借純相治令禮總其役引河自開封北入徐州小浮橋故道分流由封邱金龍口下魚臺場濟運漕事以定於是運必循黃欲通運不得不先治黃也數十年來河淤橫出東南由壽入淮時復商決入泗水衆於開封數百里開張信疏暴流入於汴渠以分殺其勢而復二十年久淤之故道通金龍濟運之

渠一舉兩利近時僅見是時以由壽州入淮之水

爲正河故張信言今河卽沙河決裂通入陳州之

大河也疏故道入徐卽楊蕭入徐之支流王暹謂

之小黃河也古汴渠之道出梁川而東歷祥符前

邱至徐州合泗水南下管吹流由符離入泗北宋

轉漕於此嗣改漕之道埋古渠故道復通戴金謂

河入淮之道自開封經葛岡小壩入丁家道口至

小浮橋是也買魯河始自白茅入丁家道口至小

浮橋行汴渠故道河成後四十七年理於黑羊山

河渠紀圖

卷之八

五

之決又歷二十餘年至是始濬復與會通河合分流入運其經流仍由壽州入淮以爲正河固不塞也引河入漕之道有三小浮橋魚臺陽穀各爲一道宋禮疏河經濮州東北入漕金純開場場由魚臺入漕皆用以濟漕而會於徐之小浮橋其由丁家道口渡河至徐州經二洪入淮者汴渠之正道也其後張秋之役劉忠宜以出孫家莊者爲經流卽由壽州入淮之故道由梁塔口南出曹縣至徐者爲汴河卽黃克縉謂開買魯河由古汴渠下徐

之支流張信所疏以濟運者自是大河以南水患稍息矣

是年開濟寧月河建新下新二廡

按元人開清運治水於濟寧引泗洸及徂徠諸山
谷水注之河設在城天井二廡於濟寧以佈蓄之
輒艘雲集二廡不能容穿月河於廡南而更東以
廡所以濟二廡之所不及而通運也明廖莊月河
廡記云濟寧天井在城二廡旁建月河上口東密
邇天井廡北對會通河二水縱橫若十字逮天雨

河渠紀聞 卷之八

毛

激溢潯漫南注其勢尤傾舟由廡河而西者或至
沉覆溯月河而上者艱於逆挽下口去在城尤近
舟行有衝激之虞乃議於下口舊廡移入百餘丈
改上口於迤西七百武棄會通河不對覆兩口而
築於其上置二廡於兩口之下一日上新一曰下
新時水盈輜而開竅之前人於天井在城二廡崇
其制而月河上下二口尙未及備至是制益周密
尙撤齊安之橋去中流之石更於上下新之中增
建一廡名曰中新易濟安爲渡舟二於是水陸無

滯漕道永寧蓋天井在城爲全河之鎖鑰而不可
不謀其萬全今運艘不入月河懼洩水過甚也

明成祖永樂十年築海門捍潮隄

按此卽府之捍海縣范文正修復之名范公隄者
隄瀕海南北蔽海捍潮范公築後屢築屢圯至是
海溢復起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詔陳瑄以
四十萬卒築治之爲捍潮隄又以嘉定瀕海地江
流衝會海舟停泊無可依傍乃於青浦築土山立
墩表識旣成賜名寶山今分嘉定地立縣卽以此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天

名山周四百丈高五十餘丈海洋空闊遙見千里
備防利用之善政也

明成祖永樂十二年大水壞開封土城汴城告警

按開封城之爲患屢矣洪武中河決壞城至永樂
八年始修復之至是復壞土城城內地低於外土
城城內地危矣宋時近城惟汴禁諸水黃流經城
之東北以達於海至元時河始南徙逼城流合汴
汴入淮明初尤甚城逼於河外緣以隄近隄土疏
易遷徙流雜泥沙又易淤澱以故水載高地隄日

始而城益下爲患無已時黃水淹及數郡決陽武中暨隄再壞開封府城瀾至二百餘丈水冲陳州城三百七十餘丈之多越三年始修陽武決口而開封陳州之經略無聞黃水累歲告警修防俱用民力郡邑困敝開封爲屏藩重地止復支津殺水勢以通漕而黃患未已至陽武隄決漫中牟祥符尉氏而蘭芳按視方以急流不可驟殺貳於新開河岸捲埽樹椿以資捍衛無異以勺水救燎原之火固無及已蓋其時急於漕運緩於河防固有不能兼及者矣

河渠紀聞

卷之八

无

明成祖永樂十三年河水大漲決開封淹州縣十四經懷遠由渦河入於淮是時小黃河仍由徐州故道入淮二河並行凡三十八年

按是時大水決開封由渦河經陳州入淮糜爛十四州縣河流不返者數十年以太祖太宗之英明而安之如故不能使復歸於正而水亦滔滔東遠海口無淤塞之患吳子實言黃河南徙入淮歸海自汴南會淮同循頓黃鳳泗至清河清以潞濁混

洋得以不停故數百年無患也然未有坐視人民勞折而不爲之所者或以河流由壽隄泗入淮太祖太宗誤聽邪說而久不塞治本可信也嘗疑云中州志載永樂九年尙書朱禮治河新港成河復故道自是無水患者三十餘年記載之失實也閱實錄自九年復故道後十年陽武決鄆陵臨漳壞隄岸矣十一年朝城衛城被衝決矣遂平滎澤河隄岸矣十二年壞開封土城矣十三年河南水汎澠城廬舍矣十四年開封等府十四州縣黃河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三

決隄岸山渦入淮矣十六年工部言河南黃河溢決埽座四十餘丈矣二十二二十一年等年河決而西屢修復衝決開封南陽等府浸漬至二十四州縣千里同昏開封爲禍首矣終成祖之世河患不息後不無遺憾惟會通河成補元人所未及開後來漕運之道其功爲不可沒也

是年開清江浦建淮安五壩

按此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運也清運北上至淮安過塌陸運達清河口勞費甚鉅陳瑄總漕運用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三

淮上故老言於淮安城西管家湖因宋轉運使齊
 維岳蒞跡復浚治之為清江浦自管湖至淮河賜
 陳口二十里與清河口相直鑿渠導湖水入淮至
 惠濟祠南接北河置橋四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
 曰新莊以時啓閉沿河築隄引漕舟直達於河其
 法全用水平清江口至新莊橋而下因其卑高逐
 為節東板橋而下至平河橋連南隄湖鑿渠置橋
 設河水各相平以時蓄洩又建仁義禮智信五壩
 於淮安新城外仁義二壩在城東門外東北自城
 南引湖水抵壩口外卽淮河遇清江口淤塞運船
 經此入淮禮智信三壩在城西門外西北引湖水
 抵壩口外卽淮河遇清江口淤塞官民商船經此
 達淮又慮北河漲溢南侵清河於北河南岸起清
 江浦沿鉢池山過新城柳浦灣迤東四十里築隄
 以護清河顧寧人謂陳平江之治淮揚運渠師王
 景瑪流截隄之意兼漢陳登晉謝安唐李吉甫宋
 柳廷俊諸人之法而專事疏防禹平水土有疏有
 防賊下而穿高所以平也平當買護不疏不防漢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三

武防而不疏宋人防自防疏自疏惟景瑪流法鑿
 山阜破砥磧疏決壅積更相迥注法至千年不敝
 而河平殖之設四廟節宣以平水也宋用水工平
 河法古人平水用於天下而於淮揚清渠尤為切
 要淮揚之地西高而東下揚之地高於江淮海濱
 之地高於河湖平江之法以此為準其法在准則
 有高堰西長隄五橋諸壩以隔黃淮之水於外在
 揚則有陳公塘收三十六水之利在山陽寶應盱
 眙天長則有塘堰以節其流運河東岸則有減水
 湖河水勢七尺以下蓄以濟清七尺以上減入諸
 湖會於射陽入海射陽數受黃沙港汶射淤舊法
 新莊口濶二丈二尺水入亦二丈二尺所入之水
 從鹹水橋瀉去者計濶八九丈至廟灣石礎海口
 濶又倍之適得其平所以為永利也今制新莊四
 石橋外又增草壩三以次節宜固守清口頭壩壩
 外更列挑壩以束清禦黃清水禦黃有力黃水不
 得內灌清淮分流入運亦有限制橋壩節節轉注
 入運之水足資浮送官民無事車鑿廢五壩不用

制度悉臻美善矣

是年會通河成命陳瑄理清河事

按成祖擇天下形勝都北平京師百司軍府衛士
編氓仰東南漕粟爲至急會通河南與淮合跨江
絕淮經河越濟兼四瀆之水爲清用邗溝爲其咽
喉視唐宋時益重初治邗溝時有欲由潞州六合
縣鑿河通運者瑄以六合多石阻涸輒損舟楫則
尤險易爲敗乃決計復唐宋故河疏清江浦浚瓜
儀二壩祛湖港之湮築高郵寶應汜光白馬諸湖

河渠紀聞卷之八

壹

長隄於高郵河內鑿渠四十里構橋梁以便絳道
後白昂開康濟河卽因此又開揚州白塔河以
通大江置江口四楯江南漕舟由常州西北孟濱
河渡江自運鹽河至灣頭入漕以省瓜州盤壩之
費後以分洩清水私鹽透漏而廢又仿宋平水法
於運河東岸爲減水閘洞立限則水勢七尺卽蓄
以濟清水長城入諸湖會於射陽入海用水有節
漑灌尤便岸東西之田皆利焉清渠自淮南抵北
通州數千里皆瑄所經綜至爲詳悉迄今是賴厥

功甚偉而其扼要尤在不開六合故道而疏清江

浦得水道之提綱治水筌蹄云漢唐以前至春秋
戰國大江由六合迤邐邗溝取道於高郵寶應諸湖
之西北達長淮江南之漕俱由邗溝而苦淺阻陳
平江乃隄揚州以及於淮西過諸湖之水遂滙爲
一湖港相通三百七十里達於黃河餉道大通邗
溝遂絕是不由六合迤邐邗溝之道也又云陳平江
開清江浦六十里由天妃船入黃河官民稱便併
於高寶東隄建減水閘數十洩水東注屬下爲支

河渠紀聞卷之八

壹

河總會於射陽湖鹽城入海而鹽城范公隄有入
海五道今湮其四下流不疏此高寶興鹽之多水
患也平江沒瓜儀二河引各湖水南注儀河窄而
淺瓜河廣而深權儀奪於瓜建揚子橋於三汊河
如楯制以節東之儀河不病淺瓜屬江潮近六十
里早至遲落更便於儀屬白茆敏開高郵康濟河
外與湖通水如城田若玉隄不能察大陸壞二隄
陸壞乃爲東隄護之寶應湖東亦築護隄如高郵
制此皆維持平江伯綏理清河之良法美意而推

廣其用也

是年山西解州稍池水溢決豁口入鹽池命官營築
按是時解州民言臨晉涑水河逆流決堽越渠堰
入砂地濟民田其時尚未及鹽池未幾稍池水溢
決入鹽池以涑水堽遲二渠併流入池勢不能支
也稍池仰女鹽池北受堽遲渠決潰之水南受中
條山谷之水漲盛趨禁鑿為鹽池苦涑水在堽遲
渠之北勢高於堽渠涑水下臨晉不勝坡水其勢
必橫溢破堽遲而奔騰於稍池入稍池則黃牛卓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五

刀請堰不能支而衝決於西禁必然之勢也宜德
中堽遲河水溢流入五姓湖轉黃流河兩岸窪下
漲水衝至解州渠益急遂演南岸及民田三十餘
里鹽池漫陸皆堽因下涑涑水河高壅淤逆流堽
遲一決堽及護隄共決敗情形前後如一不可不
求其本也鹽池在中條山北麓西距解州東距安
邑長六十里廣七里周一百二里近安邑者為真
池近路村者為中池近解州為西池池底淤泥溢
生壘形如水晶夏月晴陽蒸蒸南風動壘上結鹽

板板上水約三寸翻浪騰花落板即成顆粒若遇

大雨鹽復解散最忌客水環池有牆傍牆有堰皆
所以障客水而護池也郡國書云周官鹽不鍊而
成蓋解鹽也余聞崔叔日鹽池乃黃河陰潛之功
汶濟中條融為巨浸昌東野亦謂鹽池之成以大
河北自蒲州折而東向轉曲之間漸漬蓄滙有此
與衍今陝西花馬池鹽亦近黃河折流之處理或
然也然鹽著主水以生雜客水而散故治水即所
以治鹽池形若巖盆東西長而南北短南枕條山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五

雨水易迫然非泉澗所出且橫亘漢隄陸高厚依
山有桑園趙灣大小李西堽諸堰縱有飛瀑不能
驟入北界曠野平曠與水俯絕供無足慮若東西
盡處則俱逼禁經地分一牆外即客水所經次東
禁堰有壁水月堰及黑龍堰次西禁堰有卓刀七
郎稍池客水各從東西自高而下禁堰不能受則
入范矣黑龍堰之受害實原於苦池苦池乃堽遲
渠蓄而復流之所也稍池之受害實原於涑水涑
水在堽遲渠之北勢高於彼者也二水皆自東北

而西南故出自夏縣由巫咸谷來者為姚邈渠北合洪洛渠東合李綽渠總經苦池迤邐而西自安歷解抵臨晉入五姓湖出自解縣山谷由關善東北來者為涑水亦從西行受孤山嶺帽坡諸水程猗氏抵臨晉亦入五姓湖由五姓橋注黃河姚邈首中大狄涑水尾中亦多窄苦池在安邑不勝李綽洪洛姚邈渠之受其勢必自東北泛溢於黑龍入黑龍則壁水小堰月堰不能支衝決於東禁涑水在臨晉不勝山披之受其勢必自西北橫溢破姚邈而奔騰於南池入南池則黃牛七郎卓力不能支衝決於西禁況北有湧金泉亦注於黑龍西北有長榮澤亦注於七郎故秦東禁以及黑龍秦西禁以及南池治其標者也涑姚邈以道苦池涑涑水併歸五姓治其本者也後於西北而急於東北先本而後標嚴其防障於東西之近堰而於姚邈涑水源流歸宿之處預放道而加濬焉則容水不浸而主水得以因時乘利豎謀充而邊備足此通達原委窮究治事之理自明迄今未有易其說

者矣

洪熙元年修南昌瑞河兩岸及豐城安沙滌滌隄防按瑞河一名鈔河出瑞州高安城南為錦江又名蜀水東會象牙潭水與章江合地居上游山水陡急濬流直注以隄為命沿河兩岸當瑞河錦水之衝一決則豐城進賢以下諸邑皆遭淹沒其受流衝急處惟羅家渡水口泉流匯聚時有衝潰昔嘗三築三決歷久始復又以民力不勝動帑修築為江右最要之工設隄以衛民商賈百貨出入於是歷皆修治歲必有役府屬之豐城古稱澤國居吉顛下流富五郡之水衝勢若建瓴每遇洪漲害先被之滌為巨浸縣兀然居中城三面臨水外陸中窪惟特隄障安沙滌滌諸塘切一縣利害故名官墉其患日急者隄以石緩者隄以土藩悍扼要之處用墉以救之楊廉豐城縣新墉記云治水猶用兵以正合以奇勝而後可盡其用豐城地勢低窪諸隄以禦治之隄為要縣治之隄以墉為要墉橫波突出成功最難水勢宜墉惟築墉為久計是皆

水利之大而且急者則應請修以重其防也

明宣宗宣德元年雷雨河溢開封之鄭州陽武中牟
祥符蘭陽榮澤陳留封邱鄆陵厚武九縣明年復溢
鄭州祥符陳留榮陽榮澤鄆陵杞中牟滑川等十縣
又逾年復溢開封祥符中牟尉氏扶溝太康通許陽
武夏邑八縣漂沒禾稼流盛井民大困

按是時以河患徙靈州千戶所於城東開封水患
之烈無異洪永時決水出原陽漫漶首及開陳南
無大隄可守為患無已從河南藩司言浚祥符抵

河渠紀聞卷之八

元

儀封黃陵岡淤道四百五十里以通其流然無隄
以束之水平緩無力新開之渠不能敵暴衝之洶
開未竟而淤即壅史稱宣宗嘗發軍民十二萬濬
濟寧以北自長溝至東林百二十里之運河置厲
濟淺清湖塘引山泉又以金龍口漸淤溝道艱澁
從李愬言濬金龍通運盡心殫力於清事而不及
決河開封之決至再至三無歲無之決水散漫四
出聽其自去自來不能約使就軌歸流蓋未符全
河之要領勞費而無濟於事也明時惟崇北岸之

防疏於南岸大河自孟津而下南岸向東於山至
入開封地不知砥澗水不可收蓄無以為防一有
衝決隨流油料汎溢經年不息疎故議躬率民築
隄百五十丈兩農田有秋民愛之如父母明致大
驗如此而因循不治惟以引水貯蓄畢其資汴南
之民為魚矣

明宣宗宣德二年議疏滎陽洪渠堰以利農田

按滎水出滎陽仲山谷道高峻至樑陽入滎袤二
百餘里洪武八年命耿炳文濬滎陽洪渠堰滎

河渠紀聞卷之八

甲

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之田惟滎水勢猛力大墜
沙與渠堰當衝易淤至三十一年渠堰復圯炳文
濬渠十萬三千餘丈而功不竟至是華嵩言滎陽
洪渠堰淤五縣田八千餘頃洪武時耿炳文前後
修濬未久堰壞未築開管治未竣仍請撥軍夫勸
治迄未舉行僉事李觀亦言滎渠自漢迄宋元俱
設官主治今雖有堰口壅白二渠而隄堰推決清
漁墮踏民弗蒙利歲化改元都御史項忠言滎陽
之孤口鄭白二渠引滎水溉田數萬頃至元猶濬

河渠紀聞 卷之八

里

八千頃其後渠日濬利因以廢宣德初遣官修築
 畝收三四石無何復塞傍渠之田邇旱為赤地涇
 陽醴泉三原皆患苦之昨請於涇水上源龍潭左
 側疏流荒舊渠口尋以部例停止今宜早其役疏
 上允所請遂自舊渠上并石山開鑿里餘穀谷上
 流引入渠集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就役
 穿大小龍山役者咸箝燈以入避石剛頑敏以火
 焚水淬或泉湧溼下蒙笠被裝獲事功未就召還
 嗣以丙征邇陝促工告成紀功於石名其渠曰廣

河渠紀聞 卷之八

里

崖剗開鑿渠里餘欲上收泉泉下通故道而山中
 石頑如鐵日用炭多醋洋乃舉鑿焉涇深者百餘
 尺浚者亦不下五六十尺寬僅四丈工役仰視不
 見天日與工於成化初年暨余阮二公凡十有七
 載而工始成名曰廣惠而官民之力竭矣河流而
 淤塞之患日甚矣灌田僅捌千餘畝此非計畫疏
 工力少也祇以廣惠渠口直入涇河兼渠身去河
 不遠北山石堅鑿不甚涇涇水清湧沙石滾滾而
 來則渠口塞而不能入入者流不百步水勢稍緩
 沙石並沉龍洞以下有大泉如斗者數十昔皆入
 渠今自天湧池而上水盡入涇入渠者不過小泉
 數眼耳不如畫修諸岸以圖利也嘗攷淇口之利
 始於秦水工鄭國至漢被水衝低水不能入渠自
 公因故建徒開渠口降及隋唐至宋其利又廢大
 觀中復開疏流水入池者五尺下與白公渠相會
 賜名豐利迨元至大初涇河又低水不能入渠御
 史王磐又於上流接開石渠名曰新濟至明御史
 項忠復開歷十餘年而役成更名廣惠渠水漸發

民勞而利寡原古今業利之廢蓋四河身漸低萊
口漸高水不能入惟有徒口以濟一時久而自塞
又舍而之他自公不能不賴於寡業豐利不得
不聞於自公之後王公斯渠不得不聞於豐利業
水漸高之餘至廣渠而利益微矣極其輕重多寡
得不償失是以君子慎言功利也

明宣宗宣德三年命平江伯程略清運

按此大匠督清之始也明初用海道輸餉運東北
平黑洋山決河未嘗并命朱壽率舟師海運成祖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壘

初建北京河海兼運疏成黃清事以海運艱險淺
由東舊河至魯通河成運罷海運建議造平底淺
船歲增運至五百萬自淮至臨清置船門十有七
作常盈倉四十區於淮上徐濟臨清德州皆置倉
便轉輸慮漕舟膠淺自淮至通置倉五百六十八
設卒導舟避淺築高郵寶應泇光白馬諸湖長隄
以度程道開揚州白塔河置新厰潘莊大橋江口
四船令江南糧船從常州西北五黃河過江入自
塔河以省瓜州盤塘緣是時舟由瓜州尚車盤入

河也築隄於刁陽南等湖置閘時開泄涸隄樹
木楊葉易長多陰楊可為薪炭可收悉聽運夫為
利凡所規畫宏遠通達至於鐵索細微無不精密
自理漕河三十年舉無遺策終明之世清運賴之
濟時之良吏也

明宣宗宣德六年冬十月令官軍兌運民糧

按自改建北京漕江淮粟清運之規隨時更改初
水陸轉漕皆因民運民運不給易以支運支運不
常再易民運民運後期更定兌運法屢易而未盡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壘

善也初以會通河開造淺船三千分遣官軍就近
稅運交淮徐德通四倉名曰支運迨後官軍多所
調遣不敷慮川易以民運令江廣江浙南北諸郡
之民轉粟於淮徐臨清各倉官始接運至京民運
至千里以外道遠愆期往返經年有妨農業復令
民兌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道
里費謂之兌運又議定耗米遠近為差民願兌不
願兌者聽又給輕資銀為拱扇盤撥費且准附載
他物以贖軍民以遠運為艱亦從兌運此明時漕

運之規制也然民運則有盈剝之累交軍則有拮
勒之虞軍民授受既有乖政體亦重困民力今易
以官兌官收官軍長運至京倉交收優恤親前有
加斯不敵之善法也

明英宗正統元年秋七月雨畿山東河南陝西湖廣
廣東大水開封彰德河南懷慶衛輝五府所屬州縣
自閏六月淫雨連綿河堤衝決害稼淹沒田廬巡撫
于謙奏聞道使分道賑恤明年開封府陽武原武榮
澤三縣秋雨漲漫決隄岸三十餘處發民二萬軍一

千築壑之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壘

按英宗卽位之初南北大水幾遍天下水爲陰象
沴氣應而水大至陰過盛陽必虛也開河彰衛懷
五府被淹開封尤甚開封之原陽榮三屬決隄至
三十餘處之多亦罕有之變矣千少保爲民請命
蠲租免糧帝諭鄭辰曰民困已甚往視發粟拯濟
毋與大役重困吾民截留三十萬石軍米以備賑
濟軫恤民艱之意非不臆且摯也卒莫能補缺安
流俾民咸登衽席河坂至此亦有智勇俱田者矣

是年議開金龍口舊渠引黃水接張秋通運

按此卽張秋屢決之山也汶洸之水洩於南而引
黃北出濟運知爲消運之利而未計及害之相因
而至也初生禮分水南旺慮北河水小開汶河於
張秋西南上達汴梁金龍口建壩分黃河之水達
於張秋以濟北運爲調劑一時之用日久不復有
事河形淤墊宣德五年平江伯陳瑄言自臨清至
安山漕河水淺舟楫張秋西南原有汶河通汴營
遺官修治水小時於金龍口掘水入河下注臨清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壘

以便消運比年缺官遂失水次消運艱難請仍其
舊越數年廷臣復議引黃利運言張秋運河舊引
黃河支流年遠沙淤河水壅塞運河幾絕宜加疏
鑿至是定議會同河南三司鳩工引黃水入運濟
淺大河之水至金龍更加猛厲伏秋水漲時衝隄
平岸引渠口門土壩勢難久安一有疎漏建甃下
注爲患不測米商書專治會通而防患未周平江
伯知治運而不知治河引以爲漕河之利利方得
而害隨之張秋之害至不可勝言張清恪謂開金

龍引黃濟運計利不計害河事有習近忘遠者此類是也

明英宗正統二年築江陵松滋公安石首潛江監利近江決隄

按江水發岷山抵巴東入荆襄至岳陽與洞庭合其受決害之大而最甚者惟荊州一郡夾岸南北凡六縣北岸則江陵監利南岸則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是時洪水所至決隄無慮數十處而極受害者枝江之百里洲松滋之胡英口江陵之虎渡黃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壘

灘李埠公安之塘頭艾塚石首之藕池諸隄衝塌深廣最難為力者也宣德中修江陵枝江南北沿江隄岸旋旋旋決絕無已時先時荊州民言城百江水高城十餘丈霖潦隄壞水即灌城請先事修治至是決口愈多遣官以次修治胡在格江陵隄防議云江出岷山漢自嶓冢源萬里東注荊州正當其衝江水在羅塘蓋預問為諸山所束既出峽口倒傾而下展勢前擊夏秋一漲瞬息千里經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自西而北而東南南勢多

迂迴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遊流直注故決害多在荊州南北諸縣各沿岸為隄以禦水勢江北之隄自當陽以下迤邐萬餘以至監利而江陵之黃灘隄在縣東南二十餘里當江流二百里之衝

一決則江陵潛江監利民為魚鼈古所謂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者皆時縣東鎮流至沙市有砥突出大江數十丈捍蔽江水水為之稍紆抱而黃灘之怒差殺其後衝蕩無存雨水之向黃灘者驟崩浪而相礪矣自漢晉以來荊州大水史不勝書隄防之功信有不可緩者與諺者謂荊南以開古穴口為上策此湖本窮源之論也江水分流於穴口穴口注流於湖潞湖潞流於枝河枝河灣入於江海今古穴口如章卜等穴故道皆為壘舍畝畝罕存荷跡虎渡枝河流注澧江同入洞庭江南之溪水俱注之鄰穴枝河流出漢口與大江復合江北之溪水俱注之眾水會合則流行不絕注蕩有河則水道不壅荊南藉幸二穴獨存可以分大江南北之勢但二穴枝河多淤必動疏浚使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壘

勝書隄防之功信有不可緩者與諺者謂荊南以開古穴口為上策此湖本窮源之論也江水分流於穴口穴口注流於湖潞湖潞流於枝河枝河灣入於江海今古穴口如章卜等穴故道皆為壘舍畝畝罕存荷跡虎渡枝河流注澧江同入洞庭江南之溪水俱注之鄰穴枝河流出漢口與大江復合江北之溪水俱注之眾水會合則流行不絕注蕩有河則水道不壅荊南藉幸二穴獨存可以分大江南北之勢但二穴枝河多淤必動疏浚使

復決如古穴荆南昏壘又非修築陸防之所能治矣

明英宗正統三年河南決開封陽武邳州北決溢魚臺金鄉嘉祥濟寧東平巡撫于謙曹宏各奏開道宜覆視是年沁河亦決並請亟築沁隄便民耕種卽允所請塞之

按是時連年陰雨水驟漲河溢決於南而復北決者水無可歸之路東衝西潰任所之而不寧也沁河出山之水尤爲猛烈下流衝輝低窪水至卽淹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丑

前歲沁河水漲決馬曲灣入衛河經獲嘉至新鄉水深成河環繞城北滙爲澤南與大河相通沁黃衛三河通連決口未塞之先舟楫往來皆由此權濟一時若引沁併入衛河汎水漲發大名以北俱沉水底故亟築沁堤爲釜底抽薪之計或議於大名開渠通衛則又爲沁河決水開其路矣

明英宗正統五年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江西大水江河皆溢開封歸德彰衛懷諸府自五月至七月霖雨不止河水大漲澤民居不稼道官往視

按英宗御極之初大水盈天下不數年水沴復暹於南北陰盛極而陽在下震動不寧之象沴氣流

爲河患開歸彰衛連年南北告警至是霖雨不止至三月之久河患連綿迭至八年黃汴並溢邈年南溢開衛懷北決大名濟南又邈年北溢膠濮南決金龍口水淹南岸之祥陳杞封原陽暨及北岸之安陽臨漳湯陰林涉磁等州縣千里昏墊蓋其時壽州入淮之水旣以斬衝而不能持久南流入渦之道又以岸狹而不足有容開封邈南地勢平

河渠紀聞

卷之八

辛

衍廣調決水不能歸流聚其力以刷沙平漫久而溢淤水爲之壅者勢也壅於下者必潰於上壅於南者又決而北南北郡邑歲有淹浸其患皆由於此于中丞爲民請命除稅疏租終無解於流移其謂隨宜修築亦未嘗塞決導流則於捍災禦患之道無有能起而任之者而時方議開渠大名引諸水通衛河利灌輸餽餉爲漕計而不知暴流之適以病漕也勞民動衆於災祲方亟之時不待鄭辰言之固知其難也而民困已甚河患愈急洪流困

積於開封而不能下天行之愆通於上下當時之
人事可知矣

是年集涿水縣葉家橋壩浚脛脂河

按郡國志涿水縣廣通鎮之西有固城湖入大江
鎮之東有三塔堰河入太湖中隔陸地十五里水
不相通洪武間鑿通四城湖水入三塔堰河舟行
利便後水溢爲災築壩於廣通鎮以禦之而三塔
河堰水不能至壩下復改築壩於葉家橋脛脂河
自深入古秦淮蘇松船皆由此達南京因爲沙石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五

壅塞故漕之此落故道以引水下達也洪武定堰
金陵以蘇浙糧自東輸入可辟江陵浚胥溪河建
廟啟閉名其鎮曰廣通而尚阻深水脛脂同命崇
山侯李新鑿山通道引湖水會秦淮河入於江於
是蘇浙運道經東壩並達金陵至永樂遷都於北
運道遂廢至是猶清脛脂河洩上源之水以通道
也韓邦忠東壩考廣通鎮壩卽世所謂五堰春秋
時吳王閔閔伐楚用伍員計開河以運糧今尚名
胥溪河旁有伍牙山自是河流相通東南連兩浙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五

西入大江舟行無阻漢唐言地理家遂以水源本
通指爲中江故道而實非禹所鑿也蘇常湖三郡
當三湖下流水患特甚父老言湖底與蘇州離樓
底相平水漲時壩一決蘇常便爲魚鼈立堰廣通
鎮障宣歙金陵姑熟廣德及大江之水使不入太
湖也宋時宜與人單錡著吳中水利書議築五堰
謂水不東下則蘇常水勢可殺七八蘇軾稱其有
水學而未得行永樂初蘇人吳相五以水爲蘇常
患議改築土壩增設官吏看守自是宜歙諸水希
入震澤而脛脂河漸廢不行高淳涿水遂爲衆水
之壑故不能已於疏浚大抵利塞者壩下諸郡利
開者壩以上諸縣也顧寧人謂金陵地版經閩浙
踰東壩至茅渚勢木聯絡秦漢以前高淳翁爲魚
龍之宅自有胥溪河三湖東歸震澤民始得墾田
爲業宋時煙火最盛築壩後田漸淪沒然下流太
湖所受惟荆溪天目諸水水患已大減於宋元時
概吳江長橋趨雨水湖多塞滯隄壩皆成敗田
其在宋元稍塞蘆葦水仰回溢今無此患西南諸

水不人故也王守溪以東塘壩深甚巨爲蘇常大
患不輕議疏固不可存方厠之見矣

是年蘇撫周忱浚吳淞江及崑山顧浦

按歸熙甫言治吳中之水宜專力於松江禹故迹
久廢太湖入海之道獨有吳淞一路爲潮沙埋塞
湖水之入澱山湖者蒙戶圍裹成田水流至此紆
迴宛轉不歸於江而北流於至和塘經太倉出劉
家港入海並澱山湖之東南自大曹港東西橫湖
達於上海新涇入海而吳淞正河不治此周中丞

河渠紀聞卷之八

書

所爲有事也宋法禁人占湖爲田爲阻水也開吳
淞而浚吳江長橋之菱蘆漫沙使水流迅疾漸復
故道永樂初夏原吉挑嘉定顧浦南引吳淞水北
貫吳塘由劉家河入海議者謂原吉掣吳江之水
入於劉河而七十二水之涇塞如故吳淞之流不
加迅疾湖汝之入者江水不能敵旋即填淤且橫
衝吳淞入海之路不能無遺議周中丞奏蘇蘇松
積重重賦有功德於民至是爲民興利先及吳淞
爲探本窮源之道次及顧浦導其流顧浦在大盈

浦之南土人有三江口之稱鑿之使水南入於吳
淞仰蘇吳淞之上流也取中坻開山之土築兩岸
隄培東水東歸于海不使溢入南北溝積力聚而
淤不停善後之道也吳越錢氏置都水營田使主
水事募卒爲部曰扮淺人以爲利而東水攻沙水
力視人力尤勝惟實心任事而與民宜也呂光洵
言蘇松水利論事非難建事而能成事爲難前時
經理吳中者几十數人有功於水者殆不過數人
惟蘇撫周忱功效最著吳民至今思之非獨忱之

河渠紀聞卷之八

書

才智過人亦由委任特專而歷年又久故得以盡
行其志近時疏治水患多欲以歲月成功故難賢
者不能爲國遠慮此所謂成事之難也惟務爲久
長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夫疏治經略之宜工
程緩急之序聽其便宜從事而責成功焉其沿河
州縣有司凡遇陞遷行取給由者必考其水利有
效方予上考其遷延玩愒及處置乖方費財而債
事隨事糾治以懲不恪如是則事有定規人有定
志而成功可期斯言信矣而其要總在得人得人

則治不得人則不治然專委任以責成功其言正
自不易如周中丞之有功於吳固亦有由然哉
明英宗正統十三年秋七月河大決北決新鄉八柳
樹由故道經延津封邱沒曹濮抵東昌潰齊張沙灣
壞運道合大清河入海南決策澤漫原武陽武經開
封城南又由陳留歷睢毫入渦口至懷遠界入淮賈
魯河故道復堙淹地二千餘里開封患尤甚

按自永樂九年河循故道三十七年至是古渠又
堙是時大河南北并決入淮入海王暹所謂改流

河渠紀聞 卷之八

美

爲二者也河自宣德正統以來幾於無歲不決決
則先漫開封陽武祥符以南爲魚龍之宮者垂二
十年而當時在廷不闕抒塞治洪流之策惟亟亟
引水入徐呂洧於疎泉濟北上之漕卽以爲安而
不顧其他殊不知開封之屢決由南岸決河橫出
轉徙於漫水聚於開歸小黃河故道停淤患及徐
呂漕道山之遂阻延至入柳樹大決水盡北歸而
清運益塞前時剗隆通水之故渠反爲決河開路
之前導治運而運愈不通乃始急起圖之初命王

河渠紀聞 卷之八

美

永和以冬寒停入柳樹之工而引西潯水通運又
不敢塞賈沙灣置三空分水厓放水入大清河又
設二空厓於西岸以殺西來水勢分水而水不能
分引水入運而水不至徐爲世所嘗再勦洪英王
暹遲分疎黑洋山引水入徐之路隨濬隨塞英欲
引耐牢之水南入運河又恐北運水涸甚至以沙
潯駭流湍急石鐵沉下若羽而信齋陸符兗之說
抑又下矣復遣石瑛亦不治入柳樹之決口鑿
河長三里避決口上下與運河通以濟漕築石隄
禦決水堵合沙潯決隄決甫塞復決沙潯北岸掣
運河之水以東再遣趙築築至河復決新塞口之
南再塞復決如前掣水入鹽河輒轉潰敗同歸無
策夫河自正統十三年北徙之後水入北岸者十
之七八南岸者十之三流愈少則淤愈厚而開封
自洪武二十四年改流去城五里實當大河之衝
水退則隨地沙沉水漲則盈隄拍岸沙土停積甌
不可築築亦不固所以溢決無時水至沙潯已成
入袖之勢隄以障之水歸無所不決已塞之口卽

濟南北兩岸此理之一定而不易者當事止知引水歸濟而不審大河之去路河壞而濟亦壞不得謂治難治也至石瑛以漕舟壅阻於決口之旁鑿月河三里以通運截東決口令新河運河俱可行舟此濟急一時豈能長行策之下者也閻若璩云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武帝而後決瓠子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始決東郡分流於博州後又決平原再決渤海決信都皆東北出青冀之境以達於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及宋初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五

並鮮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開河始決大名神宗熙寧決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分南北清河二派黃河入淮自茲濫觴而河之分流南北遂以爲常矣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故道遂淤全入於淮至正統十三年決榮陽過開封城西南城北新河又淤而汴城反出河之北自徐有貞治後汴城始復出河南然開封之河患未艾也

是年議分漳水入衛河以殺河勢利漕運

按此分漳入衛以利漕也大河衝裂狀截流入大清河會通河入衛之水已洩不得不議引漳益衛漳之經洩山衝漳歷大名至交河合滹沱入海支流出館陶入衛上流尻鄉等處隄岸逼陸水勢溢急元時分漳支流入衛殺水勢以資運永樂間故道湮塞御史林廷舉請循舊跡開鑿並置閘遏漳水入衛分漳之有餘濟衛之不足立法誠善然恐故道久淤漳衛合力並馳排山倒峽而來一線衛河勢難容受德州首當其衝溜濶燈浪湧下流吳橋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五

等縣亦皆波及此不可不慮者也自明以來歷藩分減之法建厝塌於恩縣之四女寺德州之甯營及滄州之捷地肅青縣之建興厝開挑支河使由老黃河等處分洩入海以爲補偏救弊之計而漳衛泥沙擁入遇水之後流斷沙停下壅上淤勢所不免屢議建厝而椿立沙中慮不能因萬歷初漳衛北徙從魏縣入曲固之澄陽河而向館陶入衛之支流絕

本朝康熙三十五年漳忽分流入衛至今收漳之利

而不受其害此則河伯勿錢視前時之汲汲籌議而不得其用者相去遠矣

明景帝景泰二年復徐州小黃河通清

按自正統十三年河復從黑洋山徑趨沙灣入海南來運道湖濶濬濟泰皇寺巴河引水入運巴河原係分水歸徐協濟清運之道年久淤塞水脈微細發單夫濬之而來源不旺罕能濟事至是復浚徐州小黃河初以河決沙灣水皆東注徐呂二洪淺蓋勅王進措置通言黃河自陝州以西行山峽中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堯

不能為害陝東地勢平緩水易泛溢自洪武二十四年河改流從汴北距城四五里許東南轉至鳳陽入淮者為大黃河支流分出徐州以南者為小黃河以通清運至河復趨沙灣止存小黃河從徐州出岸高水低隨溶隨塞故徐州之南不得飽水議清河自黑洋山東南至徐州貴成河南三司臨清以南貴成山東三司分疏濟運分水濟運之道策凡屢變視河所趨為轉移有自野劉岡引水入運者有因荆隆舊渠並道碼頭決河分流協濟者俱

入於徐呂二洪縱皆不能久停蓋大溜奔湧而下分出之水力薄勢緩不能刷沙通道久必淤淤也

明景帝景泰三年五月築沙灣隄成六月復決沙灣北馬頭七十餘丈擊運河水以東漕道阻塞

按是時河決則勢清治河必先急清然河不涸而清蓋用初王永和通黑洋山西之水由泰黃寺貫運河東昌匯分水廂放水入大清河而入柳樹工未施王進石璞先後繼治濬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清舟而沙灣決如故議者言河決沙灣歸清告涸

河渠紀聞 卷之八 辛

地卑隄薄黃河勢急故隄甫完復決臨清至沙灣十二廂水勢甚陡漕過後洩乾歸河於臨清以南沿月河通舟直抵沙灣不復由廂則水勢緩而漕運通又讓沙灣抵張秋岸薄故數決南於決處置澆水石壩使東入鹽河則運河之水可蓄然後厚培隄岸虞缺口於是築石隄以禦決開月河引水入運殺其決勢乘水流漸細漲水未至之前備修畢工及汎水大至減水壩及南分水墩先北壩衝墩岸榜築決北馬頭擊清水入鹽河運舟膠淺軍

民糧穀聚臨清屬上下者以萬數上源洩而決未塞勢使之然也讓者又請立厓以制水勢開河以分上流仍命瑛往治乃鑿河三里以避決口上下與運河通時軍民挑濬月河築隄遏水北流然北高東下時遇東南風則水勢北上舟可通行風轉西北水仍東注舟不得動兼秋霖已深西北風常多經旬累日舟行不過數里悉聚於臨清艱難萬狀河南按察司僉事劉清言東南消舟水淺弗能進可自淮入黃河至榮澤轉入沁河經武陟縣馬園溝裝載開頭濬一百十九里以通衛河設秋之決由沁水合黃河遂成奔急之勢若引沁入衛則張秋不復受衝行人王晏亦言開頭置厓分沁水使南入黃河北達衛河水漲即閉厓消運無患令民出石挑河濬地不過百餘里費少利大此即江良村通河入衛之議知運之利而不知黃河不受制束為患大而且速也前時正統四年沁河決馬園溝入衛河沁黃衛三水相通舟楫往來僅及半年寒決後即止今欲濬其水以資衛河不涸

而病運卽淫而病民民病而運亦涸舍目前疏築最急之務而為通河入衛之高議幸引黃流以俾成功河之所以久而不治也
明景帝景泰四年命徐有貞為僉都御史專治決河按河決沙濬至是七年矣前後治皆無功隨築隨決廷推有貞往治至則謂入柳樹不可治專治沙灣時河南水患方深原武西華皆運治避水金龍鳳池開水入徐濟運之二河皆淤浚黑洋山引渠於河流紆迴之處改挑接入故道徐昌仍未得飽
水而流衝首日甚有貞治事以隄潰渠淤驟堰則潰者蓋潰淤者蓋淤擬先疏下流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以次敷治遂定議上置水門開支河濬運河三策其略言水性可使通流不可使壅塞沙灣地上皆沙易致坍決作壩作厓皆非善計惟用王景水門法稍加損益於其間置門於水而實其底令高長水五尺水小則約之以濬運水大則疏之使趨於海有流通之利無壅塞之患又言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黃河勢大易衝運河勢小

恒淺必分黃合運去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可分之處開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齊沙河上連東西影及小嶺其內則有古大金隄可倚以爲固其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爲泄新置二廨以宣節之使黃水大不致泛溢小不致乾淺又言水行地中避高趨卑故河道深則蓄水淺則走洩運河自宋禮開會通河浚深三丈其水丈餘日久沙淤陳平江設淺銷督軍丁兼挑故常通流今河底與岸平履鹽河上下懸絕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壺

上比黃河家處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尺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宜浚之如舊其立論如此或請急塞決口有貞以時方冬令水涸易塞春水加長必決乃治渠起張我金隄西南行百里餘范甞漢西北經博陵壽張沙河至東西影堂歷泊湖接河沁凡河流之旁出不願者塚之塚有九長萬丈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架跨棧梁柵木柵竹實之石而鑿以鐵功成河不東衝沙澗而北出濟漕乃漕清渠北至臨清南抵濟寧又作放水陂於

東昌龍濟魏濟屬有八度水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海復於金龍口銅瓦廂等處開渠二十引河水濟運事不中制殺以有成當時皆稱其能而事理有未盡者河渠志言沙澗之役適因黃河南決入淮始克奏捷有貞引河沁之水北出若使全河盡入沙澗非魏濟等屬所能分洩運河亦必受衝雖云節其過導其微未必盡使之循軌安流也惟有餘之水仍洩入南河故道斯得奏功沙澗決河垂十年而後塞有貞開渠築堰分流南北河漕

河渠紀聞

卷之八

齒

並行阿鄆曹濮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山東河患少息而南河之淤未疏開封之患仍在北上之漕渠通流南來之洪波猶橫病在治漕而不專治河所急不在於河而河之經營未盡其道至引黃沁二水節宣濟運亦止稿且目前舊時黃沁交會於武陟自河決繁澤而南不與沁合繫渠引之難行久遠兼以黃沁水濁挾沙而行入運則有填淤之患通漕則有引溜之虞黃運並行自古病之沁河出山之水沙石尤重所過化爲堦瘠伏秋性

尤猛烈有貞獨取濁河灌清河驛取效於數年
運之窮而終未去黃之患後卽有宏治之決黃病
而運亦塞勢有必至矣方武功之三策定議也有
捷其議者曰不能塞河願聞之耶使者至有貞出
二壺穿其一爲五竅注水其中與一竅者同萬之
五竅者先測使還議決時帝以轉漕爲急工將竣
議使中官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尅期三月畢上
武功言京軍日費不貲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
議遂寔武功之得君可謂專矣聞其說卽定議惟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壺

信之誠可謂至矣而謂注水之壺卽足徵信於澳
水之宜是不盡然無論止水不可喻濁流壺漿不
足測淇河也卽以爲可洩而洩之過多則淤
之更甚始雖通而終必滯惟不各循其軌久不自
能安遠此所謂名存實亡也楊循吉言武功在張
秋治水間於王尙書得分水勢尋水源之法開渠
引水時或泛濫求得水源投以物不浮鑄長鐵柱
洞釜底貫而下不踰時遂塞謂鐵汁能俛珠羅龍
神其說以張大築塞之功未必事之信有徵也異

時曹石頓卽執纜禹成功之券辭爲設其不能
免於矜伐有山然也屢向鴻謂河隄築塞多沉欹
其下謂鎮蛟龍大面蛟小龍神物也不爲害蛟屬
木屬角宿金能克木取五行運化之義張文敬公
於高良瀆鑄鐵犀以五月五日及重陽日鑄十六
具分奠各險工犀牛屬丑土能制水亦如
蘇文忠公建黃樓於徐城東北隅取土制水之義
無他奇也必指其事以實之則鑿空而不可信史
稱武功多智數喜功名功名之心勝御以智數不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塞

塞八柳樹而治沙澇病卽坐此固不能盡事物之
理徒爲釜底抽薪之計也
明代宗景泰七年尙書孫原貞議復杭州西湖二陂
按浙志明臣議開西湖自原貞始繼之者楊孟瑛
有明開濬之功以原貞孟瑛爲最原貞之言曰杭
州西湖舊有二陂蓄洩資利近屬圯湖淤積有葑
蕀往往爲塚戶墾占水塞不通米蘇賦言杭本江
海故地水泉鹹苦自唐李泌引湖水入城爲六井
然後井邑日富漚田濟運不可許人佃種周淳亦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宅

言西湖貫深湖引水入城汲飲清潔因招兵二百
 專一撈湖其後乘戶復請佃湖日益填大旱水涸
 詔郡守開潘堯去芟荷交蕩杭民以利此前代程
 理西湖大畧也今復侵占無已湖水淺狹橋石毀
 壞民田不得灌溉官河亦涸阻應請復舊疏入如
 議蔡濟孟瑛之言曰杭州地廣發自天目導山乘
 翁駐於錢塘江湖夾抱之間山停木聚元氣融結
 西湖周圍三十餘里蓄水利用若竟占塞則形勝
 破損生殖不繁唐宋以來城中之水皆藉湖水充
 之今甘泉甚多固不全仰六井而井然實湖水為
 之根源陰相輸灌若塞西湖水脈不通一城將復
 由飲五代以前江湖直入運河無復遮捍錢氏有
 國乃置龍山浙江兩橋啟閉以時故泥水不入宋
 初傾廢遂至淤塞蘇軾重修堰橋阻截江湖不放
 入城城中諸河專用湖水大為民利西湖一塞則
 運河枯澁南柴北米官商往來上下阻滯閘閘損
 易苦於磨負之勞生計亦細杭城西南山多田少
 牧米蔬果之需全賴東北其上塘瀕河田地自仁

河渠紀聞

卷之八

矣

和至海寧何止千頃皆藉湖水以致亢旱西湖塞
 而上塘之民艱急無所仰賴復西湖舊制為便第
 壞民戶舊有之業怨讟將起而不敢極言者以所
 利於民者甚大也疏上報可興工濬築拆毀田蕩
 三千四百餘畝除蓄糧九百三十餘石功於是成
 自是西湖始復唐宋之舊孟瑛發情開拓力排羣
 謀雖以怨謗劾降而功不可掩吳越時以湖蕩易
 合歲置掠卒千人若沙泥壅澁不能撈去積水無
 多雖廢田無益也沈匡濟清湖議云西湖靈氣所
 鍾收潤金水尅制火龍淤填水涸厥融肆虐沾漑
 無資千頃尖望雖兼形家言然非謬妄也
 明代宗景泰十八年帝雲南東西二瀉自松華埭黑
 龍潭抵西南柳塘南村灌田數萬頃景泰十八年
 按史志解景泰中雲南鎮沐發言城東有水南流
 源發硤甸會九十九泉為一抵松花壩分為三棧
 金馬山麓入浪池一從黑龍村流至雲津橋亦入
 浪池舊於下流築堰激單民田數十萬頃霖霖無
 所洩請令受利之家自造石壩啟閉以時報可雲

南城瀕於澗池城東北松花壩在澗池上流諸水
咸會於盤龍山至松花壩分爲二注於澗池水之
總匯也兩大則諸河皆漲築壩於南障其泛濫
無虞時置厝於壩因水之盈縮而時其啟閉昔洩
有資至是大挑東西二溝自松華壩抵城北七十
里之黑龍潭迤西南柳壩而村沽益廣陳文南
瑯記云南壩池之上流池源出東西屈債株樣俾
甸諸山或澆而流或滄而落或激而洩洩而南來
會於盤龍江至松花壩則岐爲二河一由金馬之

河渠紀聞

卷之八

究

旋迤春登里一由高山之麓迤雲津橋皆趨於澗
築土石阻障之更疏二溝以排以屯百世之利也
明英宗天順元年修祥符護城大隄

按汴梁上地平廣尋城通臨黃河當河之衝河初
在封邱去河尙遠近城惟汴蔡諸水元時南徙去
城三十里城北有二支河一由沙門注運河一由
余龍口迤徐呂轉流東南不爲害正統戊辰決築
澤轉趨城南并流入淮舊河支河俱湮景泰癸酉
水迫郡城築隄四十里以爲外護然其地土疏水

發輒潰連年衝決千百餘丈流沙淤澁外高內窪
堤日加增無異築垣居水指揮夏忠言汴城臨黃
土城衝缺復積數爲民害城倚護隄爲障水灌土
隄城垣危矣至是築完然城外甯望皆沙梁亦不
固未幾卽有辛巳之變也

明英宗天順三年議濬市昌城中三湖

按郡國書南昌城中之水曰三湖九津三湖者蘇
國運北曰北湖廣濟橋至港思橋曰東湖同仁坊
至學宮抵水關橋曰西湖題名曰東湖九津志議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十

取淇範九疇所以洩三湖之水者也廣潤門二津
惠民進賢順化永和德勝五門各一津章江門外
二津津各引水歸濠水關橋置內外湖湖水盈則
放水百達章江江湖俱溢則關外湖使江水不得
入關內湖引湖建濠繞廣潤章江德勝永和四門
而東注使城中湖水出豫章溝通流不滯范濠理
濬二湖概云舊時設備於高橋自橋以西及城內
水關橋不用惟外水大漲乃下板築塞城外水關
以禦外入去城內水關橋隔日之蓄以泄內溢沿

湖居民有佃占填湖塞壑水道者皆清出通豫章之瀉府城南臨章江江水自南來淮南報吉袁臨瑞撫建入郡之水至城下折北轉東入鄱陽湖地最窪下獨府城占高踞建侯之勢稅攝衆水江湖四圍環繞三湖九江之水出入豫章溝流貫血脈此洪都之勝勢非獨爲居茲土者疏濬而去濕也明英宗天順五年河決開封土城磚城並圮城中水深丈餘官民舍俱沉周王及諸官乘舟衣避之

扶頤祖禹言大河自出陽武南開封城外皆爲汶河渠紀聞卷之八

潢沮洳之場城隍水當街城外復綠以隄前時黃河去城五里洩流挾泥沙而至所在淤漲水載之高地隄日增而城益下惟倚土城護衛地險難防土疎易潰衝缺復補者屢矣至是黃水暴溢土城圮磚城亦圮七郡財力所築之隄盡歸無用方水之驟至也七月四日初決土城越六日風激浪湧突北門以入平地水深丈餘王府及官衙僑寓廬井市屋壺浸沒擢圮力能粘接者僅以身免老弱往往溺死數十年官民資蓄淳淳失無道命官治之

明英宗天順六年春三月作石陂成

按黃河至元時始南徙過開封城隍以隄爲外護開封土疏河易遷徙流雜泥沙又易淤澱故河窪陷防土城遂決至是發大難命薛遠治之呂原記畧云遠馳至汴按視地形於決口上流督夫下楛捲堵作截水隄二百四十丈又自土城東起獨蠻岡訖猶兒岡督夫鑿渠二千二百七十餘丈引水東注淡旬隄河成決口絕流復於城東南自揚州門接舊渠之壅塞者起太平岡直抵陳渠長萬有

河渠紀聞卷之八

二千四百餘丈洩城中積水使下流可達於黃河而近城低窪蓄蓄之水莫能盡出又導而分之初環城五門俱有涼水河決後水益瀾漫無津畔米薪之價湧貴數倍築道路於大業仁和等三門以通車馬修補城垣缺處創築各門月隄置牌牆於揚州門以限內外內水積啟而洩之外水盛閉而塞之六閘月牆成輟工昔禹治河多爲委以分其勢故大任而下折爲二渠大陸而下橋爲九河穿渠治廟蓋知從事於委者然委益多而旁瀉分流

正河之泛溢亦當虞附議於此此原之微詞也蓋築隄以截流治其標也黃水無去路病之本也王暹言黃河舊從開封北轉流東南入淮不爲害專指運道爲言異於沙灣之衝運實則開封爲害更甚數十年無有止息居四面受敵之地而欲以一錢土隄永障黃流治其標而亦無可治也黃河併流入淮此衝彼塞遷徙無常當時議者唯龔徐武功諸人之故蔽汲汲於分枝其勢或引水入二洪不致淺淤滯運卽以爲計之得舍此更無策矣金

河渠紀圖

卷之八

志

景輝以大河南趨舊河支河俱淹水無所歸浪洪郡城欲先治金龍口河以接清河然後相度舊河別疏泄水之道以平水患又疏陳橋古河由長垣經曹州至鉅野出會通河達臨清分引沁水置二廂以司啟閉當時皆是其言如議行之而水汎溢如故蓋引黃入運黃亦能衝運淤河分引沁水入衛暴流不由人制束土疏亦難置廂要未統觀黃河之大勢通其去路求分求洩河流愈疏愈橫自明初以來南流不塞賈魯河不治使河日趨於南

水渠閉封久而成大患是年河益決而西復決陽
武西南自獲嘉徙入原武獲嘉之流絕而河益南
下矣

明英宗天順七年引沁水遠徐復引河入會通濟運
按此因水道大變河趨陳潁入淮開沁引河以濟
運也明初黃河自蔡澤趨陳潁徑入於淮背沁而
去鑿渠引沁會黃東注達徐州以濟清正統間河
決蔡澤不與沁合乃從武陟東開渠三十里引河
入沁以達淮至是水盡歸於南二洪告涸運道阻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壺

塞議者以大河南趨舊河支河俱墮先引沁水分
支入賈魯河由丁家道口下徐又以河自安山北
至臨濟二百五十餘里僅資汶水春月而少水淺
滯舟引水由陳橋舊河北經曹州至鉅野安輿地
界出會通河并引沁合汶水通臨濟則長河均得
利濟衛河之水亦加增長江淮民舟併可由徐之
浮橋達於陳橋至臨濟以爲利濟之道然疏黃沁
之水入會通仍恐奪運皆權變以濟清非經久之
大計也

明憲宗成化七年始設總河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督
河道

按明初設官督理河道俱專爲清選而不急於黃
河英宗初命官督清分濟寧南北爲二以侍郎鄭
辰治其南副都御史賈諒治其北別遣都水司屬
協理其沿河陂泉及徐呂二洪皆有專官後復設
主事三年一代薛遠喬教分疏選河亦循南北分
治至是河道淤塞廷議分濟河沛縣以南德州以
北及山東爲三道各委曹郎及監司專理併簡風
河渠紀聞 卷之八 表

力大臣總理其事始命王恕以工部侍郎總理河
道駐劄濟寧總河侍郎之設自恕始也又以黃運
相關命大臣兼理其事總督之名亦始於是時帝
銳意河事令漕河悉聽專宰官區處他官不得侵
越凡所徵橋草并折徵銀錢備河道之用者毋得
以別事擅支府州縣添設通判判官主簿關壩等
官專理河防不許別委管河各官有犯巡河御史
等官問理別上司不得徑自提問以專其責成壩
設受任之初適黃河不爲大患惟專力於漕河時

連年大旱泉流枯竭清運水湖分疏濟寧運河沿
山東泉源河道復建沙灣積水廡改金日及聖城
土壩均易以石波高郵邵伯諸湖修雷公上下勾
城陳公四塘水廡疏治以時而所治皆探其源本
塘河湮淤日久公獨起而任之浚淤修廡利澤及
人又深知忠宣之能於河事舉而任之卒成偉績
公不以治河稱名於時而於職河之能事已抉其
大要史稱公剛正清嚴始終一致所引薦皆一時
名臣宏治二十年間泉正盈朝職業修理甃爲極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圭

盛者皆公之力卽治河用人一節亦可窺其一斑
矣

明憲宗成化十一年移耐半坡減水廡改置大廡曰
永通耐半坡河曰永通河又增置塌場口廡曰廣運
以平水勢

按耐半坡卽牛頭河西洩水溝渠由永通廡洩出
消渠之水至魚臺塌場口入舊運河黃河之故道
也明初徐達開耐半坡引曹鄆黃河水經塌場出
袁亨爲運道上有芒生廡通南旺中有永通廡通

濟寧下有廣運廡通袁亨由廣運至湖陵城由湖
陵城至回回墓上下三百里皆與清河相接當時
江南舟楫俱經此行後淤塞不通平江伯陳恭襄
嘗命工疏浚未及成恭襄曾孫陳銳司漕墮而行
之耐半坡河口舊有減水廡移進二里許改置大
廡曰明鏡一名永通下廡增置塌場口廡以節下
流之疾曰廣運上廡上廡水大則開永通廡水小
則由濟寧天井廡從南陽達袁亨自袁亨南經八
里灣至孟陽泊廡在昭陽湖西岸過沛城達飛雲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圭

橋後又從沙河橫截昭陽湖西南經沛縣東抵赤
龍潭轉入秦溝出茶城以通大浮橋此自明以來
運河通行之舊道也至運道東移此河隔在新河
之西地低於新河不能引以濟漕張伯行謂耐半
坡之水不可引惟其地下吸川而淹濟寧一帶之
州邑也然自塌場口塞濟寧以南窪地之水不能
洩入昭陽湖濟之南鄉遂受水患全河備考云牛
頭河自耐半坡口東至魚臺之塌場口九十里明
初徐達所開不惟可以通運兼洩窪地之水入昭

陽湖實爲濟寧以南之水道仍應浚牛頭河使達昭陽諸湖以通蓄洩濟寧南鄉一帶窪地築岸分并效江南種稻法獲水田之利方恒有湖運諸湖水田讓畧云源湖窪地仿東南治田法開河築圩岸時其耘耔以種秧苗儲其秸稈以資車戽水荒棄地不難變爲沃壤仿元人虞集視田授官之意開力田之科能闢水田者量予頂帶多者遞增其秩其田卽授爲永業似可踴躍起事陸朗甫歷舉諸說並引商輅言李沐疏江水以得氏范仲淹築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堯

海隄以捍忠皆足惠當時而傳後世謂天下無不可爲之事非無見也

明憲宗成化十四年九月河決開封杏花營壞護城隄五十丈不久卽塞

按河自徐武功治後數年南河下流淤塞水壅於開封累有潰決用李衍言疏開封西南新城隄下抵梁家淺舊河口以洩杏花營上流水勢又自八角河口直抵甫頓分導散浸以免祥符郡陵難陳歸德之災於是下流有所洩而護城隄不久卽塞

開封之患稍息河自宋元符中決蘇村及元至元皇慶延祐泰定間屢有決溢而患未甚也明初衝決日甚潰流數千里灌開封城距河四十里至洪武末決原武而東經城北五里及正統戊辰決滎陽轉趨城南景泰中始復故而大河經城北不過十數里迄天順而爲害尤其洪濙首衝幾與宋之澶鄆同一轍矣蓋下流未疏壅在下者其上必潰開封河患之烈古未有薛遠聞祥符之曹家溜而水勢卽平李衍疏杏花營下流分導八角河口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今

而開歸以下無患雖亦祇抹時所急非經久之大計然浚淤疏湮之功已有明效大驗惟當時專力漕河而不顧全河之大勢終日議河而河不一治是年河決延津西孫村泛溢七十餘里自延津縣南徙入封邱而延津遂無河河自延津南徙河南滎澤之城勢不能立於舊治遠縣治於北丁鋪以避河患而患未已也

明憲宗成化十七年河決開封詔起薛遠以工部侍郎往塞之至則集丁六分功授任決口遂塞

拔是時開封爲受水之壑水至不決則淹溺析之
禍烈矣薛遠集丁夫分功授任不逾時而卽塞治
事之勤集事之敏時所希有而以云捍災禦患猶
有未逮凡塞決必審水之去來堵開封之決於激
盡水涸時而不子水以歸宿之路汎水一至圍繞
郡城其不至沒入者幾希惟明者能見遠識微先
固本根籌其去路下流治而積水自消否則當屢
歉之時而有稽天之沒民力不足以禦患城無可
守之道無異積薪抱火及大難旣作始欲遷城以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全

避其患而不知避之無可避也

明憲宗成化十八年秋八月大水河南僅雨自六月
至於是月不息諸水皆溢水閉汴梁城幾墊開封
府州縣禾稼淹沒民居漂淪無算

按開封歲有河患塞不踰年復有是警前此陷城
溺水民有爲魚之慘至是瘡痍未復更憂蕩析方
水之圍城也民心洶懼思遷巡撫楊理不爲動曰
邊豈易事增築汴隄高厚水亦徐去當事爲民捍
大災禦大患當災患猝至時先持以鎮靜使民不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全

驚然後徐理其緒以大奏功事無不集若先自亂
不但無以安民事亦必債蘇文忠公守徐時決水
匯城下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出民皆
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
公處居城上分堵以守卒全其城賢者所爲如是
是時歸德水亦衝城知州事沈杰築長隄於城外
捍之開白茆等河木山之入淮民免墊溺亦如王
尊之守東郡古今人豈不相及視其所爲也是秋
衛漳河漲溢運河隄岸多決開臨清月河並南旺
各減水厝石堰以洩漲水霖雨至三月之久南北
河水並溢異漲漂漫逾年復設總河侍郎蓋因水
患而設官分治也

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復設總河侍郎以杜謙總理
河道浚運道自通州至淮揚會山東河南撫按相度
經理

按是時南北運隄多有衝決阻碍清道始設官分
治以謙充其使謙至官自通抵淮揚相地勢去淤
塞復水櫃導泉源修牯壩河乃復舊鄭元慶謂謙

所爲遠於事理爲治河可選者之要訣今水學云
水權之設原以著洩濟運遇有淤淺卽當開浚而
潢水之民貪利占佃庸吏樂令陞科水報邀致民
田以致潦則水無所歸旱則水無所積蓄洩無由
官民交困陞科之法非但不可行於水權亦斷不
可行於兩河間之淤灘與水爭地爾科水道爲利
甚小爲害極大卽淮北之射陽湖江南之閩家湖
皆水櫃也皆不可稅而使水無所容也況川陸變
徙無常田去糧存反以爲累此亟當清理者也

河渠紀聞 卷之八

金

清以泉爲源而汶爲大諸湖輸之水攸於春夏之
交而灌輸方盛水溢於夏秋之交而運事已竣則
惟有節宜一法秋終閉陡門以蓄水待運春終啟
封板以通水濟運斯爲得之若循古法去淤導泉
修廟堵歲以爲常而不廢亭則無膠舟之患矣
是年議疏平濞利民渠

按陝之平濞郡治境接涇州土地平行廣袤數百
里涇水輕流其間引以灌田易荒瘠爲膏沃以利
民裕國有實心而復有實政斐謙平濞利民渠說

河渠紀聞 卷之八

論

云開志所載平濞故無渠珠居民習以成俗舉目
前與淤之水任其奔流置爲棄物成化甲辰屬歲
大稔鴉川李公衍鎮撫關中用該民隱創舉以佐
耕疏決河渠興變興利壽食平濞率屬荒茂土功
郡之豪右壘渠出而阻歸毅然不值躬親調度始
自府城治北瀟暖泉以灌蔬園糧分別涇水聯裕
成渠南引金龍池白水驛河合流花莊開一大渠
又疏百泉王村金龍池等濬西引涇水分流灌
注城東地高河下難築環珠股引木家路家等溝
之水接濟計渠六十有二爲里二百灌田三千頃
有奇渠之制深十五六尺廣六七尺上爲梁通行
族建石刊木架水槽以接不通壘堰壩以固河防
工於是成此於開志所無之渠埭獨闢利源渠水
行溢土版漸消爲利普而貢則有宜民之善政也
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侍郎王帝請尋濬運故道與
河清並行

按是時運道河水淤淺沁水決入黃河汶泗沭諸
泉又多壅塞有妨消運廣等疏通水利潞方進大

學衍義補因請尋海運故道言海舟一載千石可當河舟三用卒大減河清視陸運費省十三海運視陸運費省十七雖有漂溺之患然省率卒之勞剝淺之費揆次之守利害亦相當宜訪知海者講求勸視其言雖不行而清河木淺軍卒窮年不休紛紛思復海運皆師其意以立言新河之議相繼而起矣

明孝宗宏治元年命工部主事朱子親開吳淞江

按吳淞江爲禹貢三江入海湖深最捷之路而漕

河渠紀聞卷之八

壘

於後世愚民不識大體尺寸與水爭利遂至前之濶者反隘捷者反滯裕國利民之大計廢墜不修致使填淤反壤古今同患言水利者未時郊氏父子毘陵單錡爲世所重而歸熙甫之論尤得體要顧亭人云世言水利復深陽之五堰杭州之長河隄常州之望亭堰使水不入太湖此欲殺其上流也開吳淞江劉河白茆七丫諸浦使水或南或北俱入於海此欲決其下流也倣古跡於江湖之旁各分爲塘浦是又於下流而貫通之也築圩岸以

開田作堰遇水畢歸塘浦使東去之水滿盈迅疾所以爲內之勢也置隔以限海水之至使沙不入而水易出所以爲外之防也是數者蓋之矣而歸氏吳淞入海之論更爲卓越熙甫云太湖入海之道獨有吳淞江一路愚農貪田墾圍占淞江日隘議者不諱其本別浚港浦而淞江之勢日失海口遂至堙塞自始興王浚以淞江滙濱壅壅不利從武康紆紵爲渠浚直達於海穿壑之始自此始夫江之湮塞宜原其始而治之未見有修禹之績者

河渠紀聞卷之八

壘

宜興單錡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修五堰絕西來之水以人力過之無是理也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淞江疏太湖之水東下餘水以次順治蘇文忠言欲淞江不塞必從吳江之民鑄去隄岸如賈讓之徙民固非易事然視錡之開白蠟安亭江使湖水山濞亭青龍入海者識見固不侔矣崇寧初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淞江正在下流欲復古道不果郊氏云吳淞古道可敞千浦其江旁縱浦小時猶見其濶二十

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閘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週可知古江之廣也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又自新江西南循滙塘入江江面廣十四丈與鄭氏所見之二十五丈止及其半惜芟蕪之地而不求復古雖歲開浦支本不正水終橫行禹決九川距四海濱映滄距川江流既正隨其所在可鈞引灌田古費江東江之跡亦當自見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全

所聚至今爲入海大道上海之黃浦勢循洶湧出海順利可仿而知也與熊分司書曰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於吳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公之書出於中秘求之不可得見於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其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爲世所傳書皆無遺此者鄭大夫考古治田濬映滄距川諸防溝送漁涪之制數千百年遺法猶可尋見吳中苦水週年少雨多旱人忘水之爲害隄防一切廢壞今年久雨吳中田淹沒殆盡若如鄭氏所云塘浦湖深

隄岸高厚水大亦無虞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鄭氏父子制公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不能逮非虛言也單錫本毘陵人故多論荆溪運河古跡地勢蓄洩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獨於淞江體勢未得要頌揚州其澤數曰其區其川三江澤不患其涸川患其不流以一江洩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後世之江所以屢開屢塞也執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全

事秉節海上開疏瓦浦五十餘年堙沒之河瓦浦迤南二十餘里水皆向北通流若開淞江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內之水皆南向而流矣熙甫立論洋洋數千言總以開淞江爲正源以復古爲上策吳中水利無要於此然吳江圍佔湖田溢滯江流已數百年誠有積重難返之勢朱子觀以造氛未靖而不果開江亦知其難也鄭氏又謂知閘吳淞江而不築兩岸隄塘導上源之水輻輳而來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逕趨於海適爲兩州患其理固

然而隨時疏導效可立見如云吳中以旱多雨少民忘水患而不知旱之爲患亦在水不通流也江流大通旱則有水可厚汝則洩入於海高田種木棉喜燥易收低田種稻水旱無虞故日常熟嘉慶壬戌開劉家港七了浦出海之口浚蘆漕南橋分流之河及沿河小港其年忽旱忽潦賴海口通流松太嘉湖倍收此尤明效大驗近事之可據者也明孝宗宏治二年河決開封入沁河自祥符西北翟家口決埽頭五所入於沁溢流爲二一自陽武東之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允

於家店經蘭陽縣南東至歸德山徐邳入淮一自封邱之荆隆口漫祥符潰儀封之黃陵岡東經曹漢入張秋運河郡邑多被害汴梁尤甚遣侍郎白昂治之按是時汴梁水患日亟議遷開封城遂其害不可而止大河南決十之三北決十之七南決者自中牟楊橋至祥符界析爲二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塗山入於淮一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荆山入於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通鳳陽之塗州亦合渦河入於淮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邱蘭陽儀

封考城其一支決入金龍等口至山東曹州衝入張秋運河冬月水清沙積決口已淤併爲一大支由祥符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下徐州昂奉命自淮河相度水勢抵中牟立議決水合潁渦入淮者各有難積宜疏濬以殺河勢合沁水入徐者小黃河淺隘不能受上游金龍口雖淤久將復決宜於北流所經七縣築隄以衛張秋議定舉郎中婁性協治役夫二十五萬築陽武長堤自原武至曹縣以防東北入海引中牟決水由陳頤至壽州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午

入淮浚宿州古睢河入泗又潁離河由歸德經符離離寧至宿遷會漕河上築長隄下修減水牯又疏月河十餘以洩水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睢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復於魚臺德州吳橋修古河隄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爲南北分治之道載考吳寬康敏白公傳公至河南相度水勢慮水復趨張秋築陽武長堤捍禦遂導河自中牟決口至尉氏下潁州經塗山合淮水入海又修汴隄

浚汴入泗又浚宿州古睢河入運道以分徐州之勢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束其流大指以疏爲主而引汴入睢浚睢通泗爲創舉又考徐海浚睢河記河泛及汴隄婁性相其便宜自宿遷至歸德並加疏浚其旁築隄以護民居又於符離橋南墾月河一道沿河置減水閘七浚渠五考其締造之跡卽北宋轉漕之道經營不遺餘力然由是賈魯河不可卒復矣賈魯河淤於洪武初決時經流而去永樂疏復爲小黃河至是河會一大支由丁家道口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全

下徐州卽賈魯之故道也昂浚睢河以分其勢築徐集隄以束其流而賈魯故道遂塞其治歸流東南以疏爲主昔人言欲疏下源先固上源水力不專則沙不能刷故有以塞旁洩爲疏者懼其力緩而沙沉也昂規闢徐武功一竅五竅之說而師其意於東平以北壑河十二疏入大清河不數年塞爲平地當淇流汎濫之時疏使循軌就範以濟一時條理非不粲然可觀而以不能遠慮反爲長河增一漏卮厥後徐州水不能下汎濫數十年於此

實聞其弊河志云河之入海自碣石而千乘自千乘而入淮至是又由汴入睢矣河之三大遷也然碣石遷於二千餘年之後千乘雖非禹迹亦古濕滄入海之道自西漢以來銜刷深濶王景治之以法閘千有餘年而後遷睢水濬渠之水黃流所未經引黃入之勢不能容漫散於荒廢湖蕩之間久必停淤上游水不下洩潰而四出此睢河之所以不久卽遷而徐邳深河之所以變爲陸地也當金龍利決時東人以爲憂豫民虞其塞集議久不決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全

康敏兩從其議調停於其間而兼治之倍增汴隄疏其下流遂塞金龍口導河由陳顛至壽入淮築渠堰於徐兗瀛滄之間以殺河勢豫東之民咸宜之卒東陽謂康敏治全龍得疏之效其言治河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引徐武功一竅五竅之說謂康敏親得於見問師承道法事舉而人和疏之功用爲大然治河無定法在因事順導疏以導流而防其旁洩東水而木刷沙築之乃所以疏之也引溜歸河而得水之力疏之卽所以築之也

夫水以氣聚而怒激多穿溝渠洩其氣正洩力衰而行遲貯淤則就下之性不得遂而旁決之患繼至宋神宗言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陳潢變其說謂以人治水不如以水治水以水之道治水人力固有所不及也導河者鑿河之形人力所成十之二引河之勢水力所濬十之八故魏澍以下分爲十二河不可持久也康敏治運河開復河於高郵隄東擁土爲隄引舟內行避堯社諸湖之險人懷利涉場名康濟而於治開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壘

封諸決河不能安流於數歲之後蓋運河以人治者也黃河以水治者也康敏分水而水愈不治殆徒知以智役水而未灼然於以水治水之大而可久其識量猶有間矣越三年河決張秋渠道淤廢因知分水之不可常恃也

明孝宗宏治五年河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再決章邱戴家廟翠漕河與汶水北行侍郎陳政督夫九萬治之弗績以劉大夏爲副都御史治之

按是時黃河南流故道之在陳州及在歸亳者俱

已淤塞上流遂潰而北趨與沁水合流勢益奔放自祥符孫家口楊家口車船口蘭陽銅瓦廂決爲數道俱入運河壞張秋東隄奪汶水入海漕流絕大溜壅注張秋上下勢甚危急是由決河自祥符諸口北趨踞建儀之勢也陳政未能引水南行通孫家渡飲馬池黃河入淮之故道以殺上流之勢而遂塞孫場車船等口決入運河之急流續川弗成時以河爲漕患議請殺水勢於東南築隄西北從王恕之請以劉大夏爲副都御史治張秋決河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壘

大夏至行視水勢曰是下流未可猝治也大河所經之地西南高阜東北低下決河乘高勢奔湧而下湍急不可禦下流水勢已逼尤難爲力時方夏牛漕舟鱗壅口南先於決口南岸築月河屬之舊河使漕道通漕糧運可濟然後定議疏買魯普河使南下徐沛由淮入海經過州縣修復故隄以障東流發丁夫濬舊河由曹出徐以殺水別鑿孫家渡新河導使南行山中牟至頰以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山陳留至歸德履爲二一由符離出

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俱會於淮既卒事然後沿張秋兩岸築壘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塞之實以上至決口去壘沉艦歷以大埽且合且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決既塞改張秋曰安平自安平而下河流北入東昌臨清至天津運道大通下流已治乃治上流黃陵岡居安平上流河口廣九十餘丈荆隆等口居黃陵岡上流廣四百三十餘丈河流至此寬漫奔放再議築壘請口導河南下徐淮以爲運道久安之計議定興工旬有五日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壘

塞黃陵岡及荆隆等處決口有七於是上流河勢復歸蕪陽考城分流逕歸德徐州宿遷南入運河會淮東注南流故道以復又築長堤起朥城歷滑縣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亘三百六十里卽今太行堤也復築荆隆等口新堤起於家店歷銅瓦廂東橋抵小宋集凡百六十里二堤相翼隱若長虹仍於張秋南北各造滾水石壩中砌石堤河若東決壩以泄漲堤以禦衝仍導汶水濟濟不引黃水入運自是黃運分行黃不衝運黃陵岡築

斷北流永塞後之司河者遂專治濬汴入泗合淮入海之河以爲翁由之故道元明以來治河必先治漕漕既北上河無北出之理若使南北分流北則衝逸而於濟南則壅下面潰上大夏濟賈魯之故道塞北流之暴漲已開數百年治河之先路雖未大開故道斷絕南流杜後來旁出之隙亦當時急在通運未遑與舉鉅功然其治績已出徐武功白康敏之上至其塞決仍師賈魯沉舟之法而神明其用沙濤屢經潰決沙厚泉湧純用柴土力恐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壘

不敵故借巨艦以當衝任重使不能漂然後用草土接築填塞堅厚以閉其氣此卽賈魯法外之意也其時合而復決決而復合者數矣幾經挫折而後能有成非知法之意者不能用其法也劉健記略云黃陵岡屢合屢決既塞後築隄三重以護之東西各三百里直達徐州俾河恒南行故道注武曹云劉忠宣治張秋別由賈魯故道出曹縣至徐州者爲一派實錄所謂分流逕歸德徐州入運河者也宏治之役始爲治張秋久而弗績忠宣受命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七

治河卽言河流湍悍張秋下流噤喉未可輒治應於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隄以禦洪波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其鑿治次第預定於施工之前形勢瞭如指掌然後疏導上流分爲四派入淮以殺其勢而其大指在開閘魯舊河以洩水而利運蓋是時清運最急地勢西南高於東北大河日漸東注妨運道上源勢力浩大清渠不能容受下流水勢已過殊難爲力故用以黃避運之法排障百川悉歸東南疏導買魯舊河山梁靖口下徐孫而通清道築太行長隄又築金龍新隄壘河使南經流出孫家渡支流分出濁白二河塞黃陵岡金龍之口截流歸淮太行隄橫亘東西張秋安如磐石自是全河南下不復北出矣夫武功作九堰以障橫流康敏築長隄以衛張秋而河運兼濟北流依然忠宣築黃陵岡而北流永絕自右治河之變實始於此然其故不在河而在清漕之變而在北河之不得不出於南也顧寧人論張秋河政云河自正統以來張秋決者三而宏治癸丑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八

爲甚諸臣塞決者三而劉忠宣爲最迄今百有餘年遠往河書猶資汶利追溯始末引黃爲利未有不受害者古黃河自大任北入海去鎮遠不相及卽汶合濟入海亦於鎮無涉鎮上惟汴及北濟之水至漢元光中決氾子決鉅野建始中決館陶灌東郡而害始左右波及張秋永平中王景修汴渠河汴分流阿鄆之間得免河害者幾七百年至五代北宋百餘年間河復南決四決楊劉七泛鄆漢而張秋非正當津口卽首受下流被害尤極故李穀治治隄則起張秋宋設繁州六埽張秋居其一自南渡後河益南徙故道遂涸元開會通河而塞於黑洋山之決宋禮等疏復故道過汶分流濟邈然是時猶自金龍口堰黃河支流也資其利卽不能甚其害故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衝張秋潰沙澗徐有貞治之上接河沁引河入清強爭藉資其利而河決如故自昂治主於疏塞後不踰三年河復決張秋凡以引河開隄也劉忠宣功成築二百里長隄東水全趨於海歲運如期伊謹之力天

庚正賦條賴會通河清東南之粟以供軍國顧無
有任其北出者酒者亦無有舍其舊故道而別求
利運者初河奪汶水入海議者謂河不可復思治
海運忠宣治河以治漕於北則爲重門以遏暴流
於南則疏金龍以灌二洪而河運安流固不以變
古爲嫌嘗言居官不稱當或利未嘗違名故能持
大體而成遠謀也

是年海潮州三利溪

按三利溪在府城西導濠水西歷湖陽揭陽程三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堯

縣境內又有楓溪新溪源出湖山之水來會注於
鳳溪達於楓口逕入於海回抱曲折殆數百里而
後入海三縣利之下田爲膏腴民省負致之勞讀
史紀要云宋元祐間濬三利溪至明正統以來日
就堙塞歲久不濬爲泥沙所堙至是謀修治底於
成李東陽三利溪記云潮州府舊有三利溪蓋自
海陽負郭而西歷湖陽揭陽以入於海迤邐曲折
流貫原野三縣食其利溪以是名天順間脩明一
統志而名不載其利之廢久矣周君萬里知府重

議修復之籍丁夫具春插月計日督以要其成自
郭西至於陳樹雲梯岡孤洋諸里水既告涸復慮
其縮而涸也後甬濬渠韓江之水以蓋之又築閘
電鍵以節啟閉使歷冬夏雖旱澇常平無虞數十
年之利復於一旦爲文以紀此所謂因利爲功也
然利亦有無心適得者乾隆乙未余蒞惠潮蒙務
築北門河隄仰防韓江之水衝入三利溪也初府

城內水溝壅塞日久需濬水無所出城內水漲一

二三尺不等行者覓人負渡相望於道設法通溝

河渠紀聞

卷之八

百

數十道城內水始洩出城東瀕韓江江匯濠岡三
河之水浩瀾而來城依山根爲固向北連接小山
中有一缺通三利溪下經海潮揭一大關防此隄昔人
建隄於此以禦江水爲海潮揭一大關防此隄昔人
決衝入三溪三縣膏腴變爲沙瘠舊隄卑矮不尼
特因以疏濬餘力用三合土壘培加高五尺工竣
未及一月江水大漲浪及新築之隄水不沒者二
尺三尺新土已入水中三縣獲保無虞三利溪亦
無衝溢之患此所謂力少功多無心適得者李東

陽言易以利爲四德之一凡卦象之用川者必言利涉書陳六府始於水三季亦稱利用頤或急功致而傷木基利未獲而已見其害非以爲利也民不能自得必藉提警驅策之力而後遂以伏通用民之力暫費而大竭民不日勞我而日逸我利及於民也三利溪利在百年者也築北隄利在一時者也當爲民圖永利矣

明孝宗宏治六年戶部侍郎白昂開高郵復河

按設官治河以爲民利利民之事必與民宜之鑿河渠紀聞卷之八 五

復河之議不始於康敏民所宜也康敏行而宜之爲人之所不能爲而因以爲利所以得民也高郵遷隄西北與甃社諸湖通榮邇數百里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沿隄椿石輒壞舟觸岸多覆前此士民議修湖東壑復河以避風濤不果於行康敏覲還乃亟行之鑿州北三里之杭家嘴至葭家溝而止長寬瀆廣十丈深一丈有奇兩岸壘土爲隄椿木磚石固護河岸首尾有廟與湖通岸東爲廟四涵洞一以發漲水功成舟輕高郵者人獲康濟名

其河曰康濟民不忘所利曰白公隄此所謂與民宜之也劉健康濟記略其畧其事康敏鑿復河與其治張秋同一濟民利物之心而治河不如治運之宜民而可久也越六十餘年王廷瞻開寶應泚光湖越河泚光湖隄平江伯陳瑄築以蓄水濟運也下流無所改決爲八錢漚成巨潭淮流復奔入勢益洶湧前時李世達議開越河不果廷瞻承之鑿渠千七百餘丈避其險爲石橋三水橋二石隄三千餘丈河成賜名宏濟又以餘料包砌高郵護城隄杭家嘴六百丈小湖隄五百餘丈分寶應之惠於高郵猶康敏所不及宏濟之助與康濟前後媲美矣

河渠紀聞卷之八

五

是年命朱瑄與修河南水利

按是時河南郡縣踰時不雨民飢無食思興水利伊洛等渠歲久湮蕪多爲屯營侵塞及勢要之家佔作碾磨河漑徐恪言河南伊洛二渠彰德高平萬全等渠懷慶之廣濟渠方口堰及許州之棗祇河渠南陽之召公渠汝寧之槐陵等堰特勸濬治

亦足以資灌溉隨時所宜以次興舉因民之利莫善於是格能言之能行之所在求利於民官先爲倡導民有所資藉以濟其力利溥不獨收過倍治績隆於時人皆慕而效之若爲之不以實力不能持久則破垣衝沙欺隱占據之弊踵至利不一故而害先見王荆公勸授則避而其所爲乃至病民惟不與民宜也若格之治水利其可多得哉

是年築安平鎮減水壩於舊決口之南

按到大夏既塞張秋決口築黃陵岡兩長隄蹙水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五

南下復建減水壩於舊決口之南以備宣洩李東陽記畧云安平功成黃陵岡築兩長隄東水歸徐淮故道又議以兩隄綿亘甚遠河或失守復至張秋爲清河憂乃相地於隄南一里用近世裁壩之制植木爲枳中實甄石上爲衝木著以厚板埤以巨石屈數以鏈之波縉以植之壩成廣袤皆十五丈又於其上甃石爲竇五梁而滄之梁可引絕竇可通水俾水溢則稍殺衝噴水涸則清河獲存考治水之法疏與塞而已塞之說不見於經中古以

降用隄堰爲利與害相備必較多寡以爲輕重若段役土石當水之怒費多利寡古人所戒惟水勢方迫患尙未形周思豫制以爲之備障亦有利焉茲壩若爲障而實疏之故疏不至涸障不致激去水之害以成利不逆性制物不後天違時無遺智餘力以圖可久之功視唐韋舟築捍江隄實以疏濬適相伴矣此敘善後之績亦實錄也

明孝宗宏治七年都御史徐恪上治河疏

按是時黃陵岡大功告成太行隄未障北流而河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五

流滔滔由故道南下力大而勢重開歸一帶首當其衝深識者見微知著爲思患預防之謀此徐恪之疏意也其畧云去歲孫家渡口賈魯舊河使之南注以殺水勢功既成矣至夏秋水發而榮澤之流遂淤水勢仍趨於北壁洩水發賈魯之河亦淤若不亟力籌計防守之道以預前修不惟墮黃陵岡鉅功兼恐留霖秋隱患且黃陵岡既塞河必南決陽武以至考城俱當下流首衝城社民人亦當防護若得遲道安流遂遺忘一切弄有初有終之

至計也今南北兩岸隄防決口皆當修築夫匠糧
料之需動以萬計近歲河南游罹災傷人民失業
請假九江淮揚及荊州蕪湖等關稅銀數萬兩以
濟工需庶於因計民生有賴此荻河不北趨而防
其南決老成謀國勳出萬全厥後南岸野雞岡請
決迭出繼至下壑上決無已時先機之哲具於此
矣、

是年三吳大水命工部侍郎徐貞程理蕪湖水利疏
濟河道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壘

按是時疎湖水溢命貫疏泝水道東南財賦所出
倉廩儲積悉仰藉於蕪湖常秀水田之利以爲軍
國之計漭漭久不疏後則塞農田失利永樂初夏
原吉溢吳淞江以溢沙浮蕩狃不可去豈夏駕浦
挈江接浦匯入劉家河歸海猶非吳淞入江之正
也至是潞吳江長橋導太湖散入葑山陽城昆承
等湖又開崑山東南之大石青浦西北之趙屯等
浦洩葑山湖水由吳淞江入海開吳江西北之白
魚法婁江上源之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由白

茆港入海開行堰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由
七丁港入海下流既通由是開湖州之漑涇洩天
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太湖開常州之百瀆
洩深陽鎮江棘湖之水自西北入於太湖又開諸
陡門洩運河之水由江陰入大江上流亦通不復
壅滯凡修泝河涇港濱湖塘陡門隄岸百三十五
道東南水利略具皆見於章奏而吳淞江爲出海
正路白茆等塘分消諸湖要略詳於金藻三江水
利論其言東江既塞葑湖之水無所洩人以爲千

河渠紀聞 卷之八

翼

墩浦等處可泄葑湖之水殊不知千墩通流止利
一方葑湖之水乃屬東江不能逆入葑江葑江既
壅又以爲劉家河可泄太湖之水不知劉河但能
洩婁江之半節其南來之半節與新洋江及千墩
等浦反橫衝松江之腰腹今人有謂黃浦卽是東
江黃浦通松江通者未權縱橫之大勢也松江乃
東西之水其勢大而橫黃浦乃南北之水其勢小
而縱太湖之定位在西大海之定位在東必藉東
西之江以洩之則順而號若藉南北之浦以泄之

則道而較松江之案百山吳江石門之少中由千墩浦與新洋江之橫衝東山黃浦竊樞之盛蹟口所以不通也黃浦中段南北之勢南爲東江晝北引松江達范家港入海名上海浦江有入海之名浦無上海之理今皆反之卽變江爲浦之明驗也其至南折於西接橫濱溼者名華涇塘東去有牯港此皆東江之東段也太湖西北有柵路港陳湖西去有白規江此卽東江之西段也但未深廣入海耳三江既通則太湖東之形勢順矣然後尋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五

曹涇金山衛海鹽等處入海之屬河洩嘉興杭州之水則太湖南之形勢順矣疏江陰下港等河常熟白茅等港茂常州運河斗門洩夾亭干等潰築隄東水入江則太湖北之形勢順矣修溧陽之五堰疎宜興之百墩則太湖西之形勢順矣至江之有浦猶井田之有洫也水漫則洩溝水以入江水洞則引江水以入溝高鄉溝洫爲急低鄉圩岸爲要老農云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此二語切中事宜高鄉花豈不收爲無溝也低鄉稻禾不收爲

無岸也安老言往昔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疏通溝洫田益完美近年空乏勤苦力不暇給圩岸漸堙淤泥塞溝澮多災被水利鳥可不譎荀卿曰田野者財之本也倉廩者財之末也事業者貨之源也府庫者貨之末也江湖又財貨本原之大者居財賦之地講求財賦所由來飲水而不思源惡乎可也

明孝宗宏治十年開白茆海口

按王守溪吳郡治水記云吳淞江入海雖近而多

河渠紀聞 卷之八

五

湖其別出一支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驟而海沙淤塞自成化以來每歲開濬畏其難而止是港輸昆承陽城諸湖而注之海往時水由是行湖六十丈亘九十里通潮往來吐洩湖湖張士誠大加濬治設尺淺夫歲濬爲常采樂中夏原吉治水慮水獨從七浦入海於湖水交會之衝作斜堰障之分其流注於白茆天順中湖沙日漲港漸狹小其後又有水之獨出七浦而決堰斜堰者於是水道改道更無流波衝流潮泥而沙漲日甚至是集

衆大開東起海口西抵支塘湖五十六丈深一丈七尺其間白茆而渚者其上爲鮎口其旁爲尤涇暨鐵塘皆通白茆並治之是年濬吳江水口口在長橋外橋長二里許有七十二洞外濬爲大溜太湖之咽喉也久爲蘆荻阻礙成淤加工疏治三閱月皆以成告蓋以鮎魚口爲白茆上勝長橋爲諸水上濬故以次并治而導其源也

明孝宗宏治十一年專設總理侍郎都御史兼軍務以崔巖總督河道河決歸德小埭等處引沁與黃別

河渠紀聞

卷之八

兗

支會流經宿州雖寧由宿遷小河口入清自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微細徐呂二洪淺阻

按黃河分支初由丁家道口出徐州城東小浮橋流入清河南抵孫宿水利通行無淺阻往來船隻省盤剝之費至是決河卽由白昂引汴入雖之道出小河口而徐州清河爲騎尾運道大阻當是時決河之出小河口者散漫而不能偕行徐州故道復淤河流遷徒未定若上源奔放則曹單受害而北運壅塞下流散溢則濟陽受患而南漕有阻謀

河渠紀聞

卷之八

軍

故汶水出高家廬與小浮橋大河會汶與河交會在高家廬由徐南抵孫宿安流順下及上流歸德小埭子衝決與黃河別支會流由宿遷小河口入清則自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源頓涸河漕並不能進時欲分沁入黃恐黃反牽沁而南欲自歸德分水入賈魯河濟運而汎水道不能挽之使東丁家道口上下隄岸決壞故道淤塞水更壅不下而小河口之流漸亦不暢於是上源奔潰先及曹單下流散溢於豐沛陽蕭之境河流復徙而北自小

浮橋以上至秦城悉為大河改與河交會在秦城
而高屈河中矣數十年間河流變遷遠端起於康
敏之引汴入隴治河不出舊章師心之慮方深矣
明孝宗宏治十二年落寧夏西渠

按黃河嘗為中國患而寧夏獨受其利引渠濱田
無旱潦之災土人呼隄為汧黃河自出青銅峽以
來有支流五道漢廷築橫截第五道之支流出府
城東南越城洩田唐來渠即唐渠西蔡漢廷渠上
流黃河出峽東流渠口仰於峽之盡處開鑿引水

河渠紀圖

卷之八

五

越城自西而北行二十里至唐城設磨六空西
四空為唐渠東四空為點渠此漢唐以來循行之
故迹也至是陝撫王琦言寧夏故渠三道東漢中
唐並通惟西一渠傍山長三百餘里廣二十餘丈
兩岸危峻漢唐舊跡俱堙請發卒落鑿引水 downstream
便民耕種即以土築東岸積土削嶺山口設築屯
守以避寇衝並請於靈州全積河口因秦渠故道
開疏灌田給軍民佃積田是相地制宜於漢唐渠
西之故跡大加開治凡河流之淤者濬之使通夏

修舊廟及內外退水之屬使水有所歸亦有所分
疏靈州秦渠故道凡稍高不能鑿淤者設通水屬
蓄其勢使旱遠自此大渠以百無不救之田矣
明孝宗宏治十四年河道都御史劉天和劾議朱熒
等會勘河道事宜

按是時黃河屢決為患初決荆隆口再決黃陵岡
又決張秋沒孫家渡及宿遷小河分洩河怒而後
定於是相度處置河爭酌疏濬隄防之宜先是河
道春御史朱熒言治河與古不同古導之北以順

河渠紀圖

卷之八

五

其說下之性今導之南以避其衝決之虞考求其
策有三曰疏曰濬曰築消渠狹隘洪腫東捍全河
入運勢有難容自須分流以殺其勢今梁靖口趙
皮寨孫家渡寺已疏通惟清河淤沒深廣應濬入
正河河通魚臺其流漸北將有越濟寧趨安平之
慮宜將魯橋至沛縣東隄百五十餘里修築堅厚
又自城武至濟寧創築隄隄以防北溢濬清江之
淤宜山東諸泉修南旺湖隄屬濬以通蓄洩此疏
濬築並用之道也至是議覆以治河之要在疏支

河以分水勢尤在測地勢以避暴流防以止水築必選土加水碓用平準法隨地勢高下而低昂之俾一律堅實疏以洩水視水之向背地之高下因其勢而利導之不使過甚有奪河之患開河形如鍋底水落可免淤塞一切隄防之制疏濬之節皆曲盡事理合於工用而又停止海口工程慎重北岸隄防且言親歷淮海間周詢審度黃淮二河下注之水淮安以下河身漸已寬廣下及海口則廣二十餘里初不見其停阻壅淤也使海口果為流沙積隘則洪河巨流必將停聚於淮安今淮流奔注初無少緩淮人平土而居亦未見其有所害也況海口洪波衝蕩非若安流舟楫可以往來縱有套沙亦非尺寸鐵籠瓜可以與盪若甘溝菊花北澗等溝馬遞羊寨等港開之未必無益而洪河流向東北溝港折向東南水勢不順亦易壅淤至黃河之當防者唯北岸為重朱元迄今累築隄岸形址皆在河水濤悍衝徙不常臨湖臨週關係重大擇其中場損者增修斷者接築使北岸七八百里

間驛屬高厚雖有異常之水得保無虞語云不作無益害有溢停滯海無益之工急溯河運道之重尚尼為河運之程法矣
 明孝宗宏治十八年河決睢州之野鷄岡由汴河至宿遷小河口
 按史稱黃河初自原武梁陽分而為三一自毫州鳳陽至清口通淮入海一自歸德州過了家道口抵徐州小浮橋一自隄泥河過黃陵岡亦抵徐州小浮橋即賈魯河也迨河決黃陵岡犯張秋北流奪漕劉大夏鑿之仍出清河口至是河忽北徙三百里至宿遷小河口而賈魯河淤由丁家道口抵小浮橋之支河亦淤是時丁家道口決隄未塞河淤三十里雖奉命修築而壞淤已厚河不能東出合泗水壅於上流決而南下由前時所開引汴入雖之故道奔湧出小河口入淮於是河徙而運亦病徐呂二洪賴河沁二水接濟沁水自河決榮澤後不由武陟入河別由濟運至是沁亦隨河南下二洪告涸盡分枝別出之貽害不啻自開其隙而

決在上流河愈潰敗不可復理也

明孝宗宏治中建儀徵縣荆湖屬

按儀徵為江清喉襟要地安徽江西湖廣之清潭

大江而下者由是進口漕河之水至是入江地勢

北高南下高卑異形水一洩易盡不可清行漕者

虞其洩水庸堵屢舉屢更蓋濱江無庸收蓄水雍

注內庸力重不能啟閉至是建廝臨江曰欄潮使

水有筆束內外相資為用工成人咸利糧揚一清

記云儀徵為漕河前代易置宋嘉定間以漕河入

河渠紀聞卷之八 壘

江高卑勢殊置三廝為蓄水計詳再舉廢洪武辛

亥即其地築而壘之舟至車盤過壘初壘雲接敗

壘喧闐居貨食力惟壘是便成化甲午郎中郭君

昇建議置廝因為東關為響水為中廝為羅四廝

以通於江而四利者倡為洩水之說遂廢不用嗣

因言議復相地所宜復東關羅四二廝廢響水中

廝而舟復通利然江積無廝潮無所滯上廝啟注

不可過於復起洩水之議時欲江濱增置一廝

或謂近江多浮沙不果宏治已未張公教華撫吳

總清事有進欄潮之策者詢知江濱七尺以下土

黃壤無沙遂定議築廝高丈有八中廣二尺有八

表三丈爰琢爰甃犬牙相入磨礪劓砮厓削砥平

壘石數重以固其涯松栢栢比以固其底工鉅而

官不知費事集而人不告勞四閱月功成視長落

之潮定啟閉之節江河會通舟無留行通數千百

艘於飲食談笑之頃重門之所以利用也是秋霖

潦決旬潮水大漲啟閉宜洩不至橫決為毘堰壘

歲省清費無算而商民亦獲沾利益通上下而咸

河渠紀聞卷之八 壘 宜非一節之為美矣





運 航



力 水



水



溉 灌



水 給

6
002346

